

愛在 瓦邦 興邦學校



王季雄 | 主編



興邦學校 校歌

我們是明日的希望，帶著祝福揣起行囊，
日日夜夜長途跋涉，奔向光明燦爛的地方！
為了我們的家鄉，黎明清晨書聲琅琅，
為了我們的家鄉，日落黃昏汗滴禾壤。

興邦、上帝眷顧的家、是希望的天堂，
有愛我們的大家長，投注生命澆灌等候，
花開花謝、日起日落，小樹苗漸次成長，
在風雨裡頂天立地，在凜冽中屹立堅強！

我們是明日的希望，帶著思念銘刻胸膛，
日日夜夜努力不懈，為使佻邦在全世界
永遠閃耀飛揚！

佻邦之歌

佻邦 美麗的家鄉 青山綠泉 萬民嚮往
佻邦 自由的地方 吾民樂土 山高水長
各族融融 福樂患難共一堂 努力勤勞 自立自強
眾志成城 誓死捍衛我疆邦 家園重建 凱歌高唱

佻邦 歡樂的地方 自由和平 衷心盼望
佻邦 我們的家鄉 豐衣足食 地久天長
吾民樂土 永世隆昌



(上) 撣族 (中) 宣教士王季雄、王敏雯夫婦 (下) 佤邦地圖

(左) 佤族 (右) 漢人



佤邦，一個陌生的地名，遙遠的他鄉，神秘的國度。

「佤」，意思是「住在山上的人」。緬甸的佤邦自治區，分別位於中緬與泰緬交界的山區，中緬邊境是「北佤」，泰緬邊境是

「南佤」，總面積約台灣四分之三大，人口約五、六十萬人，七成為佤族，其次是拉胡族和撣族（還有少數苗、漢）。佤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九成居民是文盲，甚至有許多孩子沒有姓名和年齡。為了提高人民知識水準和對外溝通，佤邦領導人訂定中文為官方語言，通用人民幣；長期與漢人雜居或通婚的佤人，約有四分之一居民都會說雲南話，少數受過教育的人也都是接受中文教育。



三十多年前，在這塊不為人知的土地上，居住著一群沒有國、沒有家、被世界遺棄、貧窮孤苦的人……。宣教士（王季雄）首先在泰北的永泰村建立了永泰禮拜堂，帶領很多佤族人信主，幾年後獲得佤族領袖的信任，邀他興學培育當地人才，於是他接掌原本只有十幾名學生的「興邦小學」，並且號召來自美國、台灣、紐西蘭等地的基督徒進入這地，讓上帝的愛留在佤邦，遍地開花。



佤族人聚集

(右) 山區一景



佤族小姑娘

佤族小娃兒





創校艱辛：

當時新校址什麼都沒有，在露天上課，學生睡自己蓋的草棚，老師住在帳棚裡，全校師生邊上課，邊蓋校舍……

（左）（右上）初創期校景 （右下）女生平地



初創期
戶外上課

「興邦學校」立起新設計的招牌，學生從幾十名，到後來上達千名，年齡從四、五歲到十幾歲，小小年紀的他們，被迫離開家鄉離開父母，全數住校，老師需要有十八般武藝，還要有愛心、耐心、慈母心腸，偶爾也要像嚴父般管教……

（上）前方兩個戴帽者是廖麗雲老師的孩子



(上) 村寨 (下左) 女生挑水 (下中) 十架在興邦



(上) 校景 (下) 製作招牌的學生與同工





(上) 女生種花 (下) 工作時間



(上) 小姑娘編草片 (下) 工作完畢休息





(上) 主日獻詩 (下) 休閒時刻：彈吉他唱歌



(上) 主日獻詩 (下) 學生返鄉





(左上)
姑娘們負責管理菜園

(左下)
孟阮分校上課情形

(右上)
在這裡，大孩子會主動
照顧小孩子

(右下)
火燒竹鼠，去毛後煮來
吃，補充蛋白質



(左) 王裕梅老師與學生 (右上) 米倉 (右下) 老師教課，教室外有士兵旁聽



(上) 姑娘編織 (下) 姑娘割穀子

(上) 老師與學生 (下) 宿舍外剃頭



(上) 畢業典禮 (下) 抓到一條魚



(上) 余福昌帶領小兒子們建蛋雞舍 (下) 治癩子





(左上) 理髮 (左下) 快樂的工作 (右上) 跳竹竿舞 (右下) 虔誠禱告



（左上）學生團體活動

（左下）看我們超級厲害的頭頂功夫—頭上吊掛著書包，可以走很遠的山路

（右上）在孟阮的老師們受洗

（右下）自製蘿蔔乾



(上) 學生上課 (下) 學習針灸的五寶 (中為針灸老師，左一為周慶蓮老師)



(上) 學生虔誠禱告 (下) 學生本色





（左上）餐廳備餐

（左下）與學生一起工作

（右上）返鄉學生練習大會舞

（右下）擺個酷酷的姿勢吧～



(上) 北佻認真上課的小娃 (下) 籃球比賽



目錄



序一 感念／艾國	—— 5
序二 驗中與託付／宋先惠	—— 8
序三 泡菜宣教士／李秀全	—— 10
序四 寫給李雄／林治平	—— 12
序五 愛在佻邦／劉章田	—— 15
序六 拓荒宣教之路／鄭家常	—— 17
序七 上帝愛佻邦／鄺智孝	—— 19
序八 同行佻邦路／魏外揚	—— 21
編序 我們只是效法了祂的腳蹤／王季雄	—— 23

興邦學校

前言：宣教使命的再思／王季雄	—— 26
----------------	-------

PART 1：興邦紀事

丁玉花／那些在興邦的日子	—— 30
方怡文／佻邦異象	—— 40
王安琳／神親自保守每一個日子	—— 42
王季雄／信心的事奉：祂創始，必成終！	—— 44
王敏雯／多少恩典在佻邦	—— 61
吳玉芳／試煉與釋放	—— 81
吳慧淑／來做佻邦人	—— 85



- 呂素卿／嚴父慈母的情結 —— 86
- 李美琳／靈裡的鏡子 —— 87
- 杜蘭花／每天都有學習 —— 89
- 林雪卿／我能做什麼？ —— 92
- 林嘉龍／神在低邦 —— 95
- 唐雪菁／新環境，新學習 —— 98
- 唐慧君／作基督最前線的精兵 —— 101
- 高蓉蓮／世界上最大的「國小」 —— 105
- 張世亮／主的託付 —— 107
- 陳文玉／這裡的孩子是塊好土 —— 108
- 陳從上／你能夠來 —— 109
- 彭文玲／在此地傳揚祂 —— 111
- 黃玉瑋／恩典滿興邦 —— 113
- 邱凱萍／Sacrifice or Gain? —— 132
- 藍文蓓／就是恩典 —— 134
- 藍志堅／〈就是恩典〉一文讀後感言 —— 138
- 顧毓琪／桃花源 —— 140

PART 2：興邦雜憶

- 王為立／I am so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re —— 142
- 王李梅芳／愛在低邦 —— 146
- 王裕梅／低邦，我人生美好的回憶 —— 160
- 艾莉／感恩遇見興邦的孩子們 —— 166



- 吳慧淑／難忘在興邦學校的日子 —— 168
- 李美琳／二十六年前，在低邦 —— 172
- 杜蘭花／興邦～好時光 —— 174
- 周建中／低邦感言 —— 177
- 周慶蓮／回味低邦歲月 —— 178
- 林音秀／一生的學習 —— 187
- 林雪卿／心繫興邦 —— 190
- 邱方旻／低邦教會我的事 —— 201
- 邱凱萍／懷念低邦興邦的日子 —— 204
- 金釗康／生命的榜樣——大爹大媽 —— 208
- 孟樹珍／低邦！一個懷念的地方 —— 210
- 柯盈柔 (Ying-Jou Angelyn Liu)／低邦回憶與思考 —— 212
- 唐雪菁／關於低邦興邦小學的回憶與分享 —— 216
- 唐慧玲／興邦感恩回憶錄 —— 219
- 徐延政／低邦生活點滴 —— 225
- 徐庸蕙／耶和華所澆灌的園子 —— 228
- 張世亮／興邦學校回憶雜記 —— 241
- 陳文玉／在低邦的生命操練 —— 245
- 彭文玲／耶穌愛低邦 —— 249
- 程文玲／心繫低邦 —— 251
- 楊明明／那年夏天，在泰緬山區的学习 —— 259
- 廖麗雲／在興邦學校的回憶 —— 262
- 謝鴻文／當我們聚 —— 267



PART3：母校興邦

- 田文豪／最美的遇見 —— 270
- 田春葉／美好的回憶留在興邦 —— 271
- 田美玉（李美玉）／發芽的種子 —— 274
- 田美青／在興邦的日子 —— 279
- 田淑貞／興邦學校之情…… —— 281
- 江家雄／難忘的興邦歲月 —— 282
- 余成（尼）／祝福 —— 284
- 李月梅／我的母校興邦學校 —— 285
- 沈如萍／在興邦小學的那些年 —— 289
- 孟心美・趙娟／令人懷念的大家庭 —— 291
- 金英／回憶興邦學校 —— 295
- 楊永信／神讓我們在興邦相遇 —— 299
- 楊永展／是神安排給我們的 —— 301
- 錢有信／籃球隊 —— 304
- 魏玉香／興邦學校的回憶 —— 305
- 魏琳琳／都是神的恩典 —— 306
- 魏學軍／烽火中的學習與恩典 —— 309
- 魏龍／感恩 —— 316
- 羅兆英／刻骨銘心的感恩 —— 318

（本書文章按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序一：感念

艾國／佤邦一老兵

這個世界充斥著戾氣，到處你爭我奪，稱王稱霸。中東、亞太不時硝煙四起，不得安寧。

畢竟人是有感情的，人最高貴的情感莫過於愛。受著愛與信仰的驅使，上世紀 80 年代初，以王季雄先生與王敏雯女士夫婦為首的愛心人士，從台灣飄洋過海來到了泰國北部清萊府的一個偏僻小村落「永泰村」。這個小村寨的居民，百分之九十是佤族，這些佤族人是上世紀 60 年代，緬甸佤山的一支民族自衛隊，由岩小石先生帶著南下到泰北居住。（其歷史原因在此不多述）自此王老師夫婦得以認識緬甸佤山的這個弱小的阿佤民族。

進入「永泰」佤族村，眼目所見是一幢幢東倒西歪的茅房民居，八、九歲的孩子還穿不上衣服，真是一幅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窮困景象！於是老師們著力引導和幫助村民發展農業生產，種植適合當地自然環境的農作物，指導村民養豬、養雞、養鴨等，講解衛生常識，減少疾病等等，讓村民們懂得了生活，增加了家庭經濟收入，改善了村民的小日子。

永泰村雖貧困落後，所幸有一位鮑大平先生在幾年前幫助創辦了一所「治平學校」，讓村裡的孩子們有個讀書識字的地方；讓老師欣

慰的是村裡的長者還是重視教育的，王老師夫婦便義不容辭的加入到學校的教育工作之中，使不完善的學校增添了正統的師資力量，而且一教就是好幾年。

1985 年底的某一天下午，我們同乘一輛小卡車從孟安去永泰村，其中就有王老師，當時我們互不相識，通過交談，才知眼前的這位就是我久仰大名的王老師。我們相識相知了！時至今日，一晃快半個世紀了。

80 年代末，緬甸局勢發生了變化，佤邦真正出名了。為了族人的生存，為了邦土的安全，為了佤邦的和平發展，佤族精英們帶領佤邦子弟，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經過六年奮戰，終於取得了自己應有的領地——佤邦南部地區，並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建設。開公路、闢荒山、墾良田、種橡膠等等，一派欣欣向榮的勢頭。

地方要發展，首要的是人才。佤邦人有的是進取之心、純樸善良之德，更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氣，所缺的就是文化、科技及文明素養。佤邦南部領導人睿智的看準了問題所在，雖在戰區仍堅持興辦學校，培養人才，克服諸多困難，校舍建起來了，但教師從何而來？正當百般需要師資的時候，上帝派來了王老師夫婦，經他們的引導，許多充滿愛心的賢達人士，不遠千里來到了緬甸東北角的一片不毛之地——佤邦南部地區。他們所建立的「興邦學校」注入了高能量師資，為佤邦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成為有文化有教養的建設人才。尤為重要的是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劉章田院長、藍志堅院長等醫師和醫護工作者，為我們培養了掌握一定醫療技能的醫務人員，為佤邦南遷民眾和部隊治病、治傷，保障南部地區軍民的身體健康，病痛了有自己的醫

院治療，這是何等的建樹。醫師們培養的學生如扎木、娜麗現在已是南部地區的醫療骨幹，一位是萬宏醫院院長，一位是回俄醫院院長，一般病痛我們的醫院均可治療。

各位老師、醫師，您們不為私利，不辭辛苦，不懼安危，為佤邦的生存和發展，奉獻了您們的大愛，奉獻了您們的青春，奉獻了您們的知識，您們功大愛深，我作為佤邦的一份子，對各位賢人，懷有深深的敬意，感念您們對佤邦的付出！感念您們對佤邦的關愛！立正向您們致禮三鞠躬！

世間有這麼多的善心人士關愛佤邦，佤邦一定會更加繁榮昌盛！願佤邦萬世安寧！

序二：驗中與託付

宋先惠／台北基督徒永和禮拜堂退休長老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帖撒羅尼迦前書 2:4）

想到我從少年至今的知交——季雄及神對他服事上的帶領，上面這節經文就會浮現在我腦海中。其實每位基督徒都是被神驗中並託付福音使命的，但相對於季雄、敏雯夫婦在他們生命最菁華的中壯年，遠赴他鄉、深入佤邦，那不是誰都可以進去的地區，唯有神的驗中與託付，才能解釋為什麼是他們去！他們不但開始了學校、醫院的服事，也帶動了許多弟兄姐妹前來作老師，作醫療宣教與訓練。因為「神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祂知道在那山裡還有許多人將要成為祂的百姓。

1985 年 8 月，趁著前往伯特利神學院授課之便，我們夫婦首次造訪了季雄、敏雯事奉的永泰村。當時是季雄與一位小弟兄帶著我們夫婦，從美斯樂騎著騾子，搖搖晃晃的走了七個小時到達羅家寨，在只有一盞氣燈的照明下，舉行了例行的週五家庭聚會。當敏雯唱起了「野地的花」詩歌的第一句，只見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甚至都擠到門口

的一群弟兄姐妹，還有坐在前面草蓆上的孩子們，十分有默契的大聲和起了「穿著美麗的衣裳……」。歌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繚繞在蔥蘢山林間，我強烈感受到：主，祢正在這裡！聚會後，我們再走一個多小時滿了小碎石子的下坡路，手上拿著手電筒，頭上映照著月光，終於到了永泰村。

第二次到永泰真是大不一樣，那是 1998 年舊曆年除夕，我們安排好來陪季雄夫婦過年。出了清萊機場後，中和禮拜堂的黃鏗岳宣教士來接我們，車子暢行在平整的柏油路上，不到一小時就到了永泰村口。路通了，水電無缺，文明進到了村裡，相隔十三年變化真大！此時，季雄夫婦已進到了佤邦，我們也承楊一哲宣教士的幫助，與他們重聚。因逢春節，興邦學校有三天年假，同學們不上課，他們也可稍事休息。雖然還是在接待我們，但老同工難得重聚，重點就是在交通了。猶記得當我們走在安靜的山間小徑，季雄娓娓道出神如何帶領他們進到佤邦，又如何向他印證這是出於天上來的呼召，敏雯也述說著她的心路歷程……。我們一同感動於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而祂的道路也高過人的道路！是的，若不是堅信這事出於耶和華，對於後來的變化，又豈是人能面對、交託的呢？

欣見《愛在佤邦》一書的出版，這裡記載著一段少為人知的歷史，一篇篇的見證述說著神對佤邦的愛！今日祂仍在呼召人前往未得之地與未得之民中宣揚福音，誰能確知自己是被驗中與託付的呢？

序三：泡菜宣教士

李秀全／國際關懷協會資深宣教師

記得在 80 年代我們夫婦去泰北訪宣，有機會見到過去在台灣的老朋友季雄夫婦，知道他們在那裡已經默默的耕耘了好幾年，從此也就開始了我們固定投入跨文化的短宣事奉。三、四十年來，我們先後去了好幾次佤邦，在那裡天天一早在搖曳的燭光中與同工們一同靈修，跟著老師們，聽他們對孩子們諄諄的教誨。我們也從季雄夫婦的事奉，去觀察、體驗並學習第一線宣教士有血有肉的宣教生涯，最後終於影響了我們勇敢的踏上宣教的行列。

有一次在山上，佤邦一位高級領導對我說：「李老師，你考不考慮到我們這邊做『泡菜』，不要像台灣人說的只是來『沾一下醬油』而已。」季雄夫婦二十多年來在佤邦接待了無數像我們夫婦這樣「沾醬油」的短宣同工，他們自己也帶了一批「泡菜」把基督的愛傳到佤邦，讓山上的孩子們接受教育，許多家庭信了主，也建立了教會。

1991 年 1 月，我們夫婦帶了三位波士頓郊區聖經教會的同工上山，他們分別是內科醫生、牙醫和營養專家。那三位同工在那一次短宣的事奉之後，一直忠心的在教會事奉直到今天。記得在那裡我們遇到了一位在山上教會戒毒的年輕人，季雄以天父的愛，透過福音的大能，幫助他從毒癮的捆綁中完全得到釋放，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十年之後我在泰北一間神學院，與這一位張雨弟兄重逢，當時他正在接受

裝備，畢業以後他在泰北與他的妻子建立了一個戒毒所。我們每一次上山都會聽到也親眼看到，神透過季雄夫婦的「泡菜」團隊，帶出來許多活活的神跡奇事。相信在「愛在佤邦」的見證集裡，讀者們還可以看到許多如雲彩般的見證人。

當我們手上拿著這一本《愛在佤邦》的見證集時，不只是看到神的愛臨到了佤邦，事實上這個愛也已經從佤邦延伸到世界各地。我們的外甥女邱凱萍在山上短宣之後，確定了一生走上跨文化宣教的路。目前她和她的丈夫及三個孩子在非洲事奉主，栽培訓練當地的青年，向當地的人傳福音、建立教會。我懇求天父透過這本將近一百篇的見證，挑戰、呼召、差派許多的「泡菜宣教士」把福音帶到地極，等候迎接主耶穌基督的再來。

序四：寫給李雄——

賀佻邦興邦學校及安邦醫院 & 短宣隊感恩紀念集出版

林治平／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終身義工

認識季雄大概快五十年了吧！（不！應該超過五十年了！日子過得真快！只不過那麼一瞬間，我們竟都突然間變得垂垂老矣。昔年老友動不動就是年跨六十、奔向七十、八十的「老」人了。季雄，我們認識究竟多少年了？）

回顧陳年往事，你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南京東路禮拜堂舉行的那次跨年晚會。那時你們兄弟倆剛從號稱「鐵幕」深垂的中國大陸上海，輾轉逃來台灣團聚。在那個海峽兩岸交往隔絕的年代，只有十幾歲還是少年人的你們兄弟二人，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

「下個節目我提議玩《公安局抓國特》！」

在那個「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年代，記得你興高彩烈地在一次年終跨年晚會節目進行中的提議，引起眾多討論與回應。

由於你的整個家族都是教會會友，你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教會中的一分子。經過一段反叛適應、令人頭痛的時期以後，你漸漸成為教會的核心成員；在學校也擺脫成長過程中的諸般問題，循序而進，熱心見證分享福音生命信息。

以後聽到有關你的消息都是積極正面的報導：你以優異的成績順利畢業，在職場上表現亮麗，感情生活上也娶得熱心參與教會活動、眾人欣羨的王敏雯為妻。看來你的一生，就會如此幸福美滿快樂的走

下去了。

然而就在一切當然如此的日子中，你們夫婦卻下定決心，作下了改變你們一生的決定：前往泰北山區難民村從事難民生命關懷、福音救濟工作。

談到難民工作，宇宙光從上個世紀 70 年代中，海上難民潮時代即開始注意。那時宇宙光才剛成立不久，什麼都缺乏之餘，只有憑恃信心，探索前進。「主啊！我們在這裡。求主差遣！」這是我們每天小心翼翼的禱告。

記得某次在採訪過程中聽到海宣宣教士胡千惠在海上難民營中駐營宣教的事蹟，令我們深深感動。於是開始了宇宙光一連串的難民工作。胡千惠也開始在《宇宙光》寫專欄分享難民宣教工作的呼召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我曾深入多處難民營，體會難民生活，並曾全家進入營中體會難民生活。這些行程在尚就讀小學的孩子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他們也是年過五十的人了。）當時難民營分布於泰緬寮沿海山區各地，往返交通擁塞艱難，危機四伏。有時一擠上車，全程十幾個小時，灰塵漫天、危機四伏、顛簸不停，連停車休息喘息吃飯的時間也分不出來。也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有一位乘客知道我們要去難民營工作，他有點不以為然的對我們說：「去難民營？那些人是在聯合國保護之下的人，可陸續以難民身分進入第三國移民。真的難民是長駐泰北難民村的難民，是一群沒有國籍、沒有保障的真正難民。」

他這段話讓我想起台灣知識界有關泰北問題的爭議，「異域」這兩個字引起我極大的關注。因此在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後幾年，我曾多次進出泰北難民村，宇宙光也闢建專欄報導有關難民村的故事，終於促成了「送炭到泰北」活動。

當然，僅憑一個自顧不暇的宇宙光想要推動「送炭到泰北」這麼大的一個活動，是決不可能的。從一開始策劃，我們就知道這是個群體動員始能有成效的活動。從早期建立地方關係開始，我們小心翼翼地與泰國相關教會組織合作；也聯絡相關事工團隊共同參與。如香港晨曦會戒毒工作；我們也動員了基督徒醫護人員、社工輔導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入村服務，爭取口碑好感。當然又唱又跳、又演又講的高手，更是一個也不能少的人才。尤其是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大動員的那幾年，「送炭到泰北」的活動，轟動了整個山區難民村，也驚動了台港新聞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在那兩次分別動員將近四十位專業人員的「送炭到泰北」活動中，你又在我們面前出現了。這時的你已經跟敏雯一同放下世俗的一切，成為地方教會派往泰北的宣教士。你們選定的牧區正是宇宙光送炭的重點地區之一：以佤族人為主的永泰村。回想起來，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從那以後，經過十年的奮力拼搏、愛心付出，原本只有寥寥可數幾個信徒的永泰村，幾乎半數信主。但是你們沒有停在永泰，享受豐盛戰果的安逸。到了上個世紀 90 年代，你們毅然轉往宣教更為艱難的緬甸佤邦，透過教育、醫療工作，呼召更多的醫療護理、教育輔導、社會關懷工作人員，進行更艱苦的宣教工作，寫下了一頁又一頁感人至深的故事。本書各篇文章，收集這些人的心路歷程，真實感人，令人欽佩。

感謝主，宇宙光能在如飛而去的四十多年中，親眼目睹、親身經歷整個「送炭到泰北」神蹟故事的展開。而你們夫婦二人，聽主呼召、陪伴眾同工同心奉獻事奉的見證，更充分彰顯了上帝的恩典與能力。謹在紀念集出版之前略贅數語，數算上帝恩典，以申感謝！

序五：愛在佤邦

劉章田／前屏東基督教醫院院長

《愛在佤邦》講述一批海內外華人宣教士實現心願的故事，他們有限的擺上，把基督無限的愛帶到金三角的佤邦，見證宣教的使命和福音的能力，改變了傳的人和信的人，使傳和信的人都一齊蒙恩。

基督升天前留下宣教的大使命（馬太福音 28:19），無所不能的基督，為何要把這重要的使命留給門徒呢？答案應是：使參與宣教和相信的人都經歷父神的慈愛、基督的救贖和聖靈的能力。

在中國的宣教史上，十九世紀五口通商後，宣教士們隨著洋槍洋炮進入中國，被中國知識分子譏為「坐炮彈到中國的聖保羅」。在洋槍洋炮下，人民只看到殖民侵略！要用什麼方式去宣教才能使中國人經歷基督的愛呢？用教育和醫療去宣教成了那時代的需要。所以中國的第一所西式大學、第一所西式醫院、第一所孤兒院、第一所養老院、第一所……，都是西方宣教士所建立的；沒有西方宣教士就沒有近代的中國和中國教會，在華的西方宣教士們成了宣教的模範和生命的榜樣。

在佤邦，用教育和醫療方式去宣教也成了這時代的需要，藉由興邦學校和安邦醫院的事奉，把父神的慈愛、基督的救贖和聖靈的能力帶給佤族人。一批又一批教育和醫療宣教士們，被基督的愛所感動，把愛傳到佤邦，他們像一粒種子，種在佤邦，主使它長大結果，榮神

益人，帶來佻邦的基督化和現代化。這些現代宣教士們，有人還在工場，有人已退休，有人已回天家……，無論他們在哪裡，《愛在佻邦》都見證了一件事：基督的愛已在佻邦生長結果，希望你不停的為佻邦的事工代禱，並一齊參與「愛在佻邦」的事工，一齊經驗福音的大能（羅馬書 1:16）。

序六：拓荒宣教之路

鄭家常／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退休長老

主耶穌復活後留在地上四十天之久，向門徒顯現，講說神國的事（使徒行傳 1:3）。至於神國那些事，路加並沒有詳述，但主囑咐他們「要等候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使徒行傳 1:8）。因此當五旬節聖靈降臨後，門徒得著能力，行神蹟奇事，使三千多人歸入基督（使徒行傳 2:41）。接下來不斷的為主作見證（使徒行傳 4:4、5:14、6:7），「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但聖靈並沒有讓耶路撒冷的教會成為一間超大型的教會，反倒藉著司提反的殉道，使門徒都分散在各處去傳神的道（使徒行傳 8:1-4）。

使徒保羅在傳福音和建造教會的事工上有明顯的果效，因他的心志：

- 一、「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哥林多前書 9:23）
- 二、「立定心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羅馬書 15:20）
- 三、最後祈望能到西班牙——「當時的地極」，他全力走在「拓荒宣教的路上」，期待完成宣教的使命。

1980年8月，「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小組」（簡稱「差傳」）聚集。聖靈引導同工組成福音隊到泰國的「廊開難民營」和「吁隆村」去傳福音，從此「差傳」便展開泰國的宣教工作。1980年底第三屆差傳年會，「永和堂」的王季雄、王敏雯夫婦蒙召成為宣教士。透過「泰國十二區會」差派他們到泰北的「美賽教會」去事奉，但因他們的負擔是要到偏遠的村落去傳福音；因此不久他倆就到泰北一個幾乎與外地隔絕的「永泰村」去，住在茅草蓋的房屋裡，與村民生活在一起，向村民傳福音，「據悉當時該村只有一位慕道友」。但他們藉著傳福音和彰顯基督的愛，兩年的工夫便使當地百分之七十的村民歸向基督，並興建了一間可容納兩百多人的禮拜堂。

當教會可以獨立後，他們就把牧會的事工交給其他同工接手，應佤邦當局邀請離開永泰村，翻山越嶺，到達泰緬邊界一個更偏遠的地區「佤邦」去宣教。那地他們從未去過，當他們看到那地的居民，如同一群流離失所的人，過著貧困的生活，許多人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於是根據他們的需要，協助他們推展「興邦學校」的工作，並呼籲許多「差傳」所屬教會的同工到當地參與傳福音和教學的工作。雖然佤邦的居民與他們素昧生平，非親非故，只因基督的愛與聖靈的引導，歷經千辛萬苦，甘冒生命的危險，前往當地協助教學與傳福音的事工，彰顯主的救恩和大愛，帶領許多居民和學生歸向基督，也引導「差傳」開展拓荒宣教的路，把天國的福音與基督的大愛傳給那地未聽聞福音的人。

序七：上帝愛佤邦

鄭智孝／美國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長老

在泰北服事多年的宣教士王季雄、王敏雯夫婦，因著上帝的開門和帶領得以進入佤邦服事。當時正值開闢佤邦南部地區，戰火方興未艾，百廢待舉。感謝主，因著上帝的愛，王季雄、王敏雯夫婦願意進入生活條件極差的佤邦南部地區服事當地百姓，並且參與興辦學校、醫院等。因著他們夫婦犧牲奉獻的榜樣，上帝也感動呼召了許多基督徒從各處長途跋涉、千里迢迢的到那裡去，服事那些上帝所愛的佤邦人民。

我自己有幸在三十年前，去到佤邦探望他們夫婦，也在佤邦的興邦學校有短期服事。看到一個個小娃離鄉背井，來到學校學習。他們沒有中文名字，有的也不知道自己生日，宣教士就有如他們的父母，替他們取名字，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教導他們寫字讀書。宣教士辦的不是一間「基督教學校」，而是有基督生命的老師們任教的學校。看見老師們，特別王老師、王師母生命充滿愛的見證與榜樣，孩子們一個個信耶穌、接受主，生命得到改變。不僅使學校像是一個大家庭，更看見這些是佤邦未來希望的孩子們，也會成為佤邦福音的種子，成為佤邦的祝福！這塊滿了艱辛的地土，這群被文明世界擠壓的人們，但是上帝並沒有遺忘他們，上帝的愛透過宣教士的生命事奉，透過許多基督徒的參與服事，向他們彰顯。

上帝愛世人，讓耶穌降世為人；上帝愛佉邦人，所以差派王季雄、王敏雯夫婦到佉邦服事他們。看見他們夫婦像一粒麥子，埋在佉邦當中，遇到各樣的艱難，無論是否身在佉邦，都不改變他們對佉邦的愛，真是令人非常感動。他們夫婦在泰北山區、佉邦等地多年的服事與果效，在華人宣教史中應當佔有一頁。現今出版《愛在佉邦》，記載上帝對佉邦的愛、宣教士們對佉邦的愛；閱讀此回憶錄，讓我們對上帝的愛獻上感恩，也虔誠的為佉邦百姓能接受經歷上帝的愛而祈禱……。

序八：同行佉邦路

魏外揚／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馬禮遜學園顧問

由王季雄、王敏雯夫婦所開創的佉邦事工，讓我們看見，成功的宣教工作，不能只靠拓荒宣教士單打獨鬥，而是一條眾人同心同行的道路。與配偶同行、與親友同行、與差會同行、與母會同行、與眾教會同行，當然最重要的是，與宣教的主同行。如同威廉·克理將拓荒宣教比做下到漆黑的礦坑挖礦，留在地面拉緊繩索的人員非常重要，他們不鬆手，才能保障下坑者的安全。當然，除了地面的拉繩者，那些願意一起下坑工作的夥伴也很重要。孤軍奮戰的威廉·克理在印度初期屢遭挫敗，一直要到華威廉、馬殊曼來到，形成所謂的「塞蘭坡三傑」（Serampore Trio），同心同行，他的宣教生涯才開始漸入佳境，豐收在望。在這本佉邦宣教的記錄中，我們看見有那麼多拉繩者，也看見有那麼多下坑者，不禁讚嘆佉邦是主所興起的工作，所以從台灣到海外，會吸引那麼多的關注與支持。

在台灣教會史上，吳勇長老所領導的地方教會，在海外宣教方面起步較早，而季雄、敏雯夫婦於 1980 年接受差派，成為地方教會聯合差傳的兩位先發者，先赴泰北，然後轉戰泰緬邊境的佉邦南部地區，一路走來，有血有淚，有喜有悲，因此這本記錄可以供台灣教會與華人教會參考，在興起參與大使命的關鍵時刻，從本書得到啟發與激勵。

筆者有幸在二十年前，主編《薪火差傳——中華基督徒地方教會

聯合差傳協會二十五週年特刊》（2002年10月出版），當時在〈編後語〉中寫道：「由於篇幅有限，我們在選擇（短宣見證）時，深感遺珠之憾，建議將來可以編一套短宣叢書，每個工場都能有專冊報導，以便讀者可以按自己的負擔來閱讀。」

未料二十年後，這個願望得以實現，眼前的這本佉邦宣教專書，不但留下許多短宣者的見證，更記錄許多長駐者的動人故事，實在超乎筆者的期待，尤其在最後截稿前受邀為本書作序，更令筆者感到榮幸，願主使用本書成為眾人的祝福。

編序：我們只是效法了他的腳蹤

王季雄／宣教士

人活過的歲月是歷史的話，在我人生中有一段「歷史」——生活在佉邦南部軍區的那段歲月是無法磨滅的「歷史」。

在泰緬邊境深山裡，住著一群不打仗無法生存的人，然而當地領導仍堅持要興教育、辦醫療。我很榮幸被當地領導邀請，參與了興教育、辦醫療的行列。

那是一段從無到有、從簡陋到稍具規模的歷程，參與的人是來自台灣、美國、新加坡、紐西蘭、馬來西亞、哥斯大黎加等地的華人基督徒，其中的艱難、驚險、歡笑、眼淚盡收此書中。

可以出版《愛在佉邦》（佉邦回憶錄）後，我多年來的「擔子」卸下了。多年來被許多前輩和好友建議、鼓勵寫書、出傳記的壓力卸下了、釋放了，感謝主。

我看了不少「宣教士」的書，難怪我們會「誤」以為他／她們很「偉大」、很「屬靈」、很……，以致很多人卻步、很多人追求「宣教士」頭銜，卻與完成主的大使命「無關」。

我是最不看重記錄的人，在那段歲月裡，人在佉邦看到許多情境，回想在「文明」世界的種種，心中的衝擊大到非要寫出來不可，非要「做」些什麼不行的地步，所以才留下一些真實的記錄，其中包括我的、以及其他去過那裡人的真實感受。

將這些記錄結集成書，讓世人知道耶穌為愛世人、愛我們、愛佤邦的人，付出得更多，我們只是效法了祂的腳蹤。原來在主耶穌的恩典中，跟隨、效法祂的腳蹤是很奇妙的恩典，這恩典讓我們得著了三贏的人生：自己的生命逐漸成熟、宣教地區的人蒙福、我們的神得榮耀。阿們！

興邦學校雖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在興邦受過教育的學生仍在寫佤邦的歷史！安邦醫院的「醫學生」已擔起服務佤邦南部軍區軍民的責任！

有一段歷史，充滿了耶穌基督的愛，人與人之間互相的尊重、友愛、團結、契合，它發生在佤邦南部軍區的興邦學校與安邦醫院中。

興邦學校

由於佤邦客觀環境尚無法對外開放，然而我們還是得著機會，在神的保守下，在泰緬邊境的山區被邀請協助當局興辦一所學校，是佤邦第一所比較正式的學校。

當時新校址什麼都沒有，在露天上課，學生睡自己蓋的草棚，我們住在帳棚裡，全校師生邊上課，邊蓋校舍，日子過得很快卻也很充實。從無到有，從幾十個學生到上千學生，興邦學校就這樣開始了！

王季雄

在現今追求高科技的時代，人們談到使命便聯想到技術的問題。今天，讓我們從另一角度來思考：神為什麼要把宣教使命給我們？

耶穌基督是神的愛子，神卻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是矛盾也是不可思議的事。因此我們會問：天父究竟愛耶穌，還是更愛世人？同樣的，究竟耶穌愛信祂的人，還是更愛未信祂的人？祂說：「父怎樣差遣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為什麼祂要頒下這樣的使命？不為什麼，乃是因為世人從神面前墮落了。為拯救墮落的人，父神差遣祂的兒子來到這世界，為要開一條出路給我們。不但如此，人犯罪後，卻不知悔改，更不知罪人結局的可怕。

因此，需要有人去找墮落的人，把救恩告訴他們，否則他們便離神越來越遠，沒有機會悔改。可見使命的背後就是神愛世人的心腸。執行使命的人若不能體會這點，把宣教事工擺在技術的層面上，卻沒有想到主所愛的人，在宣教工場上如此的思維、如此的做法，只是為自己而做，並沒有為需要的人而做。

講到需要，不單是屬靈的需要，也包括肉身的需要。主耶穌行了五餅二魚的神蹟，不是為了彰顯祂的能力，乃是因為祂看見了，便憐憫他們，顧及他們身體的需要。祂在世的時候，祂所做的沒有分這是屬靈、

這是屬肉體。祂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與祂所愛的人有關。不但如此，祂因著愛，便背負責任，付上代價。當祂對被人綑下來的癱子說，你的罪赦了，而不先說你起來行走。因為祂這樣說，不但說明祂有赦罪的權柄，同時更表明祂為解決人類罪的問題，決心走上十架的道路，負起應負的責任。這是每一個事奉主的人需要思想的。

亞伯拉罕從迦勒底被召進入迦南，到後來，以色列人又被擄回到迦勒底。今日耶穌把我們從世界中拯救出來，但我們在恩典中，卻沒有被神使用成為別人蒙福的管道，到最後我們又被世界擄去。個人如此，教會也是如此。當我們一直只追求滿足自己的私慾，便像以色列人困在迦南地事奉別神一樣，不能被神使用。因為神不會用祂的豐滿來滿足我們的貪慾，但神卻用祂的豐滿來供應我們的需要。以色列人失敗了，神便親自道成肉身，差遣祂的獨生子來尋找失喪的人。

祂在世上的時候，並無佳形美容，吸引人來跟從。我相信跟從主的十二個門徒，他們觀察主的生活三年多，得出的結論就是：耶穌在世生活，祂用最少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但祂用相當多的時間來滿足人們的需要，更用全部的時間來滿足神的心意。反過來，我們的情況又如何？主所走過的路是何等實在，若我們跟著走，必能走得遠，也能走得久。

在宣教的工場上，我們要有清楚的使命感。但基本的問題是當我們愛一個人靈魂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抽離式的不管他生活上的需要？當一個宣教士不能與當地百姓分享他自己的一根水管時，究竟水管與耶穌，哪一樣比較重要？比較美好？若水管不能與人分享，你所分享的耶穌，究竟有多少份量？可見傳福音的使命與生活是分不開的，更

不能沒有神的愛，否則使命只不過是事工而已。我們只不過利用使命來做宣傳，卻沒有實實在在的去愛宣教工場上需要福音的人。倘若我們真有神的愛，我們便甘心樂意的去服事他們，直到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的主就是這樣，沒有保留一樣東西不給我們，祂留下美好的腳蹤，讓我們可以跟隨。

屏基及路加傳道會參與在佤邦「宣教禾田」中的事奉已有多多年，我們曾在主的國度裡一起同工，我們曾有過許多的事工規劃，但無論怎樣的規劃，在工場中必須要有長期投入的同工，規劃才會一步一步的落實。在前方有長期同工，在後方更需要有許多肢體的支持；沒有個人的、機構（組織）的目的，只有盡心的同工、盡力的支持。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前方作工，不一定馬上見到果效，都是長期作工，像開墾一塊田地，有人砍樹整地，有人撒種子，後來的人收成。

我相信主會在我們當中興起長期服事的同工，長期埋首在工場裡面。我們表面看來好像很孤單，但實際上並不孤單，因為主已經「為自己的緣故，保守了七千沒有向巴力屈膝的人」。我們求主賜給我們執行的人，讓我們盡心盡性地服事，因為使命的本身，一定要有委身，沒有委身的使命是空的。

在福音工場上，有時會出現一些矛盾，我們盡心盡力幫助百姓，改善生活，但他們卻不肯接受我們傳講的福音，我們要怎麼辦呢？不理他們，不再幫他們嗎？但我們的主不是這樣，他沒有說：「你信我，我為你釘十字架，你不信我，我就不上十字架。」而事實上，主不管我們信不信祂，祂仍然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這就是祂的愛。因此，談到使命和事奉的模式，若聖經沒有記載，我們更要小心。若我們沒有體會宣教事奉是主耶穌愛拯救世人的心意，很容易落在仇敵的陷阱當中。



丁玉花

我年輕時喜好各類運動，身體非常好，但在婚後一連動了三次手術，從死亡關卡走了一趟又回過來，因此抵抗力很差，常常發燒生病，朋友都戲稱我為「丁黛玉」。當我告訴家人，上帝感動我去泰北時，兒女首先反對，媽媽及家人更不表贊同，教會的弟兄姐妹也怕我不行。我也知道靠我自己是絕無可能，但卻深信靠主耶穌，凡事都行！我更知道泰北金三角又起了戰事，要經過戰區，不但危險，還要徒步爬山，才能到達，並且物質比以前更缺乏，傳染病猖獗等等困難，但這些都嚇不倒我。我告訴家人，既然是上帝感動我去，祂會負責到底！如果我病了，不會逞強硬留在山上！事實上，最讓我放心不下的是高齡的母親，萬一她有什麼不測，也無法連絡到我。這種種內心的牽絆及爭戰，讓我不知何從。最後，在禱告中都一一的交給了神，求上帝親自看顧我的家人，豈不比我自已照顧得更好？其實，彼此在祈禱中記念對方，任誰都不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艱辛徒步

1995年1月4日下午，到達了泰北，住在「永泰禮拜堂」等候適當的時機上山。前幾天已有三位年輕老師，從美國東部來到，一天闖

了三次關，都在半途被邊防駐軍擋駕，只好又折回，最後選擇走夜路，繞道爬山涉水，走了二個多小時才到達。這對我而言只能徒呼望塵莫及！王季雄傳道體諒我年紀一大把，親自下山帶我走近路。1月6日中午，有探路的人來報告，今天不那麼吃緊。我們馬上僱了一個人，扛著我裝滿必需用品的小皮箱，開始這段徒步爬山的艱難路程。

望著眼前重重疊疊、插天連雲的高山，心中存著許多對未來狀況的未知數，腦海中一片混亂，心情非常複雜。待越過了一個山頭，我已累得滿臉通紅、汗流浹背、氣喘如牛，一步也爬不動而必須停下休息再走。爾後愈走愈慢，只能邊走邊禱告，求神給我力量，幫助我。傳道人看我難以支撐，便指著前面鼓勵我說：「丁姐，看！爬過了這座山，很快就到了。」我的腿已不聽使喚，一步也抬不起來，只能強拖著腿走蛇型步。雖然慢了些，但比直上少費體力。

下山時更覺辛苦，因為山路極窄且陡，加以兩個膝蓋劇烈疼痛，走到一片竹林中，停下來想休息一會兒，蚊蟲馬上叮了上來。王季雄傳道穿著短袖上衣，他把手抬起來，叫我看所謂的瘡蚊，我定睛瞧著這些有花紋的小東西，實難想像會這麼毒。他早就染上了瘡疾，曾在洛杉磯發過病，全身發抖、忽冷忽熱。我本來快累死了，這會兒被這小蚊子一嚇，拔腿就跑，一心希望馬上離開那片叢林。就這樣爬了兩個多小時，終於到達了目的地。這時從頭到腳有如淋了雨般，全濕透了。師母出來迎接，說：「感謝主，終於平安的到達！」又問：「丁姐，怎麼樣？累壞了吧？」我說：「我的命已去了一大半。」

後來才知道，傳道人一看我們走不動時，便會以「過了前面這座山便到了」來激勵士氣，結果往往是一山過去又一山，最後是每個人

都同聲找他算帳。

神有平安

第二天星期日，一早又走了一個小時，到一間茅草蓋的小教堂敬拜上帝。聽到拉胡、佉族、漢人等族人合唱讚美詩歌，覺得好美！這在文明社會是聽不到的。當天傳道人講道又那麼令人感動，深刻體會了在暴風雨中的寧靜，是如此真實！山的那一邊轟隆轟隆的槍炮聲不停，山的這一邊則不斷的讚美、虔誠的敬拜。看到這窮鄉僻壤，戰爭不絕、物質嚴重缺乏之地的百姓，他們臉上能這麼安詳與滿足，又一次印證：神的靈、神的愛在哪裡，哪裡就有平安、有喜樂。

軍事管理

天氣非常寒冷，孩子們都凍得發抖，每天早上五點鐘，口哨聲吹響，孩子立刻起床，幾百個孩子必須立刻集合，最小的只有六歲，男女分二隊，繞著宿舍跑步，121，121，1234……跑了約二十分鐘，等身體暖和了才叫停。為了方便管理，男生、女生宿舍離得很遠，不可互相走動。老師們早上六點讀經禱告之後，七點開始上課，正式展開我在山上的教書生涯。九點早餐，但第一天一上陣，就成了打敗仗的兵，垂頭喪氣的回到宿舍。第二天，聲音完全沙啞。正因竹子的教室，沒窗，沒門，沒隔音，左右兩邊教室的朗誦聲、吵雜聲蓋過我的教書聲。這著實讓我不知所措。

馴馬師

山區的孩子都像匹野馬，要把這麼多野馬拘在一處，使他們成為馴馬，真是一項艱苦的任務，除非用神的愛心及耐心，把嚼環套在馬嘴裡。第一天我就察覺到，這些孩子們想方設法要把我氣走，以便可以天天玩耍、不用念書。常有台灣來的年輕老師被氣哭的，這時他們很是得意。現在聯合起來欺負我這位老太太，看看是否可以得逞？我禱告問神：主啊！有沒有搞錯？這把年紀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到這裡，要受這些小崽子的氣？

在山區，因為衛生差、營養不良、傳染病多，沒有醫療，平均壽命只有五十多歲。我這個年紀，在這些孩子眼裡，是老妖怪。山上的人都黑黑的，又瘦又乾，如我這般又白又有份量的，是他們眼中的稀有動物！

愛心與智慧

因為大聲喊叫，對他們是發生不了作用的（我來第二天就已經失聲了）。第一個星期，我靜靜的觀察，希望能多瞭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從而找出他們容易理解，及很快能接受的教學方法。然而，每個孩子個性不同，經過我每天用心的觀察與嘗試，知道用聲音、用體力，都不能勝過他們，最後決定用耐心和智慧，要讓他們明白我是來愛他們的。讓他們知道我對事的原則：什麼時候我會忍耐？什麼時候我會生氣？什麼時候我會體罰？（我們上山是要把耶穌的愛傳遞給孩子們的，不是去體罰他們的，很是傷腦筋），什麼時候我會鼓勵？結果，在第一個 month 就收到極大的效果，他們個個有改變，很有禮貌，而且成績都

大有進步。三個月教下來，不少學生從三十分進步到九十分。每個學生都很有成就感，都為自己驕傲。這些單純可愛、善解人意的孩子們，真是讓我好愛！好心疼！

衣食住行

學校有七百多個孩子，從五歲到十八歲。大一點的男孩叫「大兒子」，女孩叫「大姑娘」，他們負責帶領、教導剛來學校的小兒子、小姑娘們生活起居，老師們除了教課之外，必須身兼父母職，教導孩子用牙膏刷牙，用肥皂洗澡，洗衣粉洗衣服等，這些用品在孩子們來到學校之前，是不曾見過的。

有一天一個男孩露著屁股，我問王師母說：「山上還有孩子穿『開襠褲』呀？」師母說：「哪裡是開襠褲！小兒子好玩，褲子破了也不縫。」因此課餘時間，師母就拿著針線追在孩子的後面，替他們縫補衣服。有一天又有一個兒子穿「開襠褲」，我馬上叫住他，並問道：「後面白白的是什麼？你該怎麼辦？」（孩子都曬得黑黑的，只有屁股最白，非常顯眼）他不好意思，趕緊跑去縫褲子。

在這裡吃得很簡單：早上是辣椒稀飯，中午及晚上是一盆辣椒湯、一盤青菜炒辣椒，偶爾每人加二片牛肉，供六個人吃。山區不只是人瘦小，連動物都瘦，我第一次看到牛還以為是小馬，每殺一頭瘦牛，吃一星期，沒水、沒電、又沒冰箱，我不敢去想。有一段日子關卡關閉，也沒青菜，孩子們到處挖樹薯，也砍芭蕉莖，剝去外皮把裡面的心拿來炒辣椒，事實上連這些也很有限，更別提有什麼水果了；在山區幾個月，我只吃過一根小芭蕉。但難得的是，在我五十歲生日當天，

大孩子弄到一個木瓜給我慶生，我和老師們雖每人只分到兩小塊，但也吃得香甜，更感受到孩子的愛心款待。

交通則全靠兩條腿，離開住處就是山丘，就得上下爬山。最近的鄰居是軍隊，離東邊三十分鐘處，西邊一小時處是拉胡族，南邊一小時有漢人、佤族、百夷族等混居，還有一所茅屋醫院。平時學生們都不准外出，過中國年當天，我們請求學校准許帶孩子們出去「串山」（不叫串門子）。年輕人取道「好漢坡」，山路陡峭，我有自知之明選擇另外一條，雖遠但難度較小的路，兵分二路出發。孩子們都像小猴子，我落在最後，孩子們一邊一個牽著我的手往上拉，後面二個往上推，過路的村民都笑個不停。我們置身碧玉晴空，翠綠叢林，深深的呼吸未曾被污染的清香空氣，真是感謝造物主讓我享受這創造之美。我們一起唱歌，講故事，聆聽孩子傾吐心聲，並為遠方的家人禱告，每個孩子都好開心，過了一生最特別又有意義的新年。

茅坑

地上挖個坑，竹片交叉蓋在上面，中間留個洞，就是天然廁所。山上人瘦弱用起來輕鬆愉快，我則慘了！一腳踏下去就像吊橋，上下擺動，真怕竹片斷了掉進坑裡，緊張得一身是汗。傳道人知道，沒水、沒電、沒交通、沒吃、沒穿，我們都可以忍受，唯獨「茅坑」實在無法消受，他在泰國買來盜式蹲廁，因而解決了這件「大事」。

孩子不見了

晚餐鐘聲響起，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姑娘到處找東西。我問：「怎

麼不快去吃飯？待一會飯就收走啦！」她說：「我的孩子不見了！」我愣了一下，心裡想：「怪不得聽說山上十三、四歲的女孩就結婚，原來是真的，自己也只不過是個孩子呀，就有了孩子真可憐！」我問：「孩子在哪裡丟的？」她說：「不知道，找不到了。」我東張西望也沒看到什麼，低頭一看，見她腳上只穿了一隻鞋，這才恍然大悟，雲南話「鞋子」的發音正是普通話的「孩子」，是鞋子不見了，不是孩子不見了。真是烏龍一樁。

請客

有一天師母和我商量，希望包一點餃子，請鄰村幾個中國大陸來的同胞，到學校來做客，我說：「包餃子不難，但要有材料才行！」師母託人到各村莊，找來一點麵粉，我們就著手動工，不用說，每個人都吃得很開心。我多麼希望每個孩子，也能分到一個，嚐嚐餃子是什麼味道也好，因為他們長了這麼大，還不曾吃過餃子呢！遺憾得很，材料及麵粉都不夠，沒有達到我的心願。

傍晚時分，有個孩子見到了我，對著我說：「老師！今天妳吃得好嗎？我好高興今天老師煮東西吃，希望老師能常常煮，這樣老師就不用天天和我們吃的一樣，越來越瘦！因為我每次住三個月，下山時都瘦二十幾磅。」我聽了很感動，這個孩子能有體諒和關懷老師的心，眼淚不知不覺已滿了眼眶。

狗、刺蝟、穿山甲

山上物資缺乏，每一餐只有一盤菜，上面有少許的肉，一大碗青

菜湯，供六個人食用。有一天桌上多了一個大碗，裡面盛了一些肉，我問：「今天加菜嗎？這是什麼肉？」當地的老師說：「是穿山甲肉。」我說：「穿山甲？那我一定得嚐嚐看，是什麼味道？哦！味道還不錯，是怎麼弄來的呢？」「是學生帶著狗去抓到的。」他說。我看了看「穿山甲」的鱗片，橢圓形有二、三公分大小，聽說是上等的中藥材料。

過了一個星期，桌上又多了一個大碗，「今天加的是什麼呀？」我興奮的問。王師母說：「是蜂蛹，蛋白質豐富，很好吃的，丁姐，快嚐嚐！」我看了看，裡面是白白黃黃的蛹，有的還剛長出小翅膀，我的胃一揪，差一點吐，因此把碗推離我遠一些，搖手說：「我不敢看，更不敢吃，我不缺蛋白質，謝謝！」看他們那裡吃得好香，我這邊則不停的反胃。

在山上雖然我們吃不到海味，卻有山珍，今天我們又多了一個大碗，是「刺蝟」。我問：「又是哪個孩子抓到的？」「這一回可損失慘重，幾隻狗去圍捕刺蝟，一隻狗被牠的劍刺中內臟，死了，另一隻狗被刺到眼睛，險些瞎了，第三隻狗被射中大腿，癱了，好在孩子們都沒事。」孩子們說。

我挾了一塊肉嚐嚐，唉呀！真難吃，仔細一看，肉裡包了一排牙齒，原來我是吃到了刺蝟的牙床。我把牠的「牙」洗乾淨，又收集了幾根「刺」帶回美國來留作紀念。

過新年

2月15日過農曆年，學校決定放假四天。極小部分近處的孩子回家和家人團聚，大部分的孩子們是不可能回家的，因此全待在學校裡。

老師們都能夠瞭解這些孩子的心情，商量的結果決定舉辦數項活動。大年初一有「年夜營火晚會」，這是山上各少數民族的特色（唱山歌），大家手牽手圍著柴火，男孩子唱，女孩子答，邊唱邊跳，老師們則左手牽男孩，右手牽女孩（因為他們不好意思在大眾面前牽手，其實內心卻是互相傾慕的），孩子們都玩得盡興，跳了二個小時才結束。等他們入睡之後，我們幾位老師搬了二張長板凳，圍在火堆旁，一面取暖、聊天，一面抬頭望著一輪明月及閃爍的星宿，不由得思念起遠方八十六歲的老母親，此時正當全家團聚，她老人家好吧？在美國的孩子，此時正忙著上班，是否也會想到我這個在遠方的媽媽呢？

全然的奉獻

有位基督教醫院院長年約五十，家住紐西蘭，有輕微小兒麻痺，拄著柺棍一步步的往山上爬，非常吃力的到達山區，每年有幾個月時間留下來，幫助訓練當地醫療隊，令我非常敬佩。某個星期日，他在講道中說他在紐西蘭有位醫師朋友非常富裕，住大房，開名車，可是夫妻天天爭吵不休，很痛苦，可見金錢是買不到快樂與幸福，不論在何環境下，只要信靠耶穌才會有真正的平安與喜樂。聖經說：「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爭。」

王傳道人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身體虧損很大，不但染上瘡疾，常打擺子，還陪伴我上下山來回四趟。王師母懷孕兩次，都因爬山、提水、營養不良而流產，如今已四十多歲，不可能再有孩子。所幸，山上幾百個孩子都喊他們「大爹」及「大媽」。雖然他們是在城市長大的，然而當聖靈感動，他們就願意放下一切，不怕艱難困苦，全然的奉獻，

十年如一日，讓我好生敬佩。

至於我本人，雖然已半百年紀，但願在有生之年奉獻自己多作主工，幫助窮苦人，服務社會，相信這是人生最正確、最有價值的選擇。

離情依依

來到興邦學校，轉眼即將三個月，在這三個月中間，感謝主的恩典，一切適應良好，原本很差的體質，的確一天天的強壯起來。原本發軟的腿，經過三個月的山路訓練，如今雖未達健步的地步，卻也能健步平穩。原本晚睡晚起的不良作息，如今卻能早睡早起，並能在清晨五點半到六點半的晨更裡享受主話語的餵養及滋潤，每天下午的守望禱告更是關懷到每一個學生的生活。星期一到五下午的查經班吸引了不少孩子們。星期天早上的主日學及受洗班，孩子們更有聖靈的同在。星期天在那小小的小茅草教堂有很美的敬拜，一切在主裡都充足足。

即將離開興邦，離情依依，帶走了孩子們一張張笑靨的臉孔，優美的歌聲，天真活潑的每一個動作及……點點滴滴。



教務處（圖中戴墨鏡者為
丁玉花老師）

方怡文

1994/8 ——

四年前聽過佤邦異象，四年後的今天我親身接觸這裡，有萬般的心情不斷交織著。離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而我目前正身處於他們當中，要以兩個月不到的時間來教學，來與他們相處，要把耶穌帶給他們，甚至還要堅固他們的信仰，忽然覺得自己好渺小，我能做什麼？我不斷、反覆的問自己，最後我轉而問主：「主啊！你對佤邦有何心意呢？願主的旨意成全。」

當這群孩子唱著興邦小學的校歌時，我不禁眼淚盈眶，一邊想著他們有種種小孩的情緒反應，一邊想著他們所描述的遭遇，更一邊想著他們今天在此，是為佤邦完成一個前途光明的夢，佤邦的希望全靠這群受教育的孩子了。而這群孩子是否有希望，全賴他們是否接受耶穌為主，然而誰來教導他們，誰來傳福音給他們？

我感謝神，給我這次機會來到興邦小學短宣教學！每一個心情的掙扎，每一件事的拿捏，每個情境的思索，每個心態的調整，每張可愛純真的笑容，都使我學到許多的功課。漸漸的，每張臉孔已深深印入我的腦海了，我心裡悄悄向神禱告：「主啊！若祢許可，我會再來，是為祢！」

1995/8 ——

再踏興邦，一直是我的期待，但卻擁有複雜的心情，因為興奮的是又可見到在我思念中熟悉的面孔，但卻也憂慮到底能給孩子們什麼呢？我實在不會教書，但在這裡知道自己並不能給什麼，或改變什麼，而是在知識性的教導之外，教導他們作正確的人是更重要的。愈接近他們，就愈會被他們吸引，在生活上、在思想上，我常覺得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要怎樣進入他們的世界，與他們認同，是需要許多的捨棄，放下我們認為在台灣可以輕而易舉得到的享受，例如花錢買我們想要吃、想要用的東西，要如何在生活中與這裡的人認同呢？就是吃用、生活盡量和他們一樣，盡可能不要讓這裡的人說我們是從台灣、從美國來的嘛！

我說盡量，是因為在適應上需要一段時間，可是無論短期或長期的同工，所在的時間有限，有的三個月，有的一年，好像覺得可以適應了，卻又要離開了；有時想到宣教士夫婦實在不容易，他們進入了佤族人的生活中，進入了佤族的現在及未來。

主耶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祂與我們認同，祂了解我們，愛我們，幫助我們，醫治我們，更拯救我們。在祂沒有盡量，而是完全的為我們，完全的捨了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完全了解主的愛，也帶著還債的心，到神要我去的地方，完全擺上呢？主以自己的生命賜給我新生，今生不為主，為誰呢？我的新生命豈不是更要為主擺上嗎？在佤邦的前途上，我們能做什麼？就是擺上自己，讓主來做吧！祂是我們生命的主，更是佤邦的主，榮耀歸給神，因祂行作萬事奇哉，義哉！

王安琳

1995/6 ——

來到興邦才三個星期，卻已深深喜愛上這裡的一切。是早晨的雲霧，是夜晚的星空，是孩子們琅琅的讀書聲，是他們在山間工作時清亮的歌，如此吸引我，叫我的心真是深深被這地、這些孩子所感動，也為著神帶領我踏入這片土地，而心存滿滿的感謝！

在這裡真是看到神親自保守每一個日子，充足供應我們在各方面的需要。孩子們種瓜果蔬菜，主就降雨使其生長壯大；我們所需之米糧，主也按時供給。雖因泰緬邊關關閉，而每逢米糧一到，大小男孩都要下山背米，但神總使天氣合宜、星月明亮，讓他們上下山路都有平安，帶著滿滿的米糧回來就高興、欣喜了！當然還是有些軟弱的孩子，因連夜背米的辛苦而開始發燒、打擺子，孩子們也因勞累而上課瞌睡。但神也真是親自保守看顧，安慰醫治每個孩子。抬米的日子一過，孩子們又開始打陀螺，追跑嬉笑，學校的課程也恢復了正常。真是感謝主，使這一次的抬米都順利平安。

帶領這些孩子有許多的快樂，當然相對的也有許多困難，尤其是高年級的男孩們，當他們面對將來的日子時，我們感受不到他們的盼望和衝力，有些孩子也因大環境的影響、物質的引誘而犯了錯，就漸

漸的離開了神，而且因為自責過深，甚至不敢回到主內，不論老師說什麼，都無法將他們挽回。所以我們真是為了這些孩子們切切的求神，求神真正斷開他們心中罪的網綁，也加添他們力量，使他們能夠勝過一切的引誘，再次回到主裡！也求主賜給他們生活的力量與對生命的盼望，使這些大孩子們能熱愛神所賜的一切，也能滿滿足足。



老師團契

王季雄

位處中緬、泰緬邊境山區，佔地約二萬多平方公里的福音「未達之邦」，境內居住著將近五、六十萬的福音「未得之民」，是神帶領我們去到他們中間還福音的債。三十多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一直在利用此一地區的人民，來達到或說滿足他們的政治目的，而今天神卻要中國基督徒來向他們還債，因為現今只有中國基督徒有可能去到他們中間！而我們是一群蒙神憐憫可以去到他們中間事奉、還福音債的基督徒，我們不是帶著「宣教士」的偉大頭銜，而是帶著一顆蒙恩罪人向愛我們的耶穌感恩、報恩的心而去。

雖然佤邦現階段因客觀環境尚無法對外開放，然而我們還是得著機會，在神的保守下，在泰緬邊境的山區受邀協助當局興辦一所學校。這是佤邦第一所比較正式的學校，從這裡將造就出一批批佤邦的知識分子，若他們因我們的事奉能聽見福音而歸向主，福音將透過他們帶到佤邦的各個角落；我們深信神會感動帶領中國基督徒來此地的學校（小學）服事，使福音可以進入此一「未達之邦」，讓此群「未得之民」得以聽聞福音。

1991年5月從北佤回來後，阿泰老師來找我，提到山上的興邦小學從雲南來的老師有些難處理，要我上山幫忙。原來雲南來的老師看

不起阿泰只有初中畢業，老司令員（已於2020年11月12日逝世）要他找我幫忙處理，就這樣我處理完雲南來的老師後，王師母於當年10月上山任教，我則是1992年3月才上山在興邦小學服務。剛上山看到的學校——只有山頭上的一個茅草屋教室，用水非常不方便，1991年時只有三十多個學生（525師的孩子兵），算是興邦第一批較大的學生，後來陳子貴老師（撒拉善）從北佤帶了三、四十個孩子來到興邦小學。上級通知不久會有一百多名學生也要來到學校，現址不夠使用，必須另覓新校址，上級給了一塊地，但我感覺不夠大，就另選了一址，上級欣然同意，我們就開始搬家。

1992年2月，有一百二十位新學生是由撒拉賽從北佤帶來的（這些孩子走了二十幾天山路才來到學校），當時新校址什麼都沒有，露天上課，學生睡自己蓋的草棚，我們住在帳棚裡，全校師生邊上課邊蓋校舍，日子過得很快卻也很充實。學生一批一批的報到，累計學生300、400、500直線上升，年級、班級也越來越多，師資越來越需要，台北教會差傳小組雖全力支持但仍嫌不夠，所幸不夠幾位老師，永和教會就派幾位老師來，學校才能按時開學上課。

上級為學校請來蓋教室、宿舍的師傅，校舍慢慢完工，各年級都有了自己的教室，學生們也有了宿舍。由於全校學生都住校，生活起居由老師們負責，光每天二頓飯就夠忙的了，本地老師負責管理學生們的伙食、生活起居；外來老師則負責輔導學生們的課業，品格教育等，學校才漸漸上了軌道。

興邦點滴

1993/3 ——

「返鄉」對興邦學校的學生來說，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或是夢寐以求的事，然而我們即將成行，馬上就要出發了，那是 1993 年 4 月的事。

回想當年第一批佉邦子弟下來時，由於年齡還小，佉邦的領導創辦了「興邦小學」來栽培這一小群的孩子。當初只有三十多人，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從中緬邊境的卡佉山步行來到泰緬邊界，以後陸續有孩童來到，學生越來越多了。遠離家鄉、父母的孩子，想家、念家的心，剛開始時是形於外，久而久之就默默隱藏在內心深處。當返鄉隊的同學們離校時，有不少的學生在流淚，亦有人靜坐一旁沉思良久，有更多的人托帶信或錄音帶，向闊別多年的家人報平安、道思念，這一切令我們這些離鄉背井在此地事奉的同工，亦不禁為之鼻酸。

1993/8 ——

「實際的生活，真實的信仰」，真實的信仰反應在實際的生活中，佉邦現階段的事奉，是與一群將來會在佉邦各階層工作的小學生一起生活，沒有精彩的工作報告，也沒有太多屬靈的架構與框框的解釋，有的只是實際的生活。在實際生活中，讓人看見、體會耶穌才是重點！我們在此地的生活，工作就是事奉。請大家為在此地事奉的同工代禱，求聖靈管制，提醒我們行事為人的心態、動機及方法，而不是僅用一套「屬靈」的說法（解釋）來自我安慰。

反應在實際生活中的才是我們的信仰。世人有信仰，基督徒亦有

信仰，假如我們的生活與世人一樣，如何能說服世人，我們的信仰是真的。「興邦學校」是我們進入佉邦傳福音的一道門，興邦事奉的情形亦直接關乎將來佉邦的福音事工，或說我們在此地事奉的「品質」，關乎人對福音的觀感，而在興邦信主的孩子，他們的見證，亦是決定佉邦未來對福音反應的因素。「慎始」會是佉邦福音事工開拓初期的大事，我們何等盼望主內弟兄姐妹迫切代禱，讓人看重的不是「宣教」，而是宣教的對象——神所寶貝的靈魂。使每一個來此地的短宣隊（或稱福音隊），短期、長期同工都能擺出見證，活出生命，獻上所有，為著神要我們服事的對象，不然早晚會被人論斷基督徒、基督教會、差會只是在利用宣教工場，滿足他們自己所想要的而已（雖然並不是有心如此，結果卻會如此，求主憐憫）。我們不希望佉邦這塊福音園地僅是大家知道的「宣教工場」，我們懇切求施恩的主，使佉邦這塊福音好土，有更多人來投入。

1993/11 ——

每當在此地事奉的同工（不論長、短期）有事須離開時，本地的領導均會問及，他們還會再回來嗎？那是一種期盼與無奈的問句，期盼同工們再回來，若真的不能再回來，也是很無奈的事。到底環境、生活都太差，沒有任何條件可以吸引人再回來，這種悲傷心態，我是很能體會的。然而這只是領導們的心情，對一群不得不在這種環境中生活的人來說，沒有希望的「痛苦」始終蠶食著他們的心靈，因為他們深深的體會到，不論他們多麼努力，都無法改變他們落後、貧窮的面貌。

佤族是很能吃苦的民族，由於他們的想法和作法極其落後，再努力亦不能進步。然而人心總是想舒適享受的，故此他們成為一群最容易被利用的民族，只要施以看得見、嚐得到的小惠，他們就會為你賣命；至於你出了很大的力量、付了很大的代價，為了他們的民族做了對將來有決定性影響的大事時，他們又不一定會認同。我們愈在此地事奉，愈能體會十字架的道路：用主給我們的能力，去為佤邦成就大事；用主給我們的聰明，去換取他們的進步；用我們的苦痛，給他們歡笑；用我們所付的努力，給他們收成。至終讓他們能明白，人性確實被罪污染、扭曲、使人痛苦無奈，然而靠著耶穌的救恩及十字架的大愛，又可恢復按神心意而活的真正人生。

1994/2 ——

我們一直在興邦學校與孩子們一起生活，倒不覺得他們有哪些明顯的不同，但外來的老師，特別是一兩年前來過此地的同工，有截然不同的感覺，真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說真的，孩子們一天天在長大，特別是那些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對前途的迷茫，情緒變化之大，有時讓人招架不住。遇到孩子不想讀書，要求離校時，更不知如何是好？現在這樣的孩子還不算多（只有三十多位），想到另外三百多位男男女女的小娃，不久的將來都要（幾乎是同時）進入此一驚扭的年齡了。

主啊！求祢憐憫佤邦，得著一批批的佤邦青少年，用福音重生他們。

1994/5 ——

北佤回來，心頭感觸萬千。一個正在蛻變的地方，有許多外在的因素在影響它，令人不敢想像的是佤邦居然有賭場、舞廳、卡拉 OK 等場所（中國人來投資），也有目不識丁、兩餐不夠糊口的饑民。據佤邦中央統計，國民平均每年所得是 50 美元以下，依賴種植菸草維生的人口佔 40%，脫離緬共五年以來（1989 年 4 月 17 日），由於緬甸政府的政策與中國的邊貿開放，增加了佤邦的收入，有許多明顯的建設在增加，部分地區由於佤邦中央的大力資助，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老百姓的生活似乎改善不大，仍有許多封建、迷信的存在。

我們在興邦學校所接觸的學生似乎都很單純，但深入他們的家鄉，卻發現佤族並不像想像中的光景，在一個村落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情形並不是很好，中央領導尚稱一流，但鄉以下的幹部素質極差，要提升老百姓真是一件大工程。由於沒有傳福音者深入民間，得著佤邦中的佤族（佔佤邦全人口的 65%）實不能一廂情願，必須依靠主的憐憫與大能。三臨佤邦，雖不能說完全了解，但卻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其實全世界都是一樣，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人心被黑暗、罪惡所綑綁，非主的寶血、聖靈的大能，不可竟功。

以前不太能了解，為什麼興邦的學生學成後，大部分都不願回鄉服務，現在才知道那的確不是他們所能面對的環境。就像你我所面對的社會環境一樣，誰能改變它？我們只不過是在其中生活而已。要學生們再回頭去過那種生活，就好像要我們離開現在較舒適的生活環境，去那比較差的環境中生活一樣難。環境給我們的壓力是大的，人在此環境中生活是難的（除非不從今世的風俗，不放縱肉體的私慾），因

現今的環境是握在那惡者的手下，爭戰是激烈的、全面性的，我們若不能在生活環境中靠主得勝，那所謂「事工、事奉」的果效，亦只是一種假象罷了。

新學期將於 6 月 6 日開始，學生已突破 400 大關，信主學生已超過 100 人，栽培工作急待加強，短、長期同工需要你的加入！

1994/6 ——

在佉邦的前哨事奉點——興邦學校，已進入第三個年頭了，此地的戰事尚未結束，故大環境仍不明朗。學生愈來愈多（現有學生 429 人，全是住校生），每學期的老師是否足夠，非要到開學了才知道。兩年的心血放下去，但學生們的情形並不理想（或說離預期很遠），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有用嗎？

人是有理想、有期盼、自信的，多少未信主的青年才俊都是利用此種「本錢」在社會中打拚，有些人也成功了，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事奉中亦是以這些為原動力，結果我們事奉的「成功」與那些尚未信主朋友們的成功層面是一樣的。

有時候主耶穌帶我們到一個關頭：理想破滅、期盼變成失望、自信被摧殘，剩下的只有：這是救你、愛你的主耶穌要你繼續的事奉，我們只能憑著對主耶穌的信心，持續、忠心、竭力的事奉，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不看環境的艱難、不理會人的褒貶、不以工作果效為中心，對主耶穌的呼召作出絕對順服的回應，雖然環境艱難，仍然相信主耶穌要透過我們的事奉，使這群不起眼的孩子成為佉邦福音的種子。

其實，離開了對主耶穌的信心，事奉就會落入世俗的理想、期

盼、自信的圈套裡，結果就是不斷的建立新的理想、期盼與自信，但對主的心意卻絲毫無用。最近的情形，主給我這些反省，願與所有關心佉邦事奉的同工、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讓我們一起學習用信心來事奉主耶穌。

1994/8 ——

7 月初，季雄與敏雯返台參加永和禮拜堂新堂落成暨建堂三十週年感恩禮拜，感謝主恩，賜福永和禮拜堂。

本期短期老師（在興邦學校）有十一位，加上「屏基」（在安邦醫院）的四位同工，可說是空前的陣容，說笑聲不斷、歌聲不絕，帶來不少歡笑，安邦醫院與興邦學校各自舉行了一次同樂晚會，有不少人因此信主。

誰知泰國邊境駐軍一聲令下：「關卡」，所有人員、車輛、物資嚴禁通行，連重病者亦無法送醫。這是我們來到此地後的第二次，學生有吃有玩不受影響，老師尚未到回家的時候亦不在乎，但東西會吃完的，時間會溜走的，關卡不開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雖多次前往交涉，亦不得要領而回，真所謂「不得其門而出」。

緊接著的是洶湧的思慮，東西吃完了怎麼辦？老師怎麼下山？會影響以後的同工來嗎？決策者不能自我約束，打起來怎麼辦？病重者就任他死亡嗎？百姓會集體遷移嗎？……感謝主！祂的話安慰人心，祂的話提升我靈，「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

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哥林多後書 4:7-10）

1994/10 ——

選擇生活方式，一直是使人活下去或繼續改善生活的內動力，選擇過一種自己想要過的日子，或替家人、孩子選擇一種我們認為對他們是最好的生活環境，這些都是我們盡力在做的事，基督徒亦不例外，由於我們努力向此目標直跑，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似乎都能過著自己想要過的日子。然而世界各地仍有許多福音未達之地，那些地方的生活方式和環境，並不是我們要選擇的，以致直到今天，他們中間仍沒有福音。而我們在自由世界，不但可以過著想要過的日子，還可以自由的事奉主，真是「兩全齊美」。然而耶穌有進一步的呼召與期盼：「孩子，你肯嗎？不是先決定你要過什麼日子後才決定如何服事我，而是願意看重我要你投入的事奉，不再在乎自己要過什麼生活。」

今天以事奉來配合生活方式的情形常見，但以生活來配合事奉的情形就少多了，「宣教」是一種以生活來配合事奉的典型模式；即過什麼日子並不重要，環境怎樣亦不重要，看重的是：我們不去那裡，他們怎能聽見福音呢？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你是要以事奉來配合生活呢？還是願意以生活來配合事奉？

1995/6 ——

接連三個月（3-5月），每月赴北佤一次，無暇向大家問安，尚祈見諒。在此地愈久愈能體會一種事實，近百十年來，佤邦地區（經過

幾個時期）只是外貌的改變，並無實質的進步，最大的商品就是鴉片，它使許多人可以活下來，使少數人發了財，令一些人坐了牢，當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有許多人被毒品戕害，幾乎無人有力走出此一圈子，亦不知該如何走出。嗚呼哀哉，愈陷愈深，無出路，亦無前途。

當年佤邦南部軍區領導邀我參與教育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教育出一批佤邦青年，將來可以做些改變佤邦整體「體質、路向」的事，我相信這是主耶穌在開佤邦的門，現在似乎到了要驗收的時候了，只要學生一旦上北佤，就可試出我們在此地四、五年事奉的成果。其實人所能做的太有限，感謝主，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嘎，祂是初、祂是終。每逢想到佤邦的事奉是祂開始的，就深信祂必要成就，我的本分是盡忠、盡心、盡力！

1998/8 ——

幾句心裡的話：

一、神是行進的神，有時祂會等我們，有時祂又獨自前行。

二、中緬邊境的佤邦已對外開放了近十年，雖有數次機會前往，前後不過半年時間，神始終未開路引導我們深入佤邦本土。

三、最近數度心中有感動，想到佤邦本土的王冷、艾城及營盤，不知是否有人在他們中間傳耶穌的救恩？

四、現泰緬邊境的佤邦，我在此已有六年多了，從剛開始傳耶穌的救恩、協助辦學，到現在應軍區之需要，參與在各種經濟開發的工作中，有顧此失彼之感。

五、如何繼續向前，需我主耶穌親自引導。因神的意旨、佤邦的

需要及我們自己想做的，另外再加上客觀的環境，實在需要主的憐憫。

六、現況報導

1. 興邦學校學生已近千人大關，膳食、管理及教學問題急需增加人力，特別是專業人才，客串性質已無法應付所需。
2. 興邦學校的學生是佤邦南部軍區負責供應一切費用之公讀生，我們僅支援人力，有朝一日，興邦學校要交還本地。
3. 現四至五年級的男生約一百二十人，由 Sara Ngaox 及魏忠福帶領，支援萬宏龍眼園種植工作。孟阮學校除六年級（應屆畢業班）外，其他班級一律停課。
4. 為方便下次泰簽，一年期的師資已先返台。
5. 夏惠珍、唐慧君姐妹應邀赴興邦學校，策劃明年參加佤邦十年大慶學生的精彩節目。
6. 十年大慶籃球賽的教練尚未找到。
7. 獨立團地區教會由二位佤族傳道人負責牧養。
8. 007 教會現由新加坡的葉榮德傳道負責牧養。
9. 801 教會仍由謝思玲傳道負責。
10. 361、生產隊、陣地福音工作由老師們輪流帶領。
11. 本地區尚有變數，有待觀察。
12. 興邦學校小學部第二屆畢業典禮，預計將於本月 22 日舉行，應屆畢業生計男生 18 位，女生 26 位。

睿智的董事長

第一次與董事長見面，他開門見山的告訴我，將來興邦學校會有

很多學生，你要辛苦了。面對一群不會聽、不會說中國話的學生，要教會他們聽、說、看、寫中文，那是什麼任務啊！

我告訴他，宣教士已將聖經翻成佤文了，佤族為什麼一定要會中文？他說王老師跟你說實話，佤文對我們佤族的進步無益，只方便你們傳教。我當時愣住了，我也向他表明自己是信耶穌的，以愛為教育的基礎，將來教出來的學生不喜歡陣前殺敵的話怎麼辦，他說：「保衛佤邦需要軍人，但發展佤邦需要知識分子。」一心想使佤族進步的董事長有如此務實的看法，令我佩服！

因為興邦的學生越來越多，老師的需要也越來越大，許多基督徒老師是我不熟識的，各地來的都有，興邦學校地處邊境，佤邦又是很敏感的地方，我擔心老師們說了不該說的話，就去請示董事長，他告訴我：「只要告訴來的老師們，看見的都能說，聽來的不要傳。」

李秀全牧師來山上探望我們，我帶他去見董事長，告訴董事長李秀全牧師是我的老師，董事長以佤族宴——佤族稀飯招待李牧師。席間李牧師向董事長表明願意協助興邦學校，沒想到董事長輕輕的說：「希望來幫忙的人是來學校做泡菜，而不是來沾醬油。」

我媽媽上山來看望我們，在興邦學校吃晚餐時，董事長居然來學校與我媽一起用餐，令我深受感動！

阿泰老師

「佤邦的劉德華」，來此地的老師私下總說阿泰老師好像劉德華。他是我們永泰治平學校的學生，以前永泰是佤族部隊的眷屬村，每戶要出一人去當兵，他哥哥已婚，弟弟妹妹還小，於是就由他去部隊當



李秀全牧師（右）來訪

兵了。那時部隊要辦學校，他是少數讀過書的知識分子，就承接了辦「星光小學」的任務，後改名「興邦學校」。

阿泰老師是興邦學校的靈魂人物，沒有他，學校是很難治理的；他話不多、聰明能幹、處理大小事務合時合宜，深受老師和學生的信任、敬重！特別是接送外來老師，安排上山都是很辛苦的事，但他從無怨言。

興邦學校遷校後改名「宏邦中學」，規模更大了，我現在能體會佉邦南部地區領導多麼看重教育，將此育英人才的重任交給阿泰老師來負責，真是獨具慧心。

本地老師

撒拉散、撒拉堆、撒拉奧、撒拉艾尼、撒拉媽依康、撒拉媽邱秋，他們都像親人般的照顧著學生們，使這些遠離家鄉的孩子有歸屬感，學會了許多外來老師無法傳授的生活技能，讓佉邦孩子們不忘本，功不可沒。

四輪皮卡車

生活在興邦學校是比較艱難的，剛開始學生只有三、四十個還好安排，但是等到學生超過二百人以上，學校每天的膳食（食米、菜蔬）就是很大的問題，因此阿泰老師就向董事長申請了一輛四輪驅動皮卡車，方便下山採購、運輸。新車到時，學校除了我，沒人會開車，第一次新車是我開上興邦學校的，以後阿泰老師勤練駕車，技術很快就超越我，我倆就輪流開車，一起下山買菜及採購學校其他必用之物資。

返鄉

學生剛從北佉來到學校時，孩子們的思鄉、語言，影響了他們的學習情緒，特別是女孩子，她們下來時聽說要嫁給殘障的老兵，在教學上產生極大的難處。我與董事長商量，尋求讓成績好的學生返鄉探親，以提高學習情緒，也可北上宣導教育的好處，破除女生下來嫁殘障老兵的流言……。董事長只問我，若有學生逃回家怎麼處理，我說，我來抵他們當兵。這樣返鄉計劃就定案了。每班前三名可以返鄉。學生回到家鄉後，令家人、鄉幹部刮目相看，南部軍區學校好評連連。我在邦康市集時，還有家長來問如何送孩子下去讀書呢。

籃球隊

學生們接觸籃球以後，很喜歡打籃球。剛開始我們只能在泥土地上架起籃球架，下雨的時候就變成「水泥」籃球場，但是大家還是玩得不亦樂乎，後來給他們看打籃球的錄影帶，他們對打籃球就更有興趣了，還要求蓋水泥籃球場。與阿泰老師商量後，我就答應他們，但

條件是大家一起動手來建。在山裡要整理出一塊籃球場的土地是很不容易，沒機械，只能用雙手來做。沒想到預定球場的中央，挖到了大石頭，我想糟了，無法解決土地問題了。沒想到阿泰老師說沒問題的，在他安排下，大兒子繼續平地基，小的學生去撿柴，然後堆在大石頭上，點火燃燒，很多學生拿盆裝水，在周邊等著，燒到石頭都「紅了」，一聲令下，水就澆向大石頭，沒想到大石頭就裂開了，以後就建成了水泥籃球場，成為老師、學生們開心打球的地方。

有一年青年節，泰北地區在滿星疊舉行運動會，那是一年一度的盛會，學生們要求去參加籃球賽，那是他們第一次參加正式的籃球比賽。董事長說參加可以，但一定要拿個冠軍回來，這就難了，結果我代表興邦學校打乒乓球拿了冠軍，籃球隊得了乙組亞軍。

下山背米

安排下山背米，可看出學生的耐力，但事先要安排好，一、二年級的學生背五公斤一包的米，三、四年級的學生背十公斤一包的米，五年級背十五公斤一包的米，六年級、初中學生背二十公斤一包的米。全校學生輪流下山背米，年齡大的學生較少，比較辛苦。每次至少要背二噸的米回學校。那段時間學生們真的很辛苦。有一次，台灣、美國來的老師也陪學生一起下山背米，董事長在下米的地方給老師和學生們加油、打氣，不時的說「大家辛苦了」，大家都很感動。

處罰抽菸學生

學校規定學生不可以抽菸，但老兵窩子，誰不抽菸。阿泰老師再

三警告，還是有學生偷偷抽菸，結果被阿泰老師抓到。每週一有週會，阿泰老師在週會時，將抽菸學生叫上台，我看到講台上有一條香菸（一條二十包），心中正感疑惑，阿泰老師發給抽菸學生每人一根菸，叫他們當著全校師生的面抽，抽完了再給，再給、再給……，不抽不行，到最後學生真的沒辦法抽了，阿泰老師還塞給他們，強迫他們一定要抽，還問他們「好抽」嗎？以後還要再抽嗎？哇！我開了眼界了。剛才抽掉的菸，扣他們每月的零用金，高招、妙招！

火箭彈未爆

學校離戰場到底有多遠？常常會聽到槍炮的響聲。學生們習以為常，外來老師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後來才知道是槍炮聲，常常老師在禱告會中，為學校的平安求主保守。我記得有一天上午，一發火箭彈從 007 方向朝學校方向飛來，聲音很大，後來發現打在我們操場的土牆上，居然沒爆炸，是啞彈！老師們深信上帝會保守大家平安！

抓魚避蛇

在山上吃魚是件大事，先找個合宜的地點，堵壩成塘，下山買魚苗，放養至少六個月。「今天拆塘抓魚吃囉！」阿泰老師大聲宣佈，學生們可樂了，老師們亦是喜形於色，終於有魚吃了。那天可忙了，不一會兒水放得差不多了，漸漸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魚兒擁擠的游著。不知誰喊了一聲「蛇」，只見台灣來的老師往外「跑」，幾個學生往魚塘裡「跳」。蛇魚兩吃，美味無比！

畢業禮服

第二屆興邦小學畢業典禮於 1998 年 8 月 22 日舉行，邱垂貞姐妹早有意讓畢業生有漂亮的「禮服」可穿，她安排了假期，備妥了布匹，買了十台縫紉機，運送上山。邱姐妹就從一塊布開始，教興邦學校的女學生縫製畢業「禮服」。

對一群沒見過、也沒用過縫紉機的學生，從如何量身、剪裁到縫製，可說是手把手的教出來的。那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我們的學生被教出來了，邱垂貞老師的功力也得以驗證。學生們穿著自己做的禮服，參加自己的畢業典禮，別有意義！

畢業、歸建、離別

獨立團的孩子在 1992 年由陳老師（撒拉賽）從北佉領下來，在興邦學校讀書，一轉眼已六個年頭了，現在都畢業了。他們要歸建回獨立團。曾經一起生活、一起讀書、一起工作，大家依依不捨，互道珍重，淚灑校園。辦學本是造就人才，歸建服務團體理所當然，只是情感不捨啊。

多少恩典在佉邦

王敏雯



和畢業生合影，1998

從永泰到佉邦

1980 年 4 月下旬，季雄從泰國回到台灣，很興奮的告訴我：「神的時候到了，我們去『美斯樂』」。我心想你只是代替漆長老做探子去泰國，這麼快就決定了？我現正在華神讀道碩一年級，還有兩年才畢業呢。但是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更何況嫁給季雄四年了，心中也很期盼他能早日放下工作，兩人專心在教會服事。但，沒想到竟然要去國外。1981 年 4 月下旬，我們出發了！

以賽亞書 55 章 8-9 節：「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神藉著美斯樂的需要，呼召季雄，但神並未帶我們去美斯樂。同時滿星疊大同中學孫校長，邀請我們去滿星疊，神也沒讓我們去。兩個在清萊山區有著千人學生的中文學校的村子，那是最合適我們去的，神也把門關上。主啊！祢要帶我們去哪兒？

「永泰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泰北深山村寨，車路也不到。村民多半是佉族，一個從未聽過的少數民族。第一次季雄帶我去，走了五個多鐘頭，他五次背著我通過一條繞來繞去的小河，還有兩個大山

坡，上坡時永生用竹竿拉著，季雄在後推著。一行人喘著大氣進入長長的村寨，學校在中間，等到唐嫂家休息時，我的腿酸得站不起來。心想糟了，以前出外郊遊，回來後兩三天，腳都抬不起來，不會走路了。心中跟主禱告說：「主啊！若是明天我能順利走下山，我就知道祢會給我力量，讓我來這裡傳福音。」第二天腿真的沒有酸痛，可以平安順利下山。

經過幾年，信主的人多了，想再到福音未傳到的地方——泰國西北地區媚宏頌府去，計劃也做了，差傳小組也同意了，但 1990 年再回到永泰時，因村長出事了，村民要我們留下陪伴他們，留下的這一年，神把我們帶進了「佉邦興邦學校」。

沒想到以後佉邦和撣邦坤沙部隊打仗，佉邦在武器方面好似打不過坤沙。神把我們帶到那看似一無所有的佉邦，神不會拿我們開玩笑吧？我聽到弟兄們作見證：炮彈打在他們中間，竟然未爆炸。情況危急時，我們每晚帶著學生們為前線作戰的老兵們禱告。神啊！祢真是愛佉邦啊！

多子的樂母

婚前，自己跟主禱告「主啊！若祢來的日子近了，我們生的孩子也來不及服事祢，那就不要生了，我和季雄倆可以好好專心的服事祢。」後來，神真的是恩待我，因為季雄要等待來接事奉的同工，所以我就可以先進泰北永泰村和進佉邦興邦學校，因為沒有孩子的後顧之憂，得以先進入當老師。

是的，神真是恩待我！雖然未經過生產的苦痛，卻讓我成為「多

子的樂母」。暫不講永泰的兒女。1991 年 10 月進到興邦學校，晚上和幾個小女生住在同個宿舍睡覺，中間隔了一個籬笆牆。除了美青（又叫依安）年紀比較大，其他四個都在一年級和幼稚班就讀。看到小小姑娘羨慕美青有沙龍穿，心中母愛大發，下山立即去市集買沙龍，因為他們還小，成人的沙龍，可以剪裁成兩條小沙龍，沒有縫紉機，就一針一針縫。想到我在學校的家事課，所有針線功課，都是老媽幫我完成的，神在興邦學校竟讓我「重修」針線活，真是奇妙啊。看著小姑娘笑咪咪的穿著新沙龍去洗澡，我比她們還開心呢！

我住的宿舍就在一年級教室和幼稚班教室旁邊，沒課的時候，我就待在宿舍批改作業（那時沒有辦公室），孩子們有一點小傷口，就會跑來要我幫他們擦藥。其實在家鄉，受傷了，哪裡有地方可以擦藥？只能任憑傷口自己痊癒。但是有像阿媽的老師幫忙擦藥，他們樂此不疲，而我也樂在被需要的喜悅中。

到了禮拜天，我沒有回永泰，就給孩子們講聖經故事，教他們詩歌。本地的佉族老師也都是信耶穌的，另外元泰老師是我在永泰教過的學生，他們都很照顧我。有一次我們師生到前線去郊遊，有一段路很難走，那些大孩子扶著我攙著我，唯恐我掉到崖下，土鬆處他們站到下方用手托著土，讓我從上面走過，我見識到佉族兵對長官師長的忠心及敬愛。

天氣變冷了，學生們在教室裡用竹片生火取暖，我不能因為我穿得暖，就禁止他們生火。於是我立刻請在美斯樂賣衣服的學文弟兄，幫我們找了大大小小的冬衣，及時給這六、七十名學生穿上了禦寒的衣服。

慈母兼嚴父

搬到新的校址，沒有教室，就露天上課。天一亮就讀書，太陽高掛就做工，大家平地基、上山砍樹、砍竹子，到小溪撿石頭、撈沙子……。新的學生也陸續被送來，他們只有佉族名字，且名字很雷同，叫一個「艾邦」，就有好幾個舉手，因此我們就給他們取中文學名。這一批姓「丁」，下一批姓「王」，先從簡單筆畫開始，有的老師姓「林」，就給他們姓「林」。碰到賜姓「趙」或姓「魏」，那些學生寫起名字來，就嘟著嘴巴，唸著為什麼字這麼難寫。有的老師剛來，看到他們的名字很相似，還以為是兄弟或姐妹同班就讀。

新學生仍然陸續被送來，年齡層也越來越小。大一點的學生需要照顧這些小的，也成了我的翻譯官，要教他們洗頭、洗澡、洗衣服。有的小孩會尿床，就有人嫌他們臭，不想睡在他們的旁邊。女學生有頭蝨的問題，最快速解決的方法就是「剃頭」，但是大一點的姑娘，抵死也不願意，因為在他們生長的山區，是那些做了不好事的女人，



學生美髮師刀自強

才被剃頭髮。（難怪每次我請刀自強同學幫我剪短頭髮，她們都會說：「老師！不要剪短髮，留長嘛！」）因此我就去買藥粉，給他們包頭殺頭蝨。當雪卿知道我進入興邦學校後，她立刻投身在管理女生的事務上，好讓我能專心在教務的工作上。

每一學期開始，也不知會來幾位支援的老師，若是老師不夠，我就要去「抵空堂」，每每一天下來，聲音都沒了。再不夠，把季雄也拉進來，但是他一上課，聲音很大，竹籬笆牆怎能擋住他的聲音呢？其他班級的老師扯破喉嚨，學生們還是被王老師的聲音吸引，去回答他的問題。所以每次老師們一來，問明他們可以教哪些年級的文科或理科，我就要在辦公室排課表，若是老師多，還可以排美勞課。

漸漸的，我這「慈母」角色，被忙碌的授課、批改作業、算成績……給取代；無暇去照顧新來的老師，只有讓來過的老師去教他們適應興邦的環境。學生上課有狀況，不服老師教導時，我就要以「嚴父」的角色去處理。記得有一次，我因為學生的態度惡劣，而打了他一個耳光，心裡難過得要命。下午我還請一些大一點的信主同學幫我禱告，讓我有耐心，好好開導學生。值得感恩的是，每週老師們聚在一起交通，為學生禱告，彼此擔待、扶持。

變相的祝福

1995 年時，我的月事不來，我想「更年期」到了。但老師們利用下山去辦延簽，特地為我買了驗孕棒，一驗，太不可思議了，我和季雄結婚已 19 年了，怎麼會懷孕？我前個月還坐車走在那顛簸的山路上。後來下山去醫院照了超音波，醫生說看起來好像發育不全，果真

回到永泰，當晚就流產了。這是神變相的祝福，因為季雄有事要去北瓦，我就在永泰好好「坐月子」，其間還發擺子（瘧疾），姐妹們送雞來給我補身體，黃老師及師母悉心的照顧，還剩兩天，雞吃完了，遠在芒崗傳道的李永清弟兄，聽聞我流產，騎著摩托車送來兩隻雞，圓滿結束月子。洗了姐妹們預備的百草熱水澡，曾有人說我身體好，我想就是這一個月坐月子做好的。

1996年我又再次懷孕，這一次他們不讓我下山，季雄還從山下買活魚來給我補身體。我們也在商量，有了孩子是在山上住呢？還是回到城市？後來決定，帶著孩子在山上。三個月滿了，心想沒問題，想洗頭，就去抬了一小桶水來曬太陽，沒想到傍晚就見紅了，立刻躺在床上，屏基的醫護人員來幫我打針安胎，天天睡在床上，耳中聽到外面的孩子聲，因為放假做完工，他們就休息唱詩歌，平常我會去教他們唱歌，講故事。後來聽瑋瑋老師說，有一個學生病重要送到山下就醫，但因關卡不准車子進出，他們只能從小路抬到山下。我跟主禱告：「主啊！這學生已經這麼大了，如果他死了，他的父母會很傷心的，求你存留他的性命，我這個沒關係，我情願學生的命能保住。」

當晚季雄才從山下走上山，問我怎樣，我說感覺不太好，立即就流產了。因為沒燈，我還以為大出血，其實是羊水。可憐的學生們又再用擔架抬我下山，山上聯絡山下，安排車到岔路口接我。疲累的季雄又再陪著我下山去醫院。這次沒有坐月子，因為快要開學了，我跟著下山背東西的學生上山，還有的小學生說：「王師母生小娃，這麼快就回來了。」沒有遺憾，沒有流淚，沒有埋怨，只有感恩神還存留我的性命。後來送下山去醫病的學生也平安歸來，我的心更加充滿感

恩，因為神還是讓我回興邦當「多子的樂母」。

我還有一個「大」兒子

鮑政委到孟阮視察，看到我就說：「王師母！王老師生病了，在安邦醫院。」聽到這訊息，內心有些虧欠，因為我到孟阮教書，就疏於照顧遠在 361 興邦學校的季雄。

跟老師們安排好代課，但沒有汽車來，只好向陳子貴老師借他的新摩托車，請魏國榮同學騎車送我回 361。一個禮拜前，他才學會騎摩托車。我跟他說：「遇到上坡、下坡，我下來走，平路你載我。」走過的人都知道這路多是山坡路，為了季雄，再遠再難的路我也要趕去。路上又遇到下雨，還好已到 894，在百姓家避雨。趕到醫院時，季雄又驚又喜問我怎麼會知道？並且是騎摩托車來。還好他是泌尿系統結石，卡在輸尿管中已經處理了。

除非生病才能讓季雄乖乖休息，發擺子就給他吃藥休息，但是我忙於教課，有空堂就趕回宿舍，看看他是否還發燒，聽到他哼的聲音，問他哪裡不舒服，替他按摩一下。後來旁邊宿舍的老師們說：「師母！你不在家，王老師很安靜，一聽到你的聲音，他就哼起來啦！」

是啊，我還有一個「大」兒子啊！

興邦點滴

1993/7 ——

神的恩典何等奇妙，從 7 月到 9 月有康華禮拜堂的福音隊（現正在興邦學校事奉）、三重靈糧堂的短宣隊，美國加州探訪隊及波士頓

一對夫婦來此地尋求神的帶領。另外 9 月 13 日起的新學期，雖然嚴重缺乏老師，但神已經預備了兩位（尚缺三位）。現在是雨季，瘧疾橫行，學生上課到一半，全身發抖，高燒，發冷，滿身疼痛，然後用極不標準的國語說：「老師，我『又』病了。」6 月 30 日學校出現了腦膜炎的病例，雖然孩子適時送醫保住了生命，但智力顯然大不如前。醫生的建議是：「預防勝於治療」。但現在疫苗缺乏，不知何時才能給全校四百位師生及員工打預防針？

四百位左右的師生，員工的伙食，使季雄不得不每週下山二次採購日常用品，天雨路滑極其危險，行車的安全需要大家代禱。

1993/8 ——

現在興邦事奉的同工（包括福音隊隊員在內）每天從清晨五點起床晨更到晚上十點上床，幾乎滿檔，求主賜下身、心、靈的力量，與孩子們相處。

現在興邦的孩子已到三百七十人左右，責任和擔子也就感覺格外沉重了，但是如果靠主來背就不覺得沉重。我們能與主同工是何等的有福氣，我就是一個會靠主偷懶的人，所以主也要把我拉出來，格外訓練一下。

季雄瘦了我知道，但不覺嚴重，但是每一個來訪的同工都認為嚴重，說他應該徹底去檢查身體，要休息。我這原本不緊張的人也跟著緊張起來，後來他的肛門口生了一個疔，每天「坐立不安」，疔日漸長大，我胡思亂想的想到「癌」，竟失眠了。這是許久未有的事，我是樂天派的人，很少失眠，主讓我看到自己的軟弱，還好在開車下山

時，那個疔破了，也就不痛了。季雄就是學不會節制，總是要到生病才會休息。每次我想把他手邊的事接過來做，他又會去找另外的事來做，結果是愈做愈多，做也做不完。昨天期末考一結束，我人一放鬆就病倒了，還好趕快休息一下就感覺好些。前一陣子老師短缺，我多接了些課，聲音就沙啞了，我不敢錄音給大家聽，結果還是被世亮偷偷錄下我上課的聲音。我們在永泰經歷神的大能；到了興邦，神訓練我，光照我，讓我看到自己的短缺、無能、敗壞的老我，盼望更多被主對付、磨練。

1993/10 ——

雪卿於 10 月 8 日離泰返台探親，10 月 17 日赴洛杉磯靈糧堂（TORRANCE）述職，我感覺少了一隻手，她實在是擺上她的全人在興邦。感謝神！因為姐妹在這裡所付上的辛勞及臨行前的妥善安排，使接手管理女生宿舍的段蕙蘭老師感覺非常輕鬆，也盼望雪卿能有好的休息，速速返回興邦，孩子們很懷念她！

雨季已近尾聲，道路經過整修，對外的交通已方便安全多了。陳老師夫婦也從緬甸探親返回興邦，對外的多事多半由他開車去處理，季雄就比較輕鬆些，最近體重已增加些。10 月 22-23 日是本學期期中考試，到目前為止尚不知明年 1 月 3 日開學的新學期師資有哪些人？相信神已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動工了。

1993/12 ——

以賽亞書 40 章 31 節：「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

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路得記 3 章 18 節：「……你只管安坐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

與神同工是何等有福啊！疲乏時，祂賜能力，軟弱時，祂加力量。每一季所需的師資，祂也都豐豐富富的預備，每當讀到先賢在傳福音時所受的各種艱難困苦，而我們能自由的在此傳揚祂，沒有逼迫，受人敬重，更重要的是人心已預備好接受主的道，若不快快把握此時機，就愧對主的恩典了。

季雄回台檢查身體及參加差傳年會，為立（Willie）對我說：「小嬌嬌，我們要相依為命了。」我說：「不怕！有這麼多孩子跟我們作伴。」大孩子們體諒我的辛勞，幫我做事，小的也盡量不惹事，為立也利用假期教大孩子講故事，第二天又再讓他們去講給小同學聽。他還用電腦幫我做成績，省去了許多計算及抄寫的時間。趁著永泰姐妹上來幫我照顧女學生，我就下清邁去接季雄，令他驚訝感動得不得了。然後我們與一些泰北同工到美良河教會去佈道兩天，才返回興邦。幾天不見，孩子們好像又長大不少，但願他們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們的心，都一齊增長。

1994/1 ——

神所賜的始終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學校在建設中實在需要美工人才的設計規劃，記得第二期的師資趙路得姐妹在禱告時提出需要美工老師，沒想到神竟然安排張世亮弟兄來到，使得興邦學校變得美侖美奐。這一季又帶領黃玉瑋姐妹繼續在美勞教學及美化校園上擺上，

另外還有吳奉善弟兄在電機方面的協助，毓琪、蓉蓮關心年幼孩子們，以及嘉龍（原本因父親生病無法成行，結果情況好些，立刻趕來，請為他父親的身體禱告）每天陪著孩子們運動，帶著大孩子們晚禱。

孩子們在假期中，吃了豐富的靈宴，先是洛杉磯 TORRANCE 靈糧堂的短宣隊，接著又是紐澤西若歌華人教會短宣隊，白天有聖經班，晚上有晚會，還有編織縫紉，雖然剛好碰上嚴冷的寒流來襲，卻讓孩子們感受到無限的溫暖。1 月初張振耀弟兄帶領醫療短宣隊來驗血、驗大便，檢查身體，全體師生的健康情況大致還不錯。孩子們愛吃生水，不愛穿鞋，肚子有寄生蟲。佉族學生的血型多半是 A 型及 AB 型，拉胡族的孩子是 O 型居多。李斌醫生也訓練一些學生拔牙及治療牙齒，醫療的工作就由雪卿繼續跟進治療、訓練。

今年 4 月返鄉的學生有二十四位，從 2 月就要開始訓練他們，也為我們返鄉的交通工具代禱，願神使用這些孩子向他們的家人作見證。

1994/9 ——

一、雖然關卡封鎖將近一個半月，感謝神，學校每日三餐都無缺乏，神祝福學校種的玉米、瓜、豆豐收，另外適逢雨季，到處都可以挖到竹筍，還有從上緬甸趕來許多黃牛，價格也不貴，幾乎每週殺一頭，孩子們的胃口都很好，今年雨季病重的孩子也比往年少，實在感謝主，也謝謝大家代禱。

二、或許瘧疾是季雄的一根刺，我們也深深感覺到神的恩典夠用，因為祂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八月中旬又有急性痛風侵襲膝關節，不能行走，但還是勉強走一個鐘頭的山路去主持追思禮拜。

三、敏雯因為沒有學校行政經驗，對於孩子們的生活管理、客人來往的接待，顯得手忙腳亂，幾乎像心裡忙亂的馬大，還好短期老師們能包容我的無知、無能，時時為我設想、擔待，也處處容讓我，感謝神，原本想要外出好好找一個地方安靜禱告、休息幾天，預備下一學期的衝刺，但神讓我經歷到：「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四、若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就要求興邦的孩子們有特別的改變、表現，我想每個老師就要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了。想到神在我們身上的期盼、忍耐，多少長者、兄姐們在我們身上所花的時間、代價，也請為新一學期的老師們代禱，求主賜下愛心與耐心。

1995/8 ——

望著福秀帶來的雞和永泰姐妹送來的麵包、餅乾和炸雞，內心一直很感動，我們算什麼，竟蒙神這麼多的恩典。葉勃蓉（永泰的姐妹）說：「老師您在山上沒有什麼吃的，我們要背東西來給你們吃。」想到她以前得了肺結核幾乎要死了，神拯救了她，如今她竟能常常背東西到山上來賣，健康得很，真是感謝主。

我並不希冀弟兄姐妹要怎樣報答、愛我們，我只盼望他們在主的真道上有長進。願意與人分享耶穌救贖的福音，並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我也盼望佻邦的孩子們學習老師們怎樣關懷他們，將來也去關懷那些需要主救恩的人群。物質的東西永遠無法滿足人，惟有神的愛才能滋潤人心。

考試成績即將揭曉，有的孩子很不能接受失敗，求神幫助他們能勇敢的面對事實，失敗而不氣餒。想到麥克阿瑟為兒子獻上的禱文，

如今我也願為興邦的孩子們獻上如此的禱告。

1995/9 ——

1. 本學期短宣老師有：謝明惠、唐慧玲、翁嘉音、陳文玉、陳惠貞、李素貞（以上係姐妹）、胡玉清、陳彥宏、金釗康等九位，明惠、嘉音負責女生宿舍，其餘老師住招待所。
2. 陳志榮、李飛程、陳新晴三位學生跳級，直升六年級，沈正偉跳至三甲班，魏揚信、林永益留級，錢有勇隨班附讀。
3. 張文澤、李夢豪、謝國禮、馬超、陳立平已離校入伍。
4. 王振泰誤被擊中後腦勺，幸無大礙。
5. 學校玉米豐收，所種之旱稻亦很好，感謝主。
6. 田美青、魏珊珊、田春葉和依金，每天下午赴安邦醫院學習助產護理。
7. 二十位大男孩組成二隊籃球隊，每隔一天做完工後練球，每週並有一次籃球隊團契時間。
8. 雨季尚未結束，蚊子仍多，金釗康老師飽受攻擊，好在他很有愛心。
9. 最近興邦有流行性感冒，大部分學童被感染，咳嗽嚴重。
10. 本學期中二班新開簿記課，同學興趣頗高。
11. 中一、中二合班上理化，無法做實驗，老師傷透腦筋。
12. 佻邦第一位因讀書得近視眼的學生——錢有忠，最近眼睛疼痛。
13. 田永福的父親失蹤，至今仍下落不明。

14. 魏揚信、黃少龍請求離校入伍，學校正慎重處理中。
15. 校方被通知，尚有四、五百位學童將送來興邦學校。

1995/10 ——

1. 10月9日再添二位生力軍：永和堂的陳從上弟兄、加州靈糧堂的趙立志弟兄。
2. 10月20-21日二天舉行期中考，成績有下降情形。
3. 又有新生五十人來校報到上課，一切都需從頭教起。
4. 楊一哲、吳慧淑夫婦將於11月18日報到，成為佤邦「新兵」。
5. 學校所種旱稻大豐收，全校停課收割，並協助其他地區收割。
6. 跳班至六年級的李飛程、陳志榮、陳新晴三位學生成績都不錯。
7. 新來的學生唐榮鎖骨摔斷，經醫治後，仍有疼痛感。
8. 錢有忠眼睛疼痛有改善。
9. 魏揚信、黃少龍請求離校未獲准，仍留校學習。
10. 學校第二季玉米及大紅豆已播種，盼有好收成。
11. 大孩子間傳閱不健康讀物。
12. 水泥籃球場地面已完工，現正做球架中。

1995/11 ——

1. 余福昌（老師）突患盲腸炎，正值屏基前院長劉章田弟兄在安邦醫院，經過半個小時的手術，現已無大礙。
2. 最近一個月的氣候變遷季節中，全校師生多有生病者，有些三進三出安邦醫院。

3. 11月23日有二十多位學生住院觀察（有頭疼、高燒、全身無力的現象），劉院長懷疑是另一種瘧蚊的病原所引起，求神給劉院長智慧查出病因。
4. 楊一哲夫婦於11月19日抵達興邦學校參與事奉，適應良好，學生正加緊趕工蓋他們的房子（位於女生宿舍旁）。楊弟兄希望為他的母親代禱，求神讓她能到興邦來探望他們。也為他的岳父、母代禱，求神保守他們的生活。
5. 紐澤西若歌華人教會將於聖誕節前後來此地探訪。
6. 興邦自建的水泥籃球場已完工使用，歡迎組隊前來指導興邦孩子們打球。
7. 本學期將於12月6日結束，開始放假三週。
8. 下學期將於96年1月初開始。
9. 據可靠消息稱，緬甸天主教已在佤邦本土的北佤縣縣政府所在地興建學校。
10. 佤文新舊約聖經已在翻譯中，佤文詩歌正在印刷中。
11. 趙鴻生、江飛鵬、趙才、楊華無法安心學習，要求離校，學校將謹慎處理。
12. 放假期間必須搬運全校半年的米糧，約五萬八千公斤。

1996/1 ——

1. 放假期間李秀全牧師夫婦、楊力行弟兄、美國若歌華人教會的探訪隊，以及林雪卿姐妹與她的母親，先後來訪興邦。
2. 陳從上弟兄走路不慎摔傷骨折，現已返台休養中，據說康復

後還要再來興邦，完成他的未了心願。

3. 放假前後新來學童一百多人，年紀較大的學生幫忙蓋宿舍、教室。
4. 新來的學童體質較差，外加長途跋涉，健康狀況不佳，已有三位病逝。
5. 本學期短期老師有十二位，再加上楊一哲夫婦，足以應付新來的學童，神的預備豐富。
6. 近來山區天氣寒冷，呼吸道疾病普遍，重感冒者亦不少。
7. 據傳坤沙向緬政府投降，對佤邦的影響尚在評估中。

1996/2 ——

1. 1月底、2月初，李秀全牧師夫婦、王萬靈夫婦、「屏基」所組的第三次探訪隊、楊力行夫婦及其教會同工，先後來訪興邦。期中考已於2月13日順利完成，唯成績不很理想。
2. 五年級學生白志豪平衡出現問題，留醫觀察中。
3. 新來的學童在楊一哲、唐雪菁及老師們的細心照顧下，健康情形大有改善。
4. 本學期短期老師的生活空間比較狹窄，部分老師相處有障礙。
5. 學生去緬軍控制的地區割茅草，來去平安。
6. 佤邦南部軍區希望學校能開辦農場，提供就業機會。
7. 女生宿舍自林雪卿返台後，一直無人專職照顧。現一哲夫婦已成為女生們的「父母」了。
8. 年紀較大的學生若有實際可做的事，對他們及佤邦均有益處。

1996/4 ——

1. 五年級以上的學生，除女生外，全部去孟阮開發農場，開學後採半工半讀的方式繼續下去。
2. 孟阮地區尚有許多地雷，求主保守。
3. 下學期將於5月27日開學。
4. 放假期間仍有林雪卿、謝明惠、王安琳、黃玉瑋、唐雪菁、陳文玉等六位老師前來支援照顧學生。
5. 楊一哲弟兄夫婦現正在新加坡受訓。
6. 屏東大連路國語禮拜堂的顏長老、鄧澄欣、鄭濟民來佤邦協助規劃孟阮平原。
7. 李秀全牧師夫婦、丁同甘弟兄來訪興邦三天。
8. 敏雯已有三個月的身孕，一切安好。
9. 小學童太多，極需生活教導，盼對幼教有興趣、有恩賜的同工前來配搭服事。

1996/8 ——

1. 95學年度已於本月18日結束，短期老師亦於同日下午下山。
2. 假期間只有少數老師留守（季雄夫婦、邱凱萍、柯盈柔姐妹）。
3. 毛信義、李志勇、趙三三投筆從戎。
4. 郭華、魏大康、刀自強、張建中、王光明、李飛程等六位學生從農場調回學校做實習管理員。
5. 學校醫護室已蓋好，本學期正式啟用。

6. 陳元泰副校長喜獲麟兒，敏雯則再次流產。
7. 邱凱萍老師遭火藥槍流彈擦傷，幸無大礙。
8. 永和堂周建中傳道應邀在農場教課，在他之前是美國加州的張嘉諾弟兄。
9. 楊一哲弟兄夫婦將於假期返美探親及分享佉邦事工。
10. 本學期有許多遠客來訪，計有屏基探訪隊、蘆洲禮拜堂福音隊、麗山禮拜堂探訪隊、農牧專家勘察隊、佉邦關懷小組探訪隊、李秀全牧師夫婦、彭懷冰牧師夫婦及新加坡教會楊力行弟兄等。
11. 季雄本學期因公「出差」多次，前後約二個月。
12. 下學期將於 9 月 16 日開學，老師不足；因楊一哲夫婦要到 10 月 20 日以後才到校，而季雄夫婦亦將於 10 月 15 日離校返台領會，再赴中國及美國，亦要到 11 月 15 日始能趕回學校。

1996/9 ——

1. 9 月 16 日已正式開始上課，老師共有二十三位（本地老師八位、小老師五位、外來支援老師十位）。
2. 屏東國語禮拜堂的鄧澄欣弟兄及林南堂的邱英通弟兄在農場事奉，一位負責農事，一位負責牧養照顧，感謝主的安排。
3. 楊一哲夫婦未返校前，女生宿舍暫由蕭女蓉、周慶蓮姐妹負責管理。
4. 新來的老師有人水土不服，相信很快會適應的。
5. 部分小學童全身長癩子（有疥蟲），令老師頭痛不已，徵求

秘方。

6. 本學期資優跳班的學生較多，大都能適應。
7. 本學期將面臨旱稻收割期，可能會影響課業。
8. 從 10 月份起將開縫紉班，台北有三位裁縫師來校正式教授（約一個月）。
9. 趙鴻生同學從本學期開始調回 894 學校服務。
10. 李飛程同學無心在校服務，仍調回農場。
11. 學校正在安裝碾米機，興建雞、豬圈，以期能達到部分自給自足的目標。
12. 課餘時間種菜，可以有些收入，貼補零用。現在正是種菜節令，男生的讀經班有些受影響。
13. 本地氣候已漸轉涼，疾病亦逐漸減少。
14. 農場的發展由於大環境尚有種種阻礙，無法按原定計劃進行。想讀書的學生，已從農場返校繼續讀書，計有黃少奇、鮑鴻明、白自強、江飛鴻、田學林、白自豪、魏華東、江飛里、魏學軍、魏忠貴等十位。
15. 泰國基於人道原則，現准汽車運送人道物資，學生不必下山背米，唯事先須申請，核准後才能運輸。

1996/12 ——

1. 12 月 6 日已考完試，正式開始放假，台灣來的老師除雪菁外，均已於 12 月 8 日主日崇拜後下山。
2. 佉邦南部軍區領導們正式通知學校預備遷校至孟阮平原。學

校已安排 228 位學生於放假期間下孟阮平原準備建校土地。

3. 楊一哲夫婦與黃新明醫師於 12 月 3 日赴清邁、曼谷，洽詢醫治、預防瘧疾之泰國管道。
4. 興邦學校計劃將於 97 年 1 月 4 日舉行第一次集團結婚，新人計有：撒拉艾內與李青秀、郭華與馬莉、羅春生與依金等三對。
5. 現在幼小學童很多，學校開始試辦一個大學生照顧一個幼小學童。
6. 本學期有四位學生因盲腸炎住安邦醫院開刀，適遇劉章田醫師（名外科醫生），一切手術順利。
7. 12 月 12 日至 19 日新加坡有一隊短宣隊來訪興邦。
8. 下學期原定於 97 年 1 月 6 日開學，為配合本地情形，現延至 2 月 3 日開學。到目前為止已知有十位短期老師會來，我們盼望能有十二位。

（興邦初期）我們的小屋



試煉與釋放

吳玉芳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出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各書 1:2-4）

回想 1996 年，在佤邦服事近一年。回顧一年前，帶著挫折又興奮的心情，踏上佤邦事奉的道路向前邁進，初到佤邦在生活上還來不及適應，第八天就得了當地的流行病「瘧疾」，又屬較嚴重的惡性瘧。身體上、心靈上均受打擊，心想為什麼每一條路上都掛著一個「此路不通」的標誌，真是灰心極了。

軟弱

從同工的代禱聲中，隱約聽到「認罪」、「悔改」這四個字，因此就反省的問神，在我的行為上有惡行沒有，在我的內心深處有惡念沒有？是我一直不知道的，求主光照鑒察我心中的隱秘，好叫我及時回轉。雖然做了禱告，但是我整個思緒又陷入萬丈深淵中去尋索……，我沒有交託。

生病期間，正逢中秋佳節，身體的軟弱沒有掉下一滴淚，不是

堅強而是想哭卻哭不出來（被這病嚇壞了），同工們被邀請到安邦醫院去慶祝中秋，宿舍裡就更顯得格外寂靜。在微弱的燭光下，一個人躺在床上，手吊著點滴，眼望著天花板，百般的思緒湧上心頭，主沒有留下一人來陪我、安慰我，主的聲音也如此的遙遠，有如被棄的孤兒……。

彩虹

只有一個疑問，難道我走錯了嗎？要不，為什麼每一段路走得那麼的艱難，彷彿有千萬隻手硬要把我拉下無底深淵，沮喪的心情到了極點。就在這時，一道彩虹突顯在我腦海，使我想起曾與主的盟約，我就緊緊的抓住這段應許的回憶，再次重溫神對我的呼召是那麼的真實、可靠，神把我從這疑惑中拉出來重拾信心。

為了殺死體內的瘧原蟲，必須注射一種奎寧藥劑，這奎寧注射後會有很多的副作用，常使我眼花、耳鳴、嘔吐（每隔十到十五分鐘一次），口乾舌燥非常難受，很想喝些糖水或是甘蔗汁。正想的時候，窗外傳來一陣陣的吵雜聲，勉強下床打開窗戶，看見三、五個女學生正在說話，被我這突開窗戶的聲音嚇呆了也愣住了（當時她們正在討論由誰先敲門）。於是我開口問她們，她們害羞的回答說：「老師，我們來看妳，這碗甘蔗汁要給妳喝。」頓時明白，是主派來的天使，心存感恩的走去開門迎接，原本寂靜的宿舍因著她們的活潑而熱鬧有生氣，我們交通分享同受病痛之苦，一同流淚（直到這時才流下淚來，並得釋放），一起禱告。禱告後，我把想喝甘蔗汁的事與孩子們分享，她們聽到被主使用的見證雀躍不已，也增加了對主的信心，我們

同受激勵與安慰。

省思

主耶穌從來沒有因著我的軟弱而丟棄我，不看顧我的需要，祂要的是真實的軟弱與需要，不是自憐自艾的呻吟哀嚎，因為主來到世上也是如此的真實。當我思想著這一切的過程，深知主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與我同受苦難，為我的罪被釘十字架流血而死，這種痛不是我能承受和體會的，瘧疾比起主被釘所受的苦算不了什麼，這是神藉這瘧疾讓我感同身受當地百姓被瘧疾所苦的痛，讓我明白「道成肉身」的真理，要和當地百姓在同環境經歷同受苦難，才能真實的體會到他們身心靈的感受與需要，主再次提升了我的信心。

之後，又發病兩次（相隔約一個月），直到最後一次，決定在發病中仍要服事的決心，因為心中明白魔鬼吞噬靈裡軟弱的人，不斷在身體、思想上打擊你，使你陷入困境，實在可惡。想到此，內心憤怒難消，感受到魔鬼在暗處，雖然看不到牠，惟有靠信心來反擊牠。從此每天警醒，不看人和環境，單單依靠掌管全局的主。

試煉

果真，第三次又發病了，當時有同工建議將我送往安邦醫院治療，因我知道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我拒絕了。第二天，我帶病前往楊一哲老師的住處，請他再做一次血液檢查（查瘧原蟲的屬性），再為我針灸治療（五天的療程）。當天在身體方面做了預防，心靈上也預備好了，等待識破撒旦的詭計和恐嚇，不成為撒旦吞吃的對象。我就直

奔學校授課。

感謝主，我在教學中體力沒有因病受到影響，中午課程結束回宿舍休息；下午預備查經班內容時，身體開始感到不適，體力漸弱，骨頭髮酸，胃部絞痛，這些症狀都是瘧疾發病的開始，此刻心知要與惡者抗爭到底的信心，除非因病不起，絕不放棄前往查經班，於是強忍病痛拿起詩歌本和聖經前往女生宿舍。在查經的過程中，我沒有因身體不適而怠惰輕忽，反而更努力堅持，這時已感受到胃絞痛擴散到整個胸口，疼痛一再加劇有增無減，就像千萬隻蟲在體內竄動，痛到直冒冷汗。每當講福音時又疼痛難忍，我就大聲傳講，從孩子們的神情中看得到她們的疑惑，也感受得到她們的同理。

得勝

這樣的狀況持續不斷著約有三十分鐘，就在最疼痛的那一剎那間，突然疼痛從我的身體消失了，此時身體稍作休息，心中默禱神，不敢放鬆，口傳福音，眼望手錶已過十五分鐘，內心充滿了平安與喜樂，這才確定我得勝了。

在查經結束禱告之前，向孩子們作了見證，並激勵他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更要堅心信靠主，主必帶領戰勝疾病、罪惡與死亡。

感謝主，經過屬靈的爭戰（1996年10月中旬）迄今即將滿一年，今年在佻邦事奉的6-8月正是雨季，也是瘧蚊最多的時期，神賜我一切平安，未曾發病，再次提升我對主的信靠！

來做佻邦人

吳慧淑

1995/11 ——

回到離開了兩年又兩個月的興邦學校，明顯的看見校舍、宿舍、球場、穀倉、魚池、豬、牛棚、菜田、禾田增加了，孩子們的數目也增加不少，長高、長大，正如教室前的松樹高大、茂盛，粗壯了不少。

週會時王老師將我們夫婦二人介紹給小娃們。我們曾在台灣住了二十幾年，在美國住了二十年，如今上帝要我們來做「佻邦人」。是的，在小娃們的心中，看我們是「佻邦人」是我們的第一個目標。請為我們在這裡的生活適應及事工上的參與，與同工間的配搭代禱。

呂素卿

1994/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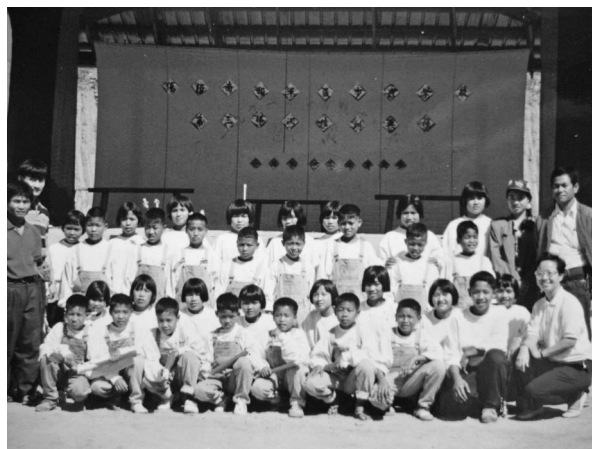
為人父母難的地方是當一個人必須扮演嚴父與慈母之角色，此時不但要有嚴父般的管教，又必須有慈母般的愛。到了興邦小學之後才警覺自己即要扮演此一角色，心境上的調適，使得自己不禁偷偷的落淚。

望著每個孩子，就想著他們都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無論是快樂是哀愁，都叫人憐惜。在興邦求學的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離家到了興邦，小小年紀的他們，在身體和心靈上肩負著莫大重任。也因著了解他們，使得自己更加成熟，也更加沉默，亦明白為人師易、為嚴父慈母難。就因明白難，也才更深體會主為何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耶穌只要彼得去餵養祂的羊。世上除了耶穌的愛以外，沒有人能夠以任何方式或方法來扮演嚴父慈母的角色，也唯有耶穌的愛才能使在興邦小學的每個故事中的小孩，真正成為佉邦明日的希望。所以自己也只有一個禱告：「求主教導我，使我能更深體會祢的愛」，才能扮演好嚴父慈母的角色。

李美琳

1994/10 ——

回想過去每次在教會唱詩歌，每每一唱到為主發光、為主做工等等詩歌，總會令我感動不已，我的心就沉浸在那情感的釋放中。心中極盼望著能為主宣揚福音，雖知那不是一條易路，但總是因未親身走過，而存在著某些程度的幻想，甚至認為有點「ROMANTIC」的美。如今只不過三個月的時間，真正要將身體擺上，面對這一切的服事時，才發現這真是一場時時要警醒、靠著神面對各樣事情的爭戰，不論是面對同工，或是這群文化背景不同的孩子；在每天的日常生活，或吃、或睡、或是孩子一個不經意的反應，是微笑或是不理睬，這一切看來都是很小的事，只有用耶穌的心來面對，用神的眼光來看待，才能在其中得到喜樂和釋放，學習到靈裡更深的功課！



文藝隊（學校早期：過新年）

每當想到第一次來這裡的我能適應得好，就想到是教會弟兄姐妹的代禱支持著我們每天的生活。想到我們軟弱時有人代禱，還怕什麼？還憂愁什麼？肢體關係因著基督的愛在此更顯得甜蜜而有力量了！感謝神，讓我們在這裡生活簡單，不必煩惱今天穿什麼較適合，也不必憂愁臉上是否又多了一顆痘，省掉了這些煩瑣的事，讓我們更能夠去被神提醒，被聖靈開啟，物質上的鏡子雖沒有，靈裡的鏡子卻總不缺乏，感謝神的憐憫！

快樂的工作（學生作工時間）



每天都有學習

杜蘭花



專注看電視（女生宿舍）

1995/6 ——

住在這裡愈久，愈愛這裡，我問自己：「怎麼辦？好愛他們。」我回答自己：「那就完全的愛嘛，不要怕。」沒有想到這裡竟然有一群人，和自己那麼像，大眼睛，黑皮膚，看到他們玩的自製玩具（三輪車、彈弓、藤蔓跳繩、竹毬子……）和小時候玩的很像。有時會有一種迷惘，這裡是我家？還是那裡？他們做的工，就是家鄉父老所做的，在這裡竟然吃到小時候的食物（山芋），使我很想哭，上帝似乎把我帶到從前，只是現在是以成年人的年月來過童年的環境。

把照片給家人看時，有人哭了，哭得心情很複雜，大概是想到這裡和以前的環境一樣，有許多的苦。下山進城購物、背米，要走一天的路程；這裡，也背米。以前大家住同一村，彼此照顧，出去不用關門，有東西，左右鄰舍分著吃；這裡，學生住一起，宿舍沒有門可關，大家彼此相愛，有東西分著吃。以前村子只有一家有電視，大家（大大小小）擠滿滿的，對著電視瞪大眼睛；這裡，男女宿舍各有一台電視，週六大家擠在電視機前，隔天立刻有羅賓漢的香蕉帽、張飛的刀棒，「再給我一個機會」和「沒有人真正了解我」的歌。在你處罰他們時，響在你耳邊……太像了。當家人沉浸在回憶中時，姐姐幽幽的說：「我

真羨慕你，可以到那裡去，你要好好的做。」

知道要來這裡時，常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在第一季中，王哥常問同工：「這三個月你是在享受？還是在忍受？」第三個月我問自己：「我還覺得幸福嗎？」我不知道，蜜月期過了，他們對你不再客氣，你對他們也大膽了，常常自問：「怎麼都變了？」其實不是誰變了，乃是雙方真實的在彼此面前活著，看清事實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不用再處在不實際的期待和不對的要求及被要求中。這樣的認知使自己生活在這裡開朗起來，每天都有學習，也常有很大的熬煉，我真的很感謝神，把我放在這裡，「我還是很幸福。」

當所羅門面對兩個婦人爭執孩子的問題時，不知道他思想多久？真的若沒有從上帝來的智慧，怎麼能處理來到面前的各樣人、事呢？在這裡，常有一個需要：「面對他們」，我所求的是：上帝賜我智慧和啟示的靈，好來面對，好處理得當……。所羅門真有智慧，向上帝求那很實際的需要，謝謝您們在代禱中記念我的需求。

1996/1 —

再次回到興邦，發現她變了很多；學生多了，教室、宿舍多了，長期同工多了，學生們長高了，暫時離開再來時，反而更看清、更認識，而且他們比較能一一映入我心裡。

常聽到來過興邦的同工說：「很想、很愛他們，很想再去。」這話常刺激我去想我愛不愛他們，因為在我裡面並沒有這麼強烈的感受。一直到去年 10 月收到〈佉邦通訊〉，知道學校有些事發生，有些學生因故離校入伍，心裡非常難過，這時我才知道我愛他們那麼深。

再度和學生生活在一起，常有些感恩的事窩到心靈深處，特別是看到小小孩，從不會聽、講、寫，一直看到他們會，看到他可以一口氣念完一節聖經，我都很想哭，多少同工的辛勤教導，小樹苗漸次成長！

謝謝主的恩典，給這樣服事的恩典，心裡很喜樂，也很有盼望。



老師備課
（前至後：王敏雯、丁玉花、
黃玉瑋、謝明惠）

我能做什麼？

林雪卿

1993/6 ——

5月27日我們一行二十人的師生返鄉隊，平安的從卡瓦山（佤邦）回來了，感謝主的保守，也謝謝您的代禱。這次因帶學生返鄉，有機會深入民間，為了送他們回家見多年沒有見面的父母家人，我們走了佤邦許多的村落。

佤邦有走不完的高山，一山又一山，路上的艱辛，使我邊走邊焦急，急的是我們同工都已進入四十歲的年紀了（長期在此地服事的三位同工），回頭看看學生們，卻是那麼年輕、幼稚、不懂事，何時他們才能接下福音的棒子呢？路上的辛苦使我灰心到無法向前走，天天生活在一起，看到他們不長進時，我體會出教育也無法「教好」他們。苦口婆心的勸誘，仍不見進展，真不想再留在「興邦學校」服事了。若十年的功夫投下去了，沒有一個可給主用的器皿，那倒不如今天就「打道回府」好了，請您們為學生們禱告，亦為我們幾位同工代禱。

看到佤邦是如此的落後，需要面又是如此的大，我們只能說：我能做什麼呢？人口那麼多，土地又大都在深山裡，語言不通！到底我能做什麼呢？「在主凡事都能」的話，在灰心時浮上心頭，使我們得到安慰與鼓勵。

「興邦學校」的學生何其有幸，在千萬人中是佤邦第一批被送來受教育的；又何等榮幸，有主的福音臨到他們，十五歲以上的學生，已有四十二位受洗歸主了，我們天天期望有人信主，又天天盼望他們成為明天可以為主得著佤邦的器皿。為了這個目標，您願意為主也投入栽培這群「佤邦明日希望」的行列嗎？下學期開學日是9月13日，請預備心參與。

1993/12 ——

感謝主的恩典，這次到台灣、美國兩個月的時間，經歷了神的奇妙恩典，許多都是透過弟兄姐妹流露而得到的。也有機會好好休息，每天都睡得飽飽的，也讓我見到多年沒有見面的弟兄姐妹，看到許多常為我們禱告卻不曾見面的弟兄姐妹們，並且得到大家熱情的款待，又有許多牧長的鼓勵及指教，真是無限感恩。也要向一些弟兄姐妹、牧長道歉，這次無法一一去拜訪您，請您原諒。

兩個月不在興邦，在外這段日子非常想念這裡的一切。回來後，也很恐慌及緊張，眼看孩子一天天長大，管理、管教的事有如沉重的擔子一樣，如果沒有您的代禱，真不知如何處理個個不同的孩子；大的孩子民主意識抬高，若他們使用不當，會有許多影響。請為大小孩子、男女孩子們禱告，也需要您的投入來一齊傳福音給他們。

1994/6 ——

謝謝各位的代禱，雪卿已經於6月9日由台返興邦了。這次家父病危到過世，只有二十多天的時間，也沒有太多的疼痛，喪禮中看到「和平」的氣氛，大姐是尼姑，大哥信道教，只有我是唯一信耶穌的人，

看到那麼多不信主的人聚在一堂，只有迫切的為活著的家人、朋友得救禱告。請您繼續為我的家人禱告，父親未信主就過世了，心中著急，但也學習相信父神的時間及美意，再談！

1996/1 ——

12月11日終於如願帶著母親（徵得大姐、大哥的同意）到泰北。我心想邊界的關卡還沒有開，我及母親一定無法走回到興邦學校了，恐怕只能在永泰住幾天就返回台灣。但神作了讓我想不到的事。第一，見到王哥來接我們，因泰北同工會全去山區佈道，沒有人會來接我們；第二是隔天王哥想了一個辦法，使我那七十七歲高齡的母親方便行進，由七個大男孩子拿了兩根粗細恰好的竹子來接我們。我們在永泰也找到一個藤椅（是舊的，綁了好些鐵絲的椅子），用那兩根竹子穿過椅腳恰恰好，六個大男生（約十七至二十歲的學生），光明正大的靠著一片白茫茫的雲海就過了關卡。

上了車子回到興邦學校，我想起以前到中國的宣教士們在各地宣教，有多麼不方便，也要有人抬著轎子幫他們。如今我親眼看到佤族的年輕人，抬著他們所愛的老師的母親，一口氣爬過幾個坡，也下了幾個坡，我們另有三位同工可追不上他們！真是未曾看過，也未曾想過的事。感謝主！母親過著和大家一樣的生活，整天看著一群大、小男孩女孩作工，她問了我許多問題，看起來給她的腦力許多刺激，使她想到那麼多問題，為此感恩。

這次是嘗試性的帶她來住住看，回去再和兄姐商量，若可行，準備帶她來長住，到時候也該蓋個房子了。請為我的家人及母親願意讓我帶她來長住代禱！

神在佤邦

林嘉龍

1994/1 ——

每一天當中最使我感動的時刻，莫過於晚禱了，看見孩子們一個個雙手握在胸前，輕輕啟動唇齒，呢呢喃喃的發出童稚的禱告，使我覺得他們一點兒都不裝假，他們真真實實的需要上帝，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通鋪上，在曖昧不明、不為人所知的世界地位上，他們誠誠懇懇的需要上帝。不論閉眼聽他們嗡嗡的祈禱聲，或是偷偷睜眼瞧他們叫我動心的可愛模樣，這一切都令我感動，盼望不至於有一天，連基督徒都把這群孩子遺棄了。最後通常由一個大孩子用他們自己本族的佤話作禱告，綿綿長長，質質樸樸，雖然我聽不懂，可是這使我想起，在來興邦學校之前，每當在詩篇中讀到「萬國」、「萬民」、「列邦」之類的字眼，我的心就激動，聽見這些禱告，武斷一點說，我才開始了解詩篇中這些字眼的一點點意思。

我沒有見過這麼愛唱歌的一群小娃兒，應該說大人小孩都是一樣，也許這個民族、這個小邦都是如此。一早起來，天還沒亮就唱，半夜起來上廁所也唱，最喜歡聽他們合唱興邦學校的校歌了，彷彿在活潑的述說一個故事，述說在一個烽火不斷的雲海之上，有一座孩子們的快樂天堂。腳掌未曾踏上這兒的黃沙之上的人，恐怕是不能全然體會

吧！試想，走在一群嘖嘖喳喳、嘴裡輕哼著歌兒、皮膚黃近乎黑的兒子姑娘之間，會是一個怎樣的光景？怎樣的心境？

1994/2 ——

到興邦學校擔任短期老師已經一個月了，各方面所採用的方法，都稍微比剛來的時候更合適這裡的孩子和環境一點，也在王哥夫婦的包容和等候之下，再進入狀況一點，各處的服事都是一樣的吧！需要不斷摸索、自省、被修正，並不是佻邦的事奉就比較神話式、傳奇式、英雄式、壯烈式。這兒和台北、北美所不同的，我想應該是：台北、北美到處有基督徒，可是不見得傳福音，這兒呢？有很多人想要信耶穌，可是不夠人手來帶領他們。不過無論如何，不論在哪裡，我自己對準神就對了，對準神以外的，我就錯了。（方法用得對不對倒還是其次）

事奉也有嚴肅的一面，一月間接連著兩次有記者來訪，報紙也刊出了相關消息，不知道會對佻邦的福音事工帶來什麼影響？學生中不乏有對福音冷漠的，老師中亦有。學生中有一些相當難管教，有的年齡大了，或是智力不足，或是情緒化，或是脾氣古怪，並非都是想像中的可愛又可憐，在在考驗著老師們的愛心、耐心、智慧和靠主的心（言語障礙仍是嚴重）。大孩子常感到前途茫茫，查經查到不殺人、不恨人、愛仇敵，「打右臉，左臉也由他打」，怎麼對生在烽火中的孩子解釋？學校附近有一個陣地和寨子混合的聚落，復活節有八十多位要受洗，將要為孕婦施洗，但仍不會是難事，憂心的是接續的牧養工作怎麼做？三百七十個學生，食、宿、醫療、教學、管束、信仰，

二十四小時全程照管。長期同工是個位數，教育的品質能撐多久？十年永泰，才得興邦；若是十年興邦，才得下一個佻邦的福音據點，王哥就五十五歲了，屆時當如何？人數增加中的小學部，加上將開設的初中部，師資需要將更迫切。小學師資較容易，將來佻邦南部軍區的醫院，需要的可是醫護專業人員。

我個人有一些事需要代禱：一、外祖母住院，大小便失禁，營養不良，加上膽管癌，而且她老人家尚未信主。二、父親因長年喝酒，而有胰臟的疾病，胰臟的頭尾都長了東西，難以確定是什麼？如今疼痛未止，也未信主。

1994/3 ——

在此地的服事進入了第三個月了，不曉得能不能說，多學會了一點用這裡的標準看這裡的事。覺得最有收穫的，也不是外在有什麼工作果效，而是神透過各種方法，對我裡面的光照和對付，同時我也真是深深的希望，我和佻邦的關係不只是這三個月。

唐雪菁

1996/1 ——

一下子來到這裡已過了兩週，與台灣生活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在台北的生活是與三、四組人群一起度過的：家人、教會、同事、朋友。這裡呢？好像就只有二群：老師與學生，其他關係的人尚未有進一步接觸。因此在教學與生活是如此緊密的連接時，忽然很感謝以前曾教過我的老師，尤其是在生命中影響極為深刻的老師，巴不得與學生的互動，亦是如此的深刻。

由於不擔任導師，所以較多接觸的是生病的學生，偶而來到跟前的或是生病在床的，以及住在安邦醫院的，還學不會如何與這麼多一晃而過的學生建立關係，所以雖然是二大人群，然而就個體而言，誰是那個需要人服事的弟兄或姐妹呢？曾有一位姐妹作外勞事工時也碰到類似的狀況，神告訴她：「一次一個。」這見證深深的印在我心中，因此希望自己是一個平常預備好的、可以來服事那有需要的人。

一天，有位「小」學生生病了，他痛苦的哭泣，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有時候在等待藥效發揮作用時，仍是需要一番忍耐的，他忽然開口說起心中隱藏的傷痛、孤單與害怕，與他一同禱告後，反而不知如何去面對這些有需要的人。這些孩子的背景、家庭經驗與現實生活在他們

中到底留下何等情況的軌跡，是我們所不知道的。神透過這位「小」學生，開始使我可以約略體會一點兒他們生命裡實際的狀況，雖然變得更加沒法子，但是卻有更多的看見。

今天我教的學生跟我說：「老師，我們去辦公室裝開水，那你們就沒水喝了，不行的啦，我們只能喝生水，免得水不夠。」晚自習時他們真的帶水壺來了，卻不敢進來裝水，經我鼓勵之後他們試著喝與我們一樣的水，心裡雖然知道物質（燃料）要長期供應那麼大的、那麼多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必然有所限制，然而因為有神，我們就可以不擔憂、不喪膽。

這裡的孩子常有上呼吸道的感染，感冒久了，抵抗力就弱，瘧疾不斷的復發在這些體質微弱的孩子身上。許多待過這裡的老師說，某某又瘦了、約瘦十五公斤吧，某某又瘦了、又病了，二週以來還沒上過課。另一方面，有的學生這兩天病懨懨的，好了之後，那種彷彿新生的笑容，總掛在他們的臉上，叫我們也為他們快樂。循環又循環的特色，令我想起這和做化學治療的病人，打針前後的身體與心情變化比較起來，沒有什麼差別。

這裡的生活起居實在非常充足而豐富，食、衣、住、行皆超乎所求，常有意外的驚喜發生在我們當中，偶而有人送水果或拿來美味可口的巧克力球等。當然沒有台灣的富裕與方便，但卻叫我們這些習於被「一味」款待的同工，喜出望外的享用天賜之福。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直到如今好像天天都有新事可以學習，諸如母牛生小牛，牠如何哺育小牛，如何真實的看見「舐犢情深」這句成語。動、植物自然的在這裡生長的原貌，是我這個從台北來的人稀奇

不已的事。好像還有很多事沒有交代、或是遺忘了，但是感謝神，在祂裡面，在永恆的交會中，沒有一件被遺漏。



做麵食與師生分享

作基督最前線的精兵

唐慧君

1994/3 ——

到興邦的時候為了找孩子們跳舞用的紅布條，在同一個袋子裡翻了三次都沒找到，後來其他地方也翻遍了，還是決定把這個袋子重新再整個翻出來找一遍，果然找到了。畢業以後一直在尋求神開我的眼睛，讓我看到未來的方向，去年7月短期來，心裡實在喜歡興邦，但回去的時候仍很迷惘，研究所、GRE、出國……，還有太多的計劃，堆得滿滿的。我問神說：「我的路在哪裡？」蹉跎！蹉跎！在台北灰色的天空下，我的心一直不能釋放。這次來之前，我禱告說：「讓我能尋見。」

這次來到興邦，依然很能享受這裡的日子，很開心，對這樣的生活很滿足。後來我想想，這不就是我一直要的生活嗎？好像找紅布條一樣。神已經讓我看見我所要尋找的，但我卻沒有覺察到。王哥說這場戰役現在已經到了要登陸作戰的時候，我想我就來吧！作基督最前線的精兵是很榮耀的事，如果家裡父母同意的話，我可以來一年，但家中攔阻大，總希望我能考研究所或出國，做一些世上價值觀中榮耀的事，請為我禱告。

1994/10 ——

其實我也不是抱著什麼鴻鵠大志來興邦教書的，只是單純的喜愛興邦的孩子就來了，這次來恩典特別大，關卡封鎖期間可以常吃牛肉，好好吃！真好！

當老師們漸漸的體會當中有許多的不易，尤其是文化的差異，同樣的訊號，不同的含義，容易造成許多誤會。此外，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心裡總有許多不能控制的情緒和想法，更令我感到自己的不足，要用多少的愛與智慧來對待這些孩子呢？求神讓我不憑血氣行事，讓我所行所愛的都是出於神。

很盼望能夠在這停留一年，好好的陪著孩子們走一段路，然而想到台灣的家人，心中仍有許多的掛念與牽繫。我想現在應該學習靜靜的等待神，不要苦苦的求祂成全我心裡的意念，只求祂自己的旨意成全吧！

1994/11 ——

只覺得時間過得快，二個月一晃就過去了。興邦學校不只是這些佻邦孩子們的學校，更是我們這些短期老師們的學校，學什麼呢？學神的愛心、耐心，學忍耐，學禱告，學等候。希望在剩下的一個月裡，我能把握住每一天，把神給我的每一樣功課都學好。真的覺得三個月太短，第一個月裡有太多「山上的規矩」要適應，孩子也要適應我們，我們也要適應他們的個性、脾氣，拿捏用什麼方法去教導不同的孩子；什麼時候該嚴，什麼時候該鬆，都是很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漸漸步上軌道了，三個月結束了，又到要離開的時候了。王哥王姐更是辛苦，

不但要教學校裡的小娃們，還要教從台灣來的、美國來的大娃們，每三個月的開始，都要花很多心力在這方面。所以能夠來一年、二年是最好的，孩子們也需要能有一位了解他們、可以長期守候他們成長的老師，一年真的不長。是什麼攔阻弟兄姐妹們，不能來此地一年，領受神無盡的智慧和恩典呢？

想來一年，好好的陪這些孩子們走過一段成長的路，這個心願從未改變。回台灣後，我未來道路的選擇是什麼？繼續唸書？做事？服事？嫁人？還是不曉得。然而只要是對神國有益處的，都值得付上生命的代價。請大家為我禱告，更為自己能來興邦禱告，不要猶疑，神就是要你來！

1994/12 ——

三個月結束了，面對這些孩子似乎沒有離別的感覺，只覺得與佻邦的牽繫已經無法切割，還是會再回來的。三個月裡覺得自己改變較多的是對於興邦孩子的想法，已從過去純感性的 **feeling**，漸漸改變成較理性的思考，怎麼說呢？以前來這裡覺得人情純樸，孩子很可愛，但是現在會比較想到這些孩子的未來，在這個環境裡所面臨的問題，他們應該如何以屬神的態度去面對。

我覺得基督徒有一腔熱血傳福音是很好的，但是現在我常會想到許多聖經真理在文明社會要遵守似乎不必付太多代價，但是在這樣一個戰爭的社會裡，要這些當兵的基督徒不殺人，要這些吃大鍋飯的孩子不爭先恐後，要替人著想，要這些習於抽菸、喝酒、賭錢的老兵圈子裡的基督徒老兵，不抽菸、喝酒、賭錢。還有，如果基督徒有一個

不信主的長官時，他要如何在神與長官的命令間做一個抉擇……，這些都是很需要智慧去教導的。

更令我警醒的是，雖然有許多孩子已經受洗歸主，但是他們的行事為人，仍難脫離過去習性，強凌弱、眾欺寡、血氣方剛，想到這些不免有些擔心。當然我也不能用一個台灣年輕基督徒的理性來要求這些孩子，畢竟孩子們太小，血氣正盛，一言不合就打架，也是無可厚非的；只是說，這些孩子如何在他們的環境和文化中，與神之間取得一個和諧，並且有真正屬靈的生命在心中成長，這些都是需要迫切禱告的，但是，更需要有人用生命的代價去換取。

世界上最大的「國小」

高蓉蓮

1994/1 ——

我何等有幸可以在世界上最大的「國小」——興邦小學任教三個月，又何等有福可以得著奶爸（季雄）、奶媽（敏雯）的照顧，他們二人在家的機會不多，常常山前山後、山上山下殷勤勞碌。雖然如此，他們仍堅持早上五點半到六點半的晨更，以及晚上八點半（不一定）的晚禱。在這兩段美好的靈交時刻，他們傾聽我們這群年輕人心裡的話，給我們有益的建議和百般的鼓勵，除了在屬靈方面我們不用擔心沒有神的話供應外，在物質方面，有什麼可吃的、可喝的、可用的，他們總是把最好的給了我們。所以，首先請為他們的：

- 一、屬靈生命來禱告——愈來愈豐盛。
- 二、恆邦福音工作來禱告——北恆之行，得人如魚。

接著，也請為校內的建設禱告：

- 一、山林的畜牧養殖業——牛、雞、豬、狗、貓、梅樹，都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 二、電力設備——有更強力的照明供學生晚自習來使用。
- 三、飲水系統——改善水中的沙土及細菌滋生的光景。
- 四、醫護室——健全各項醫療設備來醫治孩子們的病，如：頭癬、

皮膚癬、貧血、感冒、耳朵痛、腸胃病等等。

最後，請為我個人禱告：

- 一、上課時的音量放大。
- 二、求主賜我教導的恩賜。
- 三、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話。

思鄉的病不影響神的聖工。每天晚上可以準備出一個聖經故事，把神的真理清楚明確的告訴他們（孩子們），並配合一首適合又切主題的詩歌。

主的託付

張世亮

1993/9 ——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歌羅西書 1:28）

感謝神帶領我從今年六月二十一日起到美加、泰緬、港澳等地區，一直到今天又再回到佉邦，每一站祂再一次用我蒙召的經文不斷的讓我對不同的對象，以及不同的傳播媒體有更實際的體認，也更體會到「道成肉身」的愛和它的必須性。求主繼續開我的眼睛，使我更清楚明白往後的事奉當如何行，才能完成主所託付的使命。

代禱：中風後父親身心靈的恢復，母親的耐心和體力，妻子及女兒、兒子的平安。

陳文玉

1994/3 ——

第一次到興邦小學，對那裡的環境很陌生，但是與小朋友相處以後，就喜歡上那個地方。孩子們對老師非常尊敬，甚至主動要求幫老師抬行李、洗衣服，雖然在物質方面缺乏，每天吃兩餐，只有一鍋飯及兩道菜，但是在精神上，他們是滿足且享受在這快樂的天地裡。

有時我坐在石頭上，看著這些小娃在地上打滾、跑跳、玩球，似乎忘了戰爭及離家對他們的影響。我也問了一些有關他們家鄉的事及對信仰的了解，發現他們很單純，對於將來有一份責任感，想好好用功讀書，然後服務、建設佤邦。他們對神很單純，我們傳給他們任何東西，都能完全吸收。這裡的孩子是塊好土，但是需要更多有愛心及願意吃苦為他們擺上的基督徒老師到這裡來，給他們更多的教導及關愛。

記得我們要離開時，孩子們聲聲的懇求老師再來教他們，他們愛老師，使我非常感動，雖然只有短短幾天的相處，卻發現他們的回饋已超出我們所付出的。若是你對興邦有負擔，請不要再猶豫，孩子們需要你！

陳從上

1996/8 ——

在遙遠、偏僻、貧窮、落後的陌生山區，名叫佤邦，住著佤族、拉胡族、傣族以及少數華人。跟我們同住一個地球村的人，卻被人遺忘而忽略的佤邦少數民族，在深山峻嶺中深居簡出，與外面的花花世界相隔著，音訊杳絕。但是他們卻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骨肉兄弟姐妹，每當宣教差傳週或看見佤邦通訊報導時，眼睛看到那裡的需要，耳朵聽到這裡的呼聲，以及聖靈在心裡感動時，你豈可還坐在家裡看電視呢？貧病交迫、徬徨無助的佤族，期盼有人伸出手來幫助他們。

進入佤邦，看見神奇妙的感動與催促，你會覺得這裡是與神相交建立親密關係的好地方，靈命得到更新，靈裡更加提升、火熱，因此你會將更多的時間擺在這裡，用實際行動來回應神的呼召，愛人靈魂的心也被挑旺起來。凡是到過佤邦的同工都有同樣的感觸與心願，藉著對人身體、心靈層面的關懷，叫他得著靈裡的飽足。

在這廣大人群中，他們猶如無牧人的羊群，你不動慈心去關懷他們嗎？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得著福音的好處，豈能自己領受而不傳與人呢？不要塞住憐憫的心，站起來，去那遙遠的山區，有佤族、拉胡族、傣族、漢族等著你。把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交給神使用，

與神同工，去接受神豐碩的塑造、琢磨，使你的生命與信仰更多更新變化及增長。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 10: 15）來學習佤族的純真、誠實、能耐、技巧，大家相輔相成，榮耀主聖名。



孟阮校區師生

老師：第二排由左至右：謝明惠、王李梅芳、陳從上、Sara Sam、Sara Ngaox、陳老師、王師母、邱凱萍

孟阮校區的學生餐廳



在此地傳揚祂

彭文玲

1993/9 ——

感謝神！帶領我能參與這學期的事奉，當我再踏進這片泥土地上，走在文明城市人群少走的泥路上，看到孩子們純真的笑容，高興的叫著「老師好」，心中只有向主感恩。因主實在愛這群孩童，晚上的晚禱是我很享受的時光，與孩子唱詩歌，同他們為家人得救、身體健康……禱告，並將神在我身上真實的愛與孩子們分享。求主讓我在此地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教導孩子，把孩子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也願為此勞苦，照著主在我裡面運行的大能，盡心竭力，請為我們禱告！

1993/10 ——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典。在興邦的學習，實在看到手所做的工，每一件都是主自己在堅立，許多事的發生都看到主的保守。看到所親愛的同工寄來的信件，就看到主的愛透過同工的關懷，成為我們在此地的支持，謝謝您們在主裡常常記念。

請為我們在此地的教學禱告，求主賞賜老師們有智慧知道如何在學業上幫助學生能夠切實的明白老師所講的內容。在教學的過程中，

我才漸漸明白，原來學生們對中文的理解、聽的能力都很有限，想一想，他們已經很厲害了，不僅要學中文、佻文，還要學英文，我真佩服他們。但非常實際的是，我只會說中文，而上課或個人交談、聚會、說故事，我們均需用中文傳講，所以請弟兄姐妹們在禱告中，特別求主開恩，增添學生中文能力，也幫助我們能用主所賜的各樣智慧，讓學生聽得懂。

佻文老師張建中上課情形



恩典滿興邦

黃玉璋

初抵興邦

1993年12月中，我帶著興奮的心情和四大箱的捐贈物資，由教會的外宣部執事姚鼎大哥陪同，前往興邦學校教書。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飛行，我們終於平安到達清萊機場。當時永泰教會的黃師母搭乘著雙條車（Songthaew）來接我們。到了永泰教會，我們就等候大爹安排學校的車子下來買菜，順道接我們上興邦學校去。

當學校的車子回到學校後，就看到一群大大小小的學生蜂擁而至，將車上所載的物資，以及我們所帶的行李通通卸下車，並且各自搬往應該存放的地方。我當時覺得很驚訝，他們都不用別人叫，就會很主動的上來幫忙。同一個時間，那一張一張年輕黝黑的臉龐，配上明亮的大眼睛和真摯的笑容，也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也許是大爹大媽已經先和孩子們提過，所以有一些比較活潑主動的孩子，就上前來問我：「妳是從美國來的老師嗎？」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後，孩子們都很興奮，他們用佻文加上中文和我聊天，試圖要讓我講幾句英文給他們聽聽。

初來乍到的興奮以及兵荒馬亂的安置之後，其他幾位老師也陸續來到。兩個禮拜的聖誕假期結束了，姚鼎大哥啟程返回亞特蘭大，我



歡迎老師

則留下來，將在此教書三個月。開學前，大媽、佤族老師們和外地老師們，一起開了校務會議，妥妥的安排了我任教的班級和任教的科目。我是四年級班的班導師，並且負責幾個不同中、高年級的英語課程，還有世界地理。另外負責一年級的尺牘和美術。

從陌生到適應

開學第一天，當我一走進四年級班，就看到每一個孩子臉上露出了非常欣喜的笑容。後來我才知道，我是他們在校四年來，第一位當

他們班導師的外來老師，他們曾經和學校反應過多次，這一回終於希望成真，所以他們對我也是倍加親切和友善。在每一天師生雙方積極的互動之下，我很快的就和他們相處得如同姐弟一般熟悉。我對他們每一個人的佤文名字、家鄉背景，甚至是在什麼情況之下，離鄉背井來到這裡，都如數家珍。

因著這群大孩子的幫忙，我也很快的適應了學校團體生活的模式。對我來說，這是非常新鮮又新奇的一種生活型態。我從小生長在水泥地多於泥土地的大城市，家裡人口又簡單，所以從來沒有整天二十四個小時，有這麼多人在我四周圍轉的經驗。當時我是住在女生宿舍和雪卿姐房間的隔壁。基本上從晚上熄燈到早上起床這一段時間才是安靜的，其他時候，只要孩子們眼睛一睜開，整個學校都是鬧哄哄的，充滿了校園的活力，非常有趣。

除了日常教書之外，吃過午餐後陪孩子們做工也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有的時候和大孩子們上山去砍樹、砍竹子；有的時候和小朋友們去收玉米、砍野芭蕉、抬木板；有的時候和一群孩子們去挖路、蓋房子。印象最深的是大鍾猛老師帶著孩子們，用每天下午做工時間，挖通從學校到 801 軍校的那一條山路。陪孩子們做工的時候，也可以同時觀察孩子們平常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及各自的專長。畢竟有些孩子對於讀書並不在行，但是交代他們做的工、負責的事情，卻都能夠做得又好又有效率。當我觀察到這樣的情況時，在課堂上就不會過度要求每一個孩子，要有相同優異的課堂表現或考試成績。

每到週六下午及週日一整天，都是可以和孩子們去串山郊遊的好時光。他們帶著我去抓魚撈蝦，砍竹子，取竹節中間的竹蟲，捉竹鼠，

挖山藥，砍野芭蕉、打木瓜樹、打芒果樹。也有一些在山裡有自己小菜園的孩子們，會帶我去看他們自己種的番茄、辣椒、或是高山易長的蔬菜。因為我帶的班級年齡比較大，他們在學校的自由度也比較高，因此他們時常會在學校殺豬宰牛的日子裡，料理一些私房菜與我分享。為什麼會選在殺豬宰牛的日子來料理私房菜呢？因為老師們是坐在台上吃飯，眼尖的孩子們發現，我不吃動物內臟，也不愛吃肉，每當肉食特別豐富的日子，我會用料理肉類的辛香料（薑片／蒜頭）來配飯，也會吃得特別快。因此他們就開始輪流預備私房菜，讓我配飯增加食慾，非常貼心。

搬運民生物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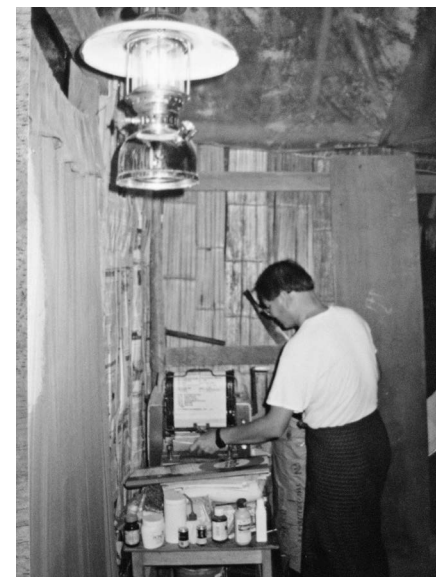
這第一年在興邦教書，有一件讓我印象非常深的事情，就是大孩子們清晨走到山下，去搬運學校學生們會用到的民生物資。當時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決定要和他們一起去，哪怕手無縛雞之力，我也可以像去看他們做工一樣的，陪伴他們走一趟。

為了配合學校的行程，睡前我就把所有的裝備都預備好、穿戴整齊，清晨三點半，一聽到動靜，就從床上一躍而起，和大家一道出發。等走到山下集合地點的時候，我已經是最後一個了，也很辛苦當時一路照顧我的白志豪和陳志榮。我們到達的時候，大約是清晨五點，又等了十幾分鐘，運送物資的大貨車到了，學生們一下子在幾分鐘之內，就把整個大貨車上所有的物資都搬光，然後每一個人抬著貨物往回走。我當然是兩手空空的，帶著自己的水壺，轉身繼續安靜的跟著他們走回山上。當我再次看到學校的車子等在車路旁邊，上面已經裝滿了剛

才學生們抬回來的貨物時，我毫不懷疑的明白，我又是最後一名到達，那個時候已經是上午七點半多了。學生們把物資抬回來之後，只要放在學校的車上，他們就可以輕鬆的走路回學校。而學校的車子在那邊等候，是因為副校長元泰老師很好心的在等我，要順便載我回學校。我當時的心情是：「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這麼高興能夠看到車子，能夠坐在車上。」回到學校之後我才知道，學校特別準備了豐盛的早餐，給所有出公差的同學們享用。而且正好又是星期天，所以白天也不用上課，大家可以有足夠的時間補眠。

刻鋼板

刻鋼板，也是我覺得非常值得回憶的一件事。因為在我念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台北市的學校都已經不需要刻鋼板了，考卷都是用印刷的方式預備。所以當我知道在此出考卷，還要用刻鋼板的方式時，著實興奮了一陣子。一直到拿到蠟紙才發現，這還真是一門兒手藝，也忽然發現，自己的字寫得真醜。而看到大爹用油印機把一張一張考卷印出來時，我心裡深深感覺，這群孩子能夠讀書真不容易，連預備一份考卷都這麼費勁兒。我一定要用心教他們，好好幫助他們學習，讓他們以後都能夠成為棟樑，為自己



印考卷的油印機

的族人所用。幸好這個情況，在第二年就因著有短宣隊帶了小型影印機上山，而有所改善。

過老年，長水痘

「過老年」也是一個特別的經驗。因為是住校的管理，所以過年時期，學校會安排一些活動。印象最深的幾件事有：被邀請到 801 軍校去參加拔河比賽；中年級的男孩女孩們，組織了迎新舞蹈，代表學校去向軍區的長官們拜年；以及到美斯樂去參加泰北華僑新年籃球賽。那一年的籃球比賽結束回到學校後，孩子們也把泰北當時正在流行的水痘，當新年禮物帶了回來。一時之間，學校的孩子們是一個宿舍、一個宿舍的開始感染水痘。為此，學校特別在其中一塊空地上，另外蓋了醫務室來安置這些得水痘的學生們。因為去比賽籃球的都是男生，所以水痘也就沒有在女生宿舍流行。

當時大媽還曾經問過我們所有老師，是不是小時候都得過水痘？我的回答非常肯定——「得過了」。因為印象中，我小時候得過需要請假回家，休養好幾天。不過非常不幸，我的印象是錯誤的（後來經過我媽媽的證實，原來我當時患的是「德國麻疹」）。在連續一個禮拜，每天去醫務室探訪我的學生之後，我也開始出現了得水痘的反應。但是神很顧念我，讓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嚴重的高燒，全部都是低燒。神也知道我生病好了之後，還需要繼續教書，所以我的水痘全部都長在身上，衣服遮住的地方，臉和四肢一顆痘都沒有。我記得，我病好了出現在教室時，孩子們一雙雙的眼睛盯著我上下打量，最後他們的結論是：「老師，妳的水痘好害羞喔！它們都不敢出來見人，全部躲

起來了。」

為孩子講故事

我還有一項絕活，我相信是至今到興邦學校教過書的老師們，沒有一個能夠超越的，那就是「講故事」。每一個孩子的童年都缺少一個故事，也沒有一個孩子不是幾個故事哄不好的。從小就是演講比賽、說故事比賽、看圖說故事比賽代表的我，在興邦教書的那幾年中，不論是在課堂上、晚自習、甚至孩子們在做完工之後、吃過飯之後、甚至任何休息時間，只要能夠抓住我，他們就會央求我，說個故事給他們聽。有的時候我在課堂上講故事，是要配合教學；有的時候我在晚自習講故事，是要獎勵他們努力讀書的成果。而我最常在他們吃過晚餐之後，還沒開始晚自習之前，那一段休息的時間，坐在他們宿舍外面的長條凳上，對他們講一個又一個古往今來的各國故事。最可愛的是，有的時候我以為，我是講故事給在我眼前站著、坐著、蹲著的這一群孩子們聽。殊不知，在我靠著的竹籬笆牆壁背後，那上下舖的宿舍床上，也擠滿了一堆堆的孩子們，豎著耳朵在聽我說故事。

雪卿姐

我記得那一年我們共有五位外來老師、兩位弟兄三位姐妹。因為我是最先抵達的，所以我可以優先選擇住處。當時我選擇單獨的一間，是住在女生宿舍旁邊，雪卿姐的隔壁。到現在每一次回想起來，都覺得當時自己做了明智的抉擇。

雪卿姐非常會照顧人，當時她已經在佤族（永泰村）傳福音多年，

所以她不但對於佤族、拉胡族的風俗習慣、方言民情很了解，對於泰國人的生活習慣、語言飲食也都非常熟悉，每次和她聊天談話時，都可以學到許多新奇的事物。她時常預備各種當地小零食給我解饞，對於學生們找到的一些山裡的野味，或者是野果子都非常有興趣。她也時常自掏腰包，買一些食材教姑娘們怎麼料理，或是請永泰村的一些阿嫂們來學校，教姑娘們做飯菜。每到這些時候，我也能一飽口福。記得有一次我陪她下山辦事，她順便帶我到清萊的菜市場去轉轉，結果不用說，那一天我的收穫滿滿，連吃帶買，我們還買了許多小零食，帶回學校分給姑娘們。雪卿姐對姑娘們的照顧非常細緻和全面，當時有一些年紀大一點的姑娘們，都覺得她管得太多，又喜歡嘮叨說教。事實證明，這些姑娘們後來都非常的後悔，在學校的時候，沒有和林老師多學一點，多聽話一些。

另一個恩典

在興邦教書的時光，一眨眼就過去了。三個月之中，我不但得到許多學生的信任，也獲得許多老師的友誼。天父更是直接賞賜給我另一個恩典，就是瘦了十多公斤。我在那兒的三個月之中，每天不但三餐定時定量，還要吃下午的點心和晚上的宵夜，一天基本吃五頓。三不五時，大爹還會開小灶給老師們同樂。因此我是在毫不忌口、沒有痛苦的情況之下，自然減輕了十多公斤。現在回憶起來，才發現這又是我在興邦學校教書的另一項無人能打破的紀錄。

我在之後的五年，又前往教書五、六次。1996年，因著局勢的關係，學校需要連續的用人力背運物資。在那三個月教書結束後，我整

整又瘦了大約二十五公斤左右。至於詳情，且聽下回分解囉！

1995/2 ——

再抵興邦

隔了九個月，再一次見到我所熟悉的孩子們，踏上那黃土飛揚的地土，呼吸著那特殊竹香的空氣，聽到大爹那「政治」性的大嗓門，及大媽慈愛的話語時，都使我開懷不已。常常問自己，是什麼使我一直記憶深刻無法拋去在興邦的一切，是成就感？是同情心？是人情？還是事奉？

1月6日，全校四百五十多位孩子中，有三百多位走到山下去背米，因為領路者的失誤，所以孩子們上午九點半由學校出發，一直到深夜十一點半才回來第一批。在中間的這段時間，整個興邦學校只有不到二百位小一點的孩子，所有作息皆停止；孩子琅琅的讀書聲和打鬧喧笑的繁忙仍持續著，留在學校的老師及小小娃們都在等著、算著：他們幾點會回來？誰會第一個回來？在如此寂靜中，我忽然明白「興邦學校」其實就是這群孩子們，誰將他們帶走，這個學校將只剩下幾間教室和宿舍，無意義的豎立在山丘上，而興邦永遠是跟著他們的。啊！是的，神在這時開了我的心，讓我真實的了解，是「人情」，是大爹、大媽的愛心，是孩子的愛心，是天父的愛心，吸引我，記憶深刻而無法拋去在這裡的一切。（那一天的背米，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點，最後一批學生才回到學校。）

粒粒皆辛苦

「老師，不要吃得太飽喔！等一下走不動路了。」「老師，你今天還要跟我們去嗎？你們等一下還會在車路那邊等我們嗎？」從餐廳一路走向我的宿舍，也聽了一耳朵孩子們對我的叮嚀、詢問。看著他們各自忙碌的身影，是的，大家都在預備著，因為今天晚上又要出公差，去山下背米囉。——以上這段文字是從我的一九九五年興邦週記中摘錄出來。

背米記

2021/1 ——

相信對於在 1994 年到 1996 年去過興邦教書，或者是在安邦醫院從事醫療工作的弟兄姐妹們而言，這一段兩年泰國關閣的時光，怕是仍舊記憶猶新，更是一生中永難忘懷的特殊記憶。這是一段需要長途跋涉，走過高山低谷，經過蠻荒森林，才能到達目的地的路。我有機會坐車通過邊界關卡；也有機會在黃昏時分走過邊界關卡；更曾在深更半夜伸手不見五指又不能用手電筒的情況下，單單靠著神，藉由每三到五分鐘從天上顯現一個閃電，看清楚前面十幾公尺的路，再閃電再往前走，這樣一路去到學校。

在這一段特殊的時期中，因為糧食及生活用品運送不便，山上所有的軍人、百姓和學生都接受上級的安排，分批分次的每周下山去背米糧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由於我主教的科目是英文，因此每次師母安排我當級任導師的班級，都是高年級。這些大孩子們，就是學校每一次背米任務的主心骨。我還記得大家第一次接到背米的指令，都非

常的興奮。為了不耽誤他們的學習，背米都是安排在晚上，而作為他們的班導師，一旦全班出動，那麼晚自習也就取消了。想當然爾，我也義不容辭的加入了啦啦隊的行列，為他們加油打氣。由於我在前次教學中，已經有和他們下山背物資的經驗，因此我知道出發時，可以陪伴他們走到多遠，以及最合適在哪裡等候他們回程。

在背米的當天，下午吃過晚餐，孩子們就會整裝預備，陸續出發。我和凱萍老師，也在幾個學生的陪同之下，邊走邊聊，向著集合的目的地走去。這一路上完全沒有風景可看，全部都是樹林和砂土。因為是在山區，所以要不停的上坡下坡、上坡下坡。從學校走到集合地點，孩子們的腳程大約是二、三十分鐘，我的腳程是需要一個小時。

到了集合地點，就會看到烏壓壓的一片人頭。因為司令部為了保護學生的安全，在學生背米的那一天，他們也會同時安排一部分的軍人出動背米、背物資，以方便保護學生們在途中的安全，並且可以防止學生們在邊界森林中迷路走失。接下來大家就要等候司令部的通知，因為每次山下物資和米糧等候的地點都不同，所以出發的時間，及所走的路線也會有所不同。按照慣例就是一部分軍人先行，然後是學生、居民，最後又是軍人壓陣。一旦開始出發，大家就會循序消失在車路旁的樹林中，剛才還滿坑滿谷的人，瞬間就清空了。

我們老師啦啦隊的形成，一開始是因為我答應要陪我們班的孩子們走一段，我就詢問凱萍老師願不願意同行？她欣然的答應，因此我們兩個人就結伴，陪同學生們走到集合地點，學生們安排我們兩人在車路這邊等他們回來。我們在出發時，隨身背包中會預備一些電池和幾包糖果。當他們背著米糧或物資回來，走到學校車路這邊時，可以

把身上的東西卸下，在我們旁邊休息一陣子。我會分給他們一些糖果，讓他們補充體力加個油。有的人用的手電筒，這個時候可能就會電力不足，也可以順便在我這裡更換新的電池補充電力。接著他們再繼續背起物資，向著學校的方向，走完這最後三分之一的路程。

也會有一些學生非常貼心的勸我們，留在學校裡陪小同學們，不要那麼勞累的和他們去走那麼多路，這個時候我的回答一貫都是：「老師們也要吃飯啊，我們背不動，也走不遠，不能夠幫忙你們，也不想越幫越忙，只能夠在車路邊等你們回來，看你們一個一個平安的回來，我們才能放心啊！」在每一次陪伴背米的來來去去當中，也是孩子們和我談天說地的時間，基本上是去的時候，因為他們還沒有開始背重物。他們會和我一邊走一邊討論：功課上的、情感上的、人際關係上的、佉邦前景的，甚至想要了解現在外面世界的進步等各種五花八門的問題。而我和凱萍老師走山路的腳程，也在這樣子無形中的訓練變得越來越快。一個月之後，我們都可以和學生們一樣，不必拿手電筒，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前方的路。甚至在黑暗中行走時，看到前面走過的學生，也可以從模糊的身影，而八九不離十的猜中是哪一位或是哪幾位。因為我們沒有背東西，速度甚至還可以比學生快一些。這不僅讓我們自己很高興，我也可以從每天上課時，學生們看我的眼光中明白，他們已經把我當成自己人了。

因為課業的緣故，我都是在每年的十二月中到隔年的三月中，前往興邦教書。而這段時間是冬天，也是當地的乾季，背米的路程相對好走很多。唯一的問題就是每次我們在黃昏出發時，天氣還很炎熱。但是在車路旁等候學生回來的這三、四個多小時，會因為太陽下山而

越等越冷。一開始只有我和凱萍老師兩個人，和軍方留守的一、兩位軍人等候。背米兩、三次之後，江夢如老師也加入了我們背米啦啦隊，成為第三位固定成員。接下來陸續也有一兩位老師，像飛行嘉賓一樣的輪流參與。我們都非常喜歡和軍人們一起等，因為他們總是會生起一個小火堆，據他們的說法是可以除蟲。但是對我們這些外地老師來說，小火堆象徵溫暖和光明。因為是等候在車路邊的關係，我們遇到過司令員、秘書長、801軍校長官等各路人馬的車經過。在背米公差進入第二週後，801軍校的文教官交代，每次只要興邦學校有老師留守等候，一定要為我們生兩個火堆，以確保老師們不會冷到。並且每次都會安排一位小兵，在我們旁邊幫忙，有任何需要就可以請他去跑腿。有好幾次文教官不忙的時候，他也親自過來，加入我們的等候行列。有一次我剛好在和大家講相聲，文教官來時正好聽到，所以之後每次他來，他就會點名叫我要來一段相聲（這時候我就很感謝我老媽，從小讓我聽吳兆南和魏龍豪的相聲段子，打發時間）。

現在回憶起來，大家會覺得還蠻輕鬆的感覺，但其實人在當時，會深刻感受到背米是一件非常辛苦又危險的公差。讓我在這邊公開兩篇，當年興邦三年級學生所寫的作文「背米記」。

第一篇

從泰國關閣以後，我們就去背米了。因為米都是從泰國買來的，如果泰國關閣了，我們就沒飯吃了，所以上級就叫我們去抬米。我們去背米的時候，不可以說話也不可以打（手）電筒。如果要打（手）電筒，只可以打過河的時候，過了河以後，就不可以打（手）電筒。

所以有許多同學看不見（而）跌倒，有許多同學頭、腳受傷了。到了第二天，老師就問他們：「你們還要不要去？」他們都說：「去！」所以我很佩服他們。我心裡想，背米不是背給誰，就是背給自己，也背給在前方的人。因為在陣地不能去背米，如果他們去了，敵人就會攻打我們，所以他們在前面保護我們，讓我（們）平平安安的。

第二篇

我們以前第一次去抬米，我覺得很累，但是我想如果我們不去抬，誰會抬給我們吃呢？我越想越生氣：「泰國為什麼要關閘？我們是做了什麼事讓他們不喜歡？」我們第一天抬好了，到了第二天要去的時候，陳元泰老師就說：（手）電筒不能打高，到了河水（邊）才能打（手）電筒。第二天我抬起米，就覺得比昨天輕一些了，那時我還沒有（手）電筒。另一次我們到 801（軍校）這邊去抬米，我們都沒有走過這條路，那個官就叫一個老兵帶我們去，那個老兵帶我們走錯路，到他們以前去抬的那條路。我們在那裡等了好久，米都不來，我們都（開始）罵開車的人了。我們就在那裡睡著，陳老師來了，老師又再叫我們退回去，又走新的一條路。我們去到那裡，看到王老師也在，就抬米回來。回到學校天已經亮了，我們也不得睡了。

我們背米啦啦隊等在車路這邊，除了給他們帶來一些營火的溫暖和糖果補充體力之外，我們也要記錄下來，有誰在這一趟來去中間受傷，是什麼傷？傷口是在手、腳、頭、身體哪一個部位？嚴重程度？這樣子當我們回去時，可以通知這位同學的班導師，在平時特別關注

一下。也方便在每天的老師禱告會中，為所有受傷的孩子們提名代禱。曾經也遇到有孩子過河時，因為看不清楚而摔了一大跤，不但跛了腳，還流了不少血，這時就有背米啦啦隊中的老師陪伴著這位受傷的學生走回學校，以便盡快的帶他到學校醫務室去做治療包紮。

每個人背米或是背物資回到學校，要把米放到米倉前，物資放到合作社門口，這兩個地方都有專人登記和接收，這樣當天的公差任務才算結束。而學校的廚房也早早就預備好非常濃稠的鹹菜米粥，當作宵夜給孩子們吃。六個人一大鍋，只要湊齊了六個人，就可以向廚房領取一大鍋又濃稠又鹹香的鹹菜米粥。

在背米回程的隊伍差不多快結束時，我就會跟著學生們一起走回學校。回到學校後，大部分高年級的孩子們交上米糧，第一件事情就是衝去洗澡；而中年級和小一點的孩子則是衝去廚房端鹹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在室外氣溫攝氏 5 到 10 度之間，站在露天的浴室用冷水沖澡，是一個什麼樣酸爽的滋味！？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小一點的孩子們，情願先吃飽了就直接換衣服上床睡覺。因為對他們來說，水太冰了，天氣又冷，他們情願躲避洗澡，等到第二天下午有太陽的時候再洗。一開始我並不曉得他們會這麼做，直到有一天上課時，我們班的大孩子們向我抱怨，說他們實在是叫不動自己寢室的小娃們去洗澡（每一間寢室都有兩位高年級的學生當寢室長，再加上兩位副寢室長，他們分別睡在寢室兩頭的門邊）。從此我又多了一項任務，就是在每次回到學校後，到每一間寢室去看看，哪些孩子已經背完回來了，哪些人吃飽了。吃飽了跑來跑去的，就會催他們去洗澡，如果有怕冷不想去的，就讓他們去打水回來洗洗臉、洗洗手、洗洗腳，換好衣服再

上床鋪。每次這樣子查寢，到後來都記得誰該睡在幾號寢室什麼位置了。大家不要以為這樣子的查寢，是你想像中的舍監查寢型態，完一全一不一是！每一間宿舍都充滿了剛剛經過四、五個小時長途跋涉、背著重物回來的孩子，每個人都還是興奮異常，加上剛剛吃飽，所以跑來跑去、吼吼叫叫，每一間寢室都是又吵雜又熱鬧。

在查寢中，也會發現有些孩子受傷或身體不舒服，但還是強撐著沒有說。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一走進那間寢室，就看到幾個孩子圍著一個下鋪，大家用佻文七嘴八舌的不知道在討論什麼，其中一個孩子看到我走進去，就叫我快點過去。原來他們圍著一個坐在下鋪的孩子，那個孩子身上長了一顆大癬子，又痛又癢。他不敢去醫務室，但是又痛得吃不下飯，剛才一路背米都是忍耐著來去。我知道情況後，立刻就上前檢查了一下，發現他肚子上的癬子已經熟過頭，都變成一個大膿包了！輕輕一碰，他就痛得哇哇叫，眼淚都痛出來了。我一看這種情況，又再問他去醫務室好不好？他一直搖頭說不要。我心想這麼大的膿包不能再拖延了，既然他不敢去醫務室，那麼就由我這個藝不高人膽大的老師親自動手，今天晚上一定要幫他把癬子裡面的膿先擠乾淨，免得明天萬一感染或發起燒來，就更不得了了。我叫他左右的同學把他架好扶住，我把我背包裡面的小急救包拿出來預備好，然後幫他擠膿頭。原本以為會非常困難，沒想到真的像我所猜想的一樣，他的膿包已經熟過頭了，輕輕一擠，突然整個膿頭就像子彈飛出來一樣的伴隨著膿血噴到我身上。就在那一霎那，這個孩子突然笑了，他邊笑邊和我說：「老師不痛了！」我當時忙著處理他的傷口，就沒好氣的回答他：「老師一直都不痛，是你痛啊，傻瓜。」所有圍在旁邊

的孩子們都笑了。等我確認所有的膿血都清理乾淨，幫他把傷口包紮好，這個孩子就迫不及待的大口吃起同伴為他留下的鹹菜稀飯。我也交代他，接下來的一個禮拜，應該每天都到學校醫務室去換藥。這時在我旁邊另外一位孩子名叫陳天信的，遞給我一條濕毛巾，讓我把身上的膿血擦乾淨。我心裡想：孩子們還是非常貼心的，而且對我還是非常信任的，感覺很開心。當然我沒有接受他的濕毛巾，而是回到我的宿舍，拿衛生紙把那些膿血都處理乾淨，並且把那衛生紙拿去燒掉消毒。

在整個背米的日子中，雖然只有我們三、四位老師去，但是所有在家裡陪伴小同學的老師們，也是非常重要。他們總是用禱告托住我們，所以我們才能夠每次都來去平安。而且我們每次回到老師宿舍時，大部分的老師都已經休息了，我更是總在半夜十二點、一點全校熄燈以後才回宿舍。大家不但為我們預留溫在柴火上的洗澡水，而且還要忍耐我們洗澡、吃宵夜弄出來的聲響，我心裡真的非常感謝他們的包容。

我的三個月任期到了，必須下山回家。但是背米背物資的任務還是每週都持續運作著。因為我和凱萍老師入境的時間比其他外來老師們早兩週，因此我們在三月下旬就必須離開，而我們任教的班級也都會提前考期末考。就在我們要預備下山回家的前兩天，在晚自習的時候，董事長和段秘書突然來到學校。董事長在辦公室接見我們，他告訴我們，他很感謝我們，不但從那麼遠的地方過來教書，還每次花時間陪伴背米的孩子，不但讓孩子們感受到老師的關心和溫暖，也讓當地的長官們看到，外來老師們確實是發自內心愛著佻邦的孩子。他從

文教官的口中知道，我們快要回家了，所以特地過來送我們，並且希望我們有機會能夠再次前往教書。因為太出乎我們意料了，我記得我和凱萍老師一直對董事長說：感謝神，帶領我們來到這裡。能夠認識佻邦的孩子們，是神的恩典；能夠教到這麼懂事又貼心的佻邦孩子們，也是我們的幸福。看著平時嚴肅又不苟言笑的董事長，在我們眼前滿臉的笑容和親切的語氣，讓我和凱萍老師心中都非常高興，也為自己一點小小的付出能夠得到肯定而深受鼓勵。長官們只有短暫停留半個小時後，就在大爹校長和阿泰老師的陪同下，離開了學校。

離情依依，但是因著背米和學生們建立起來的「手電筒情誼」，不會這麼容易就消散，畢竟在這整段過程中，對孩子們來說，日子還是甜多於苦的。音秀老師就曾經和我分享過一個可愛的小故事—

有一次，學校安排了在週六下午，由全校男孩子出動，去背所有的伙食物資，例如：米油鹽糖、醬油料酒、麻油香醋等各種調味料及許多伙食上要用到的原料。回來之後，他們班有幾位小小娃，很高興的跑到她面前，叫她猜今天他們去背了什麼？音秀老師看著他們穿著工作服，每個人還不停的用手指去摸肩膀上的衣服，然後放在舌頭上舔一下。她猜了兩次都沒猜中，這時有一位非常興奮的小娃，忍不住大聲告訴她：「是『白糖』！！今天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一小袋白糖背回來。因為我們流很多汗，所以現在我們的這邊（指肩頭上）都甜甜的。」音秀老師看著他們一張一張開心的笑臉上，一點都沒有出去背東西回來的辛苦樣，反而因為肩頭會甜甜的，而感到非常快樂，她也被孩子們那份單純的歡樂所感染，哈哈大笑起來。確實，有什麼是能夠比背到白糖更開心的事呢？！



學生餐廳



學童用餐

邱凱萍

1995/01 ———

Many people consider mission's work as a very big sacrific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my church worry for me when I came to this place and have this short term teaching/mission trip. My mother is the one who worries the most. But I a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so many people who cares for me in Christ. Many people worry that I won't be able to adjust to the life style here since I grew up in the cities and never leave home to a place this far away. They worry about the adjustment to the food. Also because the Thailand and Burma border is closed, we have to climb a pretty long way to reach the school. (It only took us about three and a half hours)

This mission trip is being looked at as a very hard task but every time when I think the reasons for me to come here, I am sur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One of my favorite verse is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God." There are all those times when people look at one thing and say "that's impossible" but when God is the Lord of all then it's easy as turning your palm. (Like the Old Chinese saying) I am not saying that it's very easy for me.

I did think "why did I chose to come here" along the way across the boarder. But it was God's grace that He helped me think of many verses in the Bible and many encouraging Christian Songs. All those songs and verses

helped me to keep on going. Oh, I haven't say the why I am willing to come all these ways to teach a group of people that I have not much idea of. Well, it's very easy. It's the most powerful driving force in christainity. It is the LOVE of Christ. When every time I think of all that God had done for me, I have to praise God and thank Him. What a sacrifice it was for Jesus to come and die for us. Did he have to come down to earth and suffer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that there must be other ways for God to wash away our sins. It is love like the Love of Jesus that drives me to do His work. I always think how can I repay God's love for me and the answer is to love others and share with others all that I've received from Him. So leaving my secure home and come to a strange place with pretty backward setting, is it a sacrifice? When everything that seems to be hard to do in human terms is compared to what Jesus had to go through, nothing can be too much a sacrifice.

Actually I gain more than lose. Coming here, I get to see God's awesome creations, the people, the mountains, the river, the stars, the trees, and more. These are all that I've never expected when I was planning to come here. It is wonderful to see so many kids with joyful hearts and a very great desire to hear God's stories. They all also like to sing very much since I came from a very musical family, it's more than I can ask for. I really thank God for bringing me here. I am also thankful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back home praying for me. Everything is a gift from God and I am very blessed with all that God has given me.

"I consider that our present sufferings are not worth comparing with the glory that will be revealed in us."

Roman 8:18

就是恩典

藍文蓓

1995/8 ——

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有著甜美的笑聲不斷？
是什麼樣的一群孩子，讓我的心留連忘返？
多少次的感動只是為了一個純真的笑容
多少次流淚只是為了一個心動的畫面
一個個等待的眼神，期待那加略山上的愛
主慈愛的呼召在前頭，膽顫遲疑的我卻不敢再向前跨一步
到底是什麼阻擋了那句，「主啊！我在這裡。」

是世上永遠追求不完的梦想？
是體貼肉體舒適的自私？
還是那自以為還有什麼的狂妄？

回想十字架上為我捨了自己的基督，那位不肯將我放棄的主
若沒有祂，怎麼會有現在的我？
哦！主啊……寶座前淚流滿面
又豈可再聽而不問？視而不見？

何時我才能像空中的飛鳥
單單抓住那從上頭來的盼望
拋下一切，展翅上騰？
哦！我的主……求祢不斷的修剪我，煉淨我，使我完全屬祢
有一日……我可以謙卑地跪在主耶穌的腳前
「主啊！我深願……」

就是恩典

1995/11 ——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愛我們；謝謝祢保守我們過了一天。我們要為前線的老兵禱告，求主耶穌加給他們力量，保護他們免於戰火傷害。我們也要為生病的姑娘、兒子們禱告，有人發燒，也有人不知道為什麼肚子痛。還有人背很痛，求主耶穌醫治他們，讓他們不要再被病痛折磨，快快好起來。有很多人心裡想家，求耶穌來安慰他們，我們也為下山的老師們禱告，求主耶穌幫助他們每一個人；賜給他們平安，謝謝主耶穌，我們現在要睡覺了，求天父保守我們，讓我們不要做噩夢。從睡著到起床，都能平平安安的，謝謝主耶穌。我們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這是在興邦學校孩子們的晚禱，也是他們單純的心，他們的盼望，他們的感謝。

常常有孩子們圍在老師住處的門口，等著我們幫他們擦藥或看病。看著他們傷痕累累的手腳，真的是很不忍心。我們邊幫他們擦藥，邊

叮嚀著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有些時候孩子會帶著嚇人的傷口來求助，不是醫護人員的我，剛開始時都會不知所措，看著一個正在淌血的大洞，或是摸到發高燒很燙的身體，也都只能先跟受傷的孩子一起禱告，再慢慢的、小心的幫他們處理。記得有一次，一個男孩的高燒退了，睡在他旁邊的另一個男孩興奮的跟我喊道：「老師！是耶穌治好他的耶！」心裡真的很感動，感謝主在他小小的心靈中，就種下這樣難得的信心。

但是，還有多少孩子們還不認識這位全能的醫治者——耶穌。那樣一個困難的環境中，還有多少人活在害怕與不安中，看著安邦醫院中一些無助的病人、傷兵，和一張張沒有盼望的面容，他們需要的不只是醫治，在他們黑暗的生命中，需要亮光；在他們無方向的生活中，需要幫助與扶持，我們有這麼寶貝的福音，誰能來告訴他們？耶穌，一個充滿恩典與能力的名字，他們要怎麼樣才能聽到？

孩子們信中寫著「老師！我們佉邦現在很需要老師，我們很希望你們能再來……。」是的，我們能給，給的是我們有的、我們能的，但其實很多去過、經歷過的同工都知道，在無形中，他們所給我們的遠比我們所做的還多。記得在山裡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婦女背著一大袋自己種的瓜，又帶了一個小小娃，走得又遠又久，只為了能賣到幾塊錢。或者看到年紀小小的孩子，離開了父母家人，站在大太陽底下，背著一枝比他還高的槍，卻不明白為何要如此做？他更不知道會不會見到明天的太陽。他們為了一天的生存，為了能活下來，需付出無止境的勞力與汗水。真的，心裡的感動與那股無形的激勵，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想到自己在世上只是一個客旅，要怎麼樣才能夠在神永恆

的計劃中盡一點心力？天父對我無盡的愛與恩典，我又回報了多少？

下山了，又回到了文明世界，有柏油路、有自來水的地方。回想在山上那段生活，內心一次一次不住的感謝主，讓我經歷在佉邦一個月的日子，也謝謝爸爸、媽媽放心讓這個寶貝女兒嚐嚐什麼叫生活、什麼叫生命。記得要下山之前，下了好多天的雨，但到了要走的時候，卻是陰涼的好天氣。走在回來的山路上，好幾次感動的想哭，主賜下的雨水，是讓路不灰，讓沙子不滑，適合行走的小雨。而我們總是要到最後才恍然大悟，才明白主給我們的是最好的。再回想一個月的時光，能吃、能睡、能給、能學，這不就是最大的恩典嗎？忘不了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笑容，忘不了他們說過的話、寫的信和不完整的國語，以及美麗的心。真的，那是一個不平凡的世界，求主自己呼召、揀選人來事奉祂，求主賜福給他們每一個人。

藍志堅（作者父親）

宣教工作是神的旨意，凡參與宣教工作的人，只要是帶著謙卑愛主愛人的心，所到之處都能帶給人祝福。得到幫助的，不單是指所到之處被幫助的人，同時也是包括了去的人自己本身。

前文〈就是恩典〉的作者藍文蓓，就是屬於後者的情形。因著被正在那裡作醫療宣教工作的父親（我，藍志堅）邀約，利用大學假期隨著屏基的醫療短宣隊到了佻邦山區。有一個月的時間，是生活在當地的一所小學裡，白天教小朋友英文，晚上陪伴他們，說說故事，看著他們睡覺。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經歷到神透過環境與她說話，最後她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被神抓住，被神改變。她從神所領受到的極大恩典與愛，都在前文〈就是恩典〉中有清楚的說明。

從小她雖然在教會上主日學，但到了高中之後，就很少去教會了。其實在她來佻邦之前曾有一段非常叛逆的時光，在家與父母的關係是非常不好的，若不是神動工，讓她來到佻邦山區參與宣教的工作，被神改變，我真不知她今天會成為怎樣的人。

感謝神，她改變了，下山回去後，服事神與愛人的心沒有間斷過，她修神學，她去大陸培訓，她也服事教會團契的年輕人。她為了能更服事人，在讀完她當初所選的熱門經濟學位後，再多讀了一個完全不

一樣的護理學位，為的是要成為一個護士，以後能照顧病痛的人。而神確實如她所願，在護士生涯後期規劃中，她選擇了臨終安寧病人的照顧，如今她是一所聯合安養機構的主管，工作非常忙碌，但她心中是充滿喜樂的，工作忙碌之餘，也不忘參與教會的工作。

在她生命改變的那段時間，她曾自己譜寫了一首歌，也是她一生信仰的真實告白，我相信所有聽了這歌的人，都會有所感動。我願意介紹如下：

歌名叫「神跡」，在 [youtube](#) 網頁上可找得到。歌詞是：

一、感謝祢所賜新生命 因祢愛使我們聚集

若不因為祢 我怎能在這裡 被贖的生命交託於祢

二、感謝祢教導的真理 提醒我天天要捨己

讓祢在我生命中來管理 我心有神走過的痕跡

三、哦神啊 我要跟隨祢 賜我們全然向祢的心

沒有人事物能與祢相比 幫助我走得更堅定

四、哦神啊 我要事奉祢 用我被改變的生命

在每一日中彰顯祢神跡 使人看見將榮耀歸祢

在四段的歌詞中，可以看見她自己對救恩是如此的清楚與感恩，清楚知道得到救恩比得到世上任何事物更為寶貴，也因此從得救後，她便立志要一生事奉主，而她也做到了。若不是因為去了一趟佻邦山區，若不是在那裡被神的愛得著，我真不知文蓓今天的生命會是怎樣？雖然這歌名是「神跡」，但整件事稱它為「神蹟」何嘗不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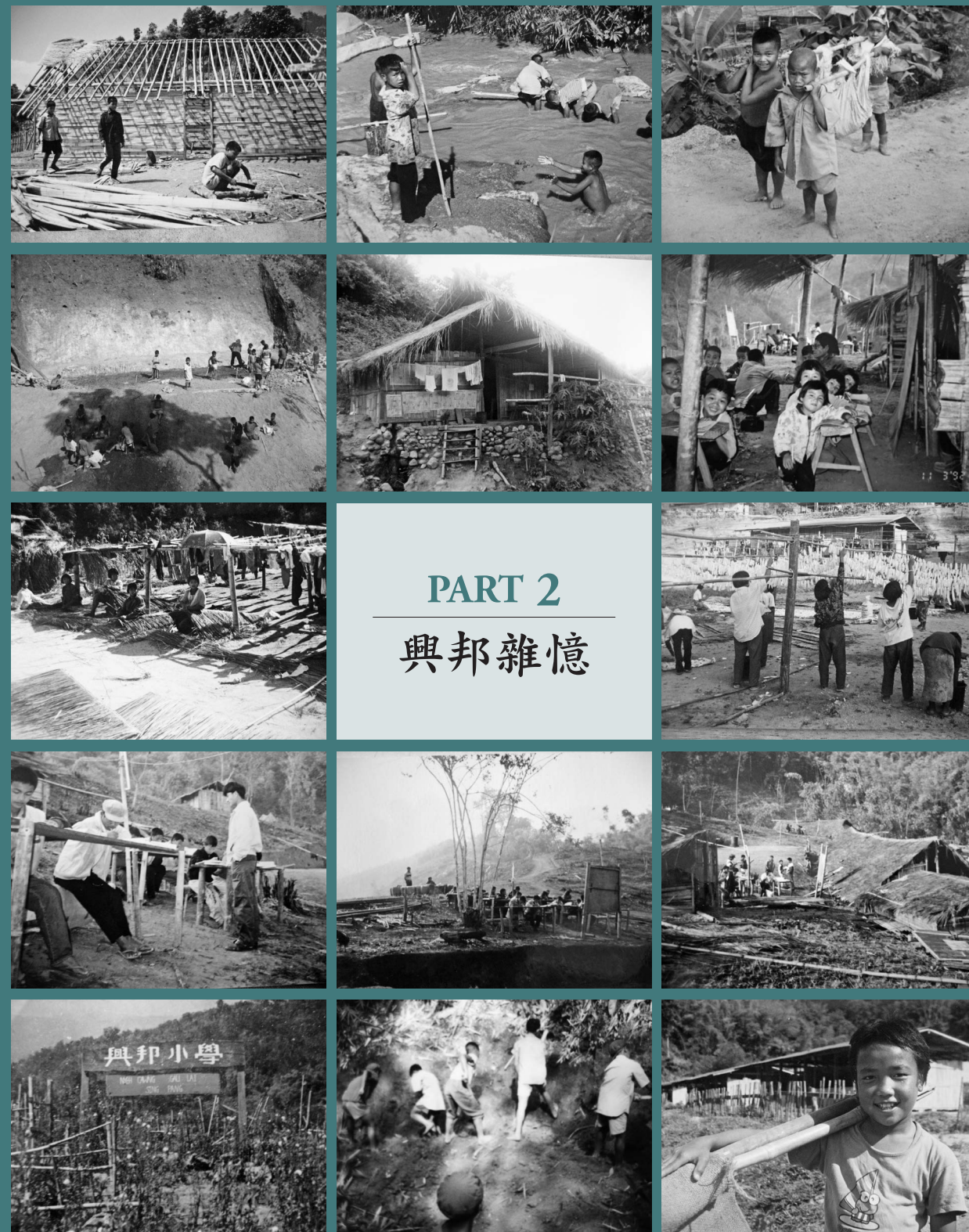
桃花源

顧毓琪

1994/2 ——

歲月匆匆，來此已有一個多月了，似乎山中的日子過得特別快，倒也不覺得難熬，似乎與外界隔絕，真是山中無甲子。這裡是一個桃花源，空氣清新，夜晚星光閃爍，生活單純，無世俗污染。

請為我代禱：一、體力夠用：在此溫差大，清晨與晚上很冷，中午很熱，一天下來很容易就累。二、有勇敢的心與孩子交談，不會因語言不通而受挫折，有智慧的教導與跟孩子溝通。三、為台北的家人信主及健康代禱。四、為我更積極、更開放自己的心，心中不會自卑、害怕，對自己更有信心，求主改變我，更合乎主用。



I am so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re

王為立 (Willie Wang)

After High School, I applied to several colleges. The college that I wanted to attend accepted me to start in Spring semester instead of Fall semester. This means that I had my whole summer (starting June) until mid January without school. When I found out that uncle Simon was looking for teachers in his missionary school, I decided to take 3 months and go teaching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 It turns out to be one of the most pivotal chapters of my spiritual journey.

Getting there is an adventure itself. I remember riding in a Toyota 4x4 with chains. The roads were muddy and quite bumpy. We have to make many stops to dig ourselves out of the mud even with 4x4. We were certainly without many modern conveniences that I took for granted. For example, electricity was minimal, few hours of availability at low currents in the evening. No heat, no hot shower. I remember taking 30 seconds showers during November and December. There was no running water. I remember having only 2 meals a day, with essentially a vegetarian diet. We may have some type of minimal protein once a week. Of course, uncle Simon had a secret stash of food and eggs that I have access to anytime I am hungry. I also remember that I had to eat the rice very carefully because it was washed in the

river, and there are rocks in the rice which can chip your teeth if you are not careful. I remember being cold at night, even within my high quality sleeping bag.

Day to day was scheduled and regulated. I remember getting up at around 5 AM and having group devotion with uncle Simon, aunty, and other teachers. We will then have breakfast and start teaching. The Subjects that I taught were math, science, and English. Later in the afternoon, I remember I recruited a younger Wa youth (probably around 5 or 6 years old) and invested money in the tools necessary to farm the land. I am pretty sure (memory is a bit fuzzy) he did all the dirty work like carrying dung as fertilizer to grow vegetables, which later were sold back to the school so that he can buy shoes, tooth brush, and candy. I went to bed pretty early since once it is dark, there wasn't much to do. On Sunday, I remember holding bible studies, which attendance was voluntary, with older youths.

I remember one day, it was luncad beef. That was really rare, and all the students were extremely excited because this was special. Later on, I asked around and wondered why we were able to have beef that meal. The school runs a farm, as part of that farm, they raised cattle. To breed the best cattle, you had to pick the best, biggest bull, have him breed with all the females to get the best cattle. The rest of the bull had to be neutered. Given where we were, the neutering process used existing tools that were available, which consisted of taking two large bricks and smashing the testicles of the unfortunate victim. In this specific case, the bull died in the neutering process, hence we had beef for our meals.

As I reflect back on my experience, God has blessed me so much through going to the Wa tribe. I realize now how immature, prideful, and self-reliant I was. I remember one of the staff was a pastor in training. I remember observing him sitting in silence meditating and praying on many occasions. As an 18 years old, I did not develop my prayer life. I thought that I was there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help the Wa people; to help requires action and activity. Now, I realize that the Wa experience was more for me than for the Wa people. Of course, by God's grace, He may take what I had to offer, even in my immaturity and pride, to bless the Wa people. However, my gain was much greater than whatever in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hat I gave. First, the Wa experience prepared me for college in ways that I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I was so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college, to learn, to grow, knowing that the opportunity is precious and not everyone gets a chance to do so. I believe this protected me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unfruitful deeds of darkness” (Ephesians 5:11) and truly use my opportunity in college to learn and grow into a responsible adult. Second, I got a sense, a taste, of what it is like “to be content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I am. I know how to get along with humble means, and I also know how to live in prosperity; in any and every circumstance I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being filled and going hungry, both of having abundance and suffering in need” (Phil 4:11-12). I definitely did not learn it to Paul's level, but I realized that it did not require much to have joy, to live a purposeful, meaningful life. All the materialism, pursuit of wealth are truly vanity, chasing after the wind. Looking back, none of the inconveniences (cold shower, food, being cold

at night, sleeping on a hard / wooden bed, being woken by various animal sounds) really stood out. What stands out are faces, kids that I formed friendship with; the face of one 3rd grader (I think), who died of sickness while I was there. The young boy whom I farmed with, who had some type skin disease all over his head and feet - my co-workers, local teachers, uncle Simon, aunty. Investing in people, relationships, and God are what is important, what is worthwhile. This truth - that the world is not worth chasing, but God is - definitely impacted my selection of what to major in college and why I work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inally, in those 3 months, I had a chance to live closely with uncle Simon and aunty. As Paul says, “imitate me as I imitate Christ” (1 Corinthians 11:1), there were many areas to imitate. For example, although I was not married at the time, their love for one another was apparent. I do not know many couples that have the kind of marriage, love for another, and bond that they had. Next, uncle Simon is a gifted, charismatic speaker. He is gifted with many talents and no doubt could have been a great business leader. Yet, there is a sense, for me, of someone whose will is broken before God. That broken will, I believe, is key to sustaining and mainta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for the long-term.

It is now 20+ years after my time in Wa, and I am so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re. Now that I have my own kids, I pray that God will orchestrate opportunities for my own kids, voluntarily, when they are ready, to learn similar lessons that were learned through my time in the Wa tribe.

王李梅芳

永泰之行

回想到低邦教書，那是一個奇蹟，二十多年前是上帝親自帶領完成的。

那時我仍僑居哥斯大黎加，在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後，家母在世時我每年返鄉省親一次，為了辦理各種手續方便起見，就先回台灣辦入出境證、香港簽證及台胞證等等，約需要二至三星期。在等待期間，主日就到南京東路禮拜堂參加崇拜，一直到五、六年後每次回台灣仍到南京東路禮拜堂主日崇拜。有一次在週報的夾頁中看到徵求去低邦義務教書的單張，看過後我馬上就感覺到我應該去做這件事。因為教書是我的專業，我是一個退休的老師，現在是我服事主的好機會。

決定後，按照單張上的地址去差傳說明我的心意，經過洽談考核合格後，在我省親返台，差傳已辦好去泰國的一切手續，我即刻啟程。

第一站到了永泰，因興邦學校學期已過了大半，所以就留在永泰。永泰的小朋友白天去學校學泰文，晚上放學到農場學中文，剛好就缺少教中文的老師，這個工作就由我來擔任。開始還有數名學生，也許他們感到國中教材較深，讀起來較困難，漸漸的自動缺課，最後只剩下一名男同學來上課，很努力學習直到我回台灣，原來他準備要出國

留學。

在永泰時，我住在王老師與師母以前住的房間，二樓環境清靜幽美，尤其是藏書豐富，種類繁多，我在那裡大部分的時間都消磨在群書之中。日子過得很快轉眼三個月就過去了（因我們只能拿到三個月的簽證），大概就在要返台之前的兩三個禮拜，有一天王老師與師母帶著一批學生從低回興邦學校，途中經過永泰順便歇歇腳，因此就認識了王老師及師母。最讓我不能忘記的是第一次見到王師母，我們沒有交談一句話，師母竟送我一整條吐司麵包，我內心十分感激，也不知應怎樣表達謝意，當時只有一直說：「謝謝！謝謝！」這條吐司麵包解決了我兩三天的中餐。

在永泰時是在黃老師家搭伙，他們一天只吃兩餐（早餐與晚餐），中餐自理。永泰沒有店舖，想要買東西也無處可買，每次我要買什麼東西，都是趁黃老師進城時拜託他幫忙代購。當地的百姓都是自給自足，糧食水果都是自己耕種出來的。這次能認識王師母是上帝又一次巧妙的安排，讓我後來可以真正到興邦學校去教書。

編寫針灸教材

回到台北後去差傳感謝黃小姐的幫忙，也分享在永泰的服事，引發黃小姐聯想到可以號召、鼓勵退休的老師們到低邦去奉獻教書。因為以前從無將近七十歲的弟兄姐妹去低邦，他們見我平安歸來，才放心讓年紀較長的人也可以去低邦教書。

回到哥斯大黎加後，星期日到聖荷西的台福教會禮拜，美國台福教會的月刊都會寄到哥國的台福，月刊內會有全球各地方的消息。有

一次刊登伍邦的惡性瘡疾大流行，很多人對一般的藥物已產生了抗藥性，治療無效。我馬上想到若用針灸治療應該會有效，所以就毛遂自薦寫了一封信給王師母。等了很久終於有了回音，她歡迎我去伍邦。但是光靠外地來的人短期幫忙效果不大，長久之計應該是訓練當地的人，因此我開始編寫針灸教材，用口語化使小學生都能看得懂容易吸收的講義，完成後回台北將原稿交給差傳，請他們找印刷廠印製，因為這是專業文件，校對非常費時，所以只好一面校對一面印，完成一部分後才帶去伍邦，其餘的部分分了好幾次才校對完成。

學針灸五寶

選修針灸課程的都是五、六年級的學生，開始上課時大概有十幾名學生，過了一段時間只剩下五名學生，大家就稱他們為「五寶」。

林達學習很認真也最用功，金英是個鬼精靈，余福像個建築師，鮑鴻林人緣好；雖然他們只有小學程度，但我教課依然按正規一步一步的教，上課時常常警惕他們，「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針能治病也能致命」，一定要按照書上教導我們的方法，怎樣取穴，怎樣下針，在胸背部下針時，病人的姿勢尤其重要等等，絲毫不能馬虎。

左至右：周慶蓮、鮑鴻林、余福、作者、金英、李忠、林達



有一天上針灸課突然林達缺席沒來上課，後來聽別的同学說林達不學針灸了，我內心感到十分惋惜，但過了幾天林達又出現了，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我們大家都拍手歡迎林達歸隊。原來經由王師母苦口婆心的開導與鼓勵，林達又恢復繼續學習針灸的信心，聽說現在林達是管理宏邦中學醫務室的負責人了。

五寶中的金英聰明機靈，每個人都喜歡他。每天晚上熄燈就寢前，要晚點名，王師母都會去巡視，有一天師母要離去時發現金英不在，這表示他夜不歸宿，犯了大錯。他知道第二天朝會時一定會受到處罰，就事先穿了三條褲子準備挨板子，結果這次不是挨板子，而是罰他去砍柴火，因金英人緣好，很多同學去幫忙，才幾個小時就全部砍完了。

另一寶余福，他的個子最高。有一個星期天放假可以外出，他約了朋友去打籃球，中午在外面吃了牛肉麵，返校後開始瀉肚子，瀉得越來越厲害，服醫務室給的藥無效，先是水瀉，後來拉出來的是血，也有帶白色的膿，一天不知道拉了多少次，直到上廁所蹲下去竟無法站起來，還是同學背他回到宿舍。當時正是吃完晚飯後，老師們都在宿舍門前聊天，兩個學生來找老師過去一趟，我還示意他們班的導師，但是那兩個學生說是要找我過去。我跟著他們去到學生宿舍，一看情況十分嚴重，余福幾乎要虛脫了，我馬上為他扎針。

最重要的是要用艾灸，必須雙管齊下，但我並沒帶艾條或艾絨來伍邦，又沒有類似的東西可以替代，最後只能用香菸的菸絲替代。學生趕緊向有吸菸的老師要了一支香菸，我把香菸撕開按照艾灸的方式治療，菸絲治療當然不如艾絨，但為了救急也只好將就著用，因菸絲的熱度高，灸完之後赫然發現在肚臍旁邊燙出了一個大水泡，但余福

很勇敢竟沒喊痛，我特別提醒他千萬不能將水泡弄破以防感染，過幾天水泡就會消了。方法雖是克難但效果很好，每天治療一次，沒想到兩三天之後，余福就可以下床走動，一個星期就完全好了。感謝主！祂在這窮鄉僻野完全沒有醫療支援的地方，彰顯祂的大能。

扎針治百病

我去興邦第一個學期主要的是教學生上針灸課程及給罹患瘡疾的同學扎針治瘡。記得我剛到興邦兩三個禮拜，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王老師與師母去安邦醫院喝喜酒回來，問我中醫有沒有辦法醫治鼻出血？因安邦醫院住著一個鼻出血的病人，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都不見效，現在已變成要輸血了。我忽然想到有一個民間療法，不妨試試看。只要將病人中指的關節用線緊緊綁起來，時間不能過久，三、五分鐘後要鬆綁，讓血液可以流通一下，避免手指頭壞死。王老師照著我所說的寫了一張便條紙，並畫圖示意以免弄錯，派學生送到安邦醫院。過了沒幾天王老師告訴我，那位鼻出血的病人將手指頭綁起來後，三分鐘出血就停止了。

又是一個新學期開始，所有的外地老師回到學校，這次我除了每天要上針灸課和給得到瘡疾的學生扎針外，王師母又給我增加一堂尺牘課程，所用的教材是泰國或南洋華文版的課本，其中有些格式與中國傳統寫的方式有些差異，興邦的學生大概是先入為主，改不過來，我糾正他們好幾次都無效，最後只好作罷。

除了給得瘡疾的學生扎針外，有其他毛病的也來要求扎針。記得有一個學生不明原因整天都是滿頭滿身的大汗，使他感到十分困擾，

也來問可否扎針，結果施針三次後症狀全消。這個學生很乖，每天晚飯後總是笑嘻嘻的來找老師們，問有沒有事情是他可以幫忙做的。另有一位年輕的男老師，他是從美國來佻邦教學生英文，也是雙手出汗不止，經過針灸幾次後，就出汗了。還有一位從美國來的丁老師，她患有慢性鼻竇炎多年，在美國、台灣都治不好，沒想到來到佻邦這個落後地區，針灸治好了她多年的痼疾。這是她來佻邦最大的收穫，也是上帝額外的恩典，至今只要丁老師回台灣，一定會與我聯絡。

學校有很多小娃夜晚睡覺都會尿床，男生女生都有，尤其是女生特別多，她們的老師調查清楚之後，規定每週一次，在下午下課後排隊來扎針，有些學生很快就不尿床了，有些是尿床症狀減輕了，但也有一些是無效的。

記得有一天半夜楊一哲老師及師母來敲我房間的窗戶，師母說有一個女生患闌尾炎，肚子痛了好幾天，痛到日夜不停大聲喊叫，吵得整個女生宿舍的學生都無法睡覺，我馬上帶上針具到女生宿舍，即刻為她扎針，說也奇怪下針後不到十分鐘，她竟睡著了。她的病況較為嚴重，開始一天扎兩次，狀況減輕後每日扎一次，只治了一個療程就痊癒了。興邦學生患闌尾炎的特別多，楊老師就照著同樣的穴位用針，就再也不用送病人到泰國醫院去治療了。

另外，一些校外得瘡疾的病人，也來找我要求用針灸治療。我還記得有一位部隊的長官，他的妻子懷孕數月，得了瘡疾不敢服藥，也特地來請我用針灸治療。

有一個叫阿強的年輕人，因吸毒他的家人屢次送他到戒毒所去戒毒，戒毒成功後回到家，他又與吸毒的朋友混在一起，又開始吸毒，

家人又送他去戒毒，這樣來來回回不知多少次。後來他的家人為了拯救這個孩子，硬著心腸把他送進軍人監獄 008，毒癮是戒掉了，但是一條腿日夜疼痛，晚上無法好好睡覺，因此將他送到安邦醫院住院治療，幾天後還是疼痛難消，安邦醫院就將他送到學校來用針灸治療，第一天晚上就可以睡覺了，但是進步得很慢，直到我回台灣時仍未完全治癒。沒想到事隔三、五年之後，我去張雨弟兄的新生命福音戒毒中心教書時，竟遇到阿強，他已完全恢復健康，而且是新生命農場教注音字母的老師！我勉勵他以後切不可再與以前的那些壞朋友來往，要好好珍惜生命。

記得有一年我在山上，興邦學校有三名學生逃跑被抓回來關進 008，手銬腳鐐是免不了的，結果被關了幾個月後，這三名學生的腳無法走路，當局先送他們到安邦醫院，隨後就轉來興邦學校用針灸治療，幸虧他們都還年輕，精力旺盛，沒多久就可以走路了。

有一次遇到佉邦農場的領班突然生病，被同事送到醫院治療，但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吵著要出院回家。他說住院醫藥費太貴，一天就要兩百多元（泰幣），在農場工作一個月的薪水也不過只有兩百多元，他主動簽字決定出院回家。我去他家探訪他，當時他正發高燒，下體腫痛得不得了，我要知道是哪裡出了毛病，他卻不好意思說，我說治病要緊，他才勉強脫下褲子給我看，有一個睪丸腫得比正常大二、三倍，我告訴他可以扎針。剛開始一天扎兩次，情況有好轉，第三天他就可以去農場上班了，治了一個療程就完全康復了。感謝主的恩典，是主耶穌醫治了他，後來他的太太與我成了好朋友。

搭建針灸室

校內來扎針的學生很多，多半是得了瘡疾，但學校沒有一處固定扎針的地方，我就與五寶商量，是否可以利用兩棟教室之間的空地搭建一間針灸室。余福最先表示沒問題，就由他負責建造，別的同学負責找材料。余福像一名建築師，沒有用一根釘子，全部用竹子做建材，就完成了一間佉邦傳統的房子，經過佈置，擺上我帶去的針灸掛圖及用具等等，看起來就是一間有模有樣的針灸治療室。我發現佉邦的孩子大部分有隨地吐痰的壞習慣，就在顯眼的地方掛了一張禁止吐痰的告示，並且告誡這五寶：口水是我們口中的津液，是由體內分泌出來的，像血一樣的寶貴，你們卻這樣把它吐掉，不是很可惜嗎？

有一天董事長帶著他的部屬來興邦學校視察，還特別參觀了針灸室，也順便問了我一些問題，如針灸可以治哪些疾病。我回答現在所知有三百多種。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就是董事長，事後才有人告訴我，回想起來不知那天有沒有說錯話，讓董事長見笑了。他那溫文儒雅的態度與一般文職人員無異，但他竟是叱咤風雲打敗大毒梟坤沙的大英雄。

興邦生活雜憶

有一學期在興邦學校，剛好碰到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非常隆重，賓客很多，並有午餐招待，我們老師們也都下手幫忙，讓我驚訝的是王老師的廚藝精湛，就是職業廚師恐也望塵莫及。

我們每次去興邦學校，大多數是從永泰坐車到泰國的邊界，再坐學校派來的車到學校，但若有特殊情況時，我們就必須要徒步翻山

越嶺去到學校，行李雇當地的人背上山（每件二十公斤付費泰幣二十元），大概需要走三個多小時才能到學校。我記得有三次是用走路的，到了學校後休息個兩三個小時，體力就恢復了。學期結束時老師們下山，也是有車子送我們。記得有一次情況特殊需要步行下山，由王老師帶隊，大家都以為下山比上山輕鬆，誰知到了永泰，累到腳都抬不起來，尤其是大腿痛到不敢觸碰，舉步維艱，我回到台北兩個多禮拜後才恢復正常。從前在老家常聽長輩們說：上山容易下山難，聽時不以為然，現今才體會到老人家說的話都是經驗之談。

興邦學校的校區，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上面的面積較大，有上課教室及老師休息室、操場、男生餐廳及男生宿舍，從上面下一個陡坡是屬於女生的範圍，中間有一條小河，過了河的右手邊是醫務室及一間女老師的宿舍，左手邊是女生宿舍及女老師的宿舍，靠近陡坡旁是女生餐廳。中間有一個小操場，女生每天在此集合出發去學校上課，靠西邊有一排老師宿舍及儲藏室，還有一間小廚房。宿舍前有寬闊的走廊，上面有頂棚可以遮蔽風雨，並有一張大桌子及椅子，記得我初次上針灸課就是在此，這裡也是老師們的活動中心，如每週一次的老師團契，我沖泡從哥國帶來的咖啡及土產請大家品嚐。

又是一個新學期的開始，老師們都到齊了，由陳從上老師分配每位老師輔導學生的工作，我分配到的是擔任輔導男學生就寢前的晚禱，男生宿舍是要爬一個陡坡上去，當時我就婉拒，因我的視力較差，白天上下陡坡時都特別小心，更何況是晚上又無照明設備，我表示這份工作很不適合我，可請年輕的老師擔任，但陳老師堅持說我可以勝任這工作，先前我就聽說陳老師在晚上走那斜坡摔斷了腿，我怎能重蹈

覆轍呢？

這次上針灸課發現少了一個寶，金英不見了，詢問之下才知道佉邦獨立團讓一批孩子在興邦學校寄讀，現在已經將他們的人接回原單位去了，雖然心中感到不捨，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過了一段時間，突然有一天金英出現了，他利用假日帶著禮物來興邦學校探望老同學，還特別帶著北佉的特產送給他的針灸老師，並告訴我他已經改名叫金寶，下午他還做了北佉在過年時能吃到的鹹稀飯，端來給我品嚐，真是美味極了，這孩子真是有情有義，將來一定會很有出息。

孟阮紀行

又是一個新學期，我回到學校，高年級的男生已遷到孟阮，我也跟著到了孟阮，王師母及幾位老師都已經開始上課了，我在孟阮仍然教針灸及扎針。居住在孟阮的居民患瘡疾者更多，因惡性瘡蚊的幼蟲孑孓要生活在無污染最清潔的水中才能存活。很多居民一大早就來排隊等候扎針，最後來扎針的人多到要拿號碼牌，就算我有三頭六臂也做不完，後來我改用薑灸，同學們也可以下手幫忙，效果也不錯，來扎針的人數才慢慢減少，恢復正常。

孟阮地區遼闊野生動物很多，職工們閒暇時會到郊外去打野味，有一次他們還帶著老師們心愛的寵物狗一同出獵，那次的收穫不錯，獵到一隻刺蝟，晚上的晚餐多了一道佳餚。但我們的狗兒卻不見回來，原來刺蝟見到自己有危險，為了自衛會把身上的長刺當作武器射向對方，狗兒不知躲避，被長刺射中壯烈犧牲了，山珍美味與狗兒權衡真是得不償失，相信謝明惠老師一定十分傷心。記得我們回台灣時，每

位老師都選了幾支長短不等的刺蝟利刺作為紀念品。

安邦醫院和宏邦中學

不記得過了多久，我又回到興邦，剛好遇到學校遷到新校址，我們也跟著到新地區——46。我現在記不起來是如何到達萬宏的安邦醫院。那時的住院醫師是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李姐妹，她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提到當年那位鼻出血的病人，當他們接到王老師派學生送過去的字條，他們的內心感到非常掙扎，不過病人的母親卻很有信心，她相信神一定會拯救她的兒子，神成全了這位母親的心願，也使她的信心更堅定。

萬宏的安邦醫院也有醫學實習生，其中有些是從雲南招募來的中國人，他們也仿照興邦的模式請我開針灸課程，當時選修的學生大約十名左右，他們都有中學程度，其中一位還是小學教師。上課用的教材是我已全部修編完成的《針灸初步》，因此上課就比較省力。我還記得有一位同學全心全意的投入，非常認真，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過去安邦醫院的負責人黃新明醫師告訴我，這位同學現在已經是安邦醫院的副院長了。

醫院中的一般醫療大部分由李醫師主治，有一次一名懷雙胞胎的孕婦來醫院候產，但因子宮口不開，等待時間過久，怕影響胎兒，李醫師已選好了開刀要用的器械在鍋裡消毒。此時有人來問我可否用針灸催生，我趕到產房用針灸雙管齊下，約莫半個小時子宮口全開，兩個新生兒順利出生，李醫師也鬆了一口氣。當時天氣寒冷，新生兒由孩子的父親抱在懷裡，他很高興見人就笑，大家都恭喜他向他道賀。

興邦學校遷到46地區後改名宏邦中學，距離安邦醫院不太遠，小學生很多肚子大大，原因是患瘧疾而引起，用西醫吃藥打針都無效，我告訴他們可以用艾灸試試看。有一天幾個人帶我去宏邦中學說明來意，他們把學生叫來排隊，由醫生檢查篩檢出脾腫大的人，以後每星期來安邦醫院艾灸一次。有些學生灸治數次後，再做檢查，發現脾腫大竟然消除了；有些人則恢復得較慢，但都有進步。這是在興邦學校遷校後，唯一為學生所做的服務。

另有一次是一名入伍不久的新兵休假回家，收假回部隊時，軍車經過萬宏時不停，他情急之下跳車摔成重傷，送到醫院時已經昏迷不醒，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大吼大叫滿口髒話，打針無效，大家認為他是凶多吉少了。他們找我去扎針，要多人壓住他方能下針，連續扎了三次，瑞慧（在安邦醫院服務的屏東基督教醫院的護理師）在回台灣之前去巡視這新兵，發現他的瞳孔已恢復正常，特別來告訴我這人有救了。這名新兵年輕有活力，恢復得快，只針治三、四個星期就出院了。

記得還有一名產婦在家生產，嬰兒已經生出，但是經過八個小時後胎盤不下，送到安邦醫院來，醫生也無奈，只好準備將她轉送泰國醫院。我說讓我用針灸試試，半小時後我摸婦人的肚子，子宮已有收縮的現象，我就一面按摩一面向下推已收縮的子宮，並告訴當地的實習醫生用手按住胎盤向同一個方向扭轉，直到胎盤全部離開母體為止，同時檢查胎膜完整，才算成功。

神的醫治大能

2002 年，新移民遷移到佻邦萬宏地區是一件大事，王師母與從台北來的同工也到了萬宏，並運來一大批衣物準備贈送給新移民，安邦醫院也派人去探訪他們。因他們初到這地一切都不熟悉。

有一天我與安邦醫院的工作人員挨家探視，見到一位中年婦人說她需要醫治多年的痼疾，我對她說必須檢查後才能知道如何治療，她很不好意思的脫下褲子，我赫然發現她的子宮全部垂在陰部下面，我問她是怎麼發生的？有多久了？她回答說在十四年前生下她最小的女兒後，沒有休息就去山上挑芭蕉。一般人一次只挑兩串芭蕉，她卻一次挑四串芭蕉，沒多久就發現子宮下垂，這十四年來四處求診，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醫生。在昆明住了很久，也看了無數的醫生，但都絲毫不見效，她的小女兒就在她身邊，現在已感無望。我安慰她不要灰心，用針灸治療也許有效，就安排她去安邦就醫。

像她這樣的個案在城市不可能見到，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就按照傳統的治療方法選穴下針，感謝主！是神醫治了她，第一次針灸後就有果效，針灸了三、四次之後，她的子宮全部收入腹部，這當然不表示已經痊癒。每星期扎針三次，為了鞏固療效還要二至三個療程。兩個禮拜後她又來治療，並帶了一籃雞蛋送給我，我連忙謝絕，告訴她：「我在這裡不缺任何東西，現在妳的身體剛復原，正是需要增加營養的時候，妳把雞蛋帶回去就算是我送妳的補品吧。」我還向她傳福音，當信主耶穌，妳和妳一家都必得救。

這是我最後一次去佻邦，學期已將要結束，因此我將這婦人交由針灸學員阿才接手。針灸課程也全部授課完畢。

感謝主，每一次來到佻邦都有主的保守，平平安安的來，平平安安的回。做工應趁白晝，當夕陽西下之時才開始，所剩時日無多，再加上外在因素，更是力不從心，感謝主！祂仍給我服事的機會，而我總算沒有繳白卷。



孟阮興邦分校
王李梅芳（左）



返回哥斯大黎加前的謝師宴

王裕梅

「妳去，我與妳同行。」

二十幾年前我第一次聽到「佻邦」這個地方，是季雄、敏雯宣教士夫婦在我們教會（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的前身——惠提爾禮拜堂），分享他們在那裡的事工。聽了他們的見證和事工，著實讓我佩服和感動，心想我也要「學」他們去宣教，尤其是看到了佻邦的照片，覺得那個地方已經在對我招手了。

一晃快十年了，我並沒有任何的行動，為什麼？說來好笑，當有弟兄姐妹要去「佻邦」，我退縮了，因為我會對自己說，那裡的環境我一定不習慣，又落後，蛇鼠又多，何況那時候我有一天洗兩次澡的習慣。一想到這，我更覺得我怎麼可能到那沒水沒電的地方生活。所以時光一晃就是十年，這是三番兩次給自己找的理由。的確時間可以沖淡一切，我的宣教心漸漸沒有了火苗，但是神卻沒有放過我。

有一天，一位去「佻邦」好幾次的丁玉花姐妹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她要去日本給媳婦做月子，一個月後我們在「曼谷」機場見面，再一起進「佻邦」。這是什麼意思？我有說要去嗎？連思想的準備都沒有，怎麼就好像一切都就緒了。我被嚇到了，但是這面子還要保留，我給她的回答是「我還是想禱告一星期」，她的回答是「好」。掛了

電話後我還真是不得不禱告了三天，第三天一個聲音告訴我：「妳去，我與妳同行。」一下子我的心就好像從沒有憂慮過似的，立刻打了電話給丁玉花姐妹，說「好」，我馬上辦理一切的手續。

首先拿出護照（那時候我還是用加拿大的護照）一看，過期了，馬上寄出換新的，打電話給旅行社，但是在十二月旅遊旺季，飛機根本沒位子，因為是認識的旅行社，就麻煩他們想辦法幫我留意，有退票的馬上為我補上；丁姐妹已經給了我她的時間表，我必須配合她的行程。過了快三個星期，護照和機票都沒有消息，我只剩一個星期的時間了，趕快打電話給加拿大領事館查詢，才知道我只寄了一張照片，規定是需要兩張，時間上已經不許可再補件了，來回最快也是兩個星期左右，我只能問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他們的回答是「我們只能給妳一年的護照」，感謝主！我只需要三個月左右就行了。我說可以，他們說會用快遞，那天是星期四，星期六應該會收到，同一天我也接到旅行社的電話，票已經弄妥了，是星期三的飛機，剛好配合了丁姐妹的時間。收到護照後，星期一我趕到泰國領事館辦簽證，又是一盆冷水澆在頭上，他們的回答是「簽證要兩個星期後拿」，我雖然著急，心裡想的是這情況我可能去不了吧，但是嘴裡還是和他們說，你們看我的機票是星期三的，我是因為等護照才晚的。唉，人算不如神算，祂竟然還是沒讓我逃脫，領事館的人員進去問了，出來告訴我，明天（星期二）下午兩點來拿，星期三我也按時上了飛機，這讓我經歷到「神是不誤事的神！」

在預定的時間，我和玉花姐妹在曼谷機場碰面了，我們還停留一晚，在她的朋友家住了一宿，並且受到熱情的招待；第二天我們再搭

飛機到清萊，然後有人來接我們一群老師進入佤邦。

就是去「愛」

佤邦是在金三角緬甸境內，為了避免泰緬邊境的困擾，我們是晚上天黑了才進入，來接我們的是一台裝滿食物貨物的小卡車，我們五、六位老師來自不同的地方，有美國和台灣。大家必須要坐在那些東西上面，兩手也必須抓住綁東西的繩子，否則掉下去就有得瞧了。雖然情況有些嚇人，但是沒人擔心，而且大家一見面，好像老朋友一樣，馬上熟悉起來了，大家都很興奮，危險的事也不放在心上。到的第二天，我們就捲起袖子，擔任起教當地孩子們中文和福音的課程了。可是幾天之後，原本的興奮漸漸消失，換來的是，我為什麼要來這沒有文化，無水無電，上廁所也不方便，語言不通（雖然孩子基本上還會說中文，這是季雄、敏雯夫婦率先付出的勞苦代價，我們受益了），還有這裡的落後讓我認為自己是穿越到不知名的朝代去了，一想到我還要再忍耐三個月之久，心裡翻騰，夜夜難眠，開始想回家了，心裡有埋怨了。

每晚的禱告就是求神讓我能回家，最後和神談條件，說我就忍一個月。神沒回應，我又不敢輕易的走，來的時候神安排得是那麼的順，這一定有祂的計劃。但是我想，我還是可以求呀，不斷的禱告，終於神給了我回應：「我讓妳來，不是撒種，也不是收割，是翻土。」神啊！這裡的土那麼硬，我如何翻，我哪有本事翻，霎那間一個字打入了我的腦子：「愛」。是啊！我想起一首詩歌：「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我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

遮掩許多的罪，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我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自己哼完了，我也明白了，今天「在佤邦」，我的職責就是去「愛」這群孩子，一群離開父母，還有無父無母的孩子，他們需要父母的「愛」，我來就是扮演他們母親的角色，「愛」他們。

我調整了自己，幾天的相處下來，也得到了回報，他們真的叫我「媽媽」，每晚自習課時候都要擠在我身邊，從此我沒有怨言，這也是我以後在宣教工作上，有了負擔的心，不會多想，一旦可以行動，我說走就走了，只要是神帶領我去哪，我就去哪。

佤邦翻轉了我的生命

我去了四次佤邦，中間的一次是和牙醫師李斌大夫去的，由他帶隊上佤邦訓練當地學生成為赤腳牙醫，使他們可以幫助當地居民。其他三次都是三個月，這幾次名為教學，但我們還是會到附近傳福音，探訪當地居民，星期天和當地的基督徒聚會。如果問我這幾次感覺是什麼，我會說「奇妙！神真的是奇妙充滿了恩典的神」，光是在佤邦這塊土地上，幾乎每天都有神蹟奇事和神的保守，讓我感受到神愛世人是那麼的真實不假。與其說是幫助那些沒聽過福音的人，不如說我才是那個受益的人，是雙收。我們雖然也會遇到攔阻、逼迫，甚至當地還有不斷的戰爭，這情況多少對我們是危險的，經常會被通知睡前先把重要東西和一些輕便的必用物品放在背包裡，準備隨時逃命，睡覺時耳朵還要聽著四周動靜。感謝主，聽到炮聲卻沒有影響到我們，

我們平安度過每一天，同時也經歷了孩子因著禱告病得醫治。有一次，龍捲風捲走了我們宿舍的房頂，但並沒有捲走兩邊老師住的地方，老師辦公的地方、廚房、屋頂全飛了，大雨澆濕了露空的屋子，唯獨老師的睡房一點也沒有淋到雨，不然怎麼睡？這些只是其中一兩個神保守的恩典。

自從第一次踏上了所謂的宣教之路，到往後十多年的宣教歲月裡，我不再擔心、害怕，而是享受著神的恩典和看著神奇妙的大作為，我也了解到為主受苦不算什麼，因為我有了主耶穌的大愛，祂犧牲自己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我沒有碰到那樣的犧牲。再說，我是那一大片土地上的一隻小螞蟻，沒有那麼偉大，反而是那些將自己的一生和生命付出的人，不論在偏遠、落後、危險的地方，都把自己當成祭物為神而用，值得更多的尊敬。

拉拉雜雜寫了一堆，無可否認的，「佉邦」是我最懷念的地方，不只有單純的百姓、純樸的民風、沒有污染的清新環境，最重要的是這個土地上有我為他們動了情的兒子女兒們，現在他們有三十多歲了，可惜我們再上佉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只能為孩子們禱告，求神保守他們有一天可以成為主的精兵，使福音在當地開花結果。

感謝主，藉由佉邦讓我的生命有了翻轉，這也使我想到了，我的小兒子在我第一次踏上佉邦的路程時，給了我一些經文鼓勵我：

「只要剛強，大大的壯膽……你當剛強壯膽……無論你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7,9）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翰一書 4:18）

其實這幾句話也是那時鼓勵我、安慰我的良藥。

好想再看看那些孩子們，佉邦是我人生美好的回憶。

王裕梅老師（左二）



艾莉

雜貨店旁坐著一對姐弟約六、七歲的樣子，抱著兩個蜜瓜，應該是自家種的，不說話，面色蒼白的沒啥表情，我當時覺得很奇怪，因為不像是坐著等家人，問了之後才知是在路旁賣瓜，賣完才能回家，（如果能上學就好了，我心裡這樣想），若能來學校讀書一定會不一樣。拉胡族小孩蒼白無表情的樣子還停留在我腦海，生在偏遠山區由不得自己，人出生是不能選擇的，不能選擇父母、家庭狀況、環境……種種因素，唯有讀書能改變現狀，知識與學習能帶給他們分辨、明事理、通達的價值觀，特別是在興邦學校，一個當地人數最多的學校，由美國、新加坡、台灣、緬甸及本地少數民族融合的跨國老師集合在此，不畏艱險、克服水土不服，授課，以愛傳人。

夜裡小娃的哭聲會吵醒大家，老師們半夜爬起來慰問發燒生病的小孩，畢竟在同一個屋簷下，沒有水泥牆，用稻草和竹子臨時搭建做隔牆，聲音傳達太通透了。病得嚴重的要開車送往醫院，需要一段路程，並不容易。從窗外看到車子亮燈爬土坡上到頂端，發出引擎器械吼吼的聲音，我就立刻祈禱病人能有妥善的照顧與醫療；對此小朋友卻習以為常，我感到驚訝，反差投射城市的舒適與安逸，不如小孩子遇事淡然處之。這些生活點點滴滴，很難說得清是小朋友感染了我，

還是我教育了小孩，雙向相乘吧，自己的價值觀也在改變中。

感恩遇見興邦學校純真善良的孩子們，早起手捧小花在路旁迎接我，給我微笑，迎接嶄新的一天，迎接新鮮的未來；夜晚寢室講故事完伴著鼾聲入眠，發電機經常壞，沒電，就這樣安靜與燭光獨處靜待天明。

學生們工作



吳慧淑

經歷「神跡」

從 1995 年 10 月到 1999 年底的四年多，只佔楊老師和我在佻邦事奉的五分之一時間，但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跨文化宣教的啟蒙學習。清楚的看到神的引導，老師們和同學們成為我學習上的幫助。珍惜那段同吃一鍋飯菜、半夜能聽到同學們的鼾聲和夢語的日子。這當中神讓我們一起經歷許多「神跡」，也從中更理解「神跡」的發生和意義。

到達興邦不久，有一次在姑娘的宿舍裡，一位比較大的姑娘對我說：「老師，我不要相信耶穌了，因為我以前剛開始信的時候，我求什麼，耶穌就給我。而現在我求祂，祂不給我了。」我當時很想回答她：「若是耶穌這樣的有求必應，祂就成了我們的僕人而不是我們的主了。」但是我知道，以她當時因禱告不蒙應允的失望心情是聽不進心裡的。二十多年來，那位同學對主耶穌的抱怨（或疑問）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希望藉這篇文章能夠解釋得清楚。

「神跡」就是神工作的痕跡，我們每天都活在神的大能和工作的恩典中。大至浩瀚宇宙天體的運行，四季規律的輪替，其中的各種時令蔬菜、水果、花草；小至我們自己身體上各器官有節奏彼此呼應配合的功能，都是因著神的能力和慈愛。神制定了自然規律來讓有形質

的世界繼續按祂的心意來運行。神賜人類智慧來認識並應用祂所定的自然規律，這就是科學。直到今天，人類的科學還無法完全理解所有的自然律，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們都說，研究越多理解越多的結果，是發現人所知道的「實在很少」。因為我們每天生活在神所造的自然律中，就認為一切理所當然，只有在神出手干預自然律時才看到祂的手工作的痕跡（狹義的）「神跡」。

至於在何時、何地、向哪些人行這樣的「神跡」，其主權在神，因祂特別向某些人施恩要成就某件事。我們可以祈求特殊的恩典，但順服在祂的自然律之下，用堅定的信心過著榮神益人的生活卻是我們的本分。舊約歷史書和新約的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記載了許多神的手干預自然律的事件，自然律是祂造就的，祂當然有權干預，正如經上所記「全能的神在人的國中掌權」。我們若相信聖經中所記載的這些神蹟奇事，也必相信這樣的事今天仍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發生，因為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不改變的自有永有者。

初到興邦學校不久，對我最大的震撼就是看到同學們生病的痛苦，甚至失去了年輕寶貴的生命。楊（一哲，我的另一半）老師和我在十幾、二十歲年間，神分別給我們一些醫療上的知識和操練，放置了多年未接觸，在有實際需要的情況下，神讓我們以前所學的都自動回到腦海裡來幫助同學們。因著包淑英的瘡疾不斷復發，極度貧血，長期吃瘡疾藥也不是解決的辦法，神賜下針灸療法（楊老師原不懂針灸，常在穴道圖中找穴位來下針）治癒了許多有抗藥性的瘡疾病例。吳玉芳老師和 361 教會楊執事的妹妹都是其中之一。神藉著這件事向我們顯明祂的真實、權能、慈愛，讓我們更認識祂，一生堅定的信靠祂、

敬畏祂、愛祂、服事祂。

曲折的省親路

1999年3月到5月，我們和一百五十位大同學們北上邦康去參加自治十週年的慶典，這是一趟畢生難忘的旅程，尤其是慶典後的省親曲折過程。起初是想回不得回，全體放聲大哭，情緒幾近失控。再來是獲准卻近鄉情怯，怕找不到回家的路而迷失在深山裡，想要放棄省親的機會。最後神卻讓許多人遇到同村的長輩而解決問題，每個人都帶著期待的心情回家。何等奇妙！黃靜兒老師帶著多數同學坐包車從大公路北上，沿途放下一批批同學，最後在新地方等我們會合。

董事長借給楊老師一輛皮卡車，載著十幾位同學由小公路經過營盤、聯合村，然後繼續北上到新地方與黃老師他們會合。開了一整天，一路上沒有見到任何一輛車，車壞、爆胎，換輪子螺絲卸下時斷了幾個，不斷出狀況。當時沒有地圖，前面還有多遠才會到聯合村，沒有人說得清楚，同學們離家時年紀小，這條路大家都沒走過。晚上八點終於摸黑來到聯合村，但柴油已經用盡了，而新地方還有多遠仍是未知。在這山間野地，不見有任何機械的地方，神卻奇蹟似的供應我們滿箱的柴油，還不用付一分錢！當時與我們在一起的同學們應該都記得。

神一路保守，我們在凌晨時分平安到達新地方，當天下午我們又載著家在滿滿相的同學們向西邊走，路窄山谷深，有時候需要下車趕走坐在馬路上休息的牛群。路上看到不遠處的山區下著雨，漸漸往我們的方向過來，我們禱告求神保守不因路滑而翻車，結果神讓雨轉了

方向，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同學們身上的衣服都是乾的。

靈命的成長

現在大部分的同學都為人父母了，一定不難理解自己對兒女的愛一直不變，但是兒女在不同年齡階段，我們對他們的供應、保護、要求也不一樣。他們還在襁褓中時只要一哭，父母就會去滿足他們的需求，但是他們越長越大時，我們會要他們學習盡本分、負責任，接著才供應他們的需求。我們這樣做並非不愛他們，而是要讓他們成長，不要永遠停留在嬰兒階段。神也是一樣，祂不會讓我們永遠停留在信心靈命的嬰兒階段，我們需要成長，漸漸進入成熟的階段，直到我們有但以理那三個朋友的信心。（但以理書 3: 8-18）

作者（左二）與夫婿楊一哲老師（左三），及婆婆（右一）



二十六年前，在佤邦

李美琳

因著四哥（王季雄）的邀請，我把二十六年前在佤邦三個月的短宣時寫的日記，再次翻開來：

1994年9月，信主兩年的我，帶著不成熟的幼小生命，去到了興邦學校；然而，卻在那裡經歷到我人生中豐盛美好的三個月。那段時間正值泰緬邊境緊張時刻，糧食缺乏，孩子們必須要下山自己背一袋一袋的米上山。一天只能吃兩餐的我們，常常會看到孩子們上課一不留神就注意到屋外有飛鳥、地裡有田鼠；好不容易殺頭牛時，牛皮就成了他們的口香糖……。

雖然物資是那麼的缺乏，但對我而言，每天早晨能跟四哥、王姐一起晨更靈修，傍晚時享受著山上晚霞的美麗景色，實在是我人生中難以忘懷的美好時刻。記得當時不僅屬靈生命幼小，人生閱歷也不夠，大學剛畢業，完全沒有教導孩子的經驗，卻需要在那三個月中擔任起教導、管教和陪伴這群孩子的三種角色——老師、生活導師和母親，年輕的我常常不知如何合宜的帶領這群年幼、調皮卻又需要關心、需要愛的一群孩子們。

更常因為角色的衝突和工作的繁重感到沮喪；但感謝神，祂總是有豐盛的恩典，透過四哥、王姐智慧的話語和活出生命的榜樣，總是

不斷鼓勵、扶持著我，讓我有勇氣有能力，完成三個月的宣教服事。最讓我感動的是，每週日上316醫院的教會崇拜，十二次的主日每次都讓我感動流淚。那裡沒有高大輝煌的禮拜堂，沒有設備齊全、人才濟濟的敬拜團隊，有的只是一把簡單的吉他，人們穿著拖鞋和簡便的衣裳來敬拜神。在一切都極為簡陋的環境下，真實的敬拜和神的同在，一次次的感動著我的心。聽孩子們用佤族語言唱著敬拜神的詩歌，彷彿聖經啟示錄中所說的——各國各民、各族各方都來到神寶座前敬拜神——真實的畫面出現在我眼前。

事隔二十六年，回想起來還是令我感動不已。我也相信，神在這塊土地上，透過我們這群卑微幼小的人，從過去到現在，乃至將來，祂不斷的在行祂自己的奇妙作為。因為祂是大神，其大無法測度，祂的全能、祂的愛，透過這美好的福音不止息的繼續傳遞到佤邦的各個角落！

學生自製蘿蔔乾



杜蘭花

二十幾年前的興邦時光，想起來總是那麼美好，讓自己沉浸在感恩、微笑、眼淚、讚歎、稱謝、驚奇、快樂、滿足、友誼、自然的瘦身、生命的對付、簡單的生活、簡單的飲食、單純的人際、單純的服事……。為自己開心雀躍，我怎麼這麼幸福有機會在興邦，上帝啊，祢總是對我這麼好！

看神的榮耀

知道興邦是因為差傳辦公室都會發消息與代禱事項，我常聽到傳真機的響聲，例行性的撕、看、釘在公佈欄。有一則消息就一直被刊登著：興邦小學需要長期（一年）師資。那時離畢業約半年前，在尋求畢業後方向時，傳道人就說：「你要不要去興邦？」我就把興邦放在最後一個禱告的方向，尋求的時間好長，總尋不到，甚至還去了禱告山禁食禱告。第二天下午，我跪在禱告室，跟神說：「我願意放下我的想法，順服祢的帶領！」禱告完我的心裡立刻出現兩個字：「興邦」。我頓時被幸福圍繞，平安、喜樂滿懷，笑容滿面。接著我問神去那裡做什麼？去多久？神說：「一、去看我的榮耀；二、去看我的宣教士；三、去服事我的百姓。」接著神用申命記 11 章 10-12 節提醒

我：「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裡撒種，用腳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從歲首到年終」這句話讓我知道要去一年。離開禱告室後，聽見風聲好像聽見學生們的笑聲，看到花草好像看到學生們的臉龐，我被幸福圍繞！

飛機輾轉、汽車顛簸來到興邦，在山崗上，竹牆茅草頂的教室、挨著教室盛開一片橙色的波斯菊映入眼簾，一車的老師們齊聲讚嘆：「哇！好美呦。」當天下午我就跟著去看「兒子們」挖地。我聽說教室、操場、宿舍都是學生們一鋤一鋤的把山整成平地！看見一群群個子不大的青少年一鋤一鋤的整山，我想到「無情荒地有情天」這句話，同時神讓我體會到祂對我說「去看我的榮耀」這句話，是神的榮耀在這特別的地方、特別的人群裡。

寶貴的生命課

王哥王姐是一對讓人喜歡、讓人敬佩的宣教士。王姐臉上總掛著笑容，王哥總是滔滔不絕，他們愛神愛人，彼此相愛，做事認真，親切待人，愛學生，尊敬當地，接納友愛每個來自五湖四海的老師們。神用他們辦學校的服事，讓很多人參與其中。神讓我看見一對祂看重的宣教士。

在興邦用教學服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花開花謝，日起日落。上午間間教室坐滿可愛的學生，讀不同語言的課文、拼音，撒拉尚、撒拉媽依康的聲音、兒歌串繞……不絕耳邊響。下午帶兒子們讀聖經；

傍晚晚自習前，有時在操場上和學生們搶踢球；晚上晚自習，熄燈號睡前的詩歌及故事，黑暗中老師們在宿舍裡的桌前點蠟燭批改作業或預備課程……。教學的服事中不斷經歷教與學，「教」使我感到榮耀欣慰；「學」教我要尊重他人，學習尊重文化、習慣、思維（你是老師，但不是你說了算），也學了許多寶貴的生命課。原本要在興邦待一年，後來多待了二年，在這三年中看見學校的長期師資不斷，看見學生在愛中年年的成長，看見學校的擴展，看見神用教育及許多基督徒來預備一群人的知識及生命品格。教與學的服事讓我感到神量給人的服事真是美好。

沒想到時隔二十幾年，居然還能和興邦再聯繫，感謝科技的發達。有機會和幾個學生互動、重建關係，這是好大的恩典。現在又是老師、又是媽媽般的和他們互動。以前關心的是他們的功課，現在關心他們的婚姻、孩子的教育、他們的工作，這份關係還持續著。我的手機裡一直存著興邦校歌。我愛這首歌、愛學生們。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興邦服事。

學生宿舍



佤邦感言

周建中

1992年5月底，踏上佤邦短宣之旅，那時從北佤下來約七十個孩子，在興邦學校開始他們的學生生活及信仰生活。有幸陪伴他們，那時常有戰事發生，我的好朋友問我：為何要到佤邦短宣而且是在草創時期，各方面都很不方便？我一時也回答不出來。直到有一顆小型飛彈從我們興邦學校飛過，打到另一山頭，我忽然明白過來，原來神非常愛興邦的孩子，通過短宣讓這些孩子們能跟神建立美好的關係，一生蒙受神的賜福。

神讓我的眼界被打開，一個人到全家，二十多年都參與在宣道的路上，真是感謝神的恩典。

十字架在興邦



周慶蓮

在我的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日子，是神帶領我去緬甸佻邦教書。

1995 年 6 月退休之後，我成為 YWCA 社會服務部的志工，那時社福部的主委是光泉食品公司的老闆娘葉淑貞女士，也是一位主內的姐妹。有一天她對我說：「有一個地方很適合妳去。」就這樣，我進入緬甸山區的佻邦教書，成了興邦學校的短宣老師。

第一次到佻邦是在 1996 年 7 月，參加林森南路禮拜堂的佻邦探訪隊，前後只有七天的時間，先到永泰由黃鎧岳宣教士接待我們，並且參觀養豬場。這裡雖是一個較落後的地區，但養豬場的一切卻是現代化的管理。接著第二天有車子送我們到泰國與緬甸的邊境，大家下車開始徒步翻山越嶺，約二小時的路程到了南佻的興邦學校，路程雖辛苦但心情卻是興奮愉悅的。抵達學校的霎那之間，我即愛上這塊人間淨土，雖然山上沒水沒電，有瘧疾有地雷，但在我的眼中如夢似幻，有如人間仙境般的真實，外在的物質條件是差了些，但卻是我心所嚮往的地方，我喜歡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

第二次上山是在 1996 年 9 月至 12 月，我正式去興邦學校教書，為期三個月。我的住處在姑娘（女同學）宿舍旁邊，兼管理姑娘們，但我去的時候她們已經自我管理得十分有制度了。與我一起配搭服事



黃鎧岳宣教士（左四）



後排三位老師左至右：
蕭女蓉、王敏雯、周慶蓮

的是蕭女蓉姐妹，她是一位退休老師，也是一位資深的佻邦老師，讓我可以很多方面向她學習，這也是神特別恩待我的地方。

這次上山，有兩件事讓我經歷到神的預備與神的信實。猶記得出發前的主日崇拜，吳勇長老分享主日信息，講的是詩篇第 121 篇——

121: 1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121: 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121: 3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121: 4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121: 5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121: 6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121: 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121: 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另外一件事是我得到瘧疾。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半夜起來上廁所，回到屋內躺到床上後，身體感覺到忽冷忽熱，心想糟糕，我該不會是打擺子（瘧疾）了！熬到天亮後到醫務室，那次的老師中有一位姐妹是長庚醫院的護士，我告訴她千萬別幫我打點滴，請楊老師幫我用針灸治療，沒想到才一天的工夫，就完全恢復了，晚上還可以給學生們上晚自習。記得楊老師說：「妳是我在山上看到身體最好的老師，打擺子一天就痊癒了。」這要歸功於我曾是中華山岳協會的會員，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徜徉在三千公尺的大山之間，鍛鍊出健壯的身體，神早有預備。

1997年2月至4月及1998年3月至5月兩次上山，教書的地點都是在興邦分校——孟阮。因為剛剛開始建校，尚在開墾中，只有兒子（男同學）下到此處住宿及上課。與我一起配搭教學的老師有謝明惠、邵綺穎及顧自珍姐妹。還有一位從哥斯大黎加來的王李梅芳姐妹，她除了教書，還教五位學生針灸，我們都尊稱她王媽媽，因為她來到孟阮時已經七十歲了，還在熱心的服事神，王媽媽也是我學習的榜樣。

在山上的日子過得特別快，孟阮三個月一晃眼就過去了，在此還發生一件令我終身難忘的事。

學校的孩子們上午上課，下午做工，每個孩子都有分派工作。記得有一天下午孩子們要去山上砍樹當柴火，因2月到4月山上早晚的氣溫低，所以柴火需要量大，有一個大兒子就用板車去運，沒想到山路崎嶇不平，車輪忽然滑落，車上的木頭全部滾下來，壓在他的雙腿上，讓他無法行走，其他大兒子們馬上就地取材做成拐杖，好讓他能行走。因為受傷的緣故，這個孩子可以申請離校返鄉，就在返鄉之前，



學生趙尼訂（左）腳受傷

他受洗歸在主的名下，成為神的兒女，他的名字叫趙尼訂。

最後一次去佻邦教書是在1998年9月到12月，在老師們臨下山的前一天晚上，學生們為老師們辦了一個惜別晚會，由田春葉同學致感謝詞。我這次前去是在校本部教書，還是住在姑娘宿舍，跟我一起配搭服事的是陳新鳳老師。這次下山之後，台灣的老師們就再也沒有機會去興邦學校教書了，學校搬到46地區後改名宏邦中學，師資都由中國大陸聘請。

1999年4月17日是佻邦和平十週年的紀念日，興邦的學生們有機會可以返鄉探親，但先決條件是必須是成績優異、排名在全班前三名的同學。為了可以見到自己的家人，孩子們格外的用功學習。

那時因為我人正好在中國大陸，所以承諾孩子會去北佻看他們。

在2000年11月有個機會可以進甘地去探訪兩位在興邦第三分校教書的謝明惠及林雪卿老師，一行人包括張世亮（永和禮拜堂）、蘇



北伕（左一）曹良、（右一）趙尼訂



學生返鄉北伕途中用餐

怡忠（民生東路禮拜堂傳道人）、邱垂貞及我。黃鏗岳宣教士來曼谷機場接我們，當天晚上住在美彰學生福音中心。

第二天一大早，黃師母為我們準備早餐，黃老師先送我們到美賽伯特利神學院，等人接我們進入甘地行程，一直等到中午，因為還有三位從新加坡來的同工要與我們一起入山。簡單的用完午餐，一點左右分乘兩輛車正式進入山區，路經納耀、孟東，直到晚上七點才抵達萬宏，這是一個很現代化的寨子，發展相當快速，已經有超市——馬可波羅。

晚餐由學校董事長請吃飯，餐畢趕往 46 號宏邦學校，抵達學校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大家簡單漱洗就入睡，因為明天還要趕路。

早上六點起床，在陳元泰校長家一起用早餐，餐畢參觀新的校舍。學校已經相當有規模，全校有九百多位學生，高中生一班，初中生三班，其餘的是小學，姑娘有三百位，大部分是住校，只有少數的學生走讀。學校的師資從中國大陸聘請，小學部的老師自己培養，有在興

邦學校畢業的孩子，現在已經是小老師了。

上午八點出發，五分鐘後即到指揮部，段秘書已經在等我們了，派了一車的老兵隨行。八點五十分到萬宏，經過檢查哨，過緬甸大橋到孟薩，在 214 師午餐，又有一個檢查哨，接著趕路，因此地距離甘地還有一段路。下午三點五十分到達目的地——水頭寨（興邦第三分校）。謝明惠老師一見到我們就哭了。

學校十分簡陋，一排四間教室，老師睡覺的地方就在對面，全部是敞開的。夜間十分寒冷，晚上沒電，洗澡在河裡。

晚上蘇怡忠傳道帶領禱告會，七點五十分就寢。晚上無法入睡，露水重又冷。

隔天是 2000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七點半吃完早餐，孩子們已經到學校上課了。學生約七十位，老師有四位，還有一位從果敢村來的姑娘負責廚房幫老師做飯。

上午十一點五十五分我們往回程出發，途中只有車子要休息時，我們才休息，晚上七點半回到指揮部，新加坡三位同工在安邦醫院下車，我們回到宏邦校本部時已經是晚上八點了，學生們尚在晚自習。此晚住宿學校。

200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吃完早餐，在校長家彼此有一些分享。宏邦學校的校慶是 12 月下旬，今年是第一次舉行校慶，所以連放三天假，學校也安排了一些慶祝活動，像藝文比賽、運動會等等。

學校附近有兩個禮拜堂，一間緬甸廟，每個星期天學生可以外出自由活動，不需要請假，只要在規定的時間內返回學校（上午九點用完早餐後，到下午三點以前），星期日學校只供應兩餐，宗教活動在

校內是禁止的，校外學校不干涉。

今天是在山上的最後一天，有些同工要趕回台北上班，上午九點出發，離開校本部，五十分鐘後到達新寨，見到魯校長在興邦學校第一分校任職。第二分校是在萬宏，亦由魯校長負責，學校老師都是主內的弟兄姐妹，教室內的牆壁上掛有金句，每週安排一堂聖經課。第一分校設有學生中心，離家遠的學生可以申請住宿舍，目前住有五十位學生，全校共有十六位老師，其中五位負責管理學生中心。

十一點離開第一分校，十五分鐘後到萬宏，學生種植的三十萬棵龍眼樹，已長有兩公尺高，十分壯觀。半個小時後抵達馬可波羅，我們參觀了第二分校，是新移民的寨子，目前有三百位學生、十五位老師，同樣有排聖經課，因魯校長是主內的弟兄。我們也在此等候要帶我們出關的阿弟哥。

董事長招待我們吃中餐，餐畢大家聊天等阿弟哥，聊到三點二十分，三十分鐘後到檢查哨，還有一個憲兵閣要過，我們就彎到孟干去看楊一哲老師。家中無人，正要離去（因要趕在六點前出大其力海關）看見楊老師趕回來，匆匆聊了幾句，楊老師帶我們做祝福禱告。（楊老師已於 2016 年 7 月 10 日被主接回天家）

六點五分出最後一個檢查哨，回到大發哥家已經六點二十分，泰國關卡已關閉，要坐船回到對岸。大發哥招待晚餐，餐畢等船，大約五十公尺的距離，對岸有一位先生接應，阿弟哥一直送我們到對岸，看到我們安全離去，才折返回去，想必他到家已經是三更半夜了。願神賜福他！

十分鐘後回到伯特利神學院，換黃宣教士的車回美彰學生福音中

心。看到寶莉（阿泰校長的妻子）在黃宣教士家，黃師母準備了宵夜，今天一共吃了五餐！上帝的恩典滿滿，保守我們四天的行程，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感謝主！

外一章：佉邦新移民事工

所謂的新移民，不過是由居住在北佉的老百姓遷移到南佉來生活，這次需要配搭的同工有傳道人、醫務人員、社工及心理輔導師等，服事的時間至少一個月，我能參與在此事工中，是因為我在 1999 年 7、8 月接受了兩個月的熱帶醫學基礎醫護訓練課程，可以上山教導新移民衛生教育，算在醫務人員之內。我是可以留在山上一個月，但我希望能有一位姐妹與我作伴，一起配搭服事。我為此事禱告，求主預備。就在出發的前一天，得知有一位胡路得姐妹可以留下來，她本身就是學護理的，做到護理長退休，感謝神，因神是聽禱告的神。但更令我驚訝的是，到了山上才知道還有王師母、從美國來的瑋瑋姐妹，與我們同行的邵綺穎姐妹也能一同留下來，我再一次經歷到神所預備的是超過我們心中所求所想的，感謝讚美主！

在新移民事工中，神圓了在我心中多年的一個夢，這件事要從我在埔里基督教醫院參加熱帶醫學基礎醫護訓練說起。我曾看過一本李家同校長寫的書《讓高牆倒下吧》，內容敘述李校長在德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做志工之事，我在 1995 年從職場退下來，參與在志工服務的行列中，德蕾莎修女是我一生所仰慕的人，暨南大學剛巧離埔里基督教醫院不遠，我們在受訓期間有一場研討會，就是借暨南大學的會議廳舉辦，那時的校長正是李家同先生，我就親自去拜訪他，並請教他

如何可以成為垂死之家的志工，李校長告知他會將聯絡人的電話及地址告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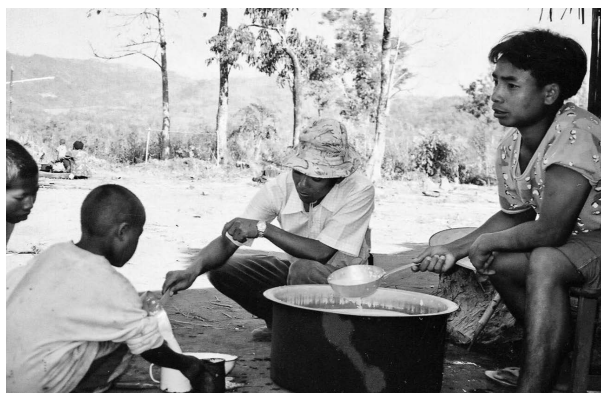
兩個月的埔基受訓很快就結束了，但是怎會料到有 921 大地震之事，連同李家同校長之職也給震沒了。沒想到隔年的元月份，我還真的收到李校長寄來的信，拆開一看，聯絡人是一位外國人士，以我的英文能力，這個願望是無法實現了。

我當時只想在加爾各答做兩件事，其一是設立一個可以提供給街上遊民的洗澡站，其二是設立一個牛奶站，免費供給街頭遊童牛奶喝。萬萬沒想到的是，上帝竟然在新移民事工中成就了這事，讓我有一個月的時間，每天帶著山上的孩子去河裡洗澡，傍晚時分安邦醫院的院長帶著我們煮牛奶，讓孩子們拿著自己的器皿來裝。

在這件事上我經歷到，神是鑒察人心的神，祂知道我們心裡所想的，只要合神心意，神必用祂的方法親自來成就，雖然地點不同，但是我的心願實現了，神是信實的，只要專心倚靠祂，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馬太福音 19: 26）



新移民：
從北侓南下的小娃在大河洗澡



安邦醫院院長（居中者）
煮牛奶給新移民的孩子們喝

一生的學習

林音秀

雖說上去興邦學校是去「當老師」，其實是當學生的時間比較多。在山上的許多糗事，肯定是有孩子們的包容和歡笑。

換位思考

想起大兒子讓我耽擱他們的工作，把砍柴刀借我試試，還耐心的指導這個外面來的老師，深怕我砍到自己或是其他人。又想到幾百個兒子理髮也是件大事，他們分批理髮，由幾個熟悉電動剃頭刀的大兒子，看似簡單的刷刷刷就理好一個小兒子的頭。大兒子理髮師把剃頭刀借給我，叫乖乖的小兒子坐在那裡，帶點被宰的感覺。果不然我這個電剪子新手，不習慣那速度，一眨眼，小兒子四分之一的頭髮已經參差不齊的落地了。大兒子師傅好脾氣的接過我遞給他的工具，迅速的將小兒子的頭髮修理整齊。再想到孩子們把老師用剩的蠟燭殘渣要去，利用當地有限的材料，又做成一根根可以使用的蠟燭。筷子、陀螺、風車、姑娘們鉤毛線的鉤針，孩子們都能做出來。孩子們的創意和巧手，教導我重新思考什麼是創造力。生活的點滴使得我學習換位思考，假如我們的生活環境對換，我會活得如他們精彩嗎？

釘「牠」十字架

說到孩子們活得精彩，他們的想像力也是精彩的動力。記得那年山上的雨季，晚上特別吵。不知道每年雨季都如此，還是就那一年的雨季，似乎有幾百萬隻青蛙約好了，熄燈之後就大肆呱呱叫。在黑夜中，那聲音聽著好像戰鼓咚咚響起；又好像眾多人故意在寂靜的夜裡，拿著木棍滾洗衣板，囁嚅作聲。黑著眼圈醒來，去教室問學生他們晚上睡得好不好，一致的答案是：「太吵了！」原來他們也沒睡好。第二夜，也是如此。安慰自己，會慢慢習慣吧。第三夜竟然安靜許多，想想也許是雄蛙們已經找到伴侶，不需要再如此大作聲勢的騷擾人們了。結果，才出門走到小娃宿舍前，就發現他們解決了一些聒噪的傢伙。不但逮捕了可憐的青蛙們，還要洩憤一下，把罪魁禍首處以極刑，將牠們釘了十字架。不知道是不是他們那陣子熄燈前，聽了耶穌在各各他為我們罪人釘十字架的故事，知道還有其他罪犯與耶穌一同釘十字架。兒子們告訴我，青蛙太可惡了，必須處以刑罰，像耶穌旁邊的罪犯。

看著孩子們燦爛的笑容，我問他們那耶穌呢？他們說祂不是罪犯，祂是替我們上十字架的。孩子們的開心，彌補了他們幾晚上沒睡好覺的遺憾。我慶幸著他們的創造力把聖經故事給搬到現實生活當中。不料，不久後，來分配工作的佉族老師 **Sara Ngaox** 看到那些十字架，狠狠的把孩子們教訓了一頓。大一點的兒子後來告訴我，佉族老師非常生氣，因為十字架不能當遊戲耍。這使我明白了一點，在主耶穌的肢體裡會有不同的觀點看待同樣的一件事。我特別感謝主讓我明白佉族弟兄對待上帝和信仰的認真態度，也讓我學習尊重當地的肢體。

「愛」的定義

記得離開一年後再次和短宣隊上山，大兒子已經下農場去了。正值學校放假，學生們要把分配的工作做完，才有時間聽聖經故事。阿泰老師批准我三、四天假，去探望住在農場的師母，允許由信主的大兒子帶我走去農場。路上的對話，又是他教了我一課。他放慢速度的腳步，還是讓我跟著走得氣喘吁吁。將近四小時的路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對「愛」的定義。

我問他：「那麼多老師來來去去，他怎麼知道哪些老師真正的愛學生？」他的回答：「他們一直在。」「在」他們身邊陪伴，對孩子來說就是「愛」。

每次的下山，都不知道是否還會再見面。每每必須學習信靠上帝，撒在孩子心裡的福音種子在上帝的时间裡會發芽茁壯。雖然兒子和姑娘做著超乎他們年紀該做的工作，有著不屬於他們年齡的成熟，心疼他們還是孩子，學習把他們交託給上帝，相信祂不斷的對他們彰顯祂的信實。許多年後，在山上的日子學習的换位思考、尊重當地肢體、信靠、交託和陪伴，還是我需要一學再學的功課。



學生晚會

林雪卿

姑娘們

我到興邦學校不久，就遇到了冬天，來了很多的小朋友。少男、少女，他們是從北侖馬區大茫海來的孩子。當時學校還來不及蓋學生宿舍容納這麼多的孩子睡覺，大家只好睡在露天，上面鋪了稻草，再鋪上鋪蓋，然後掛蚊帳，這樣露天睡了幾天。學校趕蓋茅草、竹笆房子當宿舍及教室，大家終於可以睡在房子裡面，在教室裡面讀書了！教室還沒有蓋好前，是在籃球場上課，當時籃球場沒有鋪水泥，我們用黑色的油漆塗在三層板上當黑板。沒有桌椅，是坐在地上，用手指在泥土地上練習寫字，這就是剛開始上課的情形。當姑娘們搬到女生宿舍的時候，我們都很高興，大家可以睡在一起，我跟姑娘們只隔著一道竹笆牆，我就在她們的隔壁房間住著，隨時隨地可以照顧她們。在女生宿舍那邊，有我們女生的地可以種菜，也有自己比較隱私的地方，廁所、浴室，以及曬衣褲的地方，可以比較大方的曬在陽光下！

當時還有戰爭，所以我們晚上晚自習結束，到宿舍以後就關門。睡覺時，大家都不可以出來外面上廁所，我為姑娘們準備了兩個大水桶，可以在房間裡如廁。這也是讓大家方便安全的方法。等環境安頓以後，我想到底要怎麼樣做，除了讀書以外，要怎麼樣讓這些姑娘們

學習環境衛生和將來她們成家時持家的技巧，以便幫助家裡的生計。

包水餃

有一年過年時，我們幾個在孟阮分校教書的老師，計劃在過年那天包水餃、鍋貼、韭菜盒等美食，跟學生和佻族老師們一起享用，陳子貴老師幫忙張羅麵粉及豬肉等食物，我們幾位老師合力完成這些美食，到下午晚餐時，還剩下很多食物，怎麼沒搶著吃光呢？去詢問後得知，這些食物吃不飽，學生們要吃米飯才算吃飽了，我們辛苦一天做的食物是我們幾位老師過年過節吃的，我們以為是很好的食物，但他們吃不飽啊！學生們吃不習慣麵食，這不是他們的主食，我以為這樣做是把最好的東西分享給人，但得到的回饋與起初的想法完全不同啊！

都是玩真的

我在興邦學校時，有次上課，學生在玩文具盒，我正要打開，學生急著想拿回去，但我還是打開了，裡面有一條小蛇，我嚇了一跳，他說：「老師不怕！我已經拔掉牠的牙齒了。」這小傢伙怎麼這樣安撫我驚嚇的心呢？真貼心又聰明，知道先拔掉牙齒再把玩喔！

學生們都是玩真的！有次我看到學生站在花叢中間一動也不動的站著，突然手一揮，一隻蝴蝶被抓到了，他用很細的塑膠繩子綁在牠身上，就放開手讓牠飛了，他的手抓著繩子的一端，好像在放風箏一樣！又有一次，一位老師拿他的標本的圖片，說明分享給班上的學生們，到了晚自習時，學生的口袋、書包或一些盒子都裝了他們做工時抓到的昆蟲，拿來讓老師觀賞。我的孩子們都是玩真的！看到真實的

實體。壩子人（城市人）是看圖片標本的。

乾天時，我看到學生在砍樹，他們砍了三個小小樹幹，把直徑的樹中心挖空，看起來是要做三輪車，三個輪子很矮似乎不會是高的車子吧！果然費了一番功夫，是一部木製的矮三輪車，看著大家從學校山坡上坐在上面滑下斜坡，很好玩！甚至，有學生摔出三輪車外受傷了，小腿擦傷，我幫他處理傷口時，還被踢了一腳啊！我很好奇的坐上車滑下斜坡，真的很好玩，不輸給雲霄飛車，許多學生都著迷了，就這個季節可以玩喔！到晚上睡覺時，我才發現全身痠痛，尤其臀部，一看是一片瘀青啊！原來坐在木頭輪子上，又在滿是大小石頭的路上滑行，震動得很厲害，難怪有人會被甩出車外，這陣子痠痛的學生增加了。

送學生返鄉

興邦學校的學生，在徵兵制度下，每一戶人家都要有一個人去當兵，年紀小、不合適到前線的，就送來學校住校讀書。當他們慢慢長大時，對家人和家人在哪裡的記憶已經模糊了，為了鼓勵學生好好讀書，董事長給了一個令人驚喜又企盼的獎勵，就是全班前兩名的學生暑假期間可以返鄉探親。

一學年結束了，返鄉名單出爐了！大家很興奮的準備回家與家人團聚。由陳子貴老師領隊帶大家出發前往北侖，其中最幸運的艾萊，來學校第一年就因成績優異可以返鄉見家人，他年紀最小，離家時間最短又可返鄉，其他同學已經記憶模糊一些了！不管怎樣，這是大好的消息！

路上遇到潑水節活動，被潑得濕答答，起初還有車子搭，在路上有辦事處可以住宿，沒有辦事處的地方就露宿市場的菜攤或大卡車上，人多、有伴又新奇有趣。慢慢的來到邦康、營盤、艾城、昆馬、大芒海，學生的家在哪裡，就往哪裡走；越來越沒有車子，就用雙腿走路了，大的學生幫忙背著老師及小學弟妹的行李，越走越慢了。一定要走到村寨才能停，才能買到米煮爛飯；天黑前要走到村寨才能過夜，一天兩餐三餐都不要緊了！歸心似箭的人不能洗澡也不在乎的！

一路上遇到許多接待我們的村長、村民；遇到趕市集的地方，最高興了，可以好好吃到飽了！或買到巧克力糖（是黑糖啦！），太餓了，就會有想像空間想吃什麼啊！有的市集只有乾貨，連米干都沒人賣，辣子不能當飯吃啊！連泡麵的水也沒有，只好乾吃了！這些餓肚子的日子，不曾遇過啊！看看身旁的每個人都瘦了一圈。

日行千里路，可惜沒有讀萬卷書啊！好希望能聽到汽車的聲音啊！怎麼看不到前面的行人呢？就只有我們一行人啊！大家努力的趕路，希望找到煮飯和睡覺的地方。終於把每個學生送到家了，有的學生見到家人相擁而泣，全村殺豬請我們飽餐一頓豐盛的宴席！有的學生的父母搬家了，我們就繼續尋找！有的學生的家人已經不在了！悲歡離合交織在一起的心情真複雜啊！多年以後，我有機會再度來到這些地方，已經不一樣了，只有地名村名還一樣！記得來到新地方時，受到學生父母盛情款待，讓我們吃得飽飽的！也看到大的木鼓，聽到許多佤族的風俗民情故事啊！

離戰區這麼近

有一次，一些弟兄姐妹來興邦學校探訪我們，為我們學校舉辦了運動會，這個運動會真的很精彩，有拔河、球賽、攀越障礙、負重賽跑、接力賽等等很多有趣的競賽！我們邀請了 801 步兵學校的弟兄們來參加各種競賽。探訪隊用心的舉辦這個運動會，辦得有聲有色，還有制服呢，很感謝有這個運動會，讓兩個學校的學生體會到運動會寶貴的團結精神啊！學生們畢業了，去別的地方服務時，他們還是很看重這一些運動會耶！而且還辦得有聲有色！

探訪隊的活動包括帶孩子們去村子拜訪村民，由王老師和王師母帶隊到 007 苗族寨，一抵達就打起汽燈照明。沒想到燈光一亮就有炮彈打來，我不在場，只知道有人受傷，大家火速把傷患抬到車上，由王老師開車送到醫療站就醫，探訪隊和其他人走路回學校，走到半路時竟發現王老師的車子滑下斜坡，王老師也受傷了。晚上一片漆黑，後來搶救人員趕到，將王老師送到醫院！隔天天亮後，全校師生去現場把車子開回學校，才發現車子被三、四個竹棚擋住才沒有再向下滑，沒釀成重大傷害。後來學校老師帶學生們重新開一條路，讓車子可以沿著山坡開到馬路上行駛。

我們這時才醒悟過來，我們在最前哨嗎？這麼久以來，才開竅啊！後來戰爭結束，有機會到老楊陣地做禮拜時，才知道原來我們離戰區這麼近啊！回憶這些事情，還心有餘悸！但更知道我們是如何蒙上帝保佑啊！從此我們更迫切的帶領學生們天天禱告，求上帝保佑前線的弟兄們！求主帶領戰爭快快結束！

環保與現實的考量

當我在女生宿舍跟女孩們住在一起時，我慢慢的看到姑娘們有很多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例如每個月生理期來的時候要用的衛生棉，我思考著，到底是要買一次性的衛生棉，或者要教她們用棉布做的、吸水、可清洗的、多次使用的衛生棉呢？從經濟效益考量，她們還是學生，哪有這麼多的錢可以買一次性的衛生棉呢？那就來教她們做棉布的衛生棉，可以多次使用又經濟實惠，也不會污染環境，是很環保的。

可以多次使用的衛生棉，能幫她們省掉很多的錢——她們的零用錢、或者種菜所得的私房錢、或者是織布做成的書包所賺得的錢，好讓她們把錢花在最需要的時候和物品上。於是我採買了一些布和針線，教她們縫棉布衛生棉，還教她們怎樣使用、清洗，怎樣曬太陽消毒，希望她們能夠有健康又衛生的好習慣。能夠處處為她們著想，就是開心幸福的生活。

越來越多外面的老師來到興邦教書，給學生帶來一些環保、保育稀有動物的概念。從城市來的老師們看到我們的學生很會打獵，很有本事抓到一些少見的動物，一方面讚嘆不已，一方面好奇的想知道學生怎樣收養這些寵物。但是一問之下才知道，這些稀有動物最後是要進到孩子們的肚子裡的，我們開始勸學生要愛護保育類動物，怎麼可以抓來吃呢？被我們吃光了就看不到這些動物了！應該放牠們回去森林，找牠們的家人同類。當我們跟學生溝通時，學生跟我說：「老師，我們很久沒有吃肉了，我們很想吃耶！」

這些學生正值青春年少的發育期，他們想盡各樣的辦法去抓蛇、松鼠、穿山甲、刺蝟、烏龜、貓頭鷹、各種的飛鳥、山貓、野貓，來

補足他們對蛋白質的需求。要勸導他們把這些稀有動物、保育類動物放回山上去，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我們的保育動物觀念真的不適用在這個地方，我們在城市都吃飽了，來告訴他們要保育動物、愛護動物，實在是於心不忍！

我們從不同環境來的老師帶來的是什麼呢？要想改變什麼呢？這麼多年過去了，我想，讓自己融入不同的文化並欣賞接納與我不同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好、最美麗的、喜樂的生命教育歷程啊！

對付「癩子」

還有一件事，當我們發現很多學生身上長了疥瘡，疥瘡在山上我們叫做「癩子」，就去請教郭醫官。他說要買凡士林拌硫磺粉，全校大大小小都擦四天，不洗澡、不換衣服，在這四天當中，要把所有個人衣物、鋪蓋等物品，放在大汽油桶裡煮沸、曬太陽消毒。學校給我們好幾個汽油桶，開始擦藥、煮衣物等工作，我們分幾個小組，輪流在河邊打水裝入桶中，又有些人加柴，不讓火熄掉，衣物、鋪蓋等物品要煮到水滾，再撈出來拿去曬太陽，哪裡可以曬的就掛在那裡了。有的組輪到晚上煮衣服，大家一起努力又聊天，分工合作完成這件大事啊！大孩子們不讓小小學生靠近火邊，大家互相幫助，是個非常難忘的美好經驗！特別消毒工作完成後，大家去洗澡，穿上乾淨的衣服，發現沒有疥蟲的搔癢難耐，舒服的睡覺，真的是很開心又感動的時刻！

後來步兵學校知道這件事情，他們也一起展開消殺疥瘡的行動，擦藥、煮沸消毒衣物鋪蓋，這是非常有效的對策，也讓大家更懂得珍惜環境與個人衛生！



治癩子

801 步兵學校

禮拜天我們會去 801 步兵學校聚會，那邊也有醫療站。我們做完禮拜以後，去病房看望老兵弟兄們，年紀較大的學生們會幫生病的弟兄們洗澡、擦澡、剪指甲、剪頭髮。那時大老馬把幾個生病的小女生交給我照顧，因為他們都是男性居多、不方便照顧，我們就背著她們回學校，照顧她們，給她們補充營養。經過一些日子，她們很快就痊癒了！

以前要去 801 要走很遠的路，後來大鍾蒙來學校服務，帶著學生開闢一條新的路，十幾分鐘就可以到達步兵學校，讓我下午去教書時，省時省力，來回都不累了！步兵學校外面有幾家舖子，都是永泰教會的姐妹開的店，每次去的時候，她們就送給我許多吃的喝的，遇到吃飯時間，更是不用怕餓肚子，每家都盛情邀請款待！

姑娘宿舍失火

有一年，大的學生們要回北佻參加 417 的活動，許多學生都陸陸續續到達邦康，留在興邦學校的是一些比較小、還有半大不小的男女學生，老師們有的放暑假回家，有的陪學生去參加 417 的慶典。

有一天早上，我也準備我的行囊要跟最後一批同事搭車到邦康參加慶典，沒有想到那天早上，早早就有學校老師來 801 的醫療站找我，他說昨晚上姑娘宿舍發生大火，把宿舍都燒光了，還有一個小女生來不及跑出來，葬身火海，火勢猛烈延燒，連旁邊的老師宿舍也燒光。聽到這個訊息我非常震驚，拿著行李，交代同事，我不去邦康了，不要等我了！我要回學校陪伴照顧其他學生。

於是我匆匆趕回興邦學校，帶我回學校的這位老師跟我說，老師你可以留在學校嗎？因為這場大火起因於，姑娘的宿舍沒有燈光，有人點蠟燭不小心燒到蚊帳所引起的，女生宿舍的衣服鋪蓋等物品通通燒光了，還有旁邊其他老師的住處也都燒光了。這個小小姑娘在蚊帳裡來不及跑出來，喪生了。昨天晚上逃離火場的都是小小的女生們，她們很害怕、哭著，也沒有好好睡覺吃早餐，需要有人關心照顧她們！

看到、聽到這些景況，我當然又是悲從中來，傷心難過，更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姑娘們的生命中發生這麼重大的傷痛事件，多令人心疼啊！擦乾眼淚，看看我能做什麼事吧！我發現需要換洗衣物和禦寒保暖的物品喔！

慶幸的是，學校還有其他老師照顧著她們，這些小孩至少還可以溫飽，校長找來一些可以讓她們換洗的衣服，或者買一些新衣服，還有董事長也透過陳校長送來了許多的衣服、鋪蓋等物資，讓學生們可以安心穩定的面對恐懼驚慌！我就聽她們講那天晚上的事情！

你們可好嗎？

公元兩千年的時候，我有機會到回俄、那排村，辦理甘地小學，當時還有戰爭。有一天，我接到朋友的通知，說我的大哥車禍去世了，我準備回家奔喪。下午，當我來到回俄等車子時，一群軍人弟兄們向我走過來，我一看才發現是我興邦的學生，他們畢業以後到軍中服務。這些學生跟他們的夥伴們平息了這次的戰役，但他們失去弟兄同學，憂傷的告訴我：老師，某某同學已經光榮捐軀了，我們把他埋葬好了！學生們不知道我滿臉的憂戚是為了什麼，但是聽到他們說，剛從前線結束戰爭回來，我情不自禁的放聲痛哭流淚，感謝上帝！生、死，都是光榮的勝利！換來這地的和平！我的學生的生命換來戰爭的結束！這是最光榮的時刻啊！

大卡車來了！我們一起上車回萬宏，但他們仍不敢怠懈的架起槍枝，在暗黑的崎嶇山路中警醒的保護他們的老師夥伴們！能夠有這樣的學生孩子，夫復何求！興邦的孩子學生們！老師以你們為榮！如今，

大家分散在各地，你們可好嗎？

寫到這裡，再次放聲痛哭流淚禱告！2020 年新冠肺炎侵襲全球，求主消滅病毒疫情，賜下平安健康給緬甸每個民族的領導和百姓們！不再有戰爭！大家和平相愛！

林雪卿老師（右二）



佤邦教會我的事

邱方旻

我在 1991 年差傳年會時蒙召，聽到佤邦事工的需要，隔年便參加了短宣隊到佤邦。當年的佤邦沒水、沒電，到任何地方都要走很久、很久的山路才能抵達，還有就是洗澡時是穿著「沙龍」在河邊洗澡，這對於一直住在都市生活機能極好的我，真的是很大的挑戰與震撼。但是孩子們很容易知足，單純的笑容，就是吸引我之後再上山事奉的原因。

神無所不在

第一次去佤邦短宣隊，我們到苗族的寨子中傳福音，第二天晚上我們打好汽燈剛掛起來，突然就聽到炮彈打中一間民房的聲音，有人中彈受傷，王哥立刻開車送傷者往 361 醫院。途中車子滑下山坡，幸好被竹棚擋住，王哥安然無事，再連絡其他車子將傷者送往醫院，傷者後來傷重不治。

原來敵方看到晚上山裡有燈火，就打炮彈過來，但因為技術不好，我們蒙神的保守所以沒事，而那位傷者卻因為我們而安息，這個寨子也因此立刻遷移至別處。這件事讓我覺得很虧欠，後來三次到山上事奉。

在興邦學校，敏雯姐安排我教國語和數學，王哥、敏雯姐管理照

顧這群軍人學生，他們很仔細的教導學生，讓學生都能自理生活，並按年齡教其他生活上的技能。孩子都是離開父母，住在學校，但他們很容易知足，知道自己已經很幸運了，到興邦有東西可以吃，有乾淨的環境，有書可以讀，只是會想父母。

每天早上王哥都會帶晨更，晚上自習結束後，老師們會到宿舍帶孩子們晚禱。服事是需要神的話語，一早讀神的話語，讓神提醒；晚上以禱告結束，也教導孩子隨時向神禱告。

恩典夠用

這裡是一天吃兩餐，每逢王哥從外地牽牛回來時，這是加菜、有肉可以吃的日子。王哥會帶著大孩子殺牛，教他們如何放血、切割……。很大一隻牛，因分食者眾多，入菜時只能以絞肉方式呈現，但大家都很高興、知足。

原本擔心孩子們的蛋白質不足，但發現他們會到田裡抓野鼠、竹蟲來吃。我的住處出現老鼠時，我很害怕，去找學生來，他們很開心的抓老鼠烤來吃。而另一位老師遇到毒蛇，也是學生和當地老師抓去泡藥酒。有一天，一個孩子拿了一片蜂窩給我，說是他自己養的蜜蜂的窩，分享給老師吃，讓我很感動。這裡看似物資不豐富，神卻以各樣的方式來供應，神的恩典是夠用的。

晚上學校會用柴油發電兩個小時，讓孩子們讀書，自習結束後天很暗了，回宿舍都需要手電筒。但在有月亮的晚上，月光照在路上，大地明亮，不需要手電筒都能看得很清楚了，神奇妙的創造實在令人讚嘆。

適當的幫助

每個小孩一個月會有三十銖的零用錢，小小孩會到合作社去買一罐可樂來喝，他們難得可以喝到甜的東西。而大孩子就不會亂花錢，他們會把錢存起來。

孩子多半不知道自己的年齡，我們僅能按身高來大致分辨。孩子不分大小，都得要自己打理自己一切的事情，包括鋪床、摺衣服、洗衣服等，這些事都照樣做。

那天看到一位可能不到五歲、很害羞的小孩，自己洗完制服（軍服）後，手沒有力氣擰乾，衣服晾起來還一直滴滴答答的滴水。我有點心疼這孩子，問他這樣衣服能乾嗎？他回答我：「可以的。」我發現其他孩子卻視這一切為正常，因為他們也都是這樣過來的。這讓我學習到：不是看對方可憐就給，而是要適當的幫助，不是自己想給就給；也不是眼見為憑，需要禱告求神賜智慧知道如何去做。

生命的擴張

第一次在佤邦過年，聽到鞭炮聲，發現孩子拿竹子來燒，真的就是所謂的爆竹了。爆竹也是他們歡慶時會燃放的，有一次自習後聽到山裡傳來炮聲，以為又要打仗了，王哥告訴我們，如果有任何事情發生，馬上帶著孩子往溪邊跑，那時我很害怕，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發現是有人歡慶放爆竹的聲音，感謝神憐憫我，沒遇到戰事。

我原是因同情他們，看見他們的需要想去幫他們，去了之後才發現是他們教了我很多，生命擴張很多。在佤邦四次，影響了我後續二十年的事奉。

邱凱萍

1994年底是我第一次去南低的興邦學校，之後每一年的暑假去二、三個月，一直到1999年去了新加坡讀神學。後來2001到2002年又回去一年，那時候已經是新的學區（46宏邦中學），大部分的老師也不是基督徒老師了。這麼多次的短宣，幫助我在靈命、心理及各方面有健全的成長。需要教學生數學、音樂、中文、英文等各種科目，讓我第一次發現我有機會在美國、台灣學習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學了多少，才能教多少給學生。我從小在教會長大，到興邦學校後，有時候需要帶查經，很不好意思的說，我到那時候才發現自己對聖經的了解不夠多，所以後來決定去神學院進修。

大爹和大媽

我相信去過興邦學校的老師們都會特別懷念與王大爹、大媽相處、學習的機會。我最記得大爹告訴老師們的一件事就是，回家之後分享不要說緬甸或低邦是如此如此，因為我們只有在興邦學校服事生活。我之後在不同國家服事或參與短宣，回家分享就特別記得這一點。不過我非常非常懷念的就是大媽所帶給我非常正面的榜樣：一個做妻子、母親、老師、師母及充滿喜樂和智慧的基督徒。我跟大媽實際相處的

時間並不是很長，但是從旁觀看她的待人處事和她那總是充滿喜樂的笑臉，就知道基督生命在她身上產生多大的影響。

我在1996年那個暑假受到槍傷，到醫院的第二天，大媽就帶著闖禍的學生來看我，之後大媽告訴我，學生去醫院的路上非常緊張，因為不知道我的反應會如何，但是看到我之後，我告訴他，老師原諒他，也安慰他，在回學校的路上他就非常的開心。從這個當中我也看到大媽很關懷學生，陪他來探望我，相信也鼓勵、安慰學生小心不要再犯錯了。

我去興邦的幾次，也剛好是大爹在外非常忙碌的一段日子，我記得每次大爹要回學校的那天，大媽一聽到車子的聲音（她說她可以聽出來大爹的車跟其他車的聲音不一樣！），就預備大爹回家所需的一切。如果大爹在學校一起吃飯，大媽一定非常細心觀察，如果大爹吃完就趕快給他再盛飯。

陪學生背米

我到興邦這麼多次，第一次是跟瑋瑋一起去的，我們在一起差不多四個月的時間，我也從她的身上學習到很多待人處事的方法。我們1994到1995年去的那一次，也是邊界非常不方便的期間。

那時候學生大概一個月需要去抬米一次，每一次差不多連續五天，通常是下午或傍晚出發，從學校走那個非常陡上上下下的山坡。他們大概一個鐘頭可以走到下面邊界之前的小山嶺，我們大概走了兩個鐘頭。他們之後下山抬米、菜和一些生活需用品，我跟瑋瑋差不多每一次都會去陪他們，在小山嶺等他們。雖然沒有跟孩子們走全程，但是

能夠跟他們一起經歷那段日子，看到他們的辛勞，知道他們有時候累到話都說不出來，從我們的角度，我們更能夠體會他們經過的挑戰。從他們的角度，他們可能永遠記得我們曾經跟他們走過這一段路，知道我們去不只是教書、跟他們傳講耶穌而已，我們去就像耶穌來到世界上跟人類經過同樣的掙扎，就是一個「化成肉身」的事奉。

不過經過那段上上下下陪學生背米的日子，也讓我整個人瘦了下來，變得更健康美麗。從那段去短宣的經歷跟後來來到迦納，讓我深深的體會，當我們順服上帝的帶領，祂不只照顧我們財務、生活上的需要，如果我們也融入本地人的吃和各方面的習慣，祂也藉著這個機會幫助我們活出一個更健康的生活。

孩子的未來

想到伍邦的日子，當然也一定會想到學生，畢竟我們就是為了他們而去的。我第一次去興邦學校，雖然地方非常原始，但是孩子都非常天真和單純，在那裡幾個月後，就好像一生第一次感受到無條件的愛，當我們向他們表示關心，他們很自然接受，雖然他們在物質上沒有什麼，他們（尤其兒子們）到山裡找小螃蟹、野芒果、挖山藥、竹鼠，拿來跟我們老師分享。我在第一次去過後，開始重新思考所謂「進步和發展」或是科技的發展真給人類帶來好處嗎？如果我們所謂的發展，反而讓我們失去人類基本互動的愛和真誠，那這些所謂的發展又算什麼呢？

在多次前往伍邦教學的過程中，我也發現教育不能拯救任何人！雖然我從小信耶穌，我卻覺得如果這些孩子得到好的教育，他們就會

有好的未來。但在那個動盪不安的環境裡，可能今年覺得這個孩子讀書用功有好的未來，沒想到下一年回來發現他回到軍隊，在某一次的炮轟失去了生命。在這樣一個不穩定的環境下，鼓勵學生好好的讀書，卻不見得能確保他們有好的未來。

求神繼續祝福伍邦

我在 2000 年有機會回去看學生，那時聽說他們已經不歡迎基督徒老師了。看到學生時心裡非常難過，因為他們看起來非常的累，之前學過的詩歌都忘了。所以禱告求神帶領基督徒老師有機會回去鼓勵他們，結果神感動我自己回去一年。那一年其實不容易，因為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第一學期我跟幾位緬甸老師們一起生活，到了第二個學期黃靜兒老師加入，跟我一起作伴。非常的感謝上帝，讓我一直有好的同工一起服事。

在興邦學校的這些經驗和回憶讓我特別感謝上帝，藉著這些機會幫助我在各方面成長一直到如今，在西非的迦納仍然應用那時候學習到的一些原則。最近幾年也特別感恩，能夠藉著手機電話繼續跟一些學生保持聯絡。求神繼續在伍邦的這塊土地興起祂的福音，讓祂的榮耀彰顯，祝福那裡的百姓。



邱凱萍老師（前排左一）

生命的榜樣——大爹大媽

金釗康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約翰福音 13:15）

生命的榜樣是跟隨耶穌的累積！在我的屬靈生命中有很多榜樣，大爹大媽是和我相處最短、但影響我最深的人。記得我剛到學校時就跟大爹一起帶籃球隊，沒想到一個不小心臉就掛彩，眼鏡也壞了，大爹帶我下山去配眼鏡，從學校來回可不是一件小事，但從他們的身上我感受到愛的榜樣。不僅如此，每週六日的探訪，我常常跟大媽來回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為的就是為探訪對象禱告，有時語言不通，還必須帶學生幫忙翻譯。在路程中，大媽如數家珍的分享每個探訪對象信主的過程，聽到每個信徒都是在極大的苦難中經歷神蹟，我才明白神的愛透過宣教士彰顯出來，這愛的榜樣也深深影響我的服事。

我還記得當時大媽邀請我去跟中一班的學生住在一起（我也是中一班的導師），當時覺得能跟學生住在一起很新奇，我從小到大都沒住過宿舍，所以就答應了，但後來發現有很多限制與習慣的不同，自己內心很掙扎。當時想大爹大媽都可以，我也要學習跟他們一樣。這想法幫助我很快的融入學生的生活，我既是老師也是哥哥，他們常常

在睡前跟我聊天，談他們如何從家鄉到學校，他們想念在北邊的親人，也想快點畢業工作賺錢，娶個美麗的姑娘。他們也請我吃自己種的或抓到的食物，去吃我一輩子都沒吃過的蟲子或動物，雖然內心掙扎不已，但那也代表學生對我的接納。我記得一年後再回去時，他們都畢業分發去不同單位，但有兩位優秀的同學在學校附近負責農場，我每週六都會去農場找他們聊天，他們也仍會請我為他們禱告，與我分享心中的渴望。

我慢慢明白宣教是一份關係，這份關係超越種族、身分，大爹大媽照著耶穌所做的去做，不論他們在哪裡，我都看到人與人之間美好的關係，從他們身上我看見「宣教士」不是專有名詞而是動詞，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是願意愛耶穌，也愛所接觸到的人。



週會訓話

佤邦！一個懷念的地方

孟樹珍

佤邦，一個開啟我宣教眼界的小地方；曾經有一段歲月，是如此的光輝燦爛，許多基督徒，許多宣教士，在這裡埋下福音的種子，在這裡同心為主擺上，在這裡見證神偉大的作為，在那段時光中，在那塊土地上，真叫人難忘。

說到佤邦，見證是講不完的，因為有太多屬於神的故事在這裡發生，我在佤邦前前後後待了兩年，見證神的工作，我自己也成為神的工作。

在佤邦這小地方，我經歷神深深的醫治。帶著感情的創傷，我走上短宣，想讓自己不再躲在陰暗的角落，結果神讓我看見神國度的需要，看見一群父母不在身邊的小孩，堅強的活著，看見神的工作奇妙偉大，我不再看自己的軟弱，神讓我從創傷中得醫治，走出來，剛強的迎向神的呼召，真實體驗到「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過程，實為寶貴。

在佤邦這小地方，我的恩賜被神大大開啟，原本服事手無寸鐵，經過佤邦宣教歷練，神的恩賜一一加添，叫我可以幫助更多的未得之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在一次為急救中的孩子迫切禱告，神賜下方言在我身上，我親身經歷屬靈爭戰的真實與震撼，我至此不忘禱告的

重要。其他如講聖經故事、教導、輔導、敬拜等等的恩賜，也都是我在佤邦服事中，神給我的禮物。

在佤邦這小地方，我體驗到生命真正的滿足與喜樂，在水電物資極度缺乏的佤邦，我居然可以經常感受到耶穌同在的滿足與喜樂，這是在過度豐富的台灣很難感受到的。在宣教工場，我時時經歷聖經中神話語的真實，什麼才是真正的平安、喜樂、滿足，這位神，讓我在佤邦經歷到。

在佤邦這小地方，神讓我清楚個人的異象與呼召，聖靈在宣教工場帶領格外清晰，我在佤邦的短宣，神打破我對宣教的憧憬和幻想，但卻因此讓我對未來神給的道路更加清晰，我因而踏上全職傳道人的道路，至今滿足開心的服事主。佤邦，我已經分不清楚，我是去付出的，還是去得著的。

孟樹珍老師（中立者）與學生們



教務處（右起：孟樹珍、蕭女蓉、黃玉瑋、王師母）



柯盈柔 (Ying-Jou Angelyn Liu)

我第一次到佻邦認識學生和一些人，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最近通過通訊和社交媒體，很幸運能與過去在興邦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又有聯繫。這樣的網路聚會很好，能夠重新建立聯繫，也了解他們的近況。

回顧我在那裡和如今二十五年後的時間，我常思想有多少學生真正認識我們的救主，也常思想他們是否安好？以前在那裡事奉的老師和傳教士們是否有正面的影響？神現在在那裡如何做工？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了，他們是否和孩子談論我們的主，並允許大使命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使命，向社區的未信者傳揚？他們可以公開分享自己的信仰嗎？他們的社區獲得基本必需品、教育、醫療保健後，能夠回饋眾人，並開放的敬拜嗎？他們從認識主後獲得真正的自由嗎？他們是否仍然懷有孩子般的信仰過著單純的生活？

我第一次去佻邦是在大學期間的暑假，然後在畢業後工作前又去了一趟。第二次本來預計在那裡待半年，但很不幸女子宿舍失火了，把我的護照燒毀，泰國政府無法續簽我的簽證。耶和華應許與跟隨祂的人同在，確實我兩次都感到祂的同在。第一次去，我是當老師，但回來後如同學生；第二次去，親眼看到了主的敵人所造的逆境和多重

挑戰。但事後看來，儘管有這些情況，祂依然守護我。透過這些經驗，我逐漸熱中於宣教和教育，因為對主的理解得透過教育和信仰，人們才可以親自去認識神，並按照神的意願做出個人的選擇。

二十五年後，看到我所教導和認識的一些學生對主的堅強信心，真是令人感到驚奇和安慰。很高興看到他們許多人都安然無恙。雖然有些人仍未接受救主，他們在其他信仰中與家人仍得平安。但是一個人不能只靠善行與純潔和神聖的上帝聯結，我們需要主耶穌的救恩。我祈求學生們繼續尋求真理，並得知真神所帶來的和平與公義。也祈求主內的弟兄姐妹能繼續為佻邦各區帶來光芒。願凡尋求主的人都得著祂。好像許多人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願他們能照上帝的旨意來享受家庭生活。願祂的愛、和平、喜樂永遠存在於那些信奉祂的學生和他們家人的心中。願信徒們以勇氣、力量、團契、團結精神去幫助未認識主的人，分享祂的奇妙恩典和愛的福音。願他們得知真正的榮華不是僅靠物質財富，而是在生活中擁有祂。

Wa Memoir and Reflections

It's been almost 25 years since I first met the students and people of Wa. Recently,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media, I was fortunate to reconnect with past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taught at Shin Ban School. It's been a lovely reunion online and wonderful to reconnect and see how they are doing.

Reflecting on my time there, and 25 years later, I often wonder how many of the students have truly come to know our Lord and Savior and how they are doing. Have previous teachers and missionaries made an impact at all? How is God's presence there now? Many have their own families and children now, are they talking to their children about our Lord and allow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to be a mission in their life as they tell others in their community who are not yet believers? Can they openly share their faith? Have their community, with access to basic necessities,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the ability to prosper and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ir ability to worship improved? Do they have true freedom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as their personal Savior and Lord? Do they still lead a simple life with childlike faith in the Lord?

I first went to Wa during the summer of my college years, and then again after I graduated before starting my first job. The second time, I was supposed to be there for half a year, but as it turned out, an unfortunate fire burned the dormitories on the girls' side of campus along with my passport, preventing the Thai government from renewing my visa the second time. The Lord promises to be with those who follow Him, and I surely felt His presence both times I went. The first time I went as a teacher, but came back also a student. The second time I went, I saw adversity from the Lord's enemy and multiple challenges; but in hindsight, saw His protection despite those circumstances. Through my experiences, I grew to know and have a heart for missions and education, sinc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ord requires both education and faith, so people can learn about God on their own and make their own personal choice as He willed.

25 years later, it is comforting and amazing to see the strong faith in the Lord of some of the students I taught and got to know. It is great to see many of them doing well. Some unfortunately have still yet to receive Him as their personal Savior, but have peace in other religions and with their families. But a person with good deeds alone cannot be united with a pure and holy God, without the saving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intercedes for us. I pray that th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seek the truth and come to know the true peace and righteousness that can come from the only true God,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will be able to shine a light to the rest of Wa. May those who seek, find Him. Many seem to not be able to spend much time with their spouses and children either. May they come to understand the family unit as God intended and enjoy them. May His presence, love, peace, and joy be everlasting in the hearts of thos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those who continue to follow Him in faith. May believers have the courage, strength, fellowship, and unity to help share the Gospel of our Lord's amazing grace and love to others who have yet to know. May they come to realize that true prosperity is not in success or material possessions alone, but in possessing Him in their lives.

唐雪菁

感謝神，讓我重生得救之後，開始在教會聚會並有各樣的學習。信主不久，就有教會的短宣隊出發到泰北，配搭探訪大爹大媽在泰北的宣教工作，而教會探訪回來就有分享與見證，並呼召人奉獻自己讓神來使用。那時候什麼都不懂的我，很單純的說：「主啊，若是祢要我出去，我願意。」神垂聽了這樣短短的禱告，陸陸續續開始有一些不同的哥哥姐姐，很奇妙的給我一些宣教士的傳記、宣教體驗營的報名單，我開始有機會認識宣教，甚至後來也有機會參加泰北的短宣隊。參加短宣的時候，王哥問我要不要畢業就到泰北配搭？那時候我並不清楚，只是心裡暗暗思索，若有可能也可以來這裡三個月，當短期的同工。在這個過程中，神讓我在教會中長大，學習建立靈修生活，接受真理裝備，參加禱告會，配搭各樣事奉的學習。

寶貴的學習

大學畢業工作後，當我正在為未來的道路打算的時候，心裡有一個聲音：若有機會，你不是要到泰北三個月嗎？自己明白這樣的時間到了，於是與教會商量。宋長老就挑戰我，既然要辭職去三個月，要不要禱告去泰北一年呢？因此在禱告後，我便到泰北開始一年半的學習。

回想在興邦的歲月中，有許多寶貴的學習：

一、在一個沒水、沒電的自然環境中體會耶穌來到世上的生活：這是我一開始去到那邊的感受。從習慣方便到一切都不方便，從城市到鄉下，從各種選擇到沒有選擇……。有一天正在思想這一切的時候，想到耶穌的時代，豈不是跟興邦學校的生活差不多？！忽然就把這一切的環境視為是一個極為蒙福的體驗機會——讓耶穌的生活型態成為我這個城市人的體驗。當老師們一起點蠟燭改作業的時候，我就想耶穌那時候也是在微弱的油燈下度過夜晚；當跟著孩子們一起吃飯做工的時候，我就想耶穌也是親手做工，過貧困的生活，捏麥穗而吃；當自己手洗一切衣物，我就想起我們都是在河邊洗衣的婦人……。

二、在一個沒有家庭的環境中經歷有主愛的家庭：我們去到的地方，基本上孩子們都跟父母分離，來到這邊受訓和受教育。某個方面很不幸的是，他們要遠離父母鄉親和熟悉的環境，但是慶幸的是，他們可以受比較好的教育，有機會接受福音，還有主愛的照顧！這樣的愛是從神來的愛，也是宣教士擺上的愛，帶著我們這些年輕的短宣同工一起學習跟我們不一樣的文化、不一樣的語言、不同年齡的孩子們的愛！雖然說，我們能夠給予的真的很有限，他們可能也不能從我們不成熟的生命中得著真正的滿足，可是我相信神的愛真實鼓勵著我們彼此學習接納、彼此關懷、彼此用真實的心相待，而這一切跨越了語言、文化和種族等等的差異，使我們可以在生命的際遇中因著神的帶領而有不一樣的相會，成為生命裡面一個非凡的學習！

佤邦山上的呼召

在這一年半的配搭經驗裡，讓我對宣教士的委身與生命、生活，有真實的看見；也學習和不同背景的同工配搭，學習單單的依靠神來教導、供養福音對象的需要。透過成為校護的角色，還有半長期同工的學習，及承受老師們來來去去或是去辦理延簽同工不在時，要獨立面對一個大學校的運作的經驗（雖然只有一兩週），也讓自己從原有教會學習的牧養經驗被擴大到思考一個一千多人的組織運作角度！校護室的建造，一起親手編織屋頂、一起扛竹子回來蓋房子、一起走泥濘的路、一起為垂危的生命迫切哀哭禱告……。許多點點滴滴的失敗與喜悅，都讓我的生命有了不一樣的淬鍊與學習，非常感謝主，因著這一段的經歷，也讓我最後在佤邦山上領受全職的呼召，可以一生繼續走這樣一條跟隨主的道路。

回憶這段過程中，其實心裡也深深感謝事奉道路中教會同工們的成全與禱告，在工場上大爹大媽及眾同工的包容與接待，因著教會和工場上有這些長輩的陪伴與帶領、同工們的鼓勵扶持和禱告，才能夠有這樣的機會來經歷神的豐富與奇妙，感受同工們主裡連結的美好。真是感謝主的恩典與帶領，願將榮耀讚美歸給那帶領我們走這一條生命道路的神！

左起：唐雪菁
王師母
周慶蓮
謝明惠



興邦感恩回憶錄

唐慧玲



成為山上人

1994年9月來到泰北永泰村，等了一個星期，尚未有動身上山的跡象，於是問了副校長何時動身，才知道已封關，我們必須付代價走小路上山。當時靈修正好讀到詩篇九十一篇，於是與其他老師分享，大家禱告後，我們還是決定上山。但沒想到才爬山五分鐘，我的鼻竇炎開始發作，呼吸不順暢又不太會走羊腸小徑，心中就問神說祂不會跟我開玩笑吧，我紐約的工作都辭了，結果因為不會走山路而無法前去，最後跟神說 *I can't*，但心中聽到神在我心中說 *you can't but I can*。最後靠著神的能力恩典，終於來到興邦。經過了半年走山路的操練，第二個學期副校長來接我們的時候，最後跟我說：「唐老師，恭喜你終於成為山上人了。」展開 1994 年 9 月到 1997 年 6 月快三年的興邦生活！曾看過白日飛來的箭（火箭炮），但它們並不能傷害我們，在此期間深受神的信實慈愛的保守。

到興邦大部分都是教大兒子們的英文，從四年級到初一班，課餘非常喜歡和興邦的小兒子和小姑娘們玩，雖然我們語言不通，但是可以比手畫腳用眼神溝通。他們實在是太可愛，也是急需憐愛的小孩。有一次這些小兒子們捉了一隻獨角仙嚇我，而我卻把這隻蟲放在胸前

當做別針，讓小兒子們有點失望，並向我要回獨角仙。

有一天大兒子們帶一個四、五歲，叫尼豹的小孩來，他們說：「老師，你不可憐他嗎？他沒有阿媽，又愛哭，全身臭臭的。」於是我就把他帶到老師宿舍手把手教他寫字，請中兒子教會他自己洗澡、洗衣服。我還記得小阿利問我說：「妳是他的阿媽嗎？」我說：「我是你們的阿媽，你們誰不會寫字，我會教他寫字，誰生病我會抱著他，為他禱告的。」結果看到小兒子們露出滿意的笑容。

「老師，妳為什麼氣不哭」

大兒子們有個喜好就是氣哭姑娘老師，所以大兒子們有次問我說：「老師，妳為什麼氣不哭，反而苦笑。」我就告訴他們，上帝是公平的，因為我中學時也惹過老師們生氣，現在你們只是年輕氣盛，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可以理解，而且對過去被我氣過的老師們反而深感歉意。有一次林勇益上堂課可能跟老師有過節，到了英文課氣還沒消，我叫他，他居然說「我恨你」，我轉身在黑板上寫著「I Hate You」三個英文大字，請他跟我用英文說「我恨你」，就這樣化解了師生間的衝突。

我非常感謝神讓我常從學生們的反應中看到自己以前的錯誤和過犯，就是看到他人眼中的刺，讓我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其實這個大轉變是因為我唯一的弟弟在 1995 年結婚，婚期越近我心裡越低沉，外加鼻竇炎經常發

作，有一個晚自習因和神嘔氣被鎖在屋內，我跟神說為什麼不能晚一點呼召我來此地，我只有一個弟弟，我的父親無法諒解我，因為我常說我很愛我的弟弟。那一天好像神對我說，誰說妳只有一個弟弟，我將賜給妳許多弟弟。有一節經文在我心中響起：「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馬太福音 12：50）。從此以後我可以更設身處地的為學生們想，並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兄弟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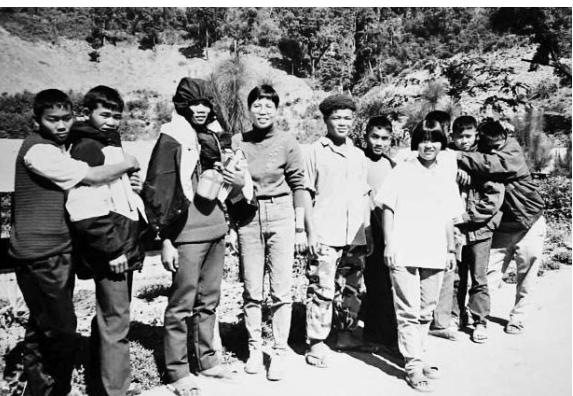
還有我把頭髮剪短，是因為當時我帶的初一大兒子總是因為頭髮的事情被處罰，他們跟我說：「老師，我們已經是青少年，不是小孩，會比較愛漂亮。」於是我將原本燙過的頭髮剪了，告訴他們，我是女生更愛漂亮，所以他們頭髮的長度不可以超過我。當然短髮也非常方便，特別是在旱季不用太多的水洗頭，而且比較快乾，不容易引發鼻竇炎。感謝神讓我知道榜樣的重要。

靠著耶穌聖名

有一次，小兒子宿舍有個放牛的孩子猝死在床上，搞得小娃們晚上不敢睡在宿舍裡，當我帶完大兒子的晚禱經過小兒子宿舍時，他們要我為他們禱告，禱告完他們還是飛鳥四散的去其他宿舍。當時好像聖靈感動，要我那晚睡在宿舍裡，因為他們就像我的小孩子，並且我想讓這些六、七歲的小兒子們知道，並證明（見證）主耶穌的大能和保守。於是我回到老師宿舍，告訴老師們當晚我要睡在學生宿舍。結果阿莉老師說她也要與我一起去，因為那間宿舍是她帶的晚禱。

學生宿舍是竹笆做的，冷風直灌，最後終於睡著並且睡到早上敲鐘了我才醒來。當時很多學生看到我從小兒子的宿舍出來。之後許多





左四為唐慧玲

大兒子問我說我是不是真的那晚睡在那個宿舍，我說真的啊，並沒有他們傳說的老魔鬼出現，因為主耶穌的大能和看顧保守。日後大兒子們晚上遇見夢魘的時候，都要我與他們一起禱告。學生漸漸增多，後來在老師宿舍旁加蓋了一間小兒子宿舍，又有新來的小娃猝死，

這次我只要為主耶穌的名做見證，並且教導他們唱〈靠著耶穌的聖名〉此一詩歌就行了，因為其他小孩就會嘰嘰喳喳的用當地的話語一起做見證。感謝神讓我知道信仰就是生命的見證。

真實的生命見證

在興邦遇見了幾個影響我的真實生命見證，就是四年級一位叫田金龍的同學的見證。雖然我只和他見面幾次，當時我第一次教尺牘這門課（作文），應該是第二次上課時發現他趴在桌上睡覺，我就半開玩笑的說膽子不小，大兒子們上唐老師的課都沒有趴在桌子上睡覺……結果在旁的同學們急著解釋說，老師他打擺子了。我一摸他發高燒，要學生帶他去醫院，當天中午我們教師團契還為他特別守望禱告。第三天傳來他在醫院過世的消息，當時對我的信心有所打擊，我不解神為什麼不垂聽眾人為他的禱告！但是隔天王師母告訴我們，這次因著田金龍的過世，受洗班從原本三十幾個人增加到近百位。因為師母到他的宿舍告訴他們，田金龍現在在天父的懷抱中，因為他是個

愛慕主道、學習認真愛讀書、做事從不偷懶的孩子，師母挑戰孩子們，若他們今晚過世自己確信能到主耶穌那裡去嗎？當時我才真實明白一粒麥子落在土裡死了的見證，還有田金龍的生命活出忠心良善僕人的見證。這是我所羨慕的生命及應當效法的榜樣。

第二個真實見證就是唐雪菁老師的見證。她是長庚醫院的大護，來到學校是個非常有愛心的老師和護士。有一次居然聽到她說好想得一次擺子，這樣才能體會學生的病痛，所以她不吃預防擺子的藥，結果真的得了最惡的瘧疾，一點都沒有怨言，仍然非常喜樂的照顧病痛中的學生和老師。因著她的愛心和信心，我們老師也開始不服用青蒿片預防瘧疾了。

第三個見證就是凱萍（**Pauline**）受槍傷的見證。當時有學生跑到宿舍說有人受槍傷，之後盈柔跑回來用英文告訴我說 **Pauline** 受槍傷，要我帶她去醫院，當時我聽了腿都軟了，告訴她我們先禱告吧，禱告到心中有平安和力量時，才起身帶著她趕往 801 醫院。走在小路的半途中，遠遠看見學校的白色卡車從山上開進 801，我跟盈柔講 **Pauline** 有救了，因為神正派遣外科醫生劉院長回來替 **Pauline** 動手術。當我們到達醫院時，手術已在進行中，才知道在 894 時有塊烏雲催促王老師們趕緊下山，當時他們並不知道 **Pauline** 受槍傷。真的經歷到神的信實與慈愛！**Pauline** 手術成功後，經過雪菁細心的護理，居然不用下山到泰國平地接受治療。**Pauline** 依靠神，也非常勇敢，等到復原才告訴她的父母。**Pauline** 真的不愧是女保羅。我從年輕老師們身上真的學到信心、愛心和勇敢的生命榜樣。

一切感謝神

感謝神在我年輕時帶我到興邦，讓我認識猶如兄妹和家人般的學生們和老師們；在興邦認識到自己是何等的軟弱，在戰爭時需要靠學生們的保護和下山背米、食物來維生，自己所能做的非常少和小。我也看到天父上帝非常愛興邦的學生，曾親眼看見神藉著禱告，醫治了至少十位瘡疾病危的學生！當我的學生王光明患了猛爆性 A 型肝炎，去醫院看他真的是枯瘦如柴，只能抱著他流淚痛哭禱告，結果兩三個星期後他回到學校。

感謝神托王老師和師母的福，在 2016 年去了大其力，居然可以看見他和其他的大兒子及我們班的班長錢有志，Ai Jiang Bi，吃著大兒子們親手為我們準備的佤族爛飯，接受魏學軍和田春葉夫婦及李華夫婦的盛情款待，在曼谷與田美菁歡聚，在滿堂遇見劉美虹和陳儀慧。

2017 年，信實的上帝帶我去了北佤孩子的故鄉新地方教書，並且居然教到唐棣的女兒葉媛（左邊第二個），真的實現曾經有學生說希望我能教他們孩子的話，在那裡非常高興遇見李光華夫婦、包金龍、沈如華夫婦及孩子們、唐棣夫婦及孩子們、陳立其一興邦的學生。興邦學校的師生永遠是我心愛的家人。



佤邦生活點滴

徐延政

從 1995 年在教會全職服事之後，適逢季雄哥敏雯姐在神的帶領之下，從永泰村離開，繼續深入佤族的事奉，開始興邦學校的服事，永和堂本著前方打仗、後方支援的精神，全力支援興邦學校的事工所需，除了積極鼓勵弟兄姐妹投入擔任短期師資，所有傳道同工也必須前往興邦學校服事，直接體驗宣教的現場。1997 年的 1 月，終於輪到我出發，雖然之前有過興邦短宣隊的體驗，但是和三個月的短期師資還是有不小的差別，其中有些事真是讓我永生難忘。

不是補習

出發前，當時主責後勤支援的地方教會差委會，會擇期將預備前往的師資集合講習，在講習中，我心中一直有個困惑，就是我們使用台灣的教材和教學方式，真的適合這些佤族的孩子嗎？其實我知道，當時我們沒有更好的選項，但我深怕我們這些在台灣聯考制度中成長的老師，不知不覺就把這種升學主義的文化帶入這群孩子當中。當天講習後有一點禱告的時間，在禱告中我懇求一件事，求神讓我能教學的過程中感受到學生的難處，好讓我的服事能真實的幫助到他們，我們帶去的是合神心意的教育，而不是「補習」！

種木瓜

在我即將結束佻邦服事的前一週，某天下午我在老師宿舍後面的小山坡地，看見一個孩子在挖地，我好奇的問他：「你在做什麼？」這個學生回答我說：「老師，我在種木瓜！」於是我又問了一個非常愚蠢的問題：「你為什麼要種木瓜？」他回答我說：「因為我想吃木瓜，老師，下次你再來教我們，一定請你吃我的木瓜……」

我無法壓抑內心的激動，走回老師寢室，內心百感交集，不知是羞愧或是感動，當然不是為了那一顆遙不可及的木瓜，我內心深深被刺激著，我怎麼從來沒想過，如果要吃木瓜需要去栽種，從挖土、撒種開始……，但我覺得其中最困難的應該是等待吧！

對我這個從小在都市成長的人來說，雖然生物課教導我許多正確的知識，但我的木瓜是在超級市場，不是在樹上。我想吃，就去買，從我有想吃木瓜的念頭，到木瓜進入我的口中，整個過程一定可以在三十分鐘內完成，但這個孩子，對他來說，他要為他的渴望，忍耐等候大約三年的時間，還不能確定成果如何。

自己其實是學生

文明的進步，讓許多原本需要時間的事物加速，我們都享受各種「加速」所帶來的便利，當年戴德生要到中國傳福音，從英國開船到寧波上岸，可能超過半年的時間，今天的噴射客機如果直飛大概只要半天，不可諱言有些進步確實帶給人們正面的意義，但是我很少去思考是否每一件「被加速」的事情都是正面的，或者說在享受加速的正面效果時，有沒有損失了什麼寶貴的事情而不自知？或許超市買の木

瓜和自己種的吃起來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神要啟示一個真理，或是改變一個人，激勵一個人成熟的過程是我們可以輕易加速的嗎？若我們輕忽的加速了神的時間，並且沾沾自喜，會不會帶來什麼負面的結果？我是否能夠常常用一個帶著信心眼光、忍耐等候的態度來感謝神的時間和神的作為？

感謝神在我的生命中為我預備了在佻邦生活的三個月，我想這是一個極大的恩寵和榮幸，能夠脫離文明社會的限制，去體會一些可能一輩子也學不到的事物。也許，去興邦小學是做老師，但到了那裡，發現自己其實是學生！

徐延政（後排右二）與短宣同工



徐庸蕙

夜宿永泰

最初生涯規劃是準備在神學院畢業後，到泰北接受一段時間的短宣訓練，也尋求是否要進入宣教事奉。但所有的計劃卻因為結婚而劃上驚嘆號，因此來到新竹事奉時仍舊惦念著禱告許久的佉邦。很奇妙的是三年後在《校園》雜誌上，再次看見佉邦宣教需求的呼聲，於是徵求教會的同意，終於踏上宣教路程。

一路輾轉之後飛機停在清萊，我們被接到泰北的永泰村暫停一宿，準備第二天上山。當黑暗浸泡在這座山城之後，天空的星子特別明亮的映在房間的鐵箱上，而我就在半夢半醒的興奮中，聽到各種蟲鳴與一陣陣急促敲踏木頭地板的聲音。第二天宣教士用稀鬆平常的語調說：「喔！那是老鼠，牙齒特別厲害，連木頭都可以啃穿，所以沒看見連衣櫃都改成鐵製的！」呵，多別開生面的歡迎儀式。

我又問到：「在窗邊突然會發出很大聲音：額～額～額～逗給～～～是什麼啊？」宣教士說那是長過手臂、類似大蜥蜴的動物的叫聲，應該是一個大家族，躲藏在教堂附近草叢中，當地村民就以牠們的叫聲，取名「逗給」。

是啊！親愛的主：我將前往去觀看祢隱藏在山林之中的一群孩子，

他們被放在祢心上而從未被遺忘，他們呼求的聲音也上達天聽～～～

45 度角

第二天來了一台四輪傳動的貨車，將我們這群「貨物」帶往泰國邊境，越過泰國關卡，進入山區的興邦學校。一路上我們從原先很悠哉的抓著貨車鐵桿，在清風與陽光中漫遊，到後來便深刻感受到一如貨物般的被東拋西甩。因為要在深山叢林中，以 45 度仰角穿梭找路，還要躲避隨時伸出來的樹枝襲擊，像極了 007 電影的經典場面。

車後有好幾塊大木板，原先可充當座位，後來遇到雨季時山路泥濘不堪，車道被冲刷不見，這些木板就派上用場去造路，也可以讓 45 度角俯衝的車輪從深陷的淤泥中拔出。在抹完滿臉泥巴後，我終於嚐到筆路藍縷的味道，而幾趟過度搖晃的行車之下，我帶回一個紀念品：左內耳受傷聽不清低頻率的聲音。

喔，親愛的主：當車子以 45 度仰角前進時，我看不見前面的道路，眼前只有藍天白雲與尖利樹杈。求祢扶持，當我走在人生路上搖晃而看不清前途時，知道定睛仰望祢，總會有路可走。

槍聲響起

進入校園的那一刻，就有許多眼尖的孩子跟著車子跑，後來人數多到可用「團團圍住」來形容。看見王季雄老師與師母，還有燦爛與歡迎的笑容，高年級的孩子幫忙搬行李到用綠竹搭建的老師宿舍，我遇到一見如故的「同居人」雪卿老師。他們三人落地生根的埋入這塊土地中，等待孩子們日後開花結果，從他們滿臉的風霜中可見勞心費

力、消耗健康，然而眼神中卻有一種母雞護雛的執著！

上課的第二天晚上，突然聽見一陣陣類似鞭炮的聲音在遠方響起，不久王老師吩咐我們拿好護照與機票，等候他的指令準備下山，因為遠方傳來的是槍聲。原來坤沙部隊仍在附近山區隱密活動。於是除了禱告，我們摸黑準備好證件，等候下一步通知——結果卻是因為當夜出現「天狗食月」現象，所以他們用槍彈製造聲響來驅逐這隻天狗「烏雲」——哇！很昂貴的音效喔！

喔，親愛的主：天狗食月可以是迷信，也可以是執著。佤族人用槍聲來守護他們的月亮，宣教士第一時間也在保護我們的安全，祢呢？竟用犧牲生命對抗罪惡，守護世人！

恰撒拉瑪

剛入學的佤族小娃對漢語的認知不多，教低年級注音符號時，我發現先學佤族的日常用語可以增進溝通，因此各種有創意的註記方式紛紛出籠。男老師叫「撒拉」，女老師叫「撒拉瑪」。上課時學生常常被四處飛的昆蟲或是窗外動靜吸引，而魂遊象外，因此「『恰』撒拉瑪」這句話，就常出現在我的課堂上，意思是：注意，「看」著我！

相處久了，孩子很容易就愛上老師，也會問我叫什麼名字，當我跟他們說後，孩子很驚訝的彼此七嘴八舌，終於出現一名翻譯官告知：「老師，你名字的前兩個字在佤話中是『彩虹』的意思喔，哈哈妳取的是我們佤族的名字。」

喔，親愛的主：當我知道自己名字與彩虹近音時，多麼開心，因為這是立約的記號。當雨季後的山谷出現霓與虹的美景時，學生嘖嘖

稱奇，我確知，祢行走在這群孩子當中，施行救恩。

天降神兵

學校有些女勤務兵，是來幫忙事務工作的，看著她們不過十幾歲，穿著一身軍綠色衣服，語言不通，露出靦腆笑容且顯得手足無措，唉——想想自己在這種年齡時，除了讀書還會幹啥呢？王師母教其中一人看時鐘，可以幫忙敲打上下課的鐘聲——其實也只是一個懸掛的大鐵蓋而已。但是時間過了老久，也沒聽見任何鐘聲，詢問之下才知道她只是一直「看」著時鐘！後來師母畫出每一堂上下課的時鐘的「長相」給她識別，當然，敲打狀況還是很隨意。

也有女兵是在廚房幫忙，而我每天的遊戲之一，就是聽切菜的頻率，猜測吃飯時出現的是葉菜還是瓜類。但是一看到她們切完菜是用掃各種垃圾的竹掃把，將菜掃入鍋中，立馬清楚謝飯禱告是多麼的真實與重要！

親愛的主：教育這群孩子時，我常有掙扎，許多事是要認同他們或是文明改造？我何嘗不是另一類天降神兵？他們信主的動機，是基於耶穌大愛？還是為獲得老師隨手贈與的物質？

誰的聲音

所有老師清早都會聚集在王老師家的客廳唱詩與晨更，與我同期去的有一位音樂老師，因此在天色闌黑中我們依舊可以分三部唱詩，猶如天籟繞樑一般，而在讀經默禱中等候陽光穿透竹籬乍現，真是一場饗宴。

自從聽過永泰村的無敵「豆給」聲音之後，就對這種龐然大物心生敬畏，幾次在宿舍也聽見類似的喔～喔～喔～～～的聲音時，不免擔心牠們會突然出現熱情的跟我打招呼。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詢問王師母，這裡是否也有「豆給」出沒？師母認真的想了一下，回答說：「有可能喔！但還沒碰到過。」我又問：「剛才是否有聽見牠的叫聲？」師母領悟過來，哈哈大笑說：「那是王老師的打嗝聲！！」多日懸案終於破獲！

學校四周是竹林，因此建築物都是就地取材，每間校舍都用竹籬笆來區隔，絲毫無隔音效果，上課時每個老師都得各顯本事，讓學生專注於自己的授課內容。我主要是教漢語課，有一次上課，我問學生拔蘿蔔的故事情節，回答的聲音居然是從隔壁班級傳來的！王老師是教數學，大凡只要是他上課，全校都會進入除法的「分水果」中，班上學生還會偷偷跟我說：「老師，我們自己都吃不夠，為什麼還要分給別人？」

哇！親愛的主：我來此才發現，「乘法」具有拖拉斯思維，大者恆大；「除法」卻具有基督精神，捨己付出；也明白「沒比較無所謂；若比較讓人累」！原先懵懂無知、全憑天性的學生，來到學校接受教育之後，改變思維與眼界的他們，日後會發出何種聲音？

斷木逢生

星期天必須走上一小時左右的山路，才能到「教堂」去敬拜上帝。山路蜿蜒難行，往往是 45 度坡度，加上路面有許多碎石頭，我常常會滑倒，跟著前去的學生不時嘆氣搖頭，然後伸手緊緊抓扶著我。其中一名學生跟我說：「老師，上帝給我們腳的大腳趾那麼大，就是要我們用力按在地上，這樣走路就不會滑倒啊！」唉，沒想到走過三十多

年的歲月，來到此處重新學習「走路」。

到達禮拜堂已經汗流浹背，雙腳無力、衣服濕透、臉色蒼白。只見王老師悠哉的將外衣脫下來，用力將「汗水」擰了一地濕，再抖一抖衣服竟已半乾，穿上就像沒事一般，而我們只能耐心等待汗水蒸發。領會的弟兄，在當兵時被地雷炸傷，手腳殘廢而退伍，他很認真的禱告說：「感謝神，我們還活著！」這場景讓我對「活著」特別有感觸。王老師講道是用漢話，然後有一人翻譯成佉話，另一人再翻譯成拉胡話。有時王老師一句話太長，或者比較艱深，翻譯時間又過久，輪回他講道時，他會問：「我剛講到哪兒～～～」

禮拜堂的「椅子」是先在泥巴地上深挖兩個洞，然後插入一截樹幹，再釘上橫躺著的樹幹就大功告成。我們坐在上面，還要小心翼翼的避開枝節處。在此敬拜雖然路途艱難、座位不適、聽道辛苦，但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大喜樂與滿足。奇妙的是幾個月之後，禮拜堂的椅子腳，居然從斷木與泥巴之間，又發出新的綠芽來，或許不久的將來，又要在樹林間敬拜上帝了。

謝謝祢，親愛的主：讓我經歷跋山涉水去敬拜祢，體重沒減輕但肌肉強壯。同時藉此敬拜中一個奇妙的畫面，告訴我：祢在乎一切屬祢的子民，哪怕是缺手斷腳——無論是樹木或是人；哪怕在深山野林，只要有生命，終要發芽成長！

旱地拔蔥

屏東基督教醫院的醫療團隊來到興邦學校支援，一方面幫學生作身體檢查；一方面也教授拔牙技術。其中一名醫生分享他幫佉邦的孩

子驗血型，很奇妙的現象他們多數是「A 型」，而且檢查身體時發現因為「吃生食」的飲食習慣，所以常有肝吸蟲；而在缺乏衛生習慣下，蛀牙的情況也很普遍，所以選擇從牙齒的保健與治療著手。

當時校方選出幾位「醫學院」的高材生，接受拔牙訓練。而所謂的當地「醫院」，也不過就是比較乾淨的竹屋，病床則是在地上鋪竹籬笆以做隔離。經過基本訓練之後，他們就開始藝高人膽大的實習，我有幸參與其中——只是觀看，卻也嚇出一身冷汗。只見實習醫生用雙腳踩住病患的雙手，以防病患因疼痛而抓傷醫生，然後實習大夫就手拿鉗子直搗黃龍，使勁費力的將牙齒拔出，幾經波折終於除去禍患！只見病患爬起來狠狠的對地上吐了一口血，然後露齒微笑。

唉！親愛的主：我由衷感謝祢，不像佻族的實習大夫，這樣較勁的對付我的罪，而且是祢先流出寶血的遮蓋與赦免，讓我在愛的回應中，敞開我的口與心，求祢對付。否則我吐出來的不知道會是什麼恐怖的東西……

如畫月光

興邦學校坐落在山區中，缺水沒電，但吃完晚飯之後有晚自習，靠的是柴油發電。只要一跳電，幾乎全校是在黑暗中歡呼，然後必須依靠手電筒回去住宿地方。每個學生入學時都配有手電筒，且每個月有三十銖零用錢，而校方會先扣「必需品—肥皂」的錢，為的是讓他們養成衛生的洗澡習慣。當然，電池也有販賣。

其實此地無污染，無光害的夜晚，月色特別皎潔，星辰格外明亮。回程時眾人的影子或長或短的流動著。許多孩子為了節省而不使用手電筒，其中竟然出現了「佻族詩人」說：「老師，月亮就是我的電筒！」

有一次睡到朦朧之際，半夢半醒間看見亮透透的太陽光已經穿透竹籬笆，照上我的臉，於是趕緊起床，心想又是一天的開始。當我蹲在泥巴地仍舊睡眼惺忪的刷牙時，雪卿姐起床疑惑的問我為何要刷牙？我說：「天亮啊！」她爽朗的笑著問：「妳看清楚是什麼光？」啊！原來是月光……

親愛的主：你賜給這塊土地的月光，居然可以使大地一片澄亮，這是何等奢侈的景象啊，我在這裡居然也開始思念故鄉。看著福音隊與各地支援者人來人往，何人願意在此駐足？是否有一地方是上帝所愛所造，若安居其間，毫無流浪感，何必尋故鄉？

誰撕作業

興邦的佻族孩子即便遭逢離鄉背井之苦，生活在「三不管」的貧瘠山區，未曾受現代化之陶塑影響，但是「罪性」卻絲毫不減。為要幫助低年級孩子加強漢語能力，我通常在作業本上用紅筆寫下當天要學習的字，他們第二天必須寫完交給我批改。動歪腦筋的孩子，會將當天作業撕掉，藉口是我漏掉寫上習作內容。當然，我先是道歉，然後允許他們遲交，日後才發現他們是如此機靈。

於是我不斷的在課堂上耳提面命不准這樣投機取巧，並且加強數算作業簿的數量與核對學生名單，但缺失作業的事件還是發生，於是我決定採用「機會」教育：請漢語較通順的班長把學生找出來，只見一個 A 男孩哭哭啼啼的站出來，說了一連串佻話，不久班長從隔壁教室叫出另一個 B 男孩，三個人七嘴八舌、比手畫腳之後，我卻一頭霧水，怎麼升溫成為班級糾紛？

最後，班長張著大眼睛，一邊搔頭一邊傻笑的看著我，想作解釋，再加上旁邊熱心同學分工合作的幫腔，答案終於出爐：沒交作業的 A 男孩其實已經寫好了，但後來 B 男孩把他的作業撕掉了！為何呢？因為佻邦小男孩會將批改過的作業紙，用力揉搓之後拿去當成上廁所用的衛生紙，而他倆是同寢室的好友，B 男孩夜半內急時，因為太急太黑沒看清楚，於是拿成 A 男孩的書包，且撕下最新鮮的一頁～～～

主啊：在這裡經歷的每天，發生的每件事情，遇見的每個人，都成為我最好的屬靈導師，可能是引發我的罪咎感，或者是突破原先的自我藩籬，也許是要我放輕鬆；處處遇見恩典。當我「吃的慾望」橫流之時，孩子們卻要處理「拉的問題」。

瞧見搖擺

因為山區瘴癘之氣濃重，所以必須吃抗瘧蚊藥，校方發放的是「青蒿琥酯片」，聽起來頗厲害的，我常以為只是心安丸。而學生很喜歡「生病」，因為食物缺乏時，可以去醫護室吃藥充飢，王師母很老練的洞悉，若非真的生病，就給另一種安心丸「維他命」，而且服用後效果極優，藥到病除。

然而，幾次經驗到蚊子穿過牛仔褲，狠狠的叮上我的大腿時，是像被針刺到的疼痛，接著會腫一個大泡，需要一兩週才消腫，才知道果真有一種蚊子，會讓你感受到牠的存在！

一次午後我去探望班上因生病而缺課的孩子，只見他有氣無力的坐在地上，跟我說他不舒服，吃不下東西，哇！「不吃」的症狀，才是真的生病。我一摸他的額頭燙得不得了，眼睛發紅，正準備要告知王師母

時，他突然在我面前因為感覺寒冷，全身發抖到無法控制的搖擺起來，喔！我腦海中浮現出一個過往只是風聞的名詞——「打擺子」！

親愛的主：真不是開玩笑；也不是跟流行，「打擺子」誠屬身不由己的病狀。有什麼快速方法或特效良藥，可以幫助我們面對世俗衝擊之瘧蚊，而不會隨之搖擺起舞？是覺察生命中因為有祢，且逐漸積累的抵抗力，不去躲避而是面對且走過！

運動大會

學校將舉行運動大會，學生們兵分二路：年紀小的去找石頭；年紀大的去整理泥巴地面，然後五條橢圓形人工跑道隨之誕生，各跑道之間先挖淺溝，再放入石頭做區隔，專業得很！

有位商人弟兄此時捐獻一些內褲給孩子，每個人可以有兩三件，次日早晨上課前，我看到許多男小娃在新啟用的操場練習接力賽跑，好不熱鬧。但他們居然將內褲套在頭上，以為老師給的是「帽子」，這是一個何等歡樂的風景啊！

比賽項目中最精彩的是賽跑與拔河，對這群「放山雞」而言，簡直是小菜一碟，本色演出。但是叫我驚訝的是，他們在賽跑時會跑錯跑道，或是從中間空地穿越過去，甚至停下來跟人聊幾句，而拔河時更是會去對方陣地搗亂、搔癢，嗯！比賽規則還需要加強。

賽跑之前，許多孩子將腳下的拖鞋或球鞋脫掉請我保管，然後赤腳在小碎石與黃泥巴的路上奔跑，他們說跑步時會弄壞鞋子，但腳被刺傷或流血，一兩天就好了。

親愛的主：規矩與秩序，習慣與文化，我深刻體驗到是無法一朝

一夕建立起來的，要說得清楚，成為共識，進而成為價值觀，真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又是一碗

學校一天供應午晚兩餐，通常有菜有湯，因此一早要賣力在教室講課的我，深深領悟到什麼叫「吃得香」。為了節省經費，校方買的是碾過後斷裂的泰國米，外加免費的白色小碎石夾雜其中，很難分辨。因此吃飯時往往採用半吞半吃法，不習慣的老師幾乎是吃一碗吐一碗。

當時學校正在興建新的食堂，卻遇見茅草歉收的季節，因此只用竹子搭了骨架，屋頂無法鋪上遮蔭避雨的茅草。於是雨季的時候，往往學生拚著老命搶食吃飯時，突如其來的一陣大雨，讓許多孩子端著飯碗各自護食逃命，但也有學生老神在在的繼續坐在雨中，從容的吃著碗裡的飯，眼睜睜看著原本只漂著一兩片菜葉的湯盆，剎時被雨水沖刷。一個孩子笑著說：「老師，你看，又是一碗滿滿的湯！」哇，佻邦出了哲學家！

恩典的主：幾乎所有人都很喜歡詩篇二十三篇，其中提到「福杯滿溢」，仔細瞧「福」字左側有三個小點，表示原文是沒有的。而「杯滿溢」這兒處處可見！生活在此也教我學會「惜福」。

別傷牠們

我們洗澡是採用最先進的「太陽能」技術，每天上午趁著豔陽高照，提著兩桶水在陽光下曝曬，而後下午就拎進去竹籬笆搭起來的山邊浴室洗澡。有一次我正在洗澡，一隻十五公分長、身體橘色、眾腳

皆黑的蜈蚣，悠哉的爬進我身旁不遠處，我大聲求救，正在山邊勞動的女學生趕來幫忙，她們非常興奮的要我小心——不要弄傷蜈蚣，因為可以賣給佻族老師泡酒喝，是能換錢的。

班上比較調皮的學生，常常在我轉身寫黑板時人就不見了，過一陣子又爬回座位上。有一次他喊了幾句佻話之後，就從窗戶跳出去，接著班上男孩子都奔去幫忙，女孩子也出去看熱鬧。原來出現一條強壯但倒楣的青竹絲，學生用各種就地取材的木棍，嘗試要將牠活抓，通常結局又是去跟佻族老師換錢，但這次他說想請老師下山採買日用品時，幫他買雙高筒、綠色的老兵鞋！

晚自習時，寫完課後作業的學生常常來跟我閒聊，有一次我的頭頂上出現一隻超大的橘紅色蜘蛛，牠露出的肚子像極京劇的臉譜，我真是來不及尖叫！我請學生幫忙擊斃牠，得到的回應卻是：「老師，上帝也愛牠喔，而且妳看牠肚子裡有小兒，嘖嘖，妳太殘忍了！！」

創造萬物的主宰：我承認自己常出於無知、害怕或是陌生，以致於先做出拒絕、防禦或攻擊的舉動。請教導我學習放慢、輕鬆與勇敢，看清楚、弄明白之後，再有反應也不遲。

穿高跟鞋

遇到雨季，從老師宿舍到教室上課，真是「跋山涉水」，是非常需要具備體操技巧的大事。首先是「平衡木」訓練，因為雨水沖刷之下，原先的道路經過學生重複踩踏之後，變得泥濘軟爛，走路時非常溜滑，如何一手撐傘，一手維持平衡，非常需要技巧。

倘若一不小心，摔得四腳朝天，這時便進入「地板」訓練，將深

張世亮

備忘錄

大爹、大媽預備了一本前期老師留下的提醒、警語、心得、鼓勵……（短期師資必讀），我經常去翻來看，想一想這些過來人的心路歷程、態度……，更重要的是他們從學生身上學到的功課。例如：不要把台灣的學習文化套在學生身上，雖然課本是我們從台灣帶來的，在這裡考試的結果，不只是考出學生的成績，更是考出老師教學的功力。

值日生

每天早上要輪流燒開水，有一天是我負責。上第一堂課半途突然想到忘了關瓦斯，狂奔回廚房（約二百多公尺高低不平的泥土地），衝到廚房時滿身大汗，水壺已燒乾而且燒黑冒煙！更恐怖的是，廚房是竹牆草片房頂，好險！晚禱時才知道這事在這裡不是首創！

驚魂記

每天下午為續建教室，學生都被分配勞動服務，中低年級去挖坡地填窪地，大兒子搬河裡的石頭、砍樹，姑娘們編草片做屋頂。有一

陷的身軀拔出，雙腳可能還在淪陷區，當全身而退時，背包中的水壺或者書本、作業簿因摔跤掉出，沾著泥濘如何拾起？若是有幸終於平安的進入教室，這時腳下的鞋子，業已歷經百戰，堆積厚重的泥巴，所以需要單腳平衡、雙手並用的將爛泥抖掉的「瑜珈」技巧。宣教士說雨季宛如一場「秀」，個個穿上泥製高跟鞋出場！

親愛的恩主：我後來聽雪卿姐說，在一次雨季中山側崩塌，有幾個孩子躲避不及埋在其中，為了安全，不敢用機器去挖，大家一邊叫他們的名字，一邊用手去挖掘爛泥，於是不忍卒聽。求祢繼續伸出施恩的手，保護他們。

妳比我窮

「晚禱」是一段甜美時光，我去過不同的孩子宿舍，聞著各種氣味，然後唱詩、講聖經故事、一起禱告，互道晚安。學生用清脆的聲音唱著佻文詩歌，以單純的眼神注視著我，聆聽各種聖經故事，並且隨著故事情節變換各種不同的臉部表情，最後告知他們需要禱告的事情，這時我是老師，也像媽媽。

要回台灣前的晚禱時，學生知道我喜歡山上生長的彩色玉米，於是送給我兩條已經曬乾可以播種的玉米。我很惋惜的跟他們解釋：我家沒有院子，所以沒土地可以種植玉米，怎麼辦？我拿回去當裝飾品好了。這時，他們很驚訝的說：「唉～～～老師你家沒空地，怎麼比我們還窮啊！」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哥林多後書 8:9）。

天下午突然聽到一群孩子狂叫救人啊……，原來是挖坡地的小娃，只顧挖低處，忽略上層土坡垮塌，幾個小娃被埋在土堆裡，副校長「阿泰」老師趕到，拖出了幾個，更不斷追問一起挖地的孩子們還有沒有人裡面！小娃都說沒有了，但他不放心且直覺可能還有，果然又再挖一陣，就挖到上衣的一角，還好挖出來還有呼吸，馬上送醫院就醫。第二天上課，那學生因驚嚇和受重壓明顯虛弱疲累，但還好沒有傷到腦部，他是我班上數學考第一的小兄弟，我們經歷神是拯救生命的主！

蜂蟻蚣

蜂：高年級大兒子負責砍樹，不慎闖蜂窩，被叮到頭腫得像豬頭，好慘！

蟻：有幾天下雨不斷，睡房後面有土堆垮下來，晚上睡前發現蚊帳外圍有螞蟻大隊在行軍，還好沒去打擾牠們，否則整夜就要人蟻大戰了！

蚣：白天，第一次看到蜈蚣被用線綁起來當寵物溜躑溜躑！晚自習之後的晚禱分享時間，突然看到有隻大蜈蚣快速從坐在對面的彭文玲老師的腳下穿過，我手一指，叫了「蜈蚣！」坐他旁邊的王為立老師，立刻站起來抓了砍柴刀，從中間一砍，把牠切成兩段，竟然牠還能分開從兩端逃竄！

日月光

近學期末，某晚發現屋外滿天星光、月亮特別大又亮，我趕緊從睡處取出《啟導本聖經》，想試試看亮度能否看清楚註釋的小字，果

然一覽無遺！那段時間，姑娘們正為過年預備蘿蔔乾，白天烈日當空，他們用「辣」來形容，我感覺晚上是繼續用月光「薰」蘿蔔，有趣啊！可惜十二月離開時還不能品嚐到用「日月光」特製的蘿蔔乾有多美味呀！

路樹障

學校伙食需要二天買一次菜，那時正好家裡有從山下送來傳真，有要事商量處理，就隨車下山。到半路遇到一棵大樹，因連續大雨而倒在路中，樹太大無法搬動，但伙食必須採購，還好有車要載東西上山，就商量換車解決問題，也回覆處理家裡的問題，經歷了神不誤事！

打牙祭

週日休息，有些學生會打野味，用彈弓射松鼠、挖地洞抓地鼠……用火烤、刮毛，配野菜沾辣椒加菜……看到他們樂在其中，好爽！

校徽牌

校徽設計：(1) SP 代表興邦。(2) 書的造型代表讀書的學校。(3) 山路造型的鉛筆，代表在山上學習後，下山成為有貢獻的人。(4) 顏色：金黃、深藍（對比色，有學習活潑的象徵）。(5) 製作立牌，選了班上美術課認真細心的學生作助手，利用三個禮拜的下午勞動服務時間一起完成，問他做完感覺如何？他笑笑點點頭只說：好！

感恩回想

主的計劃安排，服役三年，經歷了金、馬、台、澎的移防搬遷，在蹲茅坑、沒水、沒電的地區，被訓練適應環境。在永和堂高中起，參加山地福音隊、客家庄福音隊，1984年進入神學院前的泰北福音隊，在差傳委員會的企劃組配搭，參加中亞（哈薩克）、非洲（迦納、南非）、南太平洋（關島、塞班、帛琉）、東南亞（印尼、東馬）。無論短宣、訪宣、宣教會議，都是神給的機會，和藉漆南智長老的安排、永和堂宋先惠長老和同工們的支持。到永泰、佤邦的參與，有輔導王季雄、王敏雯的教導協助。願天父的旨意、主的吩咐、聖靈的差派，在我們蒙召的僕人身上被成全！

學生郭新華及張世亮老師製作「興邦學校」的招牌



在佤邦的生命操練

陳文玉

我是在 1993-1995 年有三年的時間，陸陸續續在佤邦跟著王哥王姐一起學習宣教服事，感謝神在佤邦的日子裡，給我很多不同的生命體驗，及經歷神的同在與大能。

宣教新兵訓練的開始

1992 年康華禮拜堂派出短宣隊到佤邦興邦學校，當康華傳道同工在教會分享播放探訪佤邦的影帶時，我深深的受感動（因為那時我正在尋求是否走全職服事的路而又心理矛盾沒有方向），當聽到佤邦缺乏中文老師，我決定在寒假去興邦學校看看是否能幫得上忙。當時我們一群人有十多位弟兄姐妹，帶著募來的物資，坐著大貨車，塵土飛揚的來到興邦學校。當我跟著短宣隊踏上佤邦興邦小學時心裡很激動，因為看到穿軍服的小孩站哨，還向我們敬禮，看起來只有十來歲。到達興邦時，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個個大大小小的佤族小孩，在寒冷的冬天穿著短袖短褲，有的是破破爛爛的，心裡很擔心他們會感冒。

簡單的原始生活，很大的挑戰

在台灣舒適環境生活的我，一開始真的很不能適應沒電沒乾淨水

的生活，尤其在寒冷的夜晚要睡在竹笆稻草房。記得第一夜只有四度，我們包著睡袋，冷風颼颼的從外面吹進來，真是寒風刺骨，半夜上廁所還要照手電筒到外面去上。第一天就有點後悔為什麼要來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但當我在第二天聽到這群佉族孩子響亮的排隊聲，看到黝黑的皮膚、天真靦腆的笑容，心都融化了！這兩週與興邦小孩的短短相處，讓我難以忘懷，依依不捨，在飛回台灣的飛機上，我竟然開始想念他們而流下眼淚。

真槍實彈，佉邦服事三年

回台後經過幾個月的禱告，神給我的感動是要繼續在佉邦服事，當時我還在幼稚園上班，跟父母商量和與教會輔導溝通後，我辭去工作全心踏上佉邦服事的路，進入三個月的佉邦師資行列中。當時的佉邦還在戰亂中，所以常常會聽到炮彈聲，但我一直都以為是有人在放鞭炮，還常問學生你們這裡在過節嗎？直到有一天一位同工才告訴我，那是真的火箭炮，我當場愣在那裡，心裡發冷。

三個月的中文教學，讓我對異文化的宣教有初步的了解。當時我是二 B 班導師，學生很乖也很單純、正直，因為他們這一批是跟著王老師的姓，所以很多學生都姓王，我常常問：你們都是同父母生的嗎？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按批取名字，所以都沒有血緣關係，真是菜鳥不知所云。兼任幼稚班的課時，我必須比手畫腳或找人翻譯，常常翻譯的小孩亂翻，惹得學生哈哈大笑，這就是佉族孩子的幽默。

在佉邦服事，出入有很多隱藏的危險，王老師和阿泰老師常常要冒著危險，把我們從邊界帶過來佉邦，來來去去的幾次當中，印象最

深的有三次：

一、雨季路很難走，記得那天雨又下得很大，我們冒著大雨跟著阿泰老師走在泥濘的坡上，每位都是全身濕透，腳底厚厚一層泥巴，因為路滑，走一步滑下來半步，真是用盡全力，才走完這趟路程。

二、另一次是半夜，那時因為邊防很緊，所以阿泰老師決定半夜走，他特別交代，最緊的那段路需要全程無聲，不能開手電筒，要快速通過。我們這些走柏油路慣的人，真是在這段伸手不見五指的路中，跌跌撞撞的走完艱難的路程。

三、最危險的是在白晝那一次通關，由王老師帶領我們過邊關，當時邊防也很緊張，果不其然，被邊防拿槍指著我們，問我們要去哪裡？還好王老師機靈的說：我們是觀光客走迷了路，終於有驚無險的平安通過。

這些經歷真是讓我永生難忘。

付上代價，結出果子

雖然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但只要去過的弟兄姐妹都能感受到，我們會去到佉邦服事都是神給我們的福分，因為只有在艱難的環境中才能更深的經歷神，也看到祂愛佉邦、拯救佉邦百姓的心。在我帶 2B 班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把福音傳給他們，因此利用下午休息時，集合學生在涼亭一起查經，原本只想帶幾個學生，沒想到人數一天天增加，連別班的也都來了，從大到小有八十幾個。我很好奇他們聽得懂嗎？幾次測試學生，還真的把我講的聽進去，後來問他們要不要信耶穌，竟然有三十幾個舉手，感謝主！帶領 B 班到四年級，只有三個不

願意信耶穌，其餘的都願意歸入主的名下，是祂的大能吸引了這些孩子願意來跟隨祂。

我在佤邦也有幸親眼看見王老師幫一百多人受洗的景況，心裡非常激動，覺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也讓我更確認神呼召我繼續走上宣教之路。在佤邦的服事中，最大的學習榜樣是，看到王季雄老師夫婦全心的擺上、不怕艱苦，也願意接納包容我們這些短宣學員的不成熟。佤邦福音事工是神給我們得福的一個管道，讓我們這一生有幸能一同服事、一同經歷神的大能。

陳文玉老師（右三）



耶穌愛佤邦

彭文玲

從小在永和禮拜堂成長的我，一直享受教會的生活。到國中時穩定參加少年團契，當時的輔導是王哥及王姐。在他們的陪伴中我們穩定的成長。

高中時神帶領我在花蓮有美好的生活，王哥及王姐順服神的呼召去永泰傳揚耶穌，好像耶穌道成了肉身，和永泰肢體生活在一起，用生命來影響生命。在我學習過程，常常在禱告中記念王哥及王姐在永泰的事奉。每每他們回到永和時，我總是把握機會坐在台下安靜聽他們述說神在永泰所行的奇事。也驚奇神奇妙的作為，心中常常思念永泰的王哥及王姐，並為他們禱告。

原來永泰禮拜堂有許多佤族等少數民族的村民。王哥、王姐用主的愛來愛村民。不僅關心靈裡的需要，傳講基督愛，引導村民來經歷主的大能；在教育上提升孩子的學習，也透過養豬、種咖啡及果樹等幫助村民有能力自給自足。王哥、王姐、雪卿姐、黃哥（鏗岳）、瑞芝姐所事奉的影響傳到佤邦。不久有來自佤邦的呼聲，邀請王哥及王姐進入佤邦事奉，王哥及王姐經過禱告很快的回應主的帶領，決定進到福音未得之地，回應主愛的呼召。

1992年，差傳協會舉辦了第一次的佤邦福音隊，在聖靈的催促下

我參加了福音隊。當我們一行人第二天到苗子寨時，看到姑娘帶著可愛的娃在村中。我們為她及孩子祝福，並邀請她同漢子（丈夫）帶著兒子一起參加晚會。

當天傍晚，我們到苗子寨不久，好多小朋友歡迎我們，圍在我們四周，當王哥點起油燈後不久，福音隊的同工為晚上的聚會禱告……我閉著雙眼禱告的時候，聽到全音符，像是台灣常常聽到的爆米花的爆炸聲……。當下，我們身邊擁擠的人群馬上不見了。接著一些十六分音符的聲音落在我們四周。過了幾秒我才會意，聲音是機關槍的聲音。王哥馬上要我們離開村子。在離開時，心中百感交集，默默為村民禱告。

那晚我回到興邦學校，看到滿天閃爍的星空。看到神創造的浩大及人的渺小，看到神的偉大，看到耶穌的順服，看到耶穌的寶血為我流。我因為耶穌十架的愛而蒙福。也看到宣教士在傳福音流的鮮血，那些血成為恩典的記號。我也看到我欠福音債。

當福音隊事奉告一段落回到台灣後，我常常想起在佤邦福音隊所遇到的人事物。我知道這是聖靈的作為。所以當興邦學校有師資的需要呼聲時，我很自然的回應，因為深知是主的帶領，深知主愛佤族的百姓，我願到福音未及之地，回應主愛人靈魂的心。

彭文玲老師（左一）



心繫佤邦

程文玲

興邦，我先後去過六次，那是在 1992 年到 1995 年期間。前三次是我還在永泰小學教書時候去的，另兩次是我以自費私人探訪名義去的，最後一次是自費去興邦學校教書兩個月，圓了我在 1992 年就想到興邦教學的心願。這都已經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當時的學生現在應已為人父母了。

上山之路

台北的馬路近年修復水準比以前好多了，騎摩托車時遇到水溝蓋還是會有點顛簸，但這些相對在興邦的山路，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坐車上興邦看似幸福，實際上也是要有無比的勇氣。因為山路都是佤邦的弟兄們自己挖出來的，車道不寬，一邊是懸崖，另一邊大都是峭壁，車子常要貼著山邊行駛，山壁常有車子刮過的痕跡。開挖山路要慢慢蜿蜒而上，大概太耗費時間與成本，為了降低成本而縮短距離，結果造成山路非常陡峭。車輛上坡時幾乎只看到天空，下坡時就只見黃泥巴的路，非常驚險。到了雨季，經常大雨滂沱，泥巴路更是泥濘不堪；為了增加輪胎的抓地力，車子上路前還得要上鐵鍊。四輪傳動的车遇到低窪處仍然常會被卡住，所以車上必備有鏟子、木板

和木頭等工具，以及需要有推車的人，才能度過難關；但關鍵還是要有「體重加重器」才行，這個「體重加重器」其實就是有幾位有份量的人，站在後車斗上跟著油門加速的節奏跳動，身體落下之際，引擎加速之時，讓輪胎抓到地，車輛才能衝出泥濘。這個技能我很快就學會了，我經常擔任這個角色，因為體重符合，不會太輕。

習慣了車子裡看天看地、看懸崖峭壁的山路顛簸，回台灣坐雲霄飛車時就覺得不過如此，一點都沒有驚嚇的感覺，城市人是太無聊才會花錢去受苦。

關關難過關關過

上興邦的山路崎嶇，不論坐車或走路都是一大挑戰。關卡不開放時，車子一定不給通行；但我們又要上山，不能被發現，只能悄悄走山邊小路，而且每次都要開發不同的路線。有一次王季雄老師得知我要從台灣去興邦，要我帶 100 本國語小學生用字典；另外我有位朋友知道山上學生營養不良，認捐了 100 瓶綜合維他命給孩子。我到永泰後，僱了兩位熟悉上山地形的挑工，自己同樣也背著大型登山袋跟著他們在樹林裡穿梭；他們果然是專業的，上山沿路都不用休息，走了不知幾小時，我累得要命；路上每次一到有轉折處，只要能看見一點山景，我都藉故拍照趁勢喘口氣，停個幾分鐘休息也好。但這樣上山奔波走過幾回，我雖然年輕、體力也不錯，還是覺得有點吃不消。所以每每祈禱關卡可放行。

有一回，陳元泰老師下山採買糧食順便帶我上山，關卡依舊刁難，「黑武士」（邊防守衛）要我進去陪他們聊天喝咖啡，那次透過阿泰

老師幫我翻譯泰文說：只能在車路旁喝一杯咖啡聊一會兒。我一邊喝咖啡，一邊內心不斷禱告，求主耶穌為我們開路。我拿出我與王季雄夫婦的合照給他們看說：「我是來探望父母的。」順便說明我兩個月後要下山回家，也與他們約定好到時要開放給我通行。喝完咖啡，感謝主！我們安然過關回到山上。關卡就是關卡，不是想過就能過，隨時都有不明原因的攔阻。

除了山路蜿蜒顛簸，還有一項比 VR 實境遊戲更能考驗反應的情況。那是快到農曆老年前，我帶永泰的學生上山去表演，因為要上山的人多，又要帶一些器具，需要好幾輛車；大家坐在裝滿音響設備的貨車，大部分的人都「外掛」在車邊。我就是其中一個外掛的人，我站在貨車後車斗，只有左腳踏在車內，右腳踩在邊框上，架好馬步，兩手抓緊車架。貨車在崎嶇的山路前進，約四十分鐘的車程，我們得隨時縮頭彎腰，閃躲沿路橫掃而來的竹子。當天晚會軍民同樂，最後大家還一起跳迪斯可，那天 361 充滿無限歡樂。

前幾回上山都坐車，後來邊防封鎖，不讓車子進出，山上缺糧嚴重，只有芭蕉心配魚罐頭可吃，讓人擔心。我們在永泰每天早晨一直為山上禱告，求神讓關卡打開，可運輸糧食上山。有一回封鎖時間特別久，王季雄老師每每禱告都哭了，好幾次謝飯禱告完，我們看著桌上二菜一湯（三樣都是青菜），都吃不下去，只因掛心山上的學生們不知還有食物吃嗎？

平靜中的騷動

1992 年，為了探望王敏雯師母，我從永泰到興邦學校。當時興邦

舊學校是在還沒進到「361」的前面，校內大約有 70 多位學生。我印象深刻的是學校旁邊還留有當時的長條形戰壕，我一時興起跳下去體驗一下老兵們躲戰壕的感受；1 月份山上天氣寒冷，戰壕內的泥土更顯濕冷，但卻是保衛著英勇戰士們身軀的避難所，亦是他們保家衛國的神聖之地。

戰事彷彿離我們很遠，但卻又很近。1995 年暑假，在興邦小學有段時日戰事告急。有一晚，王季雄老師說：「晚上睡覺要留意哨子聲：三長兩短，就要立即起身集合帶學生行走避難。」當天剛好學生有送來一袋自己種的玉米，黃彬長老把它煮好後跟大家說：「那是我們僅有的逃生糧食，一人兩支，玉米就放在鍋子裡。」晚上我穿著準備行動的衣服睡覺，簡便背包放在身旁。那晚下起暴雨，大粒的雨滴打在鐵皮屋頂上，轟隆隆的響；我睡在上舖，為了聽哨子聲，徹夜未眠。

關懷的力量

1992 年，王季雄老師帶了幾位膚色黝黑的男同學下來永泰和學生比賽籃球，興邦的學生穿鞋子來，但下場比賽卻都打著赤腳；球場上還有粗砂粒，有位同學因此腳磨破了，我當時帶了醫藥箱，便幫他的傷口清理包紮，那時只記得這位同學很勇敢，沒有哼一聲喊痛。

事隔幾年後，我自費上山到興邦小學支援教學兩個月，幾位高年級的男同學認出我，他們主動跟我提起往事：他們下永泰打球時，我是唯一為他們興邦小學加油的人，還幫其中一位包紮腳傷。

興邦小學二年級班上有位同學，每次點名都缺席，後來得知是生病住在安邦醫院。我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去探望，發覺他狀況不好，面

色暗黑，身體非常瘦弱，我有點擔心，連去幾天，感覺他的情況愈來愈差。有一天我忍不住在下課前幾分鐘，跟二年級同學說了那同學的病況，我先說明依校規是不能在課堂上傳講耶穌的，但這位同班同學真的需要大家去關懷他，所以我邀請同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去探望他，並帶著全班一起為他禱告。再去探望他時，他的身體日漸康復，明顯好轉了，我便沒去看他。

後來有一回，我進教室時還未敲鐘上課，便坐在講台旁老師的位子上，有個小男生不知哪裡摘了兩朵橘色小花走過來，直往我耳朵上插，一邊一朵；我問他：你為何要幫老師插花，他只是靦腆的笑著，黝黑的臉頰露出白白的牙齒，旁邊圍著同學異口同聲說：「他就是老師帶著全班為他生病禱告的同學。」我看了看，真認不出來，眼前這位雙眼炯炯有神和身體健康的學生，與躺在安邦醫院那位瘦弱又無神的身軀判若二人。那堂數學課，兩朵小菊花就戴在我耳朵上，總覺得不自在，但我怕摘下讓同學失望，下課我不敢戴著花立即離開教室，同學們一直說我像「阿佉山」的人。直到下一堂的上課鐘響，所有學生們都又走進教室，我才在回辦公室的路上將花朵拿下。

每天晚上睡前我們可去學生們的集體宿舍帶他們晚禱，說說聖經小故事，分享見證，特別是給予更多關懷問候，讓他們體驗到耶穌的愛，將這麼多老師從遠處各國帶來興邦關心他們。興邦位居泰緬交界，因為地緣歷史之故，戰事始終沒有離開他們；所以雖然年紀小小，但每個都是「小老兵」，未來都將會是軍人，所以在分享時，我們都避免觸動到人生自主的思維。

詭異的「野味」

這些小老兵還是小孩嘛，自然也是很調皮的，常常會拿蟲來嚇新來的老師，有同學故意將蟲卡在樹枝上，請老師幫忙拿下來，有怕蟲的老師反應不錯，直接將樹枝拉下來讓學生自己抓回去。

我新來乍到，有幾個小男生分別拿了幾根竹筒給我看，裡面藏著白白肥肥軟軟的蟲；我知他們的用意，便將蟲從竹子擠出來，一下搓圓，一下拉長，一下壓扁，可憐了那隻蟲。小男孩見狀心疼，哭了出來，喊著要我把蟲還給他，其他同學見狀立即帶著蟲逃離現場。此後就聽到孩子嘀咕說：「那個長頭髮老師不怕蟲，嚇不到她。」

他們還喜歡用繩子綁著棍子和金龜子的腳，像放風箏般拿著棍子溜飛。這些學生們不專心上課，常用手偷摸放在抽屜裡的金龜子，被老師沒收，會統一放在我辦公桌上，幾堂課後就集成一排了。而我負責拆線放生，下課時總有學生在教師辦公室外，依依不捨的求我還給他們。

興邦小學老師宿舍沒興建之前，廁所還是木板搭的茅坑，臨近水邊下游處。我一人被安排和緬甸老師們用餐，第一次見面就和「撒拉尚」老師同桌吃飯，他的表情嚴肅，就算笑，都讓人覺得有壓力。我用筷子夾了一口菜吃，嘴巴才剛咬合，咔吱一聲，一股奇特的汁液瀰漫整個口腔，那一刻我知道我中獎了，恭喜我得到一隻新鮮金龜子。那味道小時候就玩過，手上的味道都不易洗掉，何況口腔內。但為了維持餐桌上應有的禮儀，不能有任何騷動，我不慌不忙的將口中菜葉夾回碗裡，再將菜葉翻開，將金龜子夾放在靠我這面的碗旁，將包過金龜子的菜葉吃了，那味道真令人難以形容。我很鎮定的吃完這頓飯，

對我個人來說，我這行為真是驚人之舉呀，永生難忘！離開餐桌，我第一件事就是刷牙，刷牙，刷牙，連刷三遍，沒效，味道還在！後來用醋、用醬油漱口都蓋不過那怪味；嚼口香糖也沒用。最後我和這味道相處了整整三天。

某天下午，王敏雯老師在宿舍驚叫了一聲：「大蜈蚣！」我和陳宏信老師急忙衝進宿舍，見書桌上有暗紅色特大蜈蚣，長約三十公分，寬約八公分；我隨手拿了支大鐵尺壓住大蜈蚣，陳宏信老師托住書本，將蜈蚣移至戶外，再用鐵尺切開幾小段餵雞，雞啄一啄，大概太硬吃不動，就放棄走了；每個斷開的小段蜈蚣竟還能蹦蹦跳跳的移動，挺嚇人的。

環境轉換了，也要學會適應

另一回我上山到孟阮，當時有很多新移民，他們從緬甸翻山越嶺的來到泰北後水土不服，那次有人託我帶針灸用的針上山。山上早晚氣溫變化極大，老師的宿舍都是竹片房，寒風從四周的縫隙一直灌進來，我晚上睡覺要穿著羽絨外套和帽子，才不會冷到頭疼。

在興邦的舊宿舍時，有位老師早上起床折被子才發現床上有蛇，天冷時蛇可能會爬進棉被取暖！還好那隻蛇沒毒，虛驚一場。

每日中午王敏雯師母會上更高的苗子寨，教小小班的小朋友。有一回來了一位從美國來探訪的年輕女孩，我們一起陪王師母教完課，在回來的路上經過一間小販舖，天氣炎熱，那美國女孩進去想買一罐可樂，當她手接到溫溫的可樂瓶子時，順口說了一句：「老闆我要冰的。」老闆娘一臉狐疑！我和師母趕緊告訴她山上沒電，所以沒有冰

的飲料。

台灣的便利商店算是全球密度最高的地方，隨時都可以買到冰涼的飲料。在興邦的生活點滴，讓在平淡的城市生活慣的我，生命增添了異樣的色彩。

2017 年本來已跟王季雄老師報名要到佤邦，後來因環境因素我們進不去，真讓人失望。至今我依然心繫佤邦，時常為它禱告。

那年夏天，在泰緬山區的学习

楊明明

「佤」，意思是「住在山上的人」。緬甸的佤族自治區，分別位於中緬與泰緬交界的山區，中緬邊境是「北佤」，泰緬邊境是「南佤」，總面積約台灣四分之三大，人口約五、六十萬人，七成為佤族，其次是拉胡族和撣族。佤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九成居民是文盲，甚至有許多孩子沒有姓名和年齡。為了提高知識水準和對外溝通，佤邦領導人訂定中文為官方語言，通用人民幣；長期與漢人雜居或通婚的佤人，約有四分之一居民都會說雲南話，少數受過教育的人也都是接受中文教育。

看見屬天的價值

王季雄（四哥）與敏雯姐，是我的人生中重要的人，高中時來教會玩，對他們印象深刻，他們夫妻在教會帶領青少年，大家總是一夥人去他們家歡樂，當時不認識神只認識人的我，終究因著週末朋友邀約而離開了教會。

離開教會四年後，我再次知道自己需要神而回到教會，沒想到四哥王姐都還在教會，使我倍感親切。但卻也是他們跟教會的夥伴道別的時候，因為要踏上泰緬山區佤族的宣教工作，剛剛回到教會的我也

參加了為他們舉辦的惜別會。原以為我們已經分隔二地，剛剛信主的我，應該不會繼續跟他們有任何來往，但是卻在一次的探訪隊，對他們在山區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全職服事後在神學裝備期間，我利用一年暑假去了佤邦體驗宣教，從此跟四哥王姐更熟了。

在山區「興邦學校」的生活，真是無比的刺激，每一件事都要適應，都要調整，都要看見屬天的價值，才能繼續生活下去。

這就是宣教！

讓我最有印象的是，有一天大雨剛過，山裡的溪水暴漲，每天下午我要去女生宿舍帶姑娘查聖經。去女生宿舍要經過溪流，當我搖搖擺擺、小心翼翼的走過溪流上狹窄的獨木橋時，卻聽見女生宿舍傳來很大的爭吵聲音，遠遠的看見一群女孩不知道在爭執什麼，我慢慢的走近，她們看見我來就罵得更大聲，原來是王老師（王季雄）養的雞在她們吃飯的（寫功課的、玩耍的……）桌上拉屎，她們一言一語的氣憤咒罵，我心裡想，好多雞都在山裡走，她們竟然認得王老師家的雞？就算認識，王老師在這裡與你們一起過這樣的生活，還不是為了讓山裡的孩子受教育，聽聞福音，不然誰要來這裡教你們讀書認字？

我突然心裡好生氣，看見她們年紀小小的嘴臉，罵人時口裡的話語無比難聽狠毒，不禁悲從中來，覺得很不值得。這樣的工作沒有人會感謝你，紀念你，更不要說聽從你，還要因著一些小事罵你。我氣憤的回自己的宿舍，在過獨木橋時，神跟我說：「明明，你知道嗎？這就是宣教！為何你會聽見福音，知道神愛你，就是這些宣教士，他們活出上帝值得為他們付代價的生命，人們才會知道什麼是神的愛。」

我完全被說服，心裡從氣憤不解，立時被神的愛充滿。

山上的一點一滴，都一直存記在我心裡，許多的困難，生活上的、與人相處上的困難，工作上的困難……，都不能攔阻福音的腳步，也是我傳道生涯遇見壓力困難時，讓我繼續堅持的信念與動力。



楊明明老師（左三）

廖麗雲

2020/12

我在 1993、1994 年曾經到過興邦學校。興邦學校一年有三個學期，我僅服務了兩個學期便離開；服務期間極短暫，真是微不足道。二十多年過去了，感覺是好遙遠以前的事；但，在興邦學校的點點滴滴真是特別，很多鮮明的記憶就像昨夜的夢境般清晰……

當時我擔任 2A 班的導師，班上的男生有江家理、楊拉、李松、魏國昌等；女生有李青芳、魏丁丁、珊珊、英英、陳文儀等。我負責教授一二年級中文、數學及衛生保健等；每逢週末會給學生教唱詩歌、講故事。學校教室、辦公室的條件極有限，印象最深的事是：課本必須一屆傳一屆，不可損失；晚上風雨無阻有晚自習，且會用發電機發電，每間教室有日光燈。教室間間相連，但隔音並不好，同學們上課時不知道是聽到自己班上或隔壁班老師的聲音。同學生氣時會皺眉彈舌，甚至把考卷揉團吞下肚。山區雨水天惱人，但雨後的夜晚，滿山滿谷飛舞的螢火蟲閃閃爍爍很是壯觀。

我 1994 年 5 月帶著六歲的兒子浩恩、三歲的女兒怡然一起來到伍邦時天已昏黑，初到的第一晚經歷旅程顛簸，累極了，山頭上正升起溫暖大大的圓月，頓時心受激勵，很是開懷。第二天大清早，男生們



廖麗雲老師和姑娘們

上山砍柴，取竹子、茅草等建材，我們就在建築基地上看著；男生們來來回回奔波在陡峭而遙遠山徑的扛台運輸路途中。不稍時，基地平好，棟樑的木頭立好了；為首的男生來問我窗當如何、門如何、傢俱要如何安排……夠豪氣；也實在是神奇的經驗呀！果真不多久按照我的期望，一間精實的茅草竹屋完成，竹床鋪、竹置物架、桌椅，連地板都是竹製的，新屋子充滿森林的自然氣息與竹子芳香，抬頭一看，防水的塑膠布搭好在天花板上；床底下，有貼心的竹鞋架安放妥當。太陽下山之前，孩子們交屋給我，讓我把行李搬進全新的教師宿舍裡；我放好鋪蓋，搭上蚊帳；今夜我們就要睡在新落成的新家囉！同住一棟屋的還有年輕的女衛生兵依金，還有爬蟲「豆給」、壁虎，還有一些山上來的蚊蟲。睡前我與孩子們獻上感恩的祈禱。我們初來乍到的，動員這麼多師生為我們建蓋如此神奇的新屋真不敢當，他們的名字我們還叫不出來，伍族話「謝謝」要怎麼講也還不會，還沒開始工作，就先享受了這番勞師動眾的款待，誠心感謝。

流感發藥記

500 個大大小小的師生生活在一起，最擔心發生群聚感染。平時若有學生打擺子、登革熱，就彼此刮痧，或送到 361 醫院去。有次，發燒咳嗽的學生有點多，我便吩咐生病的同學可以到辦公室領藥。沒想到不一會兒一傳十、十傳百，長長的隊伍排起來幾乎全校學生均來了，這不是我應付得來的。幸好資深的林老師適時幫我解圍，讓我把極有限的藥品，給到最需要的學生。之後，按照 WHO 在沒有藥劑師的地方〈偏鄉給藥指引、無藥非藥醫療措施〉；及推廣使用腳底按摩——學生學習腳底及手部穴道反射區的按摩，發揮人體免疫力，提升自癒力；藉這些辦法來度過一波波腸胃炎、流行性感冒。在照顧生病的人這件事上，我看到年齡大一點的女生，不遺餘力、通力合作照顧弱小，代替沒有家人在身邊的生病同學如他們的父母或姐姐，往往讓我很欣慰、很感動。

砍草斷指

勞動服務時，有個才剛入學特別年幼的男孩，拿鐮刀砍草時不慎砍斷了食指。當同學把他帶來見我時，看到血流如注，斷指，臉色蒼白；卻沒見這稚嫩年齡慣見的嚎啕大哭，甚至這小男孩咬著牙沒皺眉頭沒掉一滴淚。我迅速做了初步處理，交代速送醫接指，並且擁抱了傷患；他依然沒因此而皺一下眉頭、沒掉一滴淚。為此，我心都碎了，是怎樣的佻族韌性的磨練呀！

趣事一則

一個平時穿布鞋上學的男生，光著腳丫子在教室；我問他怎麼沒穿鞋？

男生：老師，打失了！

我接著說：打濕了，就曬乾穿啊。

男生：不是，老師，打失了！

我：？？？

第二天男生還是光著腳丫子在教室；我再問他怎麼還是沒穿鞋？

男生：老師，打失了！

我接著說：對呀！昨天打濕了，曬乾，今天就要穿啊！

男生：不是，老師，是打失了！全班男生女生著急的一起講「打失了」，全體跟我比手畫腳……。

很想念興邦的老師、同學們，特別是收到同學們寄來的信時很開心。曾經在 1998 年時很想能參加 2A 班的畢業典禮，不料在出發前夕，我女兒染上肺炎不克前往；特別的無奈呀！縱然不能再見，但我對興邦學校的祈禱及祝福是持續的，祈望從興邦學校出去的每一位都是蒙福的人！對社會對故鄉都是有益的人！

廖麗雲率浩恩、怡然寫於 1994/8

第一次進入興邦小學就深深的愛著興邦的孩子們，此次，我攜子帶女再度進入，並且配搭短宣教師，更是體會到佻族小孩的友善可親。一轉眼三個月就要過去了，很多人為兩個小犬（四歲的女兒及七歲的兒子）雨季中的適應表示擔憂，然孩子們在此度過了快樂又充實的三

個月，現在都捨不得離開了，真是感謝主。

學生們考驗著非專業教師的愛心、耐心和應變能力。當老師人數少時，帶領低年級學童實在吃力，批改作業、考卷及教課，嗓子都十分辛苦；後期老師一批批的加入，分擔授課壓力，就比較能深入的關懷孩子，特別是當校內傳染病流行時，老師們身兼家長的角色，更是扮演得淋漓盡致。巴不得一直有至少 10 位短宣老師來配搭。馬上，九月份中學部一辦，需求就更是殷切了！

我是何等人，竟配來教導帶領孩子們，特別是享受著孩子們深深的認同及愛戴，感到施得太少而受得太多，愧不敢當，盼有機會再來，可補足心中虧欠。



廖麗雲老師和兒子們

當我們聚

謝鴻文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 12:24）

記得自己在念大學時，就渴望能服事神，也操練自己往服事神的路上走。特別是剛從學校畢業前參與教會的福音隊，有很多的學習成長，更有機會參與教會國內、外的短宣，前往海外服事。讓自己印象深刻的是前往佤邦的興邦小學。當時知道王哥、王姐正在興邦小學服事，從北佤遷到南佤開展新地。記得剛去的時候自己非常的震撼，因為經過一段山路，又有一群小朋友陪著我們走在不知道前面是什麼的路上。

第一次到興邦小學時，看到小朋友在課餘抓著綁著的蛇玩耍、看著小朋友用沙拉油的廢桶子煮蛇湯，看著小朋友在那邊玩著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的遊戲，卻快樂到讓我很新奇；第一次吃飯時，因為怕搶輸那些小娃，所以填了滿滿的飯，還得意洋洋的以為他們都沒填滿一整碗飯，等等就知道沒飯吃的下場（結果才知道是誰餓到了……）。就這樣自己去了好幾次興邦小學，有許多印象深刻的經歷一直埋在內心深處。

看著一群一群離鄉背井的佤族婦女沒有笑容的洗衣服、年紀很小的軍人小娃們走在路上問他們聽過耶穌沒，就帶他們禱告，為他們施洗，跟他們一起過了很新鮮的舊曆年；在老師宿舍為一個突然流鼻血不止的小娃禱告，經歷了一個神蹟的夜晚；睡覺時看著天上的星星入睡；最後一次去新校區（忘了地名）時，聽到村莊的爆炸聲，寫了〈願〉。特別是要離開新校區時經過村子，當時自己心中充滿讚嘆與感動，想想當初剛去時，感覺那裡好像很落後，沒有盼望；在離開時，發現那裡已變成天堂，每個人臉上流著眼淚，也看到笑容出現在他們的臉上。

當時我寫了非常多詩歌：〈你是葡萄樹〉、〈當我們聚〉、〈我的心啊你要歡喜出聲〉……那兩個月我生命有一個非常大的成長，雖然後來有些原因我就無法再去興邦小學。

自己萬萬沒有想到二十五年之後，居然又有機會再去服事佤族，我似乎看到了一個經過努力發展的勇士，生命非常有韌性的一個民族，雖然跟之前認識興邦小學的小朋友有非常大的不同，我知道神在這個民族當中的愛與期待，希望他們越來越好，希望他們越來越強壯，希望他們有機會認識神！主記念王哥、王姐昔日的耕耘！

孟阮校區的老師
謝鴻文（右一）



田文豪

左手握著悲憫 右手攥著感恩
一腳丈量光陰 一腳落入凡塵
懷揣著一顆顆赤誠的心
過往的遇見 已收藏成詩
往後餘生所有的遇見 都是美好的風景
我的母校 我的老師 我的同學



興邦學校全景

田春葉

大家好！我是田春葉，1994年11月我來到興邦學校，它是一個組織、一個領導，偉大的、無私不求回報的領導所創辦的學校。其下還有帶著上帝偉大的愛的團隊。

走進學校給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極了孤兒院，高級的孤兒院，好多人大大小小上百個，都是從不同地方來的，偉大的領導為了培養後代，不惜一切資金和辛苦創辦了這麼棒、這麼偉大的學堂，後來我也就成了這個高級孤兒院裡的高級孤兒。那時正是戰爭時期，很多事都不方便，我們就過著上午讀書、下午勞動的日子，甚至戰爭激烈的時候，我們還得到泰國邊境背大米解決溫飽。有一次老師考慮我是新生，不讓我跟去背大米，我硬要去，結果尷尬的事情發生了，不但背不動大米，還活生生的被兵哥哥給背了回來，哈哈……慚愧於大家啦！

話說回來，儘管戰爭激烈，但足智多謀、英勇善戰的領導們第一時間會保護我們的安全，不讓我們擔心受怕，還有帶著上帝的愛的老師們的陪伴，我們就像被捧在手心裡的寶貝，感覺好溫暖好幸福！

所謂帶著上帝偉大的愛的團隊，就是王季雄老師夫婦、林雪卿老師及楊一哲老師夫婦，帶著老師們離開自己很舒服的地方、離開自己父母，來到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教授知識給我們。儘管戰爭激烈，

但我們並沒有停止學習，老師們帶著上帝的愛與感動，鼓勵、教導我們，老師們所傳授給我們的知識，除了讓我們像外面的世界受到正規教育，還教我們很多課外的知識，有手工教學、縫紉教學、美容基本常識教學、醫學基本常識教學。醫學基本常識教學呢，有西醫基本常識教學、中醫基本常識教學等。在這眾多的課外知識裡面，我很榮幸被王師母選去學習醫學常識，跟著楊一哲老師學習，同學生病了，就幫楊老師照顧病人，給生病的同學吃藥、打針，一方面能體會到當醫生的辛苦，另一方面也能體會生病時很需要被照顧，讓我懂得了愛與被愛，醫生是多麼棒的職業。出了社會以後才知道，這些都是上大學才能選讀的科目，我們卻提前認識了，讓我們學到很多，不讓我們成為井底之蛙，讓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多麼美好。老師們是那樣無私的付出，從來不求回報，他們的愛多麼偉大，多麼讓人敬佩，這足夠讓我記住一輩子。

回想所有的種種，人生沒有這麼多的巧合，也沒有人們說的奇蹟，這都是上帝在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如果沒有上帝的愛與感動，偉大又有愛的領導不會創辦這麼棒的學校。如果沒有上帝的愛與感動，老師們不會願意背井離鄉來到這有戰爭的地方，陪我們吃苦，教我們讀書認字，於是我被感動了，也認識了上帝，我人生中最大的財富就是認識耶穌，並接受祂成為我個人的救主。我也會讓我的孩子認識祂，將來也接受祂成為他們個人的救主——這位眼睛看不見但心裡卻知道的上帝。

親愛的偉大的領導們，感謝你們偉大的付出，田春葉在這裡給你們行鞠躬禮啦！也感謝所有來過興邦學校教我們的偉大的老師們，田

春葉在這裡給你們行鞠躬禮啦！你們的教育之恩感激不盡，在這個病毒肆虐的時代，請保重，照顧好自己！如果有人問我，你最美好的回憶是在什麼時候，我會把美好的回憶留在興邦……。



（後排左至右）
田春葉、田美江、魏珍珍

（前排左至右）
魏小英、李美娟

六角亭師生合影



田美玉（李美玉）

難忘的老師

記得我剛來學校的那天，帶我們來到學校的陳老師（撒拉賽）是那麼的認真教我們喊口令：一二，一二，一二三四，向右轉、向左轉、對齊！我們剛來學校不懂中文，不會說漢語，他天天給我們翻譯漢語，又解釋漢語給我們聽，讓我們明白是什麼意思，真是由衷的謝謝陳老師！

他跟我們在學校一年，那時候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回去的，他就像是我的爸爸一樣，有他在學校，我的心就穩穩的，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事。那時候我還小，不知道怎麼表達心中的感謝！但在我自己的心裡是非常感謝陳老師的。他回去的時候，我偷偷的哭了好幾天，而在心裡想，老師若是回去了，誰要給我們翻譯，誰要給我們做向右向左轉！

一直到現在，我忘不了他，我去中國學醫的時候，曾去他的家探望他，但他不在家，只有他的老婆在家，所以並沒有見到陳老師的面，不知他現在过得怎麼樣了，身體還好嗎？陳老師我想念您，我一邊寫著一邊流著眼淚，回憶起剛來學校時，有很多事情都不懂，幸虧有老師幫忙。

陳老師離開學校之後，我也慢慢的習慣其他老師們，感謝老師們的教導與愛心，我把老師所教導的話都銘記在心裡，也聽其他老師們的話，若是不聽話會被處罰的，所以我很乖很聽話。

生病的我

來學校半年後，我生病了，我得了風濕性關節炎不能活動，每天拐著腳，要拿著拐杖才能走路，人家跑步，我跑不了，就在路邊哭。那時候操場離我們女生住的地方約五分鐘的路程，有位大姐就扶我回去，好像是田美青姐姐吧！大家去排隊吃飯，我也不能去，有好心的同學會把飯帶給我吃，他們就把我送到小診所，我的關節一天比一天痛得厲害，再也不能站起來，我在那裡住院一個月。陳元泰老師來問護士阿嫂，我住院多久了？阿嫂回答有一個月了，「老師，這裡的藥不齊全不容易痊癒。」陳老師聽了就直接把我從床上抱起來，把我放到車上給我轉院到 361 醫院去了，老師把我緊緊的抱起來，我很感動就哭了，那時候我想爸爸，要是爸爸在我身邊，爸爸一定會背我的，我住院一個月病還沒有好。陳老師背我還要走一段路，車子不能到診所，他還要背我上一個小山坡，才能到有車子所在的地方。

我在 361 醫院住了三個月才痊癒，然後陳老師就把我帶回學校，我很高興又可以與大家在一起了，我在住院的時間，非常想念我的朋友們、老鄉們、老師們，只要跟我在一起的兄弟姐妹們我都想念。每一次我生病都是陳老師負責把我送到 361 醫院去的，他每次都說，這個小姑娘的病不能再拖，如果再拖的話，就會像上次一樣的嚴重了，所以我每次生病都是他負責安排把我送到 361 醫院的，感謝陳校長的

關心與照顧，我永遠都忘不了。

神賜給的智慧

我剛來學校時，老師們把我安排在幼 B 班，我每天跟著老師學習讀書，無論老師教了多少，我都聽不懂，不管是語文數學佻文，反正我就是什麼都學不會，連一加一等於二我都不懂；什麼是叫一加一等於二，我整整練了一年的時間。我什麼都不會，每天早上到晚上和老師們學了一年多了什麼都記不起來，什麼都背不起來，我的語文老師是林老師，我的佻文老師是 Sara Ngaox Kap，教數學的是廖老師，他們三位老師所教的，我沒有一科是記得起來的。

有一天我突然在想，我為什麼都學不會老師所教的每一科，我就在心裡想，今天早上我不要回去吃早飯了，因為我天天學習什麼都不懂，還吃什麼飯！老師們辛苦的教我，我就是聽不懂，大家都回餐廳吃早飯了，我一個人坐在長凳那邊哭著，心裡想到老師們不是說有耶穌嗎？有上帝在嗎？如果你真的在的話，你就賜給我智慧吧！因我不懂老師們所教給我的，我看不清楚，也聽不明白，我不懂是什麼意思？請你教我吧！耶穌！耶穌！教教我吧！我就這樣一直哭著，等到其他的學生們吃完早飯回到教室，他們就問我，說：「妹妹，妳為什麼不去吃飯呢？」我說我不回去吃飯，因為我學不會老師教給我的東西。我就這樣的跟自己生氣，一天二天三天過去了，我還是每天這樣子哭著，求耶穌給我智慧，到了第四天，我們的數學老師來上課，他就跟我們大家說，我教了你們那麼久的數學加減法，現在一個一個的上來做題目，我前面的一個姐姐先上去做，就在那天我的腦子突然開竅了，

我終於懂了什麼叫做加減法。

從那天起 Sara Ngaox 也來了，他也叫我們每一個人出來背佻文，他開始從我前面的那個姐姐叫起，那個姐姐就開始拼文字 s+au=sau，那時我看到姐姐所背的文字，我就什麼都會了，我的腦子裡充滿了智慧，以前所學的文字數學語文佻文都已經全部的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從那時候起，老師們所講的我都能懂。

有一天我的老師們分別的問我：「美玉，妳是怎麼認識這些字的，每一次教妳讀書的時候，妳都不會，今天妳突然的全會了，妳會寫會讀會念了，甚至還會聽漢話了。這是誰教妳的？」我就如實的跟老師說，我因為聽不懂老師所教的，已經有一年多了，我哭著向上帝禱告，上帝就賜給我有聰明智慧，我就忽然開竅了。老師們都鼓勵我，說：「美玉！加油！耶穌愛妳，從今以後願耶穌賜給妳有聰明智慧。」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知道要用功讀書，而且也知道了念書的方法。



上課情形

受傷的我

1997 年 3 月份，我的腳被一個小妹妹不小心割傷了，楊老師把我帶到安邦醫院去縫了七針，因為我們要考試了，我不能住院，楊老師就把我從醫院帶回來，讓我的大姐姐們輪流背著我去學校。她們用擔架抬我整整一個月。就在考試時，我邊寫邊想著曾經抬過我的姐姐們，因為學校離我們女生的住處有段距離，她們辛苦不叫累的抬了我一個月，每天給我帶吃的，楊老師還買了一包方便麵給我吃，我記得是雙妹姐姐給我泡的麵，謝謝楊老師和楊師母的照顧，也非常謝謝大姐姐們的幫助。大姐姐們在我有困難的時候幫助我，抬我去學校。

所有去過興邦學校的老師們，我想念你們！所有在興邦學校的學生們，我都很想念大家！在離開學校的那天，我真的捨不得離開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祝老師們也身體健康，耶穌愛老師們，耶穌也愛我們所有的學生，無論我們在何方，願主耶穌與我們同在。

謝謝王老師您的支持，還有王師母的關照，謝謝所有曾經在興邦學校教過書的各位老師們，我已經忘記您們的名字，但是神都知道，願神祝福您們，謝謝各位老師們！祝各位老師們長命百歲！我就是您們種下而發芽的種子，有您們的苦心教導就有現在的美玉，有您們的教育，就有我們今天的佻邦，老師們把福音傳給我們，我們得到了主耶穌，也就是我們已經勝了世界，因為接受主耶穌的就有永生，耶穌已經勝了世界，所以信主的人必與主同在，主也要與我們同在。我們雖然居住在各個不同的地方，但我們相約在主裡，有一天我們會再相見的，願我們主耶穌的恩惠與我們同在！

在興邦的日子

田美青

2021/01

在我年幼的時候就很想到學校讀書，於是在 1990 年 7 月 14 日，我被帶到興邦小學來讀書。那時只有男學生，我很想有女同學，後來到 1991 年，才陸續來了幾個小的女同學。

因為孤單想家，我常常暗自流淚。後來很不幸我得了擺子病，忽冷忽熱很痛苦，煮開水的大爹就背我去醫院治療，現在想起他，還是非常感激。擺子病兩三個月了還不好，我就禱告求耶穌讓我快快好起來，後來就好了。

在學校，很多男同學愛逗我，我脾氣衝動，就愛跟他們吵架。他們甚至把我跟一個男同學配對，說我們談戀愛，為了這事我們還被老師處罰打板子，我真是覺得很冤枉，也很害羞。後來讓我也很懼怕男



初創期校景（1990 年）

生的追求。

我的二哥曾對我說：「你要好好讀書，將來回大茫海的家鄉去教書。」在 1992 年，從北伢來了很多學生，老師讓我幫忙翻譯，要我做女生大隊長，要我做榜樣。那時很多小女生頭上有頭蝨，我去幫他們剃頭。因為家中哥哥多，我的脾氣也像男生，我好強，樣樣想得第一名，想當班長。我不喜歡老師重男輕女，我覺得不公平，處處爭取第一，甚至台灣老師來帶我們玩遊戲，我也要得第一。這樣的脾氣，後來也影響到我的婚姻。

六年級時，男同學去孟阮，我還不能去。那時我就不太想讀書，不想跟老師學聖經，我只想去種菜，去賺錢。我想家，想朋友，一段時間之後，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害怕別人要對我不好，好像發神經病一樣，那時我就想要離開學校，後來他們就把我送回到 894，大家以為我瘋了，就把我關到監牢，在那裡有六個月的時間。

後來我突然醒悟過來，我發現是我的驕傲讓我跌倒了，我在監牢禱告求神救我。我想吃雞肉想喝可樂，可是也沒有別的人在我身邊，我就跟耶穌禱告，後來大堂的大婆買可樂給我喝，陳文香也帶著雞肉來給我吃。現在想起那段時間，我真的是太驕傲了。

想起以前教育我的老師們，謝謝你們對我的寬容。更感謝神還給我機會，讓我在泰國可以讀成人夜間學校，今年四月就可以拿到高中畢業證書了。現在我也是三個孩子的媽媽了。

興邦學校之情……

田淑貞

1992 年我從大芒海鄉來到了興邦學校，初到學校時，對學校陌生環境的適應和對家鄉的思念之情，都是我需要去面對的。萬幸的是我遇到了疼愛我的王老師和師母，尤其是王老師，在我生病時拿藥給我吃，我永遠忘不了！還有關心我的老師們，謝謝您們陪伴我成長，謝謝您們教導我知識和做人的道理，在興邦學校這段時期，是我人生中最開心的時候，如果有下輩子，我還想做您們的學生，老師們，我愛您們。

初創期校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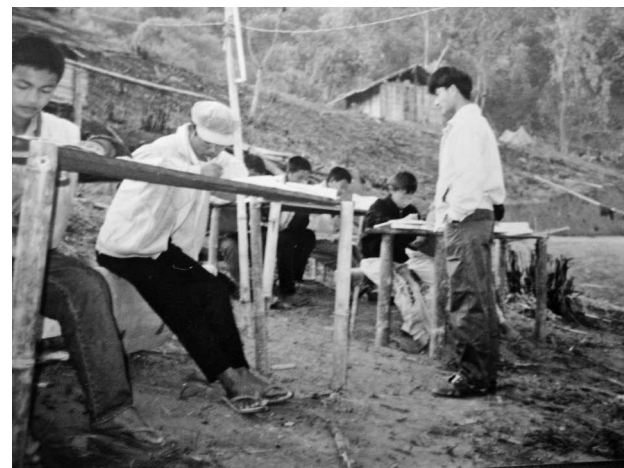


江家雄

回想起在興邦學校時，有許許多多讓我一直無法忘掉的事。譬如有一年我們全校在 8 月 15 日那一天，每十個人一組，老師分配給每組二公斤的豬肉。當時各組自由的去尋找舒適的地方好好享受這二公斤的豬肉。那時候的我真的開心極了！因為可以自己烤肉來吃，享受人間美味。可是我卻沒有想到那天晚上拉了一整夜的肚子，害得我覺都沒得睡。還有一次，是老師帶我們返鄉的那年，我一直忘不了那時候的心情，當我聽到返鄉的同學名單中有我江家雄的名字時，我高興得飯都吃不下，連晚上也興奮得都睡不著覺，反覆的想著，我真的要回家了嗎？還一直問自己說，我是不是在做夢啊！那時候的心情真的筆墨無法形容。真是太美妙了！

還有一件事情，像惡夢般的一直陪伴著我至今，那就是老泰國關閣時的情景。真的讓我很難忘。每次下去背大米時，總是讓我們等了又等，直到深夜裝米的車子才到。有幾次去背大米，等啊，等啊！不知不覺的就睡著了，進入了夢鄉。當正夢到精彩之處，就突然被傳來的車聲吵醒。睜開眼睛一看，原來是拉米的車子終於來了！該死的車子，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來了呢！那時的心情真不痛快。一場好夢就被驚醒了。

另外一件讓我無法忘懷的事，是在我們畢業的那年，王老師帶我們全班去董事長家吃飯，那時我也特別的興奮，因為我很有信心，可以把書唸好，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更重要的是能與我們心中所景仰的董事長同桌吃飯。心想自己將來的前途無量。董事長還發給我們每個人一個電子計算機。那天還有吃不完的大魚大肉。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豐盛的食物。可惜的是，自從那次以後，至今就再也沒有見過董事長了。心中對他十分的懷念，也不知道他現在身體好嗎？



初創期戶外上課



1996 年孟阮校區開荒

余成（尼）

對不起老師，我不會寫。
現在只希望老師們身體健康快樂每一天！



學生本色



師生合照

李月梅

如夢如煙的往事，有歡笑也有淚水，時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兒時在興邦學校讀書，記憶最深的莫過於艱苦的歲月，此時提筆，一幕幕的往事歷歷在腦海裡迴盪。

一開始到學校的時候，在深山野嶺半山腰上看見已經搭建好的幾座簡陋的茅草屋，男女宿舍、教室、小門診、食堂，還有老師們的宿舍，簡單的自身居所還挺全，但是那時候的生活就是一個字「窮」，水路不通，飲食起居困難，沒有醫生看病，沒有教書的老師。我來到學校的那年剛好是學校放假，放假期間可能老師們都回家去了，那時沒看到老師們，等學校快開學了就會看到陸陸續續有老師們來，老師們皮膚白白的，他們和藹可親的跟我們打招呼，和我們有說有笑，說了一堆我們聽不懂的語言，個個臉上總是掛著笑容，看起來慈眉善目的。

過沒幾天學校就開學了，我們被安排班級，開始了新學期的學習，老師們開始從拼音、一二三、一撇一捺，手把手的教我們。我們一開始學習比較困難，因為語言不通，說出來的漢字咬不準音，就像那剛剛牙牙學語的小孩子一樣，跟著老師們學中文拼音、數學算數，以及生活用語等等。老師們就這樣一天、一月、一年，一日復一日，費盡心思耐心的教我們，我們也日復一日的在老師們誨人不倦的教導下茁

壯成長，學會了漢字等等。

但是我們在學校的生活並不好，衛生及生活起居條件差，沒有醫療設施，環境惡劣，學生們經常得各種疾病，例如：痢疾、瘡疾、身上長癩子等等。生病了，不管大小病，也只有簡單的拿點藥吃。除了給我們發的兩套軍校服，也沒有別的衣服可穿，後來通過老師們的傳達，經常有愛心人士給我們寄很多穿的，就這樣我們總算不愁穿了。糧食也欠缺，糧食都是從泰國邊境進來的，隔三月半年，全校就會總動員，三更半夜跋山涉水摸黑偷偷去泰國邊境背大米來供應學校。

我們學校週一到週五這五天都一直在上課，週六日兩天放假，這兩天也算是學生的勞動日。因為生活困難，吃的菜也成問題，為了解決一些學校膳食的問題，在週六日的時候學校會安排學生們幹活，讓學生在學校周邊荒山野地的山坡上和山腳下，開闢地皮，種一些蔬菜來供應師生食用。那一片片長滿各種草叢樹木的荒山野地，就這樣在學生們齊心協力，刻苦耐勞，辛勤的勞動下變成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壤，栽上了各樣的蔬菜，來解決學校每日所需的食材。除此之外，我們還被安排去山上砍柴用來燒飯菜。

這兩種活，聽來簡單，但是做起來真的很不容易。種菜得先除樹木叢草，再用鋤頭挖，一切的勞動都是人工，這樣反反覆覆好幾遍才能種上菜。去山上砍柴也一樣不容易，需要跋山涉水，翻山越嶺，要去到茂盛的樹林草叢中才能找到中意的乾木柴。樹林草叢裡還有很多有害的小動物，像會咬人的螞蟥、蛇等等，真的很嚇人。柴找足了用繩子捆上，扛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十幾斤重的木柴就這樣重重的壓在身上，使你喘不過氣來，只能用力邁開一步一步沉重的步伐

及沉重的身子，一路上氣喘吁吁的跋山涉水把木柴扛回去。每次一到週六日就這樣艱苦受驚的去山上砍柴。

教我們讀書的老師也很欠缺，幾乎讀完一學期就得換一波老師來教我們，王老師、師母算是來教過我們時間最長的老師之一，他們是恩愛的兩口子，有愛心、善良的兩口子，他們倆算是在興邦學校為興邦學校付出最多、貢獻最大的人。如果當初沒有他們辛勤的付出，前前後後親力親為，想方設法召喚一波又一波的老師們來教我們讀書，也許不會有現在有成就的我們。老師您們是大橋，為我們連接被割斷的山巒，讓我們走向收穫的峰巔；您們是青藤，堅韌而修長，指引我們採擷到崖頂的靈芝和人參；謝謝您們從黑暗中帶我們見光明之路。

我們在學校的生活艱苦不堪，有家不能回，有苦不能說，有淚不輕彈，幾乎都回不了家，我們就像孤兒一樣。但，好在每位像天使般來教我們的老師，用愛心細心的關照著我們。老師們的愛，像太陽一般溫暖，春風一般和煦，清泉一般甘甜，有老師們無微不至的關愛，我們才找到家的感覺。

學校管得很嚴，女生不能留長髮，不能穿裙子，不能穿漂亮的衣服上學，一律穿軍服褲子套裝去學校，不能抹口紅擦粉，不能談戀愛，上課男女分開坐。女生宿舍被鐵絲網圍著，現在回想那時女生宿舍也就差不多和豬圈牛圈沒什麼兩樣，尖銳的鐵絲網牢牢圍住女生宿舍，只能在鐵絲網裡活動。回想當時的生活經歷也很是心酸，但是再仔細想想那也是為了我們女學生的自身安全。說實話我以前真的很討厭學校的生活，但是現在回想起，我也真心感謝當時學校給我的生活，是它讓我經歷了坎坷，才能有現在的我；是它從小歷練了我的成長，才

會有現在的事業有成。

在這裡我想對所有來教過我們的老師們說些話：敬愛的老師們，您們像園丁，辛勤的栽種，培育我們茁壯成長；您們是天上最亮的北斗星，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我會把您們牢記於心；您們是甘露，澆開了我們的理想之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忘老師們育我情！

初創期戶外上課（1992 年）



在興邦小學的那些年

沈如萍

1990 年 4 月，我和大部隊從邦康行軍南下，一路上，我們翻山越嶺、淌水過河、日夜兼程，腳下踏著泥潭，身上背著子彈和乾糧，敵軍的子彈像流星雨一樣，一顆顆的從頭上飛過。汗水濕透了衣裳，沙石磨破了腳丫，所有的痛苦、膽怯和恐懼都化作淚水。我們不眠不休的日夜趕路，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病死、累死在路上，經歷了千辛萬苦，三個月後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

1993 年，董事長下令從 801 軍校選出年齡較小的送去文校——興邦學校讀書（也就是宏邦中學的前身），很幸運我也是被選中的人之一。我們剛來到學校時，一句漢話也聽不懂，老師跟我們說話時，我們不是呆若木雞，就是站在原地抓頭傻笑，簡直是對牛彈琴。但經過老師們的耐心教導，我們很快就能聽懂他們說的話了。

在那裡到處都能感受到愛的氣息，溫柔的老師們除了教我們讀書認字外，還教我們很多做人處事的道理。除此之外更多的是關心和愛護，在他們的愛裡，我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雖然有時候會因為思念故鄉，想念父母，而感到寂寞，但更多的是開心快樂。雖然住的是茅草屋，卻很溫馨；雖然喝的是混濁的水，卻喝得很開心。

在老師們的細心照顧下，我們茁壯成長，在他們的諄諄教誨裡，

我們學會了知識。他們教我們縫衣服的隱形針法，讓我們學會縫衣補褲；教我們種田、種地、種菜、種瓜……，讓我們學會自立，學會生存，更學會了異國的語言。

記得有一次，我生病了，躲在宿舍的被窩裡哭，特別想念家人，正哭得泣不成聲時，床邊突然傳來一溫柔的聲音，對我說：「孩子，妳生病了嗎？哪裡不舒服呢？」她掀開我的棉被，把手放在我的額上，摸了摸，我睜開眼睛看，原來是王師母，從她的眼中，我看到關心和焦慮，她的雙手是那麼的溫暖，像媽媽、像天使，過一會兒，她又回宿舍，拿一些吃的給我，叫我好好養病，然後她就去上課了。

如果時光能倒流，讓我重新回到學生時代，我想對老師們說：「親愛的老師們，感謝您們不計辛勞把文化帶給我們，嘔心瀝血為低邦在栽培人才。感謝您們讓我認識了上帝，不再被迷信所困。感謝您們把愛的種子播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把知識的種子撒在低邦的大地上，讓我們走向知識的道路，打開智慧的大門，您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老師，如果世界是一間小屋，您們的愛就是小屋中的一扇窗；如果世界是一艘船，您們的愛就是茫茫海上的一盞明燈。您們的愛是陽光雨露，滋潤著我們成長；您們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我們的前程，我現在終於明白您們所說的，多辦一所學校，就可以少建一座監獄的道理。

老師，雖然您們的臉上，早已寫滿了歲月滄桑，可您們最美的微笑依然留給我們；時間的步伐帶不走沉澱的回憶，您們的教誨和笑容至今依然深藏在我的記憶裡。

令人懷念的大家庭

孟心美·趙娟

1997年剛剛到興邦學校就讀時，模模糊糊記得學校裡人很多，大概有幾千吧，初來乍到時挺不習慣的，後來時間久了，發現這裡給人一種大家庭的感覺。

記得我第一天到校時，怯生生的被一個親切的大姐姐領著去住處，她幫我又是鋪床又是拿新被子、新衣服給我（後來才知道是發給新學生用的，每個新生都有）。每天的吃喝作息時間都會有一個大姐姐領著我們上課，下課，隨時照顧我們（後來知道學校安排她們一個大姐姐照顧我們小學生五個）。她們給我們洗衣，領著我們洗澡，把我們照顧得很好。

也不記得是哪一年了，我們學校裡的很多學生身上長了癩子，還互相傳染，那時我也不例外，領我們的姐姐，她從不嫌棄我們，每每下午下課放學她就拉著我們幾個搓洗，香皂是一次又一次的擦洗，她們挺辛苦的照顧我們，可是癩子還是不好，最後老師們就讓我們把我們所有的衣服、被子扔在一個大鍋裡煮洗，這樣煮了幾次，藥也擦了幾次，慢慢的才好起來。

記得老師們大都是台灣過來的，老師們不只是給我們上課，還很照顧我們的生活起居，吃飯時她們會來看我們，讓我們排隊進食堂，

吃飯時不讓我們講話喧嘩，只聽到叮噹叮噹的勺撞擊碗的聲音，晚上睡前他們會檢查宿舍，看人到齊了沒。

老師在教學時對我們也很嚴格，那時我們幼稚班至三年級的班數特多，一個年級有好幾個班，一個班有很多人（大概八十、九十多），授課老師前面後面的手把手教我們寫字、算數，帶我們唱歌、遊戲（那時的課程有國語、數學、緬文、英文、佤文），他們不嫌棄我們難教，耐心給我們授課，課餘還給我們講故事。那時我們只上半天課（4 節課），老師有時會帶著大姐姐們和大哥哥們去地裡幹活，種菜的種菜、種旱稻的種旱稻，種辣子、茄子、南瓜等等……大部分的糧食蔬菜我們自給自足。但也會有糧食短缺的時候，記得如果有糧食短缺的情況，大哥哥大姐姐們就會被安排步行去泰國邊境背大米或短缺的食物，而我們小學弟小學妹們就在家打掃衛生，等他們回來。記得大哥哥大姐姐們有時早早的出門，天黑時才回到學校，為了我們他們挺不容易的。

1998 年吧，我們有一部分的女學生（好似是從一年級至四年級的女學生，人數好像有二百多吧），被分到孟阮興邦學校（負責管我們的是達三老師，他年紀大了，記得他邊教我們佤文邊管我們），剛剛到那裡時，放眼望去一片片荒蕪的山林，是老師們帶著我們開荒造房、割茅草、砍竹子等等……忙了幾個月後，終於把學校建出來了，茅草房竹子牆，一間間簡單而不簡陋的宿舍、教室建好了。我們學生在老師們的帶領下有次序的按照安排時間上下課（早上 5：00 起床，5：30 早操，6：00 上早自習，7：00 吃稀飯，8：00 上正課，正課共上四節，第一節 8：00～8：45、第二節 9：00～9：45、第三節 10：00～10：45、第四節 11：00～11：45、中午 12：00 吃飯，午休 1 小時，

下午 1：30 就幹活，挖地種菜、砍柴火、打掃等等），記得達三老師還鼓勵我們學生在課餘時間種菜，種出來的菜可以賣給食堂，掙點零花錢，我們學生有時賣得二、三十銖就樂得不得了，在學校裡安逸的生活了一年。

1999 年我們在達三老師的帶領下又搬遷到 361（聽那裡的人都這樣叫），有人說那裡曾經是戰士住的地方，我們來就被改成教室，房子雖然老舊，但還很牢固（鐵皮房頂木板牆），我們的宿舍是茅草房，不過那時候的我們有住處有飯吃已知足了。到 361 那裡後台灣老師少了，他們也不知道去哪裡了？給我們授課的老師是我們的大哥哥大姐姐們，每天跟著老師上課、勞動、唱歌、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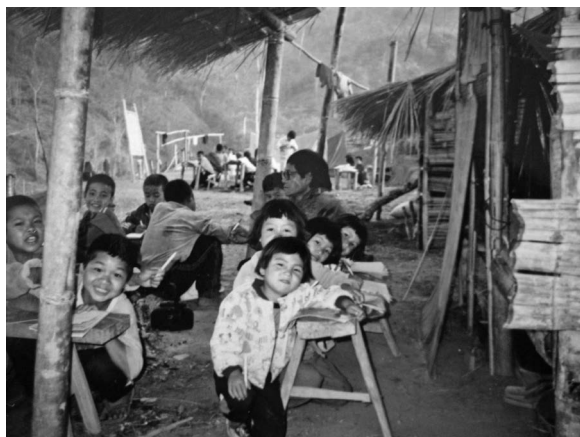
同年（記不清月份）老師選了很多個大哥哥大姐姐練舞、練操、練長跑、短跑等等活動，說是要去邦康參加表演、比賽，練了幾個月後，他們坐著大卡車去了，留下我們中等大的學生和小學生在學校。

自製蘿蔔乾



打草片





初創期上課情形

大哥哥大姐姐去後，我們小學生在學校不上課，只是打掃宿舍、教室這些而已。可不知道的是，在一天晚上女生宿舍失火了（記不清月份），那時我們還小，記不太清當時的事，只記得那場景熊熊烈火，「砰砰啪啪」的爆炸聲，留下來的幾位老師和幾個大同學，拚命的叫喊我們還睡熟著的小學生，有的人是直接被扛出宿舍的，太混亂了，哭喊聲叫喊聲一片……一陣過後，火勢小了，老師把我們集合起來，點名數人，數了好多遍就是少一人，老師們又去失火的宿舍旁找，最後還是沒有找到。原來她被火燒死了（我們不認識她，但我們知道我們失去一個朋友）。等大哥哥大姐姐們回來時，女生宿舍一片狼藉，啥都沒有了。

記得有一年過年，老師帶著我們全校學生去跟董事長拜年（後來才知道我們並不只是有愛我們的老師，我們還有為了培養我們不惜一切代價的領導們）。2000年（不知是幾月份）我們全校又搬遷到現在的宏邦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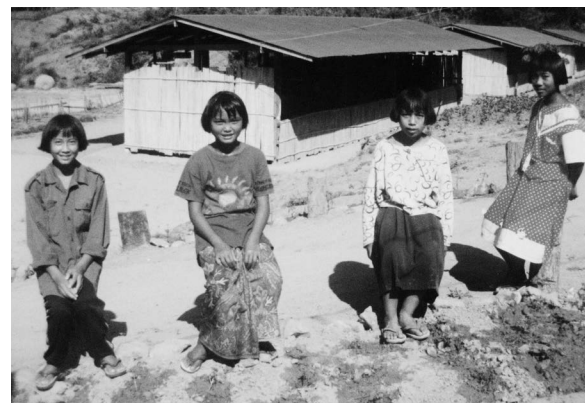
回憶興邦學校

金英



作者畢業時與王師母合影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一轉眼我與母校分別二十二年了，興邦學校是我開始學習知識的地方。幾乎每年我都一直在夢見學校，特別是大禮堂；在我的夢境裡，學校還是那樣的熱熱鬧鬧的，還是原來的模樣，有老師，有學生，有的打籃球，有的看書，還有的跳橡皮筋。夢裡我永遠是一個長不大的學生，教室裡還有長長的木板凳，謝明惠老師還嘰嘰喳喳的講課，夢裡考試總是考不好。學校雖然不寬闊，是一個小盆地，周邊圍著一座一座的小山脈，中間夾著一條流淌的小溪，大禮堂的上方有著「興邦學校」四個大字，宿舍上方有一座高高的涼亭；青山綠水，鳥語花香。學校西南方有一排排整齊的宿舍以及女學生的宿舍，東方是一排排整齊的教室，教室前排還有一層一台的花，是我們班雙妹、阿丁種的，花多彩多姿充滿了生機，特別的香。學校



美化校園組（由左至右）雙妹、美娟、珊珊、阿丁

教室裡的讀書聲、笑聲，以及上下課的敲打鈴聲，一直回盪在我耳邊，氣氛十分熱鬧，每當回憶母校時，學校所有的老師、學生、學校的一草、一木，

都深深刻在我腦海裡，無法抹去的回憶，永遠難忘記。

記得 1992 年的時候，我來到了興邦學校，我大約六、七歲，還是個不懂事的兒童，那時學生還很少，大概有一兩百個左右都是住校的，老師有五、六個。那年的冬季學校還是一片荒地，記得王師母叫我把衣服給她，我就坐在她旁邊看她用心的、一針一針的補我的外衣，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動。俗話說得好，「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謝謝王師母，您是個慈祥、和藹可親的母親！那時老師們只有一兩間的茅草房，而我們學生只能在地上墊著竹籬笆睡，夜晚被一陣陣的寒風吹醒，睜開眼睛只見天上掛著潔白的月亮和一閃一閃的星星。那年是老師們最辛苦的一年，也最心疼我們學生的一年，尤其是王季雄老師、王師母老師、陳元泰老師、林雪卿老師、陳子貴老師（Sara Sam）、Sara Toi、Sara Ngaox 與我們學生同甘共苦。

在王老師的正確領導下，後來從台灣來的老師越來越多，黃玉瑋、戴華冕、邱凱婷、王李梅芬、唐慧君老師、黃老師、邱老師、李老師等等！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林雪卿老師教我們唱歌（「大象的鼻子那麼長」），還有王奶奶教我們學中醫針灸治療法；邱凱婷教我們班英語；在老師們耐心的教育與鼓勵下，我慢慢的成長、慢慢的懂事，開始堅強。在這一年裡我們全校師生自力更生，團結努力，共同克服困難，在王季雄老師、陳元泰老師的英明指導下，Sara Sam 安排大一點的男學生負責砍竹子，大一點的女學生負責割茅草、編草片，簡單的建蓋住房。團結就是力量，經過一年的共同努力，第二年學校也能夠基本完善了，日常生活環境才逐步有了興邦學校的模樣！記得老師將黑板靠在大樹幹上帶我們上課，那時我們只能蹲在地上聽老師講課，早上

上課、下午幹活，一邊讀書，一邊做工，就這樣又堅持了二年。

1993 年又是戰爭年代，《佤邦聯合黨中央 901 飛行計劃》在泰緬邊境與坤沙販毒集團作激烈的戰鬥，泰國將邊境一帶口岸封閉，為了我們學生的生活，王季雄校長絞盡了腦汁，不得不安排我們到泰國去背米，除了有特殊的學生不能去以外，全校師生利用夜間偷偷的走小路到泰國背大米，而且一夜兩次反覆到 361，一邊背米一邊將武器彈藥送給前線部隊駐地（525 師部隊）。當時我很小，那種苦、累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在山谷裡彎彎曲曲的小路，翻山越嶺，肩上還扛著一小袋的泰國白香米，一身都是汗水，口渴順便喝著山上流出的冰涼的泉水，累了就躺一下，心裡想著要回到學校好好的睡一覺。雖然心裡總是這樣想，但是為了不再吃玉米飯、吃芭蕉心，只能堅持背泰國香米回學校，想到香噴噴的白米飯，心裡蠻幸福的，就不覺得累了。

1995 年我上四年級，會講流利的國語，我們是四年級 B 班，共有二十多名男女學生，謝明惠老師兼班主任。在我們班上，我是最活潑開朗的人，在課堂上愛跟班主任老師開玩笑，我和吳有在同學經常逗著同學們笑，尤其是謝老師笑得抱著肚子！教室裡充滿了歡笑聲。

1996 年我已經上五年級了，根據老師們的工作安排，同年年底學校搬遷到孟阮興邦分校，我們班男學生也跟著搬遷，第一天我來到孟



孟阮平原

阮興邦分校，也是跟老學校 361 以前一樣、一片荒野，我們開始用茅草建蓋住房教室等！孟阮土地肥沃，記得 Sara

Sam 帶領我們種菜種瓜種豆等農作物，我也長大了，十五歲了，也學會怎麼種菜、種地了。記得王老師、Sara Sam 還帶領我們種了一塊水稻田、幾十畝的高粱地，走進一大片綠色的高粱地，高粱把我們都給淹沒了。在砍高粱的同時，我和同學們在高粱地裡玩捉迷藏遊戲，還被 Sara Ngaox 打我們的屁股呢，多麼有趣快樂的童年！我們把高粱花抬回家後，王老師還教我們將高粱的種子剝掉，編織成掃把。

在學習上我也不比別人差，作業都按時交給老師，從來不曠課，認真學習寫作業，得到班主任老師的表揚，我成績都保持在全班前五名。1998 年 8 月 22 日我小學畢業了，我們屬於第二屆畢業生，在老師頒發畢業證書的那一刻，我很激動，大家都興高采烈！有的同學還叫老師合影留念，學校為我們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飯，大家一起快樂的聚餐，晚上還有聯歡晚會慶祝我們的畢業。

1998 年是我最快樂的一年，也是我最難過的一年，8 月 28 日我和老師同學們分別了，8 月份的天氣帶著一陣陣的細雨，在 656 山頭上，我帶著沉重的心情站在人群中，當王老師講告別話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的流下來。其實我不想哭，但是從內心的思念，回想老師們對我的教育和關愛、同學們的友好關係，眼淚不聽使喚，不知不覺的熱淚從臉頰流了下來，我和老師同學們難捨難分！

感謝從台灣來的所有老師，漂洋過海的來教我們，老師您們辛苦了，為傳承尊師重道的精神，弘揚禮教風尚，促進僑邦教育，朝制定目標發展，您們慷慨解囊、奉獻愛心，感謝老師們六年來風風雨雨中，一路陪著我們成長。在此我代表全體學生向您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致以崇高的敬意！

神讓我們在興邦相遇

楊永信

敬愛的老師們，我是楊永信，今年已經三十四歲了，首先要感謝王老師和王師母、楊老師和楊師母，非常謝謝您們不遠千里飄洋過海的來教導我們，教我們認字讀書寫字，教導我們怎樣做人做事，謝謝您們，您們辛苦了。還有每一位教過我的老師謝謝您們，您們也辛苦了，也非常感謝神，是神讓我們能在興邦學校相遇。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就二十多年過去了，很懷念過去在學校的日子，雖然我們現在各在一方，但彷彿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在興邦學校的日子是我今生最難以忘懷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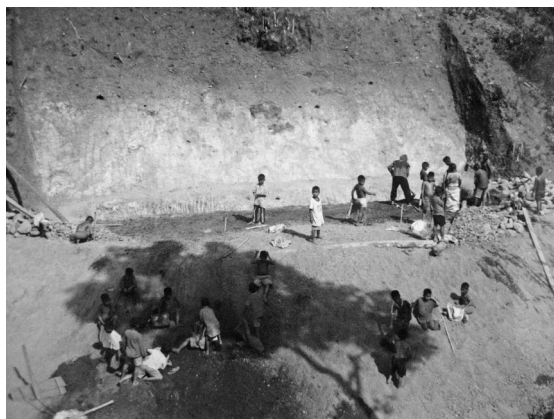
記得那是 1995 年的冬天，也是剛到興邦學校的那年，我只有八歲，離開自己的親人，從北僑到南僑。剛到學校還不認識人，常常在夜裡思念父母，也常常躲在沒有人的地方偷偷的哭泣。後來我遇見了王師母，她給我帶來了另一種新的生活，每天都帶給我們快樂，教我們唱歌跳舞，也教我們如何禱告讚美神，教我們認識自己的名字，每天的日子過得很充實，慢慢的取代了對父母的思念，天天都很快樂，感覺就跟在家裡一樣。有王師母照顧我們，很親切很溫和，就像母親在我身邊一樣，王師母是一位慈祥的媽媽。

還有一位老師，雖然我不記得她的名字，只記得她姓張，但是我

永遠都不會忘記她的臉，我想跟她說一聲：老師您辛苦了，謝謝您對我的照顧。我記得那是在 1996 年 2 月的冬天，那時候沒有車，交通不像現在這樣方便，記得有一天我生病了，那年我九歲，學校離醫院差不多有五公里的路程，張老師她從學校把我背到醫院，等到了醫院，已經是滿身滿頭大汗，這是我這一生中最難以忘懷的事，張老師謝謝您，您辛苦了。



開路



學生平地



撈沙搞建設

是神安排給我們的

楊永展

1995 年我來到陌生的興邦學校，那時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當我們來到學校的那一刻，迎接我們的是老同學們的呼喚聲，那時膽子有點小，聽到這樣的熱烈聲嚇得我不敢下車，但其他朋友下車，我也跟著下。一下車，王師母就把我們帶到老師們的宿舍附近給我們吃巧克力糖，因為沒見過巧克力糖，我以為是藥，所以遲遲不肯吃，見到其他朋友吃了，只好勉強吃下，原來是甜甜的。

過了一星期我們開始上課了。開課的第一天是王師母親自帶我們新同學在外面集合，男女加起來大概有二十多位，王師母開始給我們取名字，分別給我們姓楊和丁，然後開始分班。讀過書的在一邊，沒讀過書的在另一邊，我跟另外一個新同學被王師母安排跟老同學們在幼 A 班，其他新同學分別安排在幼 B、幼 C、幼 D 三個班，我因為學習比較好，每每都受到王師母的誇獎。那時連中文都還不會講，經常不敢跟老同學們一起玩耍，因為還沒熟悉對方。慢慢的我們開始彼此認識對方，也開始在一起玩耍了。

時間悄悄的過去，突然一場大病（瘧疾）把我這沒有親人的人折磨起來。那時候我還沒有認識神，同學們都去上課，我只能在宿舍裡睡覺，下學回來王師母經常到宿舍為我禱告。王師母不來，就是楊師

母過來，老師們輪流到宿舍為我禱告，一天兩天就這樣過去，但我的病情還是沒有好轉。也不知道是誰把我送進（801）安邦醫院住院，楊師母經常到醫院來看望我，為我禱告；有時我看到楊師母為我流淚，可那時的我不知道要怎麼安慰老師。因為病情嚴重，我都不知道自己在醫院住院有多長時間了。當我出院時是走路回學校的，回到宿舍還是沒有好，只好天天在宿舍裡待著。楊師母的關心和無微不至的照顧終於讓我的病情漸漸好轉，我也開始聽懂老師們講中文了。楊師母一天三次到我們宿舍為我講解神的話，為我禱告，感謝神的恩典，也謝謝楊師母一直以來的照顧，還有其他老師們的照顧和教導，謝謝您們，願神賜福給每一位老師。

光陰似箭，轉眼之間我們都已經上三年級了，我們 3A、3B、3C、3D 都到孟阮學校就讀，因為那時我們興邦學校有可能會移到孟阮那裡，所以提前讓我們去。但計劃不如變化，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們在孟阮讀了二個學期，又折回到興邦學校讀四年級。

這個時候我又生了一場大病，把陳雅蘭老師給累壞了，還好學校附近已有醫院了，我被送進醫院住院，陳雅蘭老師上課前來看我，下課後又來為我禱告。快到期末考了，我的病還是沒有好轉，那次的期末考也就不得考了。考完期末考，老師們又要回台灣了，我的病還是沒有好，陳雅蘭老師只有依依不捨的回去了，那個時候讓我最傷心的就是不能跟老師們道個別。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陳雅蘭老師為我偷偷流淚的背影，我真的很後悔，為什麼自己不堅強，總是讓疾病折磨自己。我都還沒來得及報答老師們的恩惠，他們就這樣一個一個的不辭而別，我多麼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見到老師們，我會跟您們說一聲：老師們，

您們辛苦了，為了我們，您們遠離家鄉，願意來到這貧窮落後的地方做貢獻，謝謝您們，願神再次賜福給您們。

現在我們也已成為了父母了，我們會把我們跟老師們的感情訴說給自己的孩子聽，讓他們知道有這樣一種人，願意為我們付出。他們是神安排給我們的，他們就是台灣來的傳教士。今生不知還能相見嗎？但我們在天家一定會相聚的。願神祝福每一位老師和同學。

學生餐廳



籃球隊

錢有信

我在興邦讀書的時候，是學校籃球隊的球員，那時候球場沒有鋪水泥，只是砂土地，假如下雨，球場都是雨水。但是我們堅持到底，有一年王老師帶我們去滿星疊比賽，我們拿到乙組的亞軍。1999 年我就離開我的母校了！



賽球

興邦學校的回憶

魏玉香

我 1993 年被父親送到學校讀書，那時的我什麼都不會也不懂，頭、臉都是髒兮兮的，更不用說刷牙、洗臉、洗衣服了。但到了學校以後，我的命運改變了，在這裡我認識很多的人，交了很多朋友們和關心我的老師們，我真的很開心，我感謝教過我的每個老師，也感謝我們佉邦領導們，讓我們在戰爭年代可以安心的學習。

雖然在艱難的環境裡學習，但在苦中有樂。在我的記憶中，有一段時間我們自己去泰國邊界抬大米。雖然路途艱難，甚至餓肚子，但到了學校總會有稀飯已經擺在桌子上讓我們享用。還記得昆沙與佉邦打孟阮時，我們衣服穿整齊，被子、衣服，還有米自己要背好，隨時備著，我晚上睡覺時連鞋子都不敢脫，害怕一吹哨來不及穿。那時候擔心受怕，但老師帶我們禱告、唱詩歌，這樣的擔心就慢慢的消失了。佉邦拿下孟阮以後，我們又開始上課了，在學校老師不但教我們知識，還教我們縫衣服、做背包，老師教的很多，讓我認識了主耶穌。興邦學校我有太多的回憶，說也說不完，因為這裡有我小時候美好的回憶。



江飛鵬畢業，1998（魏玉香的先生）

魏琳琳

1992 年春天某一天的傍晚，我剛隨從母親從地裡幹完農活回家，剛要幫母親去菜園裡摘菜做晚飯，就被鄉政府的敲鑼打鼓聲給愣住了，只聽到一句句收兵了……，我連忙回去告訴母親情況，只見母親的眼淚汪汪掉下來，就這樣原本生活在父母呵護下的我，被收兵的人給帶走了。我們一路南下長途跋涉終於到達目的地—— 894 獨立團。休息兩天又讓我們集合，讓我們年齡小的去 361 讀書。帶著對同鄉的哥哥姐姐們依依不捨的心情，我又一次離開熟悉的人。

到達目的地興邦學校，由於年齡小，每晚我都會在被窩裡面哭，也不敢哭出聲來。我記得別的小朋友睡覺呼嚕聲都出來了，我還是翻來覆去睡不著，有的時候想家人想得太晚，導致第二天早上起不來還要受罰。就這樣恍恍惚惚過了一段時間。後來來了很多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皮膚很白，笑容很甜。最初在黑板旁邊站著給我們看圖說詞語，那時候的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中文，老師舉起小狗圖像的時候，我有可能會說成小豬、小雞、小貓等等。

半年過後，我們逐漸和老師們有說有笑。記憶深刻的就是每天都在唱「感謝感謝耶穌」，當時也不知道什麼意思，反正老師們怎麼教就怎麼唱。後來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師在和我講耶穌的故事，有老師帶

我們認字讀聖經。我記得讀二年級的時候，因為期中考試成績優異，林雪卿老師獎勵了我一個佉族自織書包，我洗的時候曬了好幾天忘記收回來，結果給弄丟了。因為林老師平時比較嚴厲，我不敢說書包丟了的事。王師母的笑容永遠是燦爛的，可以用天使的笑容來形容。王師母在每次學生犯錯時，分寸總是拿捏得當。雖然有時候是被批評，但是師母總是微笑著教育我們，會讓我們都覺得像親生父母一樣。我們小時候會在閒聊的時候說，如果以後我們成家當了父母，一定會以王老師和王師母為榜樣，一個是慈父一個是良母。

後來我們漸漸的長大，對耶穌的認識也越來越多，對父母和家人的思念已經慢慢淡忘了，記的都是老師們一批又一批的來教我讀書，陪伴我們生活。最辛苦的就是林雪卿老師要長期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生活起居的每一個細節，她都要去觀察和細心指點，記得很多同學曬衣服好幾天忘記收起來，林老師會派大姐姐們先收起來，只要有人認領就會被罰，去河裡搬石頭到指定的地點。我的衣服也在其中，但是我沒有去認領，因為能搬動的石頭都搬回來了，剩下的都太大了，我寧願不要衣服，也不願意去搬石頭，也不願意聽老師訓話。

我最難忘的是每年的假期，每到假期快要來臨的時候，是最傷心難過的時候，我生怕我最喜歡的謝明惠老師不來，我對她的感情已經超越了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自從認識她之後我原來迷茫的心，終於有了歸屬感。唐慧玲老師教的英語課，是我最喜歡上的課。還喜歡上謝明惠老師的中文課，記得有一次同學把中文老師氣得快哭出來了，班裡最調皮搗蛋的趙奇同學就逗老師說：「老師！花園裡的花兒都開了，您為什麼不笑呢？」說得老師笑了，我們又接著上課。還有陳元泰老

師的數學課，講課簡單明瞭，講的都是讓學生容易接受的重點。

興邦小學是我人生中學東西最多的地方，認識耶穌是我最大的福分，再回想到剛從家裡出來的情景，才想到原來我是最幸運的人，所以來興邦小學認識耶穌，還有很多來這教書的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美國等地的老師們，都是耶穌安排好的一切，讓老師們從優越的城市生活來到原始生活給我們傳道，這都是神的恩典。六年的時光總是那麼短暫，1998年8月22日我小學畢業，獨立團的歸隊命令讓我們和生活多年的老師和同學分開，記得分別的時候大家都撕心裂肺的抱在一起痛哭。興邦是我的第一所學校，也是我的最後一所學校，興邦是我學習知識最多的地方。我最感謝的就是耶穌，讓我認識很多很多有愛心的老師們，很耐心的教育我們，向所有來過興邦學校的老師致敬！老師們，辛苦了！



興邦學校第二屆小學部畢業典禮

烽火中的學習與恩典



作者幫忙抬行李

魏學軍

我在1992年6月，到南部171軍區一所叫興邦小學的唯一一所學校，之前學校是叫星光小學，92年改為興邦小學。我當時只有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和一個普通的薄被子。到學校後，學校發給我一套紅色衣服、和一個與我的相同的薄被子。學校校規非常嚴，每天有老師檢查有沒有洗澡、衣著是否整潔、手腳指甲是否修剪等等，沒有做到校規要求的學生，就會被打屁股或處罰。當時在新的環境可能大家水土不服，都經常生病，就是得了當地叫打擺子（瘧疾）的一種病，此病症狀分為幾種，都特難受。然後大部分的小學生還經常都得一種讓皮膚很癢的病叫「癩子」，是一種皮膚長癩點、癢時特要命的皮膚病；和另一種讓皮膚長膿潰爛的皮膚病，都是會傳染的。

當時學校裡最小的學生有五、六歲的，很容易被感染。特別有愛心的老師們就會幫小小孩子們洗澡換衣、擦藥、泡藥澡。在那樣環境惡劣又缺少醫藥的情況下，老師們只能以管理來控制病情傳播，所以學校各方面都管得特別嚴厲。

我們是生長在落後又經常有戰爭的山區裡的一群幸運孩子們，我們幸運來到伍邦南部171軍區，我們原本是因徵兵來的，但我們幸運的遇到了我們偉大的領導，他充滿愛心、深思遠慮，創辦學校，聘請

好的教師，供我們讀書，讓我們識字，並且讓我們看到、了解到外面發展進步的世界。我們是幸運的，我們有很多充滿愛心的老師，他們來自不同城市、國家，他們帶著被上帝感動的愛心、福音，離開他們國家城市和舒適的生活來到千萬里之外的戰亂、落後、貧窮山區來教導我們，特別是以王季雄老師、王師母、林雪卿老師、楊一哲老師和楊師母為首的教會福音團隊，他們到佤邦十多年，從事教育，傳播神的愛，把青春都奉獻給佤邦和神的工作。慢慢長大的我懂事了，也被這份神的愛所深深感動，並也得到了我這一生最寶貴的財富和禮物，那就是認識主耶穌基督。

在學校我們每個月有 150 銖的伙食費，由學校統一管理開伙堂，和每個月有 30 銖的買日用品零用錢，30 銖每個月輪著買鞋子、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必須得計劃夠買夠用。每年發一次一套衣服和被子。學校每天清晨做早操，上午讀書四個小時，中午讓我們睡午覺二個小時，下午我們勞動二個小時，砍柴、種地種菜、建竹房，晚上還有二個小時的晚自習時間。星期天有老師帶著我們唱詩歌、查經讀經、做禮拜、參加活動等等。雖然教室、宿舍簡陋，但有領導的愛與關懷、老師們的平時教育，讓我們感受到這個大家庭的團結與溫暖，也讓我們度過了快樂難忘的童年和少年歲月。我們是清晨、下午、晚上和三餐時間都要排隊點名，生怕有同學不來吃飯、或生病、或是勞動還未回到學校等等，能及時找到學生不到位的種種原因。對於每個學生，老師們都很負責，很關心。其實當時的生活條件、讀書環境、管理方面，都比我們在老家時好很多，所以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好好讀書，不能辜負領導對我們的養育和栽培、以及老師們的愛心教導。

在學校我的成績經常排在前三。為了能讓更多父母放心孩子們到南部讀書學習，學校組織了以成績優先、輪流著，一年一度返鄉團隊去宣傳教育工作、讀書上學的好處等等，讓各地佤邦戶民家長懂得讓自己小孩上學受教育，我是第二批返鄉的。父母見到我，得知我在學校讀書而且成績很好，他們非常高興。

剛到學校時感覺只有二個季節，雨季和冬季，而且對我來說都是非常難熬的季節，在學校我只有二套衣服、二個薄被子，雨季衣服曬不乾，沒得換；整天玩、做工，一身的汗水，一身臭味，害怕被點名處罰，我就找旁邊跟我一樣缺少衣服的一個小伴商量，我們輪流彼此換對方的衣褲穿，不會被發現換衣褲（不洗澡），就這樣躲過了半年，沒被處罰。到冬季很羨慕老同學、大同學們有冬衣穿。而我沒有，白天還好，就算再冷，下了課與夥伴們跑來跑去，活動玩耍一下還受得了，到了晚上就會經常因寒冷而被凍醒，後來我與小伴再商量，把我兩個被子疊在一塊，擠在一起彼此取暖，就這樣度過了寒冷的冬天。第二年教會的老師們，為我們向外界、教會的愛心人士募捐很多新衣和冬衣，還有各種書等等。過冬前又到了發被子、衣服的時候，這次學校還發了冬衣給每個學生，一人一件，結果冬衣數量不夠發，不過我還是得了一件，是位好心的老師看到我沒穿冬衣，就送給我一件，總算不再為寒冬而擔憂了。

1994 年到 1996 年是最艱難的階段，1994 年泰國開始封閉對我們邊境的物資、人員的流通。為了生存又能讀書，我們白天讀書後，留下較小同學砍柴、種菜、打掃衛生；晚上我們大一點的同學就走小路或走出一條條小路，翻山越嶺的來到泰國邊境背大米、蔬菜、日用品、

藥品等等，來來回回要五個小時。我們學校有八百多個學生，小同學和女學生、病號生就有五百人，所以只有我們三百多人去背大米和物資，而我們也算是半個小孩，背了不少大米和物資，也就是說當時吃的人多，但能做事的卻很少，所以我們幾乎每個星期有三、四天都得去背大米、物資、日用品，或是接、送我們的老師。晚上在泰國邊境，路上還規定不可以打手電筒，怕引起泰國邊防軍為難我們。有一次真的遇到泰國邊防軍扣留我們，後來王老師去泰國邊防軍那左講右講才把我們保釋出來。

當時我們學生沒有發布鞋，多數都穿拖鞋。穿拖鞋走遠路，走著走著，腳底就出汗很不好走，所以大家都用繩子把拖鞋綁在腰上，光著腳行走。每次走新路、陌生路的前兩次，因為還不熟悉路況，晚上行走都會踢到石頭、樹根等硬的東西，幾乎每個人的腳，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傷。那時我不覺得苦，只是為了沒能很好的讀書、學習感到痛惜。這種日子一直維持了兩年，後來我們偉大的領導，為本地開了一條通往一個叫孟撒縣的地方，有車幫我們運輸大米和生活物資，我們也就能安安心心上課學習了。

1994 年到 1995 年不只是生活艱苦的時期，也是佤邦對昆沙反擊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我記得我們經常去幫忙送大米、彈藥給前方正在打戰的阿兵哥們。有一次有一個新來的學生，扛了一大袋，裡面裝了五十顆手榴彈，下雨山路滑，不小心跌倒了，把他扛的一袋的手榴彈砸到地上，他在跌倒的同時大喊一聲「大家注意」，我們大家馬上同時散開臥倒在地上，等了二十多秒，沒什麼情況，就問發生什麼事，他把當時情況說了一下，有帶隊的大哥哥聽了說「沒事了」，大家才

鬆了一口氣，繼續前進。在返回的時候，若有受傷嚴重的阿兵哥，我們就會抬他回來送往醫院。在上課的時候，如果有阿兵哥抬著傷患路過學校路口，學長們會帶我們大點的同學去幫忙抬傷患送往醫院，讓抬傷兵的阿兵哥們能休息一下再返回前線。晚上戰爭特別激烈的時候，晚自習時，都會有雙方的子彈在空中像流星一樣的穿梭著。雖然經歷過，習慣了常有的事，但心裡還是難免產生恐懼。

1996 年年初戰爭結束，我們佤邦也要改變世界對我們所認識的面貌，我們搞農場開發、替代種植等等項目，我們有四十六人是第一批去孟阮開發農場的。由於那裡曾經是戰爭地帶，中午剛到，在樹林裡我們找歇腳的地方整理了一下，然後煮飯，準備吃午飯的時候，大同學建議放火燒山，晚上防範蛇蟲爬到睡處傷人，大家一致同意就開始放火，沒想到我們剛坐在地上圍著吃飯的時候，隔著七、八米的距離就有炮彈爆炸，吃著飯的我們個個都被爆炸聲嚇到臥倒在地上，後來領導派老兵來了解關於爆炸的事，說是以前戰亂時候打的炮彈沒爆炸（啞彈），經過火燒才爆炸，還對我們說這裡以前是戰爭的主戰場，到處都埋著地雷、拉雷或是炮彈，你們先放火燒山是對的，經過火燒，埋得淺的或是在外面的地雷、拉雷、炮彈都會爆炸，這樣你們的危險也就降低了。從那事後我們要去割茅草、砍樹、砍竹子，蓋我們住的房子，我們都先放火或是用樹、竹子墊起排成我們要行走的小路，這樣才放心走動。火燒山要好幾天，甚至是幾個星期火才會熄滅，所以我們白天、晚上都經常聽到炮彈爆炸聲。

在農場我們每天上課兩個小時，其餘時間是開荒、建竹房、種地種菜（農場），幾個月後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屋，種出來的蔬菜也可以



蓋宿舍

賣了，然後我們再背到兩個小時遠的地方去賣，走的都是山區小路，來回需要四個小時。途中，有一條大河，雨季水大，還要背著蔬菜游泳過去，而當時的蔬菜價格每公斤只有三、四銖，非常不容易。

就這樣度過了幾個月，某個早晨我起床，感覺有點不舒服，吃完早餐，就去工作，半個小時後更覺得不舒服，就請假休息，幸運的是那天剛好有學校的車給我們送生活用品來，要當天返回，我就跟著返回，他們把我送到醫院不遠的地方，下車後我就走到醫院。那是我第一次在南部生病，醫生看了後就說是打擺子，住院兩天後，我已經不省人事了，得了最嚴重的打擺子（惡性瘧疾）。我們當地叫擺子進腦，口鼻都大量出血，王季雄老師得知我的病情後向領導反應我的病況，領導安排我轉院到泰國醫治。就這樣我被八個同伴抬著送往泰國邊境，然後有人開車來接我，送我到醫院。這一個過程我一點都不知道也沒有印象，是回到學校後，抬送我的朋友告訴我的。後來在醫院我虛弱的醒來，就有同房的病號告訴我，這兩天你瘋了，拔了點滴藥水的針，自己刺自己身上，把同房的病人個個嚇得都跑出去。然而這一切我什

麼都不記得了。當我醒來，手腳都綁著。醫生查房間話後，覺得我反應正常，才解開我手腳的繩子。我那時一點起來坐的力氣都沒有。又過兩天醫生給我一個手扶架，讓我扶著自己活動、方便，結果我沒走兩步路，鼻子又出血暈了過去，等我逐漸醒來已躺在病床上。由於病人多，病床不夠，兩天後醫院就讓我出院了，在泰國新基地（永泰村）休息三天後，我們就走到邊境，有人來接我送回農場，怕老師罵也不敢再休息靜養，便和同學們一起出工，之後我幾乎每個月生病或是抽筋二、三次，實在是太難受了，有想死的念頭，感謝神讓我戰勝了病魔。

時光飛逝，一轉眼我們已經初三了，偉大而有眼光的領導為了能讓我們安心求學，特別在 46 建了一所環境非常好、建築非常漂亮的學校，叫宏邦中學。雖然將搬離曾經就讀的興邦小學，到一個新的好學校、好環境就讀，但這裡的點點滴滴、始終深深印在我腦海裡。希望長大後，事有所成，能為我們佻邦地方做點事，把愛的力量傳承下去。

在此要感謝曾經在興邦小學教導我們的老師們，感謝您們的教導、感謝您們無私的愛，讓遠離父母的我們感受到了愛和家的溫暖，感謝您們在我們心裡撒播了愛的種子，感謝您們為我們所付出的青春，感謝您們捨去舒適的城市生活，來困苦戰亂的山區陪伴、教育我們。向您們深深鞠躬致敬。

能有今天舒適環境的我們，更要特別感謝我們敬愛而偉大的領導，為我們後代所付出的努力、所奉獻的一切，讓我們結束了戰爭、讓我們遠離了美麗盛開的罌粟殘害，改變了世界對我們的認識。讓我們所有興邦學生向領導，致最崇高的敬禮與感謝。

魏龍

我的母校——興邦學校，坐落在群山環繞的泰緬邊界，這裡有迷人的風景，是醞釀知識的大海洋，有和藹可親的老師們及天真活潑的同學們。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佤邦聯合軍正在與坤沙集團進行自衛反擊戰，震耳欲聾的炮聲、爆炸聲……，老兵們都已司空見慣戰爭殘酷的事實。

1992年我懷著對知識無比強烈的追求，從佤邦北部跋山涉水，徒步到戰火烽飛的佤邦南部——孟阮。因受戰爭影響，在佤邦南部地區辦教育的條件十分艱難，皇天不負苦心人，通過上級領導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佤邦南部第一所學校——興邦學校，奇蹟般的誕生，我也幸運的開始在這裡上學。我們的老師們克服各種困難，飄洋過海來到我們的學校，為我們這些大山裡的孩子傳授文化知識。

在學校裡學生的人數並不多，更滑稽的是老師們講的漢語，我們一句也聽不懂，我們的佤語，老師們也聽不懂，課堂上我們總是默默無語，一時之間，大家在語言的溝通方面很困難。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陌生的臉孔變得熟悉，語言交流方面也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

在母校時，老師是我避風的港灣，給我溫暖的母愛，給我溫暖的春天，用盡自己的才能，精心的培育人才，用善良的心點燃我心

裡的一把火，無微不至的給予我關懷，使我成為一個學會潔身自愛、有責任心的人。感謝老師們無私的奉獻和耐心教誨，讓我們愉快的度過最難忘的童年時代。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您們，感謝您們日夜操勞的為我們批改乏味的作業，感謝您們東奔西顧，賦予我們嶄新的生命和本領。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們是長大了，而歲月卻無情的在您們臉上布滿了皺紋，童年猶如大海裡的一片葉舟，總是讓人回味無窮。美麗的神話、動人的故事都定格在童年的畫裡。老師們，疫情期間您們要多保重身體，注意安全。祝您們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度過每一天，闔家歡樂、幸福、美滿！

操場教室



孟阮校區的學生（後排右六為作者）



刻骨銘心的感恩

羅兆英

回憶童年往事不堪回首，時光飛逝，一轉眼我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記得在興邦學校讀書時，嚐盡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喜是無憂無慮的讀書，哀是常躲在被子裡哭。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講起，我們雖然是學生，但我們還是屬於軍人，上半天讀書，下半天工作兩個小時。因為我常生病，很慶幸被選做校醫，我和田春葉跟著楊一哲老師學醫，他很有耐心的教導我們。還記得楊老師不在時，同學病重，我們叫上幾個大同學背到 801 醫院去，走路需要四十多分鐘，有時是在晚上，那時候的我不知道害怕。後來因為有戰爭，我們沒有糧食可吃了，所以很多大的學生都要去泰國邊界背米，下午出發，大概九到十點才到達目的地，背上背著米，還不能發出聲音，回到宿舍已是一、二點了，後面更嚴重，我們常聽到槍炮聲，嚇得膽戰心驚，常常穿著鞋子睡覺呢！非常感謝台灣老師們沒有丟棄我們，在戰亂中陪著我們度過難關。當戰爭結束，我們又恢復正常生活，我要感謝所有到興邦教過我們的老師，謝謝您們的陪伴與教導，您們辛苦了！

最後提我刻骨銘心的幾個人，一是林雪卿老師，二是王季雄老師和師母，在我最無助和病魔纏鬥中把我救出來，如果沒有您們，我沒有機會讀書，如果沒有跟您們相遇，我不知道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還

有楊老師和楊師母，也是我的恩人，您們是我的第二個父母，我永遠不會忘記，您們給我的關懷與恩情，我感激不盡。



姑娘割穀子
(前左一為作者)



打穀子



曾經有一段歷史

充滿了耶穌基督的愛

人與人之間互相的尊重、友愛、團結、默契

在佻邦南部軍區的興邦學校與安邦醫院中

愛在佻邦：興邦學校

主編：王季雄

出版及發行人：王季雄

編輯：張蓮娣

校對：王季雄、王敏雯、周慶蓮、謝明惠

內頁美編：楊玉瑩

封面設計：化外設計

電郵：swang4212@gmail.com（王季雄）

印刷：晨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佤邦，這個陌生的地名，遙遠的他鄉，
位處中緬、泰緬邊境山區，地緣政治複雜，槍炮不絕。
二十多年前，這裡居住著一群沒有國、沒有家、被世界遺棄、貧窮孤苦的人……

佤邦占地約二萬多平方公里，是福音「未達之邦」，
境內住著將近五、六十萬福音「未得之民」，
於是神領我們去到他們中間還福音的債。
我們是一群蒙神憐憫可以去到他們中間事奉、還福音債的華人基督徒，
我們沒有「宣教士」的偉大頭銜，
只有一顆蒙恩罪人向愛我們的耶穌感恩報恩的心。

從物質文明豐足的大城市，進到沒水沒電，沒有任何醫療設施，
一天只有兩餐、餐餐一菜一湯無肉可食的貧瘠山區，
我們去，以為是「給」，
沒想到我們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更多……



佤邦之歌



佤邦宣教集錦



興邦校歌